章鄆州人少習吏事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授東平路奏差官時朝廷將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王汝惠於帝得不分尋授左右司郎中遂總行臺政憲宗即位有旨令常賦外威出銀六兩謂之包銀一累官秦定軍節度使兼兗州觀察使有星殞庭

中王鶚字伯一曹州東明人金正大初進士及第以萬戶張柔救免世祖在藩邸聘鶚進講孝經書易每仗分乃罷及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典章制度皆所裁定嘗奏脩太祖實録及遼金二史薦王盤等五人為學士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會議立丞相阿合馬欲乘隙取相位鶚執不可遂止卒立尚書省雄飛力爭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入為兵部尚書阿合馬欲殺忤己者雄飛力持不可

出為澧州安撫使官終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

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嚴實只聘為諸子師實卒子忠濟辟為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世祖聞其名召對稱旨從征伐前後建大議凡四十有七官至參知政事帝留意經學嘗與姚樞等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復為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始就學日記數百言為賦有聲既而祖時召為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中遷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成宗時復上疏以正心為首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子侃官至大名路總管

樞密副使卒謚文定

御史時蟠龍寺僧謀叛被榆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誅其魁後都昌妖賊倡亂號按問齊從者悉以註誤縱遣其黨察御史屬地震因條陳漢文時政進國子司業卒

石彝齋李謙字受益鄆州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為賦有聲既而祖時召為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中遷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成宗時復上疏以正心為首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子侃官至大名路總管

童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平章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歷僉山東東西道按察司事益都寧海饑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世祖時丞相伯

紹發粟賑之累官參知政事提舉杜播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桑哥欲重罪之紹曰國家導人使言今重罪之不與詔書違矣乎播得免及桑哥敗疏其所嘗行賂者索籍閱獨無紹名帝以爲忠潔遷中書右丞行江淛省事李稷字孟簡滕縣人長於春秋泰定中進士爲監察御史勅奉閣宦官侵撓朝政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又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高龍十恃賴恩私御前開拆侍御史以下選任之規上皆從之遷戶部尚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屢畝起稅稷曰此法也相臣是之累官中書參知政事卒謚文穆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嶧陽人徙汶陽至治初舉進士歷監察御史累疏時政皆見嘉納出僉河南山西道廉訪司事績著聞召修遼金宋三史累遷國子祭酒卒謚獻肅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登進士第嚴實遇事敢言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鄉人有謀不軌者詿誤甚衆昉白出數百人至元初入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遷制國用使司郎中遷戶部不貸祀移書時相言之遂蠲逋戶之賦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事條十二事剗除夙弊至元中爲吏禮二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所裁定嘗集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孟子權衡五卷劉持中字道道金鄉人任內臺御史出鎮湖廣省寇至拥印躍馬出禦爲賊所敗欲降之持中怒罵不屈遂遇害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代孫初爲范縣寧陽教諭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嘗脩復廟堂整飭祀器及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請加封啓聖公爲王皆從之先是五季時孔未之徒以僞亂真殲聖裔幾盡至是復復欲昌聖後思晦合宗族稽典籍竟斥之刻宗支于石族系益明卒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王構字肯堂東平人以詞賦中選至元中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歷吏禮部郎中審因河南多所平反成宗立參議中

書省事時南土有陳利便請括賦者欄言其不可得不行尋爲濟南路總管復召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子士熙仕至南臺御史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以文學名耶律有尚東平人受學許衡至元間衡免祭酒以有尚繼之遷集賢學士葬父還鄉朝廷以安車召之爲昭文館大學士正議正學崇文正王旭東平人以文章名國學諸生皆知趨正道海內宗之卒謚文正王旭當代與王盤王構號爲大宗正府都事累官江北肅政廉訪司使彈劾不法汚濫之徒聞風股栗嘗著農桑輯要行於世卒謚訓肅公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末以薦授國史編修直學士姚燧試之援筆立成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延祐中爲國子祭酒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白號果齋有文集諸暨州事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初爲學官遊京師翰林承旨閻復見而奇之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進翰林直學士轉禮部尚書日食地震皇慶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進言切中時弊又論科舉之法當取真才皆從之拜翰林令爲通制貞觀政要爲國語卒謚文獻有詩文四十卷號李洞字巍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姚燧薦授超然集翰林國史院編修遷待制未幾以親老歸養後文宗召至世大典除翰林直學士乞歸居濟南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敕虞集製文以記之有文集四十卷張企誠世居曹南少喪母父再娶徐氏無子企誠與弟企賢事如所生父卒母獨存至正間山東兵亂企誠用巨綆懸簍加杜於上扶母於坐兄弟有昇而行途遇盜企誠曰衣物頗相與勿驚怖老母也盜皆引去後歸於濟寧王茂曹州人博學能文工於詩順帝時舉進士累官福建行省左丞尋居憂我太祖奪授刑部尚書力

辭不就乃安置安慶未幾以老疾放還號東村老人有詩稿藏于家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由國子生擢授經郎至正中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被命討賊海上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曰賊且至城中無備李何執敬曰吾卒孀弱寸當賊以報國儻不克有死而已賊攻城帥衆出戰奮力斫賊囚中鎗而死追封魯國公謚忠烈

呂震字伯起東平人至正初為山西道廉訪同知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遇害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初進士授濟寧路録事遷集賢待制時張士誠反覆開諭士誠據姑蘇然已而拘之他室令其黨捽入城友龍郾叛朝廷命撝招諭之撝不屈上誠使平江撝與士誠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被執厚欲以降撝撝詬部將謀赴鎮南王府訊問撝罵聲不絕遇害

顏瑜字德閏曲阜人至正間田豐起山東瑜墜家走鄆城道遇賊執瑜見主帥瑜罵之賊怒欲殺之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

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爾寫旗從逆乎賊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遇害

胡祖廣字漢卿鉅野人舉茂才累官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歷官中外論對章奏臺辦廷評皆可師法封魯郡公謚忠肅

趙天麟東平人博學能文以布衣進太平鏡策八卷前後數萬餘言評商政紀切於時宜其詩文尤多

馬伯傑鄒縣人父思隆為浙西參事伯傑居家侍母元末兵起負母避鄒城母卒寄殯鄒西越二年扶母櫬歸葬途遇盜伯傑哀告盜感其孝反遺衣粮得歸時父仍在浙不通音者八年伯傑間關數千里往迎父歸

王教字叔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欲幸壽安山佛寺教諫止之嘗論鉄木兒逆私蠹政難居師保伏闕極諫不報鉄木兒中傷之免官後御史臺薦復召用

孔克堅字璟夫思晦子博春秋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時以克堅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未幾拜中臺治書侍御史授國子祭酒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就詔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

師逵字九達東阿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堅貞直道陞陝西按察使時四多淹抑逵至旬月囹圄空虛歷兵吏二部侍郎陞為國柱石卒於官朝廷追官諭祭營葬于虞陽穀人由太學生歷官右參政卒應隆魚臺人性倜儻少不好學文甚愛不忍鞭撻但對之泣麟祀鄉賢祠王麟字應麟其父翻然悟遂肆力于學洪武中以太學生拜刑部郎中出為湖廣左參政政平陰人洪武中由舉人擢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宋亮字均儀魚臺人初名克剛字毅夫嘗讀諸葛武侯傳慕其為人遂更名亮字以配焉登永樂甲申進士授春坊司諫改行人司副陞鴻臚寺丞古人以著老有才德洪武中擢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韓充忠字守信城武人洪武丁丑娃對第一授翰林院脩撰學行淳實擢國子司業與脩補壞脩明學政論者謂祭酒宋公訥之後克忠足以繼之尋遷河南僉事卒以監生任刑部主事剛毅廉明不受私謁夫人安氏儉勤有以佐盛銀餽者氏被髮急呼僕拘送朝上賜圓寶鈔法多見采納洪熙中改監察御史太僕寺少卿鄭城人李驥洪武間舉人任都給事中奏罷有司征商多稅者後出知東安有狼食婺婦子嶷禱于神翼日狼死鑒所陞刑部郎中嘗上疏言時政曰崇教化重農桑育賢才選守令息民力恤軍士汰冗官養廉能抑僥進簡馬政通鈔法多見采納洪熙中改監察御史尋知河南府民立祠祀焉卒祀鄉賢祠馬貫單縣人以才學超卓舉任監察御史有直聲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樊文字守一鄆城人洪武間舉進士授春坊司諫改行人司副陞鴻臚寺丞永樂中陞少卿尋轉正卿屢陞左通政征沙漠督

中國國家圖書館

敕運擒朝誠等累建奇績特命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江都知縣 太宗兵至境歸附內難平陞揚州知府進江西參政每事躬理吏無容奸召爲工部侍郎以事謫交阯起爲刑部侍郎治獄平恕仁宗初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留行在後兼太子賓客總戶部事本廉介有守竭忠國事卒之日家無餘貲

汶上趙臨人由太學生歷官至布政司左參政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中進士屢陞太常卿景泰中議遣大臣迎 駕朔漠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敢斬一死卒能以大義折虜奉 駕以還然濵於不測者屢矣以是受知 英廟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文淵閣視事嘗薦王鉉商輅等起用及劾石亨專橫調南京禮部未幾左遷陝西參政亨敗乃復官彬器量弘達學問醇正著詩文二十卷東人稱爲東魯先生居鄉行誼可爲表式者甚多卒贈禮部尚書

王賢字惟善寧陽人永樂中領鄉薦授鄢陵教諭擢給事中封駁章奏屢稱上意進光祿少卿遷順天府尹嘗以柴炭夫役爲民病與工部力辨遂爲減之中官有縱其下非法凌辱府屬者賢執之置于法一時京兆肅然卒贈戶部尚書祀鄉賢祠

劉迪沂州人永樂中由鄉舉歷官以才能見推官至陝西按察使

李膚濟寧人永樂中領鄉薦除光祿寺署丞正統中進階朝議大夫夷人叛尚書楊士奇薦膚往鎮之夷寇苗金臺攻圍興隆膚甲胄出戰斬獲甚衆上賜金帛璽書

賈諒嶧縣人永樂中鄉舉擢刑科給事中正色敢言朝廷重其爲人委糾察事情務存大體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歷中外聲譽大振

張鄖汶上人永樂中領解任教諭陞山西按察司經歷承檄執妖賊勦北虜屢立奇功陞廣東德慶知州母卒扶櫬抵家廬于墓側 詔旌其門累官鳳陽府知府

孔諤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上寵異特賜進士任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教 皇太子師道嚴正一無所阿上憚之後轉大理寺評事

孔克中曲阜人永樂中行聖公以賢薦爲本縣令克中力農不受後迫之乃從既官嘗累官河南按察司僉事葺祖廟睦族愛民至今德之附祀鄉賢祠

劉翔鄒城

人入太學上疏陳時政得失上嘉納之除刑部
主事決獄平恕累
察陞福建副使嚴舉劾合與論有
詩集傳于世卒
從化鄉賢祠
王晟字景昭鄞城人宣德中舉進
士任刑部主事陞浙江僉事
專理山場銀課時
麗水青田諸縣山賊聚劫晟募
兵殺賊數百首賊大率醜類二千餘分道畧郡
晟復提兵討之奮力赴鬬民兵披靡晟被執不屈
遂刺於破橋事
聞遣官諭祭贈江西參議官其
一子
張琛東平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為衢州府同知
子
張琛東平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為衢州府同知
迎父就養父卒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
室服闋陞吏部文選郎中銓選公
明為時所稱仕至福建左布政使
李秉字執中曹
州人正統
中登進士為監察御史累官至左都御史奉
敕
整飭遼東宣大等處邊備征勦建州三衛夷寇克
捷回京陞太子少
保兼吏部尚書
梁
梁
靚字廷實東平人父安領宣
德間鄉薦累官廣平知府
以廉能著稱靚正
及河南以言事忤時謫嘉善丞未幾
復其官山西河南大饑時撫治郎陽馬文升奏求
得如梁御史靚者往涖焉
朝廷從之遂擢為陝西副使整飭懷來安輯
民得安業漢中人感
代孫景泰中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嘗
先邊戍弊革侵漁歷
遷左春坊左諭德
秦紘字世
人景泰中舉進士任監察御史劾中官採辦謫驛
丞陞雄縣令以禁
數千人訴登聞得寬
講兵法料虜情凡
六載知鼓州調秦州以艱歸
民日哭留奏保仍任
府凡與虜十戰以
全制勝遷戶部侍郎以忤時貴
降廣西參政尋陞
節愛凜凜為時名臣
卒部尚書紘正直剛方
瑞城武人天順間
進士授翰林庶吉士尋為工部
主事時有宦官黃順
寵幸令家人囑以私事璽叱
之順慚罪折其家人
復命人搜其家惟
畫敝衣布被而已進之上
宣順責之曰爾奏部
部武庫司主事缺官
餘銀奏歸
朝廷兵
姚瑾以書囑私事
尋遷武選司員外
郎
英廟嘗書其
璽如彼是誣
璽發其事由是門
璽
名於御屏間
無私謁

以疾免申孚廷佩曲阜人母卒廬墓三年成化中
乞歸委紲舉進士拜刑部主事轉郎中廣西有肩
稱外戚者事覺被逮皆避弗敢承紳一訊即得其
狀累遷都御史歲旱奏減民稅四分之一築邊墻
四十餘里增墩堡五十餘所孟麟曲阜人成化中
上賜壻書文綺官至侍郎
王事陞郎中提督兩直隸水利奏興水利六事有
侵河防占官湖者痛懲之以法勢家不便險爲之
媒蘖累官貴器軺城人成化間進士
戶部尚書爲一時名臣孟鳳
麟弟弘治間舉進士爲監察御史陞懷慶知府激
民瀆渠溉田累官都御史總制北虜邊塞寧輯轉
督漕事值徐淮大水
方民不勞費累遷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陳王
武廟親征鳳扈畫有
字德卿沂州人弘治中進士爲庶吉士擢御史陞
浙江提學副使寬嚴有
體士心歸服累官都御史
殺雲霄字近夫壽張人弘治中進士知靖江縣擢
給事中未幾卒刻意詩文所著有石川集

人物五

青州府

田橫 故齊王榮弟項羽破齊兵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漢高帝既立橫自立爲王漢高帝既立人居海島高帝召之乃乘傳其徒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

婁敬 齊人衣褐城天府之國都之易以制東方劉氏拜郎中匈奴入冠帝親禦匈奴匿精兵見其老弱敬知其信其後覘者言不聽敬徑踰句日始解帝思敬言乃封爲關內侯號建信君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辯事忤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

鄒陽 亦招

游陽有智略慷慨不苟合被譖
陽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卒爲上
時爲博士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之百事廢
十餘公孫弘亦被徵而世諸齊以
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人治公羊
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人治公羊
子也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
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
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王
言春秋者宗事之王父偃臨淄人
帝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時徐樂嚴
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遷後拜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
詐以私意搆陷齊王彼誅嚴安臨淄人武帝
民制度以防其淫以和其心又
失之強結怨匈奴非所以安邊
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習嚴氏
建武中徵拜博士遷太子

傳子承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
孔安國家貧賃作帶經而鋤武帝時以
射策爲掌故遷左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
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負租課
毀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纏屬不絕課更以最寬通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緣飾吏事後爲御史大夫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傳兒寬寬
傳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
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
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至歙絕梁丘賀字
翁孺琅邪諸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從京房受易後
更事田王孫宣帝聞京房明易求其門人得賀入
說易善之以爲郎賀小心周密甚見信重官至少
府圖形麒麟閣子臨甘露中
奉使問諸儒於石渠專行京房法
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會宗族故人
各以親疎與東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
意擢天水太守元始中王莽四先生齊人淮陽憲
徵爲前煇光後坐免爲庶人馬王母勇張博

遣王書曰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究竟要道方今邊疆弗寧天下騷動微此人莫能安也

周堪 字少卿齊人事夏侯勝元帝時擢光祿勳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以師傅見重數宴見言治亂事爲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堪仍擢光祿勳

師丹 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初爲東平王太傅翟方進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爲光祿大夫累遷大司空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非所以明尊無二上重大宗承正統之義由是不合上意遂罷歸平帝即位以丹執忠節據理法明尊卑之制可謂社稷臣封義陽侯謚曰節穆之

薛方 齊人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嘗爲郡掾祭酒屢徵不至王莽時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善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光武即位徵之方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遺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遂被

伏湛 琅邪東武人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時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拊循其民一郡賴以保全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嘗奏行鄉飲酒禮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

兒萌 齊人與梁郡車成兩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叩頭乞以身代兄賊哀之而咸釋焉

江革 字次翁齊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懇欵賊爲感動不忍殺或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輿中挽車不用牛馬鄉人稱之曰江巨孝母終廬墓不除服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終諫議大夫

伏隆 字伯文湛之子以節操立名光武時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招降郡國移檄諭以光祿大夫遣使於步即拜步東萊太守會劉永亦遣使

殺

伏恭 字叔齊湛兄子初湛弟黯以明尊詩敎定令遷常山太守敦章句作解說九篇恭傳黯學光武時除劇為伏氏學明帝臨雍拜為司空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吳良 字大儀臨淄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入賀門下掾王望舉簫上壽謁稱太守功德良曰望佞邪之人欺謁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東平王蒼辟為西曹又薦其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明帝以為議郎因勑信陽侯陰就倚恃外戚無人臣禮左轉為即丘長後遷為司徒長史數百人舉茂才為豐令永平中入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寮憚之後為司空融明經才高善論議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朝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牟融 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以春秋授諸生宮過廬下因就聽講數年勤學不倦後躬耕蒙陰山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北單于使來嘗求見之顯宗敕自整飭宮對曰夷狄敢名非識實者也臣

承宮 字少子姑幕人少為人牧豕徐子盛公羊嚴氏春秋中元愛之後拜太常果敢直言顯宗嘗以北地太守廖信賊物頒諸廉吏獨於是在位者咸自勉勵

郎顗 字稚光安丘人父吳令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勤心鋭思朝夕無倦順帝時災異數見顗拜章言其故復陳便宜七事召拜郎中辭病不就後為里人孫禮所殺

童恢 字漢宗姑幕人文仲父澤蒙賜爵關內侯恢少為郡吏執法廉平後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恢少為郡吏執法廉平後除不其令民有犯法者隨方開喻其善者則嘉勞之教民耕織境內清靜牢獄空虛流民歸者二萬餘家嘗有呪虎之異人作歌以頌之後遷丹陽太守

滕撫 字叔輔北海劇人為涿令有文武才以其能任郡職兼領六縣順帝末揚徐盜起拜撫為九江都尉討平之陞左馮翊所得賞賜盡分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時胡廣錄尚書事承旨黜撫天下怨之

周璆 樂安臨濟人志行高潔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

惟太守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設一榻去則懸之

任旄 字子旗樂安博昌人守節勵行黃巾賊到博昌聞旄姓名曰風聞旄任子旗天下賢士那可入其鄉

滕延 字伯行北海人爲濟北相時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在濟陰與濟北相近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刻掠行旅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屍道路覽珪大怒訴於帝坐免後爲京兆尹有能名

王修 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之罷社北海相孔融以爲高密令融有難修每奔救得免表紹辟修爲即墨令後爲譚別駕譚爲曹操所殺修號哭請收葬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義之辟爲魏郡太守抑強扶弱百姓稱之魏國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嚴才反修聞變步至公門相國鍾繇謂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祿爲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

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與華歆邴原相友時號爲一龍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寧嘗與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如瓦礫故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如故歆棄書往觀寧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人因辯其優劣漢末避亂遼東依公孫度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後浮海還魏初累徵不起吟咏詩書不改其樂明帝時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會寧卒

邴原 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郡辟皆不就原避亂遼東居一年往依原居者數百家遊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曹操辟爲司空掾崔琰曰邴原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薦爲五官將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淳于恭 字孟孫北海淳于人王莽末歲常人停車呼與俱載密問岐嶷以實告遂與俱歸藏複壁中註孟子數年後諸唐死滅因救乃出

董永 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曰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傭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詣錢

主令織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三國

徐奕

字秀才東莞人仕魏初爲掾屬從征馬超超破時關中新服未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稱其威信後爲東曹屬丁儀等害之奕終不爲動操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然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制剛者望之於君也操征漢中魏諷等謀反操歎曰諷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過奸防謀者安得有臣如諸葛豐者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操以奕爲中尉令曰楚有子玉文公側席汲黯在朝淮南折謀居職數月卒玄後與邴原管寧避亂遼東及還仕魏爲司空掾屬每公朝議論常直言正色後遷魏郡太守太僕卿雖居列卿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

徐盛

字文嚮琅邪莒人事孫權爲別部司馬守柴桑嘗以二百人大破黃祖兵數千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陞中郎將督校兵及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以言折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詐洛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

王儀

字民表修之子志性正直不畏權勢爲安東將軍司馬昭之事誅任其咎儀對曰東關之敗問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

王裒

字偉元儀之子裒少有志操痛父非命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母存日畏雷及葬每雷震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遺者皆不受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是儀

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郡相孔融舉儀言氏字民無上因改爲是後依劉繇避亂江東徙會稽孫權徵典機密使輔太子太子事先咨詢然後行時典校郎呂壹誣江夏太守刀嘉誘訕國政權怒問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對曰今刀鋸

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白取夷滅爲不忠之鬼嘉得免儀不治産業權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增俸賜益田宅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

晉

任愷 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有識量累遷中書侍郎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武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初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朝政每加裁抑後充與荀勗馮紞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起爲太常不得志竟以憂卒

左思 字太冲臨淄人博學兼善陰陽之術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偶得一句即便疏入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及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奏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其能六千未幾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尼初入洛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後以荆土饑荒父子俱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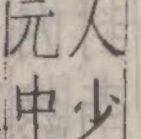
孫旂 字伯旗樂安人少自脩立舉孝廉累遷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遷平南將軍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有吏材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弼髦輔琰率皆賜爵開國郡侯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責讓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

孫叔然 本名炎與晉武帝同名故以字稱樂安人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嘗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並行於世

張協 字景陽安平人少有儁才辭公府掾歷官中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時天下已亂寇盜四起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嘗作文自娛曰七命辭甚奇麗永嘉初徵爲黄門侍郎托疾不就

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少好學氣度遠隱於華山晉桓溫入關猛被褐往謁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肴若無人後秦符堅招之一見如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累遷尚書

左僕射任兼將相宰政公平并燕弱晉泰國富強猛疾堅問以後事好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漸除之言終而卒 **伏滔** 平昌安丘人少以才學名州舉秀才辟別駕時淮南屢叛諸論二策名曰正淮温耀賞之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遷游擊將軍子系之歷黃門侍郎侍中尚書光禄大夫 **徐邈** 東莞姑幕人勤學勵行東晉初徙居京口孝武時謝安舉爲中書舍人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處西省前後十年多所匡益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証據遷中書侍郎專掌綸綍仕終騎騎將軍嘗注穀梁傳諸書 **徐廣** 字野民邈之弟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曜歸晉室召與語異之鎮惡意畧縱横論事果斷裕謀討劉毅鎮惡曰請賜百舸爲前驅兵發詐稱劉兗州徑襲江陵劉毅倉卒出奔自縊江陵平後優平寇賊除游擊將軍北伐有功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進號征虜將軍留輔第二子義真鎮長安後爲沈田子所害 **王歡** 字君厚營陵人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其妻患之焚毀其書或求改嫁歡笑而謂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守志彌固遂爲通儒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晏謨** 臨淄人晏嬰之後善屬文南燕慕容德召謨問以臨淄故事嘉賞之撰齊記行於世



臧燾 字德仁東莞莒人少好學善三禮貧約有操行晉太元中始立國學謝玄舉燾爲助教未幾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躬耕著稱宋武帝時以后兄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所得俸禄與親戚共之加拜光禄大夫致仕卒贈 **劉瑾** 字彦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嘗撰文心雕蟲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欲

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仕宋官至東宮通事舍人後乃崇佛教改名慧地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帝平建業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武將軍穆之內總朝廷外供軍旅事無壅滯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

孫璀仕至御史中丞

臧燾 字義和燾之弟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燾乃習騎射從武帝入京至建業桓玄走武帝使燾入宮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卿欲此乎燾正色曰主上幽逼非所以戲卿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後以大衆伐蜀蜀平遇疾卒弟燾追贈光祿勳

孟懷玉 平昌安丘人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從平京口定建業以功封鄱陽侯盧循逼京邑以戰功爲論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遷江州刺史尋丁父艱有孝性上表陳解不許因抱疾卒弟龍符以軍功封平昌縣子加龍驤將軍

劉休賓 字處幹北海都昌人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之女生子文暴邪利之降文暴母子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暴巡視城下文暴哭泣且以爪髮爲信遂降及亡平齊郡以休賓爲懷寧令卒孝文幸方山文暴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拜協律中郎卒謚曰貞

臧嚴 字彥威燾之後幼有孝性孤貧勤學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後爲鎮南諮議參軍卒有文集十卷

孫益德 樂安人其母爲人所害盜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罪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蔣少游 樂安博昌人性機巧頗能刻畫有文思北魏高允愛其文薦之補中書博士後爲太常少卿孝文時製冠冕營太廟及華林殿詔修舊增新政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尚其才用識者爲之歎慨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

王憲 字顯則猛之後仕後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

也厚禮待之爲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清身率人風化大行後以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卒謚曰康

王昕 字元景憲曾孫少篤學友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王與府僚飲酒酣暢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焉累官常侍武帝或時祖露與侍臣戲狎見昕即正冠斂容王氏九人皆風流醞籍世號九龍

王晞 字叔朗昕之弟魏永安初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吏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遨遊羣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昭帝欲以爲侍中亦不受武靖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臨欲雖王事執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闐未嘗以世務爲累

賈思伯 齊郡益都人仕魏官至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時議建明堂多異同不合思伯乃上議考訂甚詳學者多善其識後轉正都官以太保崔光薦爲侍講授肅宗左氏春秋卒謚文貞

賈思同 思伯之弟仕魏歷官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有姓安之元顯之亂思同獨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拜侍中卒謚文獻時國子博士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

伏曼容 字公儀滔曾孫少孤與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子易偁儻好大言聚徒教授以自業歷仕宋齊梁終臨海太守嘗與司馬憲陸澄撰喪服生徒常數十百人所著有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行於世

任瑕 字景遠樂安博昌人父遙齊中散大夫瑕少敦學業家行甚謹得免任昉字彥升瑕之弟八歲能屬文初仕齊爲太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永明中瑕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歷仕宋齊梁終臨海太守嘗與司馬憲陸澄撰沈約皆推讓其文梁武帝時清省吏民便之所著有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行於世

臧榮緒 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凡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主簿不就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

經序論自號被禍先生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仕梁爲句容令累官江夏太守後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出遷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爲政吏民安之徵爲光祿大夫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從子廉歷晉陵吳興太守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幼從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章句璩異之歎曰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丰姿善舉止有孝性居父母喪五年不出廬形骸枯顇家人不復識高祖聞而嘉之服闋除丹陽尹遷御史中丞性公彊甚稱職後爲吳郡太守未朞以疾陳解卒謚曰中子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弟厥亦以幹局稱累遷尚書右丞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仕北齊爲國子助教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迯罪遇赦乃出會高祖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然搴學淺而行薄醉甚而卒贈吏部尚書

鄭脩北海人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唐

段志玄臨淄人姿質偉岸以驍果爲秦王所識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擒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俱墮於是奪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府右衛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太宗即位奉命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封褒國公卒謚莊肅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彥謙子貫綜墳籍書兼草隸年十八舉進士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從征伐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

人願盡死力進尚書左僕射居宰相十五年以權
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進司空仍總朝政會伐
遼留守京師凡糧械飛輸軍伍行列悉裁總之數
上書勸帝願毋輕敵父事外夷與杜如晦同心輔
政爲唐世賢相

孫既 甘州人父應乾天寶末爲驍騎都尉戮力破賊屢有戰功
應乾卒既尚少母亡執喪哀毀廬墓側髮毳面垢
庀瘵骨立有醴泉湧於墓側里人名曰孝源泉碑
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志玄三世孫仗義節不爲齷
齪小行裴胄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

段文昌 字墨卿
存刻

川節度使文宗立徙帥荊南民爲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
撫慰責即日解去

王敬武 青州人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
敬武擊定授平盧軍節度使後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文昌子以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終太

常少卿著酉陽雜俎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

諸葛爽 青州
趙鄴 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部分行伍指顧如大將諸大
勇果重義拒黃巢有功仕唐爲忠武軍節度使鄴
卒弟翊代立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
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爲之罷市

牛存節 博昌人初名
後卒于家陳人爲之罷人賴之 禮事諸葛爽

於河陽爽卒歸梁賜名存節累官千牛衛上將軍
晉破梁於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舉衆而先出卒從之至
澤州入城助之守晉人穴地攻之存節亦穴地應
焉戰於隧中敵乃解去後爲匡國軍節度使守同
州朱友謙叛降晉西連鳳翔同州水鹹而無井友
謙與岐兵欲以渴疲之存節鑿井八十水皆甘卒不能下末帝立徙鎮天平梁晉相拒河上存

節忠憤殲激治軍
末嘗言病卒贈太
師 **孫晟** 密州人少好學有文
詞初仕唐莊宗爲著
作佐郎後爲安重
誨所惡乃奔南唐官至司空周
世宗征淮李景遣
語崇質質曰吾行必
世宗待晟甚厚召
會南唐蠟書幷周
南望拜曰臣惟以
以死報國唐主哀之贈魯國公夏

魯奇 字邦傑青州
宗嘗以百騎
殺百餘人身被二
戰中都擒王彦章
陽節度使徙鎮忠武後董璋攻遂州魯奇閉
城拒之旬月救兵
不至城中食盡乃自刎死

徐興 青州人以
征晉陽有
初從潘美趣圃桓
李美身被重傷無
戰屢中流矢以著
累官左監門
將軍 **許仲宣** 字
乾祐中進士周顯

德初以考功員外
初赴調引對便殿
授太子中允知北海軍奏升其
地爲濰州帝益知其
轉運事供饋無闕
仲宣諭以逆順示以
運使會征交州其
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以諭交人
即納款內附太宗嘉之後累遷給事中 **張宏** 字巨卿青
州益都人父峭平
將作監丞遷著作
宗謂宏曰朕自御
小者爲榱桷卿與
郎眞宗朝命宏與
宏循謹守位不求
子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
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李斌** 青州人太宗時
補御龍直副指
揮使坐受秦王廷美饋遺貶曹州都校累官萊州
洺州團練使勤於政理人服清慎至道初秤桂州
觀察使仍判洺州及代吏民不忍其
去鄰境亦上其善政詔書褒異之 **王子輿** 字希
孟密

州苗人少業文辭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爲北海主簿歷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充淮南轉運使精於吏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後拜右諫議大夫

傅霖

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及詠知陳州乃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詠問霖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來報子耳翌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李覺

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成生覺太平興國中舉九經爲秘書丞太宗以孔頴達五經正義刊板詔覺校定太宗視學覺講易泰卦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子宥祥符中進士爲祠部員外郎

張平

青州臨朐人初補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期歲置其邸及即位召試之閒良材山積太宗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成以河流湍悍凡一舟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又以捕盜功改崇儀副使遷掌陽平署卒贈上將軍

麻仲英

臨淄人祖希夢太宗時爲工部侍郎父景孫太平興國中進士兄温舒大中祥符及第仲英七歲能詩以親之祿不及養不復肯仕博學有行鄉里推服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二公守青州致書幣薦其行義召爲國子助教東方學者咸尊師之

李之才

字挺之青社人性朴直爲文章語易脩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甚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嘗權共城令邵雍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官至殿中丞

于壽

字彭年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慶曆中元昊寇邊北虜乘釁聚兵來關南地丞相呂文靖公召壽計之壽曰宜治西北行宮君親征者以壓其謀乃以大名府爲北都二虜果靖時仁宗春秋高入繼乃由齊郡人以先識稱之

劉孟節

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隱于青州之鑄劒之地富韓公爲築室以

居嘗賦詩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茫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孟節懇辭不就

張荷 壽光人師事種放與吳遵魏野楊朴宋綬爲友性高潔爲文奇澁著竭非九篇放謂隋唐以來之士罕能及之有詩文三卷

賈同 字希德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兵保愚谷山全活三千人同篤學好古著山東野録七篇舉進士王欽若方貴盛欲致之不往天聖中上言祥符以來丁謂造符瑞以欺先帝今宜明告天下以正其謬又言寇準忠亮不宜貶黜累官殿中丞知棣州卒門人謚曰存道先生

王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由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真宗時累官參知政事王欽若方挾符瑞附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乃罷曾出知應天府尋復參知政事眞宗不豫曾奉命入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丁謂欲宦官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丁謂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沂國公卒謚文正

王鼎 字子融曾之弟祥符中進士及第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上之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録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及權判大理寺乃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累官刑部侍郎致仕

石昂 臨淄人好學不仕節度使符習高其行辭爲臨淄令以公事謁監軍楊彦朗贊者以彦朗名石更其姓曰右昂曰内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

楊光輔 密州安丘人居焉耆山教授州守王博文薦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兖州又薦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仁宗召至命說尚書光補講無逸時年七十餘論說明暢帝悦欲留爲學官以國子監丞老於家

楊安國 光輔子以五經及第仁宗時爲崇政殿說書久之進天章閣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實比崔遵度云

孫唐卿 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以書謁韓琦深器之登進士判陝州於吏事

若素習者民有毋再適而死及葬父恨毋不得祔
盜毋之喪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曰
斯人知有孝而不知有法乃釋之以聞
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卒詔賻其家

趙師民 字周

翰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領諸城主簿學問
精博孫奭自以爲不及除齊州推官王堯臣龐籍
薦爲國子監直講加崇政殿說書會趙元昊反罷
進講師民上書陳五事因獻勸講箴遷天章閣
侍講累請補郡出知耀州三遷刑部郎中有集二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盧士宗 字公

彥雍州昌樂人舉五經嘗侍講仁宗御延和殿詔講易進龍圖閣直學士仁宗崩神主祔廟與禮官議不合出知青州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宜久處外郡召對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竿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

明鎬

密州安丘人仁宗朝歷京東益州陝西河東轉運使入知開封府副文彥博討平王則於貝州拜參知政事謚文烈

朱壽隆 密州諸城

荀薛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

人知宿州多劇賊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
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
蠻人畏戢歷盬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咸有政
績復爲京東轉運使歲凶民移壽隆論大姓富室
出粟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
之貧富交利終少
士知渤海以親老求監州稅歷湖南轉運使時湖
南蠻唐盤二姓寇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言蠻驟
勝方驕未易鬬力宜須秋冬進兵請選邕宜融三
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枝藝者壽隆其策穴分布餘
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
朝廷用其策二族乃降加直史館知潭州濃智高
亂仁宗命沆安撫廣西徙陝西河北皆有
政績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終戶部侍郎

韓晉卿

字伯脩密州安丘人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以
明經中第廬州慶曆中爲循良奏課第一元祐中爲
大理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士大夫推其忠厚不
以法家名之

趙抃之 字正夫諸城人哲宗

時爲監察御史除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
宴使近臣即館亭抃之始爭正其禮還遷吏部

嶺南子宗本以
岳飛奏補官 **蘇丕** 青州人祖德祥建隆間狀元
丕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
中拂衣去居潤水之濱
城市歐陽脩言於朝賜號沖退處士 **王輝** 青州人
靖康初
應募立功官至巡檢使寓吉州茶寇犯邑郡以輝
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爲賊所得
以刃加頸欲降之輝含血大
罵遂死事聞贈忠州刺
史 **仇念** 益都人舉進士
歷鄧城武陵令
調高密丞皆有偉績寇
後知廬州劉麟入寇統制張琦欲驅民南走先
念出念曰吾當以死
城退保念力陳不可
府封益 **李宥** 字仲嚴唐之後齋父覺舉九經歷官
都伯 國子博士直史館宥善屬文知蘄州
歲凶人多委嬰孩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歷
官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有善政終判留司御史臺
性清介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
別業以券畀之既卒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陳**
規 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寇規爲
安陸令以兵勤王留守
德安府連戰敗賊健

初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橫圍城攻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拔寨去攻知順昌會劉錡卻境傳金人已入京城規即告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中有粟數萬斛請同爲死守計兀朮擁重兵十餘萬攻城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斬獲無算兀朮自淮西安撫使宰有攻守方畧傳于世規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詔下其法於諸鎮追封忠利侯

周中

字明仲日照人父莘卿天德間舉進士官至鎮西軍節度副使韓正隆中進士累官太常少卿轉左諭德充宋國報諭使宋人請赴宴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而死

張曄

字敬甫曄長子穎悟力學大定中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終太子太傅端愨慎密爲人主所知著文章十五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贈正

張行簡

字信甫曄次子泰和中進士累官諫議大夫哀宗時爲尚書右丞相位遇事輒發無所畏避嘗言胡沙虎杭權臣高琪爲士論所稱卒之日雖平昔媚己者亦曰正人亡矣

李英

字子賢益都人以進士調淳化主簿泰安中遷監察御史元帥术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乃上書高琪請據肩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省召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又召爲御史中丞上言欲激濁揚清宣宗俱嘉納之

劉琬

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海陵忌宗室琬坐與往來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琬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贊朕致太平矣累遷左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

海軍節度副使字仲璋統之弟舉進士爲國子祭酒太常少卿嘗同知漕運言省費事又嘗爲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嘉納之累官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歸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鄰三鄉而執之斷其一指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其脫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馳入幼頡悟弱冠練達武事初事金屢建勳庸後歸保障鄉閭有功遷鎮國上將軍知益都府事兼本路兵馬總管行元帥府事

元 李庭

本金蒲察氏金末從中原改稱李氏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問以材武選從大將攻宋襄樊取臨安以功累遷中書左丞後東征日本遇風壞船板漂流抵高麗得還宗

王乃顏叛從世祖征之流矢中胷貫脇裹瘡復戰令軍中修百弩候敵仍持火砲夜入其陣敵相殺潰散帝命庭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累官樞密院事卒追封益國公謚武毅子大用歸德府同知大椿襲封益都萬戶

張禧

益都人年十六從大將南征又從世祖濟江與宋兵戰屢捷後下襄樊取閩浙皆力戰累官江陰路水軍萬戶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范文虎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遇颶風文虎庭戰艦悉壞李庭所部獨完禧豫有區處狂謔笑守者易之逆有功累官萬戶後從征入百媳婦國戰沒封齊國公謚宣武子漢當襲職讓其弟鼎漢官至集賢院直學士鼎襲江陰水軍萬戶

鄭弘

字憲臣父禧爲主將所誣繫獄將殺之弘綱直入獄中佯司農之後少有贍勇元初以武功拜都元帥元滅金命衍與諸鎮分略淮楚間餘十五年以老謝事平生不嗜殺戮後嗣蕃庶

許正

字貞卿樂安人操履端方爲千戶辭職事

鄭衍

安丘人本

親竭力奉養以孝聞旌表

陳忠壽 光人子海凡弟四人同居孝友大德八年旌表

于大本 密州人由教諭歷官信州總管賊犯信州大本被執僞主釋之畀僞印一紐欲官之大本投印於地大罵遂被害

王英 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善騎射爲莒州千戶元貞中屢破泰山永新安福等處賊授懷遠大將軍李志甫起潭州劉虎仔起潮州時英已致仕詔起又平之至正用兵不至公

張士謙 字文益樂安人累官南臺監察御史出知婺源州敵兵至五十餘日城陷被執賊先戮其妻仍加刃於頸以脅之降士謙曰吾爲國死忠豈畏死耶可急殺我至死色不變罵不絕口事聞封清河郡伯

王彬 字世儒壽光人幼好讀書爲監司吏後以弟亡乞歸養父嘗有貸其財百餘緡者未償而死彬遂焚券弗取北海縣界有蓮花樂每值霖雨潦水傷田鄉人患之彬出資傭力爲致通焉至正初旌表

于欽 益都人博學多聞初任國子助教兵部侍郎奉命山東周覽原隰詢諸鄉老水經地記歷代沿革著書六卷名曰齊乘

朱亮初 樂安人祖義金季自徐徙家于青父閏又徙樂安景初沉靜溫良克敦孝友樂賑施遇歲歉大發倉粟以濟鄉黨至正六年旌表

齊郁 博興人至正中任山東西道宣慰使司僉事與宣慰使普顏不花同領武事益都力戰不支郁謂于顏曰城陷當死但吾主尚在或有後圖吾將與宣慰北矣及城陷宣慰不屈死郁遂經皆死之贈汝南伯

吳傑 博興人兄弟四人同居五十餘年又建義塾延師教鄉閭子弟知州郭充以聞旌表

蔡公直 樂安人世業農爲益都勸農官世祖知其勇召授領兵荊南等處招討司事奉占南伐至隆興與宋軍逆戰斬首萬餘級生擒七百人隆興降由是南安吉贛皆望風款附加昭勇大將軍佩金虎符後從伯顏戰史彈劾不避累官中奉大夫遼陽行省參政治書侍御史

劉蕃 字君卿樂安人授西臺御

諸城人洪武中以儒士爲兵馬指揮僉
奸摘伏不避權豪上嘉之累官廣西
市政使以廉介稱丁憂
家居勑賜錢米優之
知姚州陞江西參政
廣東布政使政績著聞
孫浩諸城人洪武中由太
學生授廣西參議政
累遷
張時字本逸蒙陰人洪
武中由鄉薦歷教
宣廟初擢知順德府九載奏
最陞山西參政順德
民赴闕奏留復蒞府事卒
祀鄉賢祠
杜澤字子潤沂水人以儒士授本學訓導洪
武間朝京師上
御文華殿命講洪範
終吏部尚書
王讓益都人有孝行嘗廬墓致湧
泉之應洪武中由鄉薦授國
子監學錄累官吏部侍
郎忠亮清介士林重之
劉甄壽光人剛果有爲永
樂中鄉貢選隸翰林
院擢監察御史
終山西副使
劉昇甄之弟通經史號松溪居士
多顯第邦人語曰燕
士教子有義方千載總相似贈翰林學士
陳達字
兼善日照人天順中進士以主事出知懷慶府有
巨盜達單騎往諭遂散有故人密以金託者其人
死召還其子
鄉人以爲難
馬愉臨朐人宣德中進士及第累官
侍講學士預聞機務性淳雅論
事務存寬厚嘗奏讞疑獄經年不決者遷禮部右
侍郎兼侍講學士每經筵進講
上注目焉居鄉
行誼可式卒贈翰林院學士禮
部尚書有澹軒文集行于世
曹凱益都人正統
間進士授給
事中彈劾不避權勢
言官於
闕門執縛毆之
劉珝壽光
人成
化中進士累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清修有文望時
雅望以母疾乞歸母卒結廬
墓所哭奠三載時父昇在養翔昧爽抵家問
安畢復歸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

登州府

秦淳于越
黃縣人髡之後仕秦爲博士以諫知名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進頌曰
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
上古所不及始皇大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
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
子弟爲匹夫卒有變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常

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

漢 李忠 字仲都 東萊黃人 以父任爲郎 好禮脩整更始時爲信都尉 忠遂與任光同奉光武以爲大將軍 封武固侯 因從攻下屬縣 至苦陘光武顧諸將問所得財物 唯忠獨無所掠 乃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累有戰功 更封中水侯後遷丹陽太守 時海內新定 南方淮湏多擁兵據土 忠到郡招懷降附 其不服者悉誅之 旬月皆平 乃起學校 習禮容 春秋鄉飲選用明經 郡中向慕 奏課爲天下第一

劉寵 字祖榮 東萊牟平人 齊悼惠王之後 父丕 博學通儒 寵以明經舉孝廉 遷會稽太守 郡中大化 徵爲將作大匠 山陰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 且曰明府下車 狗不夜吠 民不見吏 故自扶送寵人 寵乞一一錢受之 累遷司徒 太尉

劉岱 字公山 寵之弟 舉茂才 官至山陽太守 董卓入洛陽 岱與關東州郡起兵討卓 不克 徙侍中 出爲兗州刺史 虛已愛物 爲士人所附 黃巾賊入兗州 岱出兵擊之 戰死

劉繇 字正禮 與兄岱齊名 舉孝廉 爲郎中 除下邳長 時郡守以貴戚託之 遂棄官避亂 淮湏與平中爲揚州刺史 表術壞淮南 繇遭焚 能張英毛江邊以拒之 加揚州牧 振武將軍 及孫策東渡 繇奔丹徒 江南保豫章 駐武昌 彭澤笮融先至 據郡 繇招合屬縣攻融破之

太史慈 字子義 東萊黃人 少好學 仕郡奏曹史 遼東北海相 孔融聞而奇之 數餽問其母及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 爲賊管亥所圍 母遣慈赴之 慈爲說劉備求援兵 以解其圍 融得脫 孫策東渡 以慈爲說劉備 備得脫 孫策東渡以慈爲建昌都尉 盜賊懾服 慈猿臂善射 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 賊緣樓上行 嘗以手持樓材 射之 矢貫手 著樓材 其勢如此

劉基 字敬輿 繇之子 居喪盡禮 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孫權辟爲東曹掾 權爲吳王 遷大司農 累官分平尚書事

王基 字伯輿 東萊曲城人 以孝薦仕魏 爲中書侍郎 明帝盛脩宮室 百姓勞瘁 基上疏切諫 出爲安豐太守 郡接吳寇 爲政清嚴 有威惠 明設防備 敵不敢犯 每丘儉文欽作亂 基請速進兵據南頓 儉衆遂敗 欽等悉平 遷鎮南將軍 後封東武侯 卒贈司空 謚曰景侯 史稱

其學行堅白
國之良臣

唐淳于難 髡之後隋末兵亂與弟朗帥衆保障登萊民賴以安武德中拜登州刺史封晉國公朗萊州刺史封燕國公

五王仲昭 登州人六世同居時旌表其門

宋淳于雍 髡後仕隋爲太子中舍年甫強仕即乞歸養王旦贈以詩云純孝敦時俗高風邁萊人舉進士青州河貫城溢爲害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啓閉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水法累遷都水監丞知秦州

孫思恭 字彥先登州人擢進士累官天章閣待制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歐陽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精閑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

李常 登州人性鯁直太守李師中榜其閤曰遺直坊蘇軾爲作詩曰當時邦人化而無朝飲豚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孫循宗舉進士以文學著名

高敏 登州人爲涇原指揮使數與西夏戰遭重傷范仲淹韓琦皆薦之爲閤門祗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將出鄜延敏白主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柴敏與戰多所斬獲援兵不至中流矢死

徐立之 字植夫登州人紹聖初登進士靖康之變寇駕南幸丞相呂頤浩禮遇之及秦檜當國乞祠居鄞徜徉里閈三十年積官至朝散大夫踰八秩手不釋卷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徐寅 字恊恭立之子以蔭補官中法科爲福建路檢法審覆囚牘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歷知揚州脩築高郵等處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後知台州革秋苗僞鈔去軍士虛籍寧海邑庠父廢買田五百畝以振之蠲民戶積逋十餘萬擢廣東提刑卒於官

郭長倩

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脩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嵩老劉無黨相友善嘗撰石決明傳爲時人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趙格

萊陽人明昌間與弟衮遷寧昌軍節度使

王震

文登人習儒母患風疾割股肉雜飲食中以進疾遂愈母沒哀毀踰禮生翳服除日不治而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事聞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隋世昌

棲霞人父寶徙居萊陽世昌涉獵書史善騎射常持鐵鎗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仕至安遠大將軍沂郯上副萬戶與宋戰數百雖流血滿甲勇氣愈壯所在克捷卒封定海侯謚忠勇

姜彧

字文卿萊陽人父椿避亂往依濟南張榮因家焉榮遂以彧爲掾陞左右司知事尋遷郎中時李璮反彧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咎必赤進兵討之彧勸主將下令勿妄殺由是壇就擒城中安堵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課民桑官至行臺御史中丞

劉孫

佺之子號萊山官至昭勇將軍杭州路總管兼府尹弟昌官至廣威將軍管軍萬戶鎮嘉興路昌子鐸授武德將軍管軍千戶鎮杭州

于玠

萊陽人泰定中授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官至騎都尉卒贈河南伯

王華

逢萊人字文蔚號怡軒授承務郎治孫諒累官至中山知府

趙仁

寧海人洪武初以薦起家累遷五軍都督府僉事審獄平允擢都御史調兵部尚書

高翼

棲霞人洪武中以才行卓異薦于朝累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才氣恢偉人敬畏之後佐師雲南有功

于守禮

萊陽人洪武中以通經舉歷任有聲仕至陝西僉事解福山人正統中進士授戶部郎出知順慶府政先德化郡民祠之著有物類稿

孫遇

嘗守徽州府政尚慈惠不務喧赫聲徽人至今思之官至浙江左布政

許銑

登州衛人成化中進士爲監察御史孝宗初興革擅權亂政銑再劾罷之中侍梁方陳喜帝

時臺閣條詔阻塞言路乃力陳其奸以脩省事劾罷閣老劉吉徐溥監寺李興郭鏞及按口北條陳處置邊務六事陳言時政十二事俱得允行又言私隸其兵蓋劾鎮守等官之分營壞兵也改按南畿適星變上言弭災八事後出僉山西按察事時兄鉞以國子生養於家陳情終養代兄疏凡三上未允憂艱成疾卒

由鉞 字朝儀萊陽縣人成化中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任河南副都御史

李鐸 字孔陝西按察使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

教萊陽人弘治中登進士授行人累擢刑科給事中大理寺少卿嘗奉命安置西夷上勞其功尋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陝西大同之變上改命撫之卒遣官諭祭嘗葵

何亮 登州衛人弘治間舉進士爲廣宗令時河決曲爲疏引水不爲患調陝西咸寧秦俗婚姻尚財諭以禮士貧弗娶者與之娶民貧弗葵者葵之甚多擢南京戶科給事中嘗劾劉瑾幾遇禍瑾誅復以其財貨奏爲邊用後出知漢陽府卒於官

陳昂 登州人弘治間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劾劉瑾幾遇禍瑾誅復以其財貨奏爲邊用後出知漢陽府卒於官

孫祿 樓霞人弘治間進士擢戶部主事會計大同糧儲爲逆瑾禁錮後知揚州有善政進秩山西右參政仍知府事然性骯髒雖上官劾之屹不動累官浙江右布政

給事中劾廖愷子姪倖舉鄉試會流賊起脩陳弭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嘉靖改元詔復職任陝西參議撫治商洛時逆賊猖獗敵震三輔劾悉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酋夷叛化三十餘年劾至撫馭有方後哈密事竣擢浙江按察使爲應天府尹卒於官

孫祿 樓霞人弘治間進士擢戶部主事會計大同糧儲爲逆瑾禁錮後知揚州有善政進秩山西右參政仍知府事然性骯髒雖上官劾之屹不動累官浙江右布政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三

人物六

萊州府

秦 **栢欒將軍** 膠州人史逸其姓名秦二世時爲將韓信下齊追田橫假道於栢欒栢欒不忍背秦與信拒戰力盡而死時人感其節葬之立祠以祀

漢 **蓋公** 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不事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王吉 字子陽琅邪皐虞人舉賢良爲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吉上疏諫之弗聽霍光迎王立之吉即奏書戒王王果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不

與奏王罪過下獄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復徵爲諫議大夫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外戚驕鶩吉上疏切諫帝以其言爲迂濶遂謝病歸

王駿 吉之子受易於梁丘賀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經明行修匡衡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後代薛宣爲御史大夫

王崇 駿子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有能名建平中爲御史大夫坐論安成恭侯詛呪左遷大司農平帝初封扶平侯時莽秉政崇謝病莽遣就國崇祿位彌隆好飾車服及遷徙去囊無餘蓄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鄭崇 字子游高密人哀帝特爲尚書僕射數廷爭上納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因持詔書案起太后大怒上即下詔封商尚書令趙昌素少崇因誣以重罪死獄中

司馬均 字少賓東萊人隱居教授不應辟命誠信行乎鄉里人有所爭輒曰寧爲官府所加而敢祝少賓乎不直者終無敢言官至侍中以衰老歸詔賜大夫祿

房鳳 字子元不其人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王根薦鳳明經通達累遷五官中郎將與王龔劉歆共校書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問諸儒皆不對鳳龔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出鳳爲九江太守至青州牧鳳明穀梁春秋世傳其學

王扶 字子元掖縣人少脩節行居不其所在人化其德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扶杖策歸鄉里太傅鄧禹聞其賢辟致之拜議郎永平中劉復著漢德頌稱扶爲名臣

鄭玄 字康成崇八世孫少入太學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西事馬融質諸疑義融曰吾道東矣游學十餘年歸鄉里生徒數百人黨錮起杜門著書後大將軍何進辟之玄不受朝服既見一宿逃去國相孔融屣履造門嘗道遇黃巾賊數萬皆拜相約不敢入境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玄乃以病自乞還家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

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纔經赴會凡千餘人著述多傳於世

益恩 玄之子孔融為黃巾所圍遂赴難死之

庸生 名譚膠東人始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譚尚書文學未得立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著于世

鄭小同 玄之孫玄以其小同英發不群韞櫝六經鄉人師尊之為侍中嘗詣司馬昭昭適密疏未函如廁遂問曰卿見吾客何如小同曰明天人時濟北王興居反哀王襄欲致之麾右以手文似已名曰明天人時濟北王興居反哀王襄欲致之麾右以手文似已名曰師委之仲懼禍及嘆曰不去將鉗我於市矣乃浮海奔樂浪山家焉不知所終

李忠 字仲都東萊黃人元始中以父任為郎好禮脩整更始立拜都尉官世祖攻苦陘諸將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解所乘馬及繡被衣物賜之封中水侯從平隴蒙董憲等遷丹陽太守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忠為興學習禮選用明經懇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公沙穆 字文義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意河洛推步之術隱東萊山富人王仲以百萬金與穆為資穆曰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為也後舉孝廉為主事遷繒相繒侯劉敞所為多不法穆到官即開譬之轉弘農令有善政

孫賓碩 北海人倜儻好奇節延熹中常侍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與郡功曹趙息有隙欲滅諸趙來為京兆尹息從知前過逃走衡令郡部都鄧捕諸趙皆殺之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變姓名亡命詣北海賓碩知之謂曰視處士狀貌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孫賓碩也勢能相度岐具告之賓碩載之以歸後衡及其弟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歷刺史太僕賓碩從

三國

孫乾 字公祐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乘

徐 將軍見禮次於糜竺

幹字偉長北海人鄭子清玄體道不耽世榮年十四通五經爲文敏捷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後除上艾長引疾不就文帝嘗與吳質書曰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篇行于世

晉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幼有孝行厲清節太康初爲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武帝南郊畢問毅曰以朕可方漢何帝毅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不同也毅方正亮直正色立朝罷中正除九品官至尚書左僕射

侯史光字孝明掖縣人舉孝廉初授散騎常侍兼侍中命持節下郡邑循省風俗還奏稱旨進爵臨海侯時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請罷之後卒家極貧詔賜錢五十萬光在職寛而不縱有清忠之節文筆奏議皆可爲法

劉暾字長升毅之子正直有父風初爲博士坐議併吕免官累遷侍御史劾奏司徒軍無大臣節武庫火尚書郭彰率人自衛而不救詰之彰曰我能截君角暾勃然曰君敢恃寵威福乎彰伏不敢言正色朝三臺清肅加光祿大夫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交結時豪名著海岱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大亂携母避地遼東依冀州刺史邵續續謀降石勒胤勸其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續從之弗降使江南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王敦欲請爲司馬胤引疾不視事出爲豫章太守按南土豪族以法預平蘇峻以勳賜爵豐城子後代温嶠都督軍事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焉

徐苗字叔曹高密淳于人少家貧晝則鉏耒夜則吟誦兄早亡撫養孤遺田廬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輟耕營助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卒之日遺命儉素所著有五經同異評等書萬餘言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勵己脩學好星曆陰陽術數永嘉之亂同郡管平以年老從敏元西奔爲盜所刼敏元請賊曰此公餘年無幾願以身代盜長欲舍之內一賊弗聽敏元奮劍前曰吾豈望生耶願爲諸君除此人盜長遽止之相謂曰義士也俱免之後仕

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劉鮞字長魚高密人希古篤學勵行與城陽邴郁並有高名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徵爲博士聊赴京師自陳年老不拜以壽終

北朝

唐永北海平壽人祖揣北海太守父倫青州刺史永少耿介有將相才讀班超時慨然有萬里之志仕魏爲北地太守遷幽州刺入有善政邊陲寧謐及授代夷人擁道泣留數日始得出境封平壽伯子陵以武藝異等遷車騎大將軍

唐瑾永次子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初仕周累官司空中大夫進爵臨淄縣伯爲六俊之最甚見器重祿賜之入即頒給宗族家無羸餘卒諡曰方

楊愔清河人避難東萊初爲齊高歡行臺右丞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因逃亡棄衣冠於水濱變姓名愔自稱劉士安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後神武知愔存以禮致之復授大行臺右丞累官開府儀同特進驃騎大將軍封開封王愔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材以爲己任魏齊徐齊爲名臣

徐文字彥武萊州掖人徙膠水宋季補進武校尉及康王渡江以功遷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上將閻臯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千艘泛海歸于齊齊以文爲馬步軍都虞候累以戰功遷定海軍節度使大定初致仕卒于家

隋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祖壽父威俱爲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仕周累有戰功拜柱國後歸隋高祖歷石河二州刺史擊突厥討嘉州獠所向得利高祖務啓民可汗居塞內妻以公主文振上表曰遠不間內夷不亂華遼東用兵復上表曰強敵在前靺鞨在後恐非上策以功累遷光祿大夫卒諡曰襄

杜松贇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爲右府隊長大業末有賊楊厚擁衆攻城松贇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招降松贇至城下大呼曰官軍大來賊旦暮擒翦矣賊以刀築其口松贇大罵腰斬而死城賴以完詔贈朝散大夫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辨好讀書工吏事徵拜戶部侍郎斷析合理上以爲能賜米百斛歷雍州司馬以明斷

見稱三爲吏部侍郎典選皆出其下時人以搆好劇談頗類輕薄然内懷方雅所舉如房杜名臣皆致公輔論者謂有知人之鑒

段文操 文振之弟大業中爲虎賁郎將性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特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譏之

唐

張允濟 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民詣允濟訴之允濟令縛民蒙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盡出其物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也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服罪行人有遺袍者人曰吾境未嘗拾遺還取之果得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男卒

盧祖尚 字季良光州樂安人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善御衆所向有功及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歷蔣壽瀛三州俱有能名貞觀中召任交州都督以疾固辭太宗怒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蔣欽緒 萊州膠水人工文辭舉進士第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媚韋氏詔禮官議衆曲阿狥欽緒抗疏不可諸儒壯其節累遷汴魏二州刺史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所至多政績

蔣沇 欽緒之子博學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歷四大邑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境勑麾下曰沇賢令供億得疏食足矣毋撓其清也德宗出奉天沇以大理卿奔行在爲賊所拘不署僞職誓死弗變京師平擢右散騎常侍

蔣清 沇之弟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憕賢之表爲判官安祿山亂憕與清力綿不能守城城破同死之贈禮部侍郎謚曰忠録其孫鄗爲伊闕令

郭航 萊州人李師道辟署右職師道叛航率郭昕切諫俱被繫時蔡州吳元濟拒命師道佯出師彭城航間道走武寧請奇兵三千浮海直擣萊淄朝廷不報航還昕所未幾師道召航昕疑事露欲引决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卒自殺

王無競 字仲列東萊人宋太尉弘裔孫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累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輩離位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尚恭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

無競太子舍人神龍中詆權貴出爲
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
初仕隋粗通圖史能言成敗事貞觀初上書陳方
畧太宗以爲夏州司馬追擊師都大破之遷豐州
刺史縱反間致挾末懼
以妄信讖記事露伏誅
降

呂夷簡

萊州人仕唐累官戶部侍郎子龜圖
周起居郎徙家河南龜祥子蒙亨
龜圖子家正爲相蒙休顯
蒙巽蒙周俱進士第
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名聞京
洛父光嗣爲平盧節度副使爲明宗所誅懸載奔
江南事李氏自言受昇知遇遂上章言事切直景
嘉納之嘗改吉凶儀十數事累官中書侍郎光政
毀學士照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畏
屈江左號爲韓夫子卒贈左僕射謚文靜嘗多蓄
妓淫佚人少倜儻善騎射仕唐及晉
以此短之王景掾縣人
累破契丹官至同平章事周祖即
位加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畧臨政不尚刻削
民有訟必面詰非大過即諭而釋去民便之封寧

國公世宗時有功徙鎮秦州宋景隆初來朝
加太保卒追封岐王然性謙退能折節下士

宋祭

膠水人少孤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真宗
見之曰得人矣除將作監丞直集賢院仁
宗初兼侍御史太后崩遺詔以楊妃爲太后裁制軍
國事齊白執政曰上春秋富豈可使女后相踵稱
制乎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
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屢遷讜言以與亮簡不相
能出知潁州丁謂秉政欲齊附己齊終不往卒謚
文忠

宋搏

字鵬舉萊州掖人治毛詩開寶間歷濰州司理參軍
真宗時爲河東轉運使上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
備諸州軍數十年鼓鑄頗權罷採以紓民又請科
諸州丁壯爲兵以增戎備在任十一年經制漕運
以幹治稱從他州郡輒乞留兩至夏州界部發居
民數詣闕奏事稱吉屢以秩滿請代朝議以搏善
職加祠部郎中

楊澈

字晏如
阿畏太祖知其名召
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
州令就大將曹彬分
兵以行既入境僞帥郭再興

擁兵自固澈單騎趨壘諭以威信土豪愁
羅二姓聚謀亂澈平之累官度支郎中 蔡延慶
守仲遠齊之從子舉進士歷開封府推官進龍圖
閣直學士攝應帥元夕張灯羌乘隙伏兵舉火內
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禁疆吏剽攘夏民悅服所至有惠政官至吏部侍郎 孫甫維縣人居
官不畏權勢彈劾交上拜豪交上拜豪梁節度使遷海南都轉運使 傅欽字次張濰縣人
科第爲鄆州太守振撫邊陲供用弗匱 呂昇萊州人性孝父權失明
昇剖腹探肝和藥以進父服之復能視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少好
學善屬文擢進士仕漢周及宋爲著作郎與楊徽之輩有名於時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託 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幼穎邁
後爲清河令子仲謀雍熙中舉進士 慕容
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累官翰林學士高宗南渡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得代言之體先是知明州化悍俗獠巨寇爲人 辛次膺萊州
亮直草秦檜制顯著其惡無所隱諱檜感之所著有北海集六十卷行于世

人高宗時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餘年孝宗即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湯思退葉義問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尋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次膺介立朝謇諤歷任五十年無纖毫掛吏議爲政寬靜先德化所至有聲 滕中正字普光北海人顯爲記室以員外郎佐郡侯陟薦入爲殿中丞太宗寵遇極隆雍熙春大宴上歡甚命中正勿劾群臣有酒失者乾明節上壽酒三行復日中正曰更舉一巵可乎其見重如此中正性峻刻權中丞日振舉綱憲人以稱職許之終知河南府 初韋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中以度支員外郎出知濰州性孝母卒葬州城南暐解官歸廬于墓旦夕悲號疏食水飲經六冬踰足二指會有白鳥白兔馴擾之異詔賜粟帛 趙明叔人家資好學性嗜飲州守蘇舜欽與遊明叔常醉而言曰薄薄酒二章軾復遺以詩云先生依舊醉尉嘆 耿峻高密人好學通六經鄉牧

累徵辟不就太祖初授小溪縣尉明敏剛毅繩奸扶弱齊以憲章動存陰隲再任昌樂主簿斷獄治賊吏民感服卒贈洗馬

徐承珪 掖縣人爲贊皇令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居甘食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如一日所居里中木生連理瓜異蔓同實乾德間詔名其鄉曰義感里和順

侯蒙 字元初高密人舉進士第知掊鄉縣民無怨言轉運使趙湜聞而薦之擢殿中侍御史因星變疏十事徵宗納之西師失利帝將責五路將十八人皆寘死蒙援問力爲申理帝遂釋之歷陞中書侍郎與蔡京不合出典外任卒謚文穆

吳奎 字長文維北海人仁宗時舉五經累官至同知諫院每進言勸帝禁束左右姦倖皇祐中出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不當罷去乃召復其職以論安石新法竟出知青州奎少貧及貴買田以給族黨朋友卒之日家無餘貲謚文肅

王仲寶 密州高密人初以捕群盜累官涇原路安撫副使與西羌戰六盤山路破圍仲寶救之援觀出圍時諸將皆沒仲寶獨與觀得還除左屯衛大將軍

林廣 萊州人以捧日軍校從征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屢與夏人戰大捷韓絳奏爲本道將環慶兵救廣論以逆順皆拔戈聽命遷英州刺史討瀘蠻乞弟每戰必捷乞弟求降廣發伏擊敗之得其種落三萬班師至閿鄉卒廣有風義輕財好施長於料敵損益八陣圖撰約束百餘條邊地多采用之

孫祖德 字延仲維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祖德少警悟舉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上疏請章獻太后還政復論郭皇后不當擯廢宦官閹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爭之出知兗州蔡州尋除吏部侍郎子珪爲江東轉運使

程全 維縣人建炎初爲瑞州都監金人寇江西全攝州事有盜祝生者攻州全拒之且戰且前至萬載兵少力屈遂剋其腹

劉閭 北海人以拳勇討罷而敗賊執之不屈送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弗顧衆服其勇討貝州攀壘先登以平貝州功第一再遷振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閭自河東爲掎角與夏人戰飛矢敝體不爲卻敵解去累官左金吾大將軍

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平簽書徐州節度使判官

金 范成進其先莒人後家維州性倜儻有大志負鄉里丁壯五千人以自扞蔽哀宗出汴成進率衆往從之亂成進撿藉力過人貞祐之以功賜王爵

元 王國昌高密人仕爲千戶世祖召問軍旅之事奏對甚悉嘗奉命往高麗境黑陽山覘海道風濤洶湧從者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直抵其處乃還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國與經畧使攻拔之後卒於高麗子通以戰功爲都指揮使 崔澍平度州人昭武大將軍世榮子仕元屢立戰功爲明威將軍兄弟五人俱以武功顯而澍不惜殺身以除國難其明膠州人性篤孝能文辭至正功尤著 張緝字士中以鄉貢爲泰州幕職後棄官養親居揚州時兵亂母方病賊突入卧內欲舉銷刺母緝以身蔽母錦中脇下三日而死 單徒克金源人後徙萊州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累樹大功通女直契丹二夷國文字官至丞相帝甚加器重拜大師卒謚忠烈 范德郁成進之孫兄德質官德郁以才行發身省掾爲宣慰都事尋任浙江理問寬宻滯應咨稟有餘力轉兩浙都運使國訐奏功召入拜刑部尚書 王倚字輔臣萊州人孝友樂易讀書東宮年弱冠儀觀獨偉太保陳秉忠甚重之後爲工部尚書皇孫出鎮懷孟帝以倚佐之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改授禮部尚書卒封太原郡侯謚忠肅

國朝 殷哲繆州人洪武初以貢士發身有才智累官中書左丞士林重之 黃福字汝錫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貢擢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超拜工部侍郎末樂間陞刑部尚書交阯平往鎮之交人戴之如父後代歸交人復叛福佐師征之失利交人擒福拜且泣護送出境累遷少保屢上疏論事皆切時務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卒之日家無百緡謚忠宣 王進字器之洪武中以儒士舉任本學訓導歷陞寧波知府操守廉介一日饌用魚肉進大怒謂家人曰汝不憶

食草根時命瘞之人
弊尤以造就人才爲
波本縣各立祠祀之侯庸字景中平度州人生七歲父坐累
贖父罪洪武中舉進士拜吏科給事中請納官代
父辭甚哀切上憫之詔還其父庸至謫所迎
歸尋陞吏部侍郎時學士劉三吾葛鈞受命授晉
王世子經庸劾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降別用上
納其言呂讓字克遜平度州人洪武間舉進士爲行
人安南內侵上遣讓往諭之讓乃爲
書與安南國王陳日煃後王饋黃金及沈檀香讓
卻之曰尉佗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
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顧以尉
佗自處而以陸賈處人何其陋哉日煃無以對後
遷監察御史高密人由教諭歷知高郵州寶
終陝西僉事儀智高慶府寬厚得民陞湖廣布政使
簡易凝重得藩臣體召爲禮部左侍郎遇
事務別是非不火附會尋侍東宮講學戴綸高密
人洪武間以儀智兼好遊徧綸以侍讀累陞不聽因具奏太宗召太

子謂曰汝平日與誰相得對曰戴綸因出所奏
帝衡之及即位因詰其事綸即抗聲辨論辭益激
切上怒繫死童信三萬衛人洪武末從靖內難勇敢
被鑿死氣每出戰輒有奇功累官至都
督王麒建州松花江人壯勇善射洪武末從平內
難小河之戰躍馬衝陣矢不虛發屢陞至
遼東都指揮薛祿膠州人洪武末有靖難功永樂
同知進都督初營建北京祿董其事寢從征
胡虜宣德初從征武定州屢立戰功進爵太保封
陽武侯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善撫士卒裹
儲不乏賜賚甚厚戰所嚮成功卒追封蔣國公謚
忠武戴新字景壹平度州人永樂初舉進
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侍仁宗講讀遷主事以
坐累謫戍末幾朝廷特肴復職累官雲南右布
政兩征麓川贊督糧儲不乏賜賚甚厚李綱膠州人永樂間舉進士
任兵科給事中性至孝廉介儉約朝野稱爲
貧不能斂鄉人同仕者賻贐得歸葬儀銘智之子
直篤於孝友任兵科給事中陞翰林院編修修
宣廟實録書成陞侍講正統間北虜犯順公謀謨

征伐之力居多轉南京禮部侍郎累遷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卒贈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忠襄

李公諒維縣人性沉重寡言以賢良舉爲翼城知縣時兵燹之餘民不聊生公諒教民食野菜掘豆五易水煮之以濟飢民免流離驛中常有恠使客靡寧公諒移牒城隍神其恠遂滅終廣州知府

譚溥字澤民昌邑人宣德中舉進士任刑部主事陞遼東苑馬寺少卿劾除馬政之弊邊用仰給累官陝西左布政使清介自持天順間徵爲南京戶部侍郎卒勅封諭祭

孫洪字伯大昌邑人景泰間舉進士初授兵部主事奉選調征勦兩廣官軍陞郎中會　中宮崩喪禮一勑從擬議累遷山西參政以南陽流逋攻　勑河南撫之甫定陞本司右布政使疏汴河人免墊溺再陞副都御史賑撫流民咸得其宜

馮續字承宗昌邑人天順間舉進士初授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劾奏巡撫奪其官遷郎中總督薊東邊儲政務修舉自總戎而下以都憲薦留者章凡數上及賑陝右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累官甘肅巡撫都御史

李介字守正高密人成化間舉進士擢監察御史以直諫被廷笞累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未幾召入佐院清簡自持不事苛刻時稱得體尋擢兵部侍郎值北虜犯邊奉命督軍至則徧歷城堡宣上威德募兵訓戰以俟征調嘗奏請大同屯祖歲給牛具銀以給邊兵馬價又請修大同廢墻以禦虜衛前後所上邊事二十餘條尋卒于官贈兵部尚書

藍章字文繡即墨人成化間舉進士爲御史按兩浙山西彈劾不避尋轉左僉都御史忤逆瑾左遷通判撫州瑾敗復起巡撫陝西時蜀保兒寇掠漢中章選將練兵殲其首惡餘黨悉平漢中立祠祀之

崔衍膠州人任北平衛經歷以廉能稱陞河間府知府幹濟有ク善政著聞召爲刑部右侍郎

外傳

齊 **崔杼**謚武子齊公族莊公四年將伐晉武子諫曰不可小國間於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弗聽初武子弔棠公見棠姜美而娶焉莊公通之杼遂弑莊公立景公與慶封并執政後見殺

夫安王十一年遷其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遂
專有齊國二十三年康公卒無子和遂幷齊

淖齒 先臣於楚湣王五三十一年燕樂毅以秦魏趙韓之師伐齊齊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趙分齊地乃歷數潛王之罪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而死三十二年王從者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弒潛王欲誅之者袒右從之者四百人遂攻淖齒殺之

田榮 齊王

魯羽父 魯大夫桓八年羽父請隱公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隱公于桓公而請弒之會公祭鍾巫齊社圃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弒隱公而立桓公而討寫氏

襄仲遂 魯莊公子也居於東門因以命氏僖二十六年如楚

於封族尋滅

慶封 齊桓公後也附崔杼杼弒莊公而立景公封爲左相與之並政號崔慶既而滅崔氏獨當齊國景公三年盧蒲癸攻慶氏封奔魯齊人來讓復奔吳十年楚伐吳執慶封盡滅其族

公孫無知 齊公子莊王十一年無知弒其君襄公之爲公子與歜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使歜僕納職之妻而使職戍葵丘期至弗代故謀作亂無知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初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亂乃弒公而立無知後爲齊大夫雍廩所殺

郈歜閻職 皆齊人匡王四年弒其君懿公之爲公子與歜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使歜僕納職之妻而使職戍葵丘期至弗代故謀作亂無知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初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亂乃弒公而立無知後爲齊大夫雍廩所殺

田恒 齊大夫初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人即位使爲政田恒畏屢頗於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逆殺人闞止執之田恒兄弟追而殺之公怒田恒遂弒于舒州立平公而田氏專齊

田和 齊大

乞師伐齊取穀邑而還文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文公二妃敬嬴嬖私事襄仲而屬之宣公襄仲欲立之請于齊侯許之於是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殺之埋馬矢之中夫人姜氏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八年遂如齊有疾辛巳有事於太廟卒

慶父 魯公子惠十五年魯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圉人犖賊殺之及閔公立復使卜齮賊閔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之慶父及密乃縊而死

陽虎 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又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氏孟氏故五人因虎以作亂定八年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不獲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魯伐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使釋之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氏孟氏故五人因虎以作亂定八年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不獲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魯伐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出奔齊齊侯執虎虎以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公山不狃 字子洩季氏家臣定五年季平子卒於房陽虎欲逐季氏告不狃不狃不可季氏之勞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謀將因陽虎以去三桓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費人攻之不克不狃奔齊復奔吳八年吳將伐魯叔孫輒得志焉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爲之備云納妻五日往仕陳五年歸逢揉桑婦曰力田不如見少年揉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黃金頽與子婦呼其妻乃揉桑婦也婦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遂投河而死

曹翙 曹宣公子自立諸侯乃請討晉人以其役之勞請釋之宣公卒于師翙弑其君紀公初紀君生太子

曹太子僕 匡王四年僕又生季弟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故僕因國人以弒以其寶玉來奔於魯

衆展輿 黎比公之世子初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爲世子又廢之黎比虐國人患之周景王三年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黎比公遂弒之以自立

秦呂不韋 濮陽人事賈販家累千金爲人多陰計初秦昭王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中子楚質于趙不韋適邯鄲見而憐之爲之畫策遂得立爲太子不韋取邯鄲美姬知有娠以納于楚生子政即始皇始皇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專秦柄招天下士厚遇之至三千人使其客著所聞爲書曰呂氏春秋後以嫪毐故恐誅飲酖死

漢呂公 單父人善於風鑑當秦末見漢高帝劉季時方貧賤乃大異之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即呂后也

朱家 魯人高帝時魯人皆以儒教而家用洿豪百數性不伐矜人不賅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陰既之

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公孫臣 魯人漢文帝十三年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帝于是詔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淳于意 臨淄人漢文帝時爲太倉長喜醫師事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得扁鵲術定可否決死生及藥論甚精治病多驗文帝問其所驗幾何意歷舉以對帝嘉之

周仁 任城人以醫見景帝拜郎中令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弱褲故爲不潔以是得幸入卧內後宮祕戲仁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甚重之以二千石歸老

公孫詭 齊人梁孝王招延豪傑詭陰謀刺盎賊未得也天子意爲梁使以奇邪計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後王入朝景帝迎王既朝上疏因留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帝欲以王爲嗣袁盎中沮之乃辭歸後立膠東王爲太子王然盎與詭陰謀刺盎賊未得也天子意爲梁使遣使按梁事詭自殺

公乘陽慶 臨淄人精於醫年七十餘無子喜淳于意教之曰陽慶有

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秉是意學之三年醫道遂精 **東郭先生** 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遊車拜謁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青謝之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壽王夫人以之親壽王夫人聞武帝詔拜郡都尉 **尹齊** 東郡茌平人以刀筆吏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上以爲能拜中尉吏民益彫敝齊木強少文豪猾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齊以事多廢抵罪數年病死 **馬宮** 字游卿東海戚人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師丹薦其文行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拜大司徒代孔光及莽篡位以故官爲太子師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代孫經學尤明成帝時舉爲博士累官光祿勳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家居燕語不及朝事累官御史大夫以議立中山王不中意左遷廷尉哀帝時傅太后求稱尊號光持不可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譖光遂策免元壽中徵爲大司徒王莽爲平帝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白太后帝幼宜置師傅從光爲太傅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卒 **石顯** 字君房濟南人少坐法腐刑元帝時爲中書令貴幸傾朝顯內深賊謚烈侯特詭辯以中傷人兼建白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由是太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後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嘗奏顯短顯索其罪房抵罪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顯恐人間已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泣下成帝時遷長信中太僕後以丞相御史條奏舊惡憂懣不食道病死 **王**

莽 字巨卿東平陵人孝元皇后之弟子元帝時拜爲黃門郎尋爲大司馬附順者援擢忤恨者誅滅元始初號安漢公加九錫以女配帝自固權寵幼太后詔莽居攝稱假皇帝尋即真天子位國號曰新廢孺子嬰更制度爲疏濶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時群盜蠭集赤眉猖肆莽知天下潰畔憂懣不能食及漢兵四會城下莽分刺城中諸獄囚徒以禦之漢兵燒掖庭莽避火登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支解臠分傳首詣更始懸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僭位一十八年

盆子 泰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祖父憲封式侯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天鳳間琅邪呂母子爲縣宰所殺招合亡命報仇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恭隨崇等降更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崇等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後恭盆子君長樂宮崇崇設諸君立盆子君即表之弟以宗室拜中郎將盆子肉袒降於光武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

歐陽歙 字正思樂安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光武時拜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歙死獄中

劉焉 字君郎表之弟以宗室拜中郎將討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將討萌大破之斬亦聚衆據本郡時梁王劉永拜萌傳首洛陽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漢兵起步永命後聞帝將攻己乃悉以其將黃邑屯歷下耿弇破步於臨淄兵大敗蘇茂來救步大將軍光武遣伏隆持節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

之讓步曰既呼茂獨不能待耶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封步爲安丘侯後復欲招其故衆乘船入追擊斬之

左伯 字子邑東萊人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耶鄴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邈不可追

樊崇 琅琊人起兵於莒自號三老時寇賊蜂起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以崇勇猛皆附之漸至三十餘萬人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因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遂大破丹匡軍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乃歸更始尋叛之又立劉盆子爲帝後將盆子降光武復與逢安謀反誅死

趙彥 琊邪人少有術學延熹中琊邪賊民朝廷以宗資爲討寇中郎將伐鉞討之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資從之彥推遁甲法以時進兵一戰破賊潘曉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黃允 字子艾濟陰人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難曰得壻如是足矣允黜妻夏侯氏婦大集賓客數允隱匿藏惡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于時

劉洪 泰山蒙陰人漢魯王之宗室也成侯相政教清均吏民愛畏延熹中官至山陽太守卒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華歆 高唐人仕漢爲豫章太守清靜不煩吏民感愛孫策至乃幅巾奉迎後歸曹操遂仕魏爲御史大夫文帝即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祚爲司徒後轉太尉歆素清貧凡祿賜悉以賑施親戚故人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然歆既無夷皓翳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紱之

張邈

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賑窮救急傾家無愛曹操表紹皆與邈友辟公府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紹以討董卓之亂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操殺之邈心不自安叛操從呂布屯雍丘爲操所攻窘乃爲操作詣表術請救未至爲其兵所殺

諸葛誕

字公休亮兄事魏爲吏部郎遷御史中丞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坐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免官正始間王淩陰謀以誕爲鎮東將軍毋丘儉文欽反誕破之討高平侯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及原養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乃就鄭玄學初從表紹辟爲冀州牧辟琰爲別駕操征并州留琰傳世子於鄴累遷尚書甚有威重操亦敬憚焉後與楊訓書數世怨讎楊死人心如此

崔琰

字季珪武城人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騎都尉曹操破劉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操征并州留琰傳世子於鄴累遷尚書甚有威重操亦敬憚焉後與楊訓書數世怨讎楊死人心如此

周宣

樂安人爲郡吏善於占夢魏文帝聞之召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鴈此何占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言未畢而宮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曰我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時帝已遣使賜甄后死聞宣言而悔之速遣人止之已不及宣之叙夢其妙皆此類世以此建平之

于禁

字文則泰山鉅平人黃巾起從鮑信後從曹操累戰有功拜平虜校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襲操軍亂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徐鑿塹安營訖及入謁具陳其事操悅封壽亭侯冀州平昌舊諺禁諸將皆以爲當送詣操禁曰公常令圍而後降者不赦豫雖降不失節乎自臨與豫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豫聞益重禁拜虎威將軍假節鉞後使助曹仁討關羽於樊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龐德死之孫權擒羽禁復在吳吳稱藩禁還文帝慰喻拜安遠將軍及謁高陵帝於陵屋禁見之慚恚發病卒謚厲侯

諸葛融

字叔

在軍旅身無采色而融
喪徒奮威將軍恪征淮
以擊西兵恪還爲孫峻
至惶懼不能決計先是
黿鳴龜背平南郡城中
無成及兵至圍城融刮
宇承嗣北海劇人仕吳
諸葛恪受遺詔輔政太
文欽呂據劉纂唐咨北
心惡之尋卒弟綝代知
之恐衆情離沮融乃
爲丞相起兵欲廢綝綝
融下晏告亂取據亂又
綝表言亂反許將軍劉
召典軍楊崇等告以綝
作詔發兵融等不從
至綝兵大會遂
殺亂夷三族 劉琰
固陵太守後主封都鄉
辭爲從事及定益州以
語虛誕諸葛亮責讓之
有酒荒之病琰妻胡氏
疑其與後主有私呼
卒五百餘之至以覆

焉後充與荀勗馮紞
器遂免官愷既失
後起為太常不得
曰元子罕以淑行
祖雄幽州刺史父
詔伐吳吳平進爵
徒以王政將圮苟
一匡諫媚裴頠頠
天下每自執牙籌
恐人得種鑽其核
者三萬人遷帝平
之弟生而警悟累
史王敦為青州行
辭義鋒出等畧無
逼辱皇后殺皇太
陽後為勒伏兵所
逼及毓嗣位遷左
宗族歸慕容廆廆
衆軍孤之仲翔也
虓將走遼東泓曰
必當奔潰及期果
泓為奉車都尉西
歎曰燕必中興其
蘇峻字子高長廣
臨淮內史又以破
功不欲內補時護
欲害已乞補青州
次于京口遂陷宮
兵破
斬之

王彌字玄茂太守彌有材幹博涉
書記惠帝末聚徒海濱為賊弓馬迅捷膂
力過人青齊號為飛豹多殺守令有衆數萬後歸
劉元海署司隸校尉從劉曜石勒用兵攻陷宮城
逼辱皇后殺皇太子百官及男女遇害
者三萬人遷帝平陽後為勒伏兵所殺

王澄字平
子衍

王戎字濬仲琅
邪臨沂人
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戎為豫州刺史受
詔伐吳吳平進爵安豐縣侯遷吏部尚書尋拜司
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
一匡諫媚裴頠頠諂戎坐免官性復貪吝園田徧
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家有好李常出貨之
恐人得種鑽其核後從惠帝北伐出奔于郊卒謚
曰元子罕以淑行
王澄字平
子衍

許之既而襲之於
豫章王敦令力士
及敦平詔復其官
憲黃泓魏郡斥丘人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業
宗族歸慕容廆廆待以客禮引為衆軍廆常曰黃
衆軍孤之仲翔也及毓嗣位遷左常侍石虎攻毓
毓將走遼東泓曰不過三日
毓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三日
必當奔潰及期果退毓益奇之及慕容儁即位進
泓為奉車都尉西海太守後慕容皝敗以老歸家
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後三年慕容垂果興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永嘉之亂峻糾合數千家
結壘於縣元帝假峻安集將軍太寧初更除
臨淮內史又以破
功不欲內補時護
欲害已乞補青州
次于京口遂陷宮城殘酷無道後溫嶠陶侃倡義
兵破
斬之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博昌小吏胡毋輔
之見而奇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
投輔之輔之薦逸於大傅越越不召尋以世亂避
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等散髮裸

祖閉室酣飲逸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元帝時爲軍諮祭酒後爲給事中

王廙 字世將導從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元帝作鎮江左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爲荆州刺史及帝即位奏中興賦白兔賦獻甘露及陳說金鐸之瑞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搆禍帝遣廙諭敦旣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卒帝猶以親故愍之謚曰康

王敦 字處仲司徒導從父兄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累官中書監元帝時進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式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協帝大怒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敦至石頭攻周禮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以敦爲丞相進爵武郡公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巳明帝乃手詔徵之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四方貢獻多入己府敦病其將錢鳳問敦計敦曰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定謀作難帝遣司徒導等武旅三萬十道並進敦死刑首懸于南桁

石崇 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爲脩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武帝以崇有幹局深器重之然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諂事賈謐嘗與貴戚王愷等以奢靡相尚及謐誅坐黨免官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孫秀求之竟不許秀怒遂勸趙王倫矯詔收崇綠珠墜樓死母兄妻子被害者十五人初崇家稻米飯經宿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王衍 字夷甫戎從弟總角造山濤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仕晉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遷司徒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擊賊退之遷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不受後舉軍爲石勒所破衍自說少不豫事冀以自免且勸勒稱尊號勒不欲加以鋒刃使人夜排墻塡殺之

苟晞 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累官兗州刺史討劉根破汲桑敗石勒威

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
郡侯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以爲都護
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
之曰殺鄉者兗州刺史專事嚴刻州人謂之屠伯後都督青徐兗豫
荆揚諸軍事石勒攻陽夏執晞殺之

王雅 字茂達肅之孫父景大鴻臚雅舉秀才累遷尚書左
右丞敬慎奉公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尋爲太子少
傅慎默無所辨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足諍
凡所謀謨唯唯而已遷左僕射卒贈光祿大夫子
羣之爲散騎侍郎

郗超 字景興愔長子桓溫啓
詣桓溫將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十毀裂乃
更作牋自陳老病溫大喜溫懷不軌超爲謀主勸
溫廢立遷中書侍郎超先愔卒雖黨桓氏以父盡
忠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公年
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時可呈此
箱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淳于智 濟
盧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謀人夏侯藻母病因詣
智卜忽有狐當門向之嘷藻驚怖馳見智曰其
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禍可救也藻還
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
間牀而崩凡所占無不中人以爲神

王凝之 羲之次子工草隸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
孫恩攻會稽凝之不從方入靜室
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孫恩 字靈秀琅邪人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秘術恭死傳恩叔
父泰泰見天下兵起乃私集徒黨恩歸海因其騷
動攻上虞襲會稽八郡響應旬日中得衆數十萬
號征東將軍朝廷遣將軍謝琰劉牢之討之恩退
于海隆安間恩復寇浙東將軍朝廷遣將軍孫無終高
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恩尋入浹口雅之敗績劉
裕拒之恩衆大敗及桓玄用事恩復寇
臨海臨海太守辛景幹徽之長子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
之恩赴海自沉

王禎之 字
朝臣畢集問禎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

禎之曰士叔一時之標公
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謐字稚遠本劭之子
嗣少有名譽初爲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及桓
玄將簒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簒封武昌縣
公後以從弟謐欲誘之還吳起兵爲亂遂
懼而奔劉裕既還委任如先卒謐文恭 單固字
夏山陽人正始中究州刺史令狐愚辟爲治中從
事與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
知其計康在京師露其事斬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
遂收捕繫遷尉考實斬之 五歲語父母云本
是曲陽李家兒九歲隊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
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爲南海
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飄甚取白石煮食之
以自濟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南北朝

伏暅字玄耀晏容之子幼傳父業能言玄
理仕齊累遷永陽內史爲吏民所懷
高祖善之徵爲東陽太守時內史何遠累著清績
高祖屢遷信武將軍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遠累
見擢暅遷階而已意頗不平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
到東陽迎妹喪因住會稽築宅自表解御史裴邃

奏請以大不敬論暅性儉素車惡服
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 徐湛之字孝
海鄰人父逵之尚高祖長女爲振威將軍討司馬
休之於陣見害湛之善自特持以孝謹聞元嘉二
年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監加驍騎將軍及劉湛
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將致大辟後以公主諫得全
尋加侍中奢豪相尚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
後發其事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
上慰遣令還郡出爲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
並行至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
之江徐上欲廢劭而鑠妃卽湛之妹勸上立鑠
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劭入弒之湛之見害 王
韶之字休泰偉之子好史籍博學多聞嘗私撰晉
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
佐郎使續後事遷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宋武帝
使韶之密加酖毒及武帝受禪加驍騎將軍初爲
晉史序王殉貨殖王廙顯韶之懼深結徐羨之
羨之被誅王弘入相慮爲弘所繩夙夜勉
勵稱爲良守徵祠部尚書又出守吳興卒 臧質字

文熹之子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徵爲徐兗二州
刺史魏太武率大衆圍彭城遂以質爲輔國將軍
北救爲魏軍所敗奔投盱眙固守三旬乃解圍去
上嘉質功以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北伐質頗
兵不肯發後以生擒元凶功封始興郡公是事專
行不復咨稟朝廷甚相猜忌始有異圖勸南郡王
義宣專據閫外以成己志舉兵上表稱誅君側之
惡孝武知之遣柳元景等屯梁山以待之義宣乃
大潰先走質亦走至尋陽追兵至質窘急以荷覆
頭沈水中隊主袭應斬質傳首建鄴漆其頭藏于
武庫劉瑀字茂琳穆之之孫始興王濬爲徐州刺史
以瑀爲別駕折節事叅軍顧邁遇以瑀與
之款盡濬所言密事語瑀瑀盡泄之濬大怒啓文
帝徙邁廣州瑀由是爲文帝所知累遷益州刺史
孝武時爲御史中丞彈蕭惠開等朝士畏之尋轉
右衛將軍何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意甚
不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出吳興太守偃嘗案之
云參伍時望瑀大怒遂與偃絶偃發背癰瑀疾已
篤聞偃亡懽躍呼
斛而卒謚曰剛 王慶 瑯邪臨沂人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晉隆安初王

恭起兵討王國寶時慶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
慶即聚衆應之以女妻貞列將軍以女人爲官屬
國寶既死恭檄慶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
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慶慶敗
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 顏師伯 字長深瑯邪臨沂人竣族
兄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孝武啓文帝版爲叅軍刑獄累
官尚書左僕射封平都縣子多納貨賄家累千金
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廢帝
即位與柳元景謀廢立沈慶之泄其謀被誅六子
皆見殺 劉祥 字顯徵東莞莒人式之之孫少好文
誼曰荒 學性韻剛疎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
西行叅軍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叅軍刑獄累
宋書議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
問又著連珠十二首有以祥連珠啓上者御史中
丞任遐奏祥輕慢議乘輿歷貶朝望請免官付廷尉
乃徙廣州祥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王晏 字休默瑯邪臨沂人仕
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

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轉江州刺史晏涕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武帝崩欝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議廢立晏便譬應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明帝失德羙之遂與謝晦傅亮受遺陳世範告晏有異志時南郊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徐羡之 字宗文東海郯人少爲桓脩參軍與宋武帝起兵版爲領軍司馬封南昌縣公録尚書事武帝不豫羡之與謝晦傅亮受遺詔輔政既而少帝失德羡之遂與謝晦廢而弑之並殺其弟廬陵王義真文帝即位三年以羡之等旬月間再肆酖毒下詔暴其罪誅之

王曇首 字道長憲之子孝文初爲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訟者塡門曇性懦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訴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曇首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内都大官卒

王僧達 字道隆少好學善屬文肆意馳騁世祖時爲尚書右僕射出爲征虜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每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内沙門竺法瑶得數百萬荆江反叛上表解職詞不遜坐免官徙太宰以歸順功封寧陵侯遷中書令因高闇事陷之下獄賜死

王奐 字道明琅琊臨沂人少而彊濟仕齊武帝累遷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奐遣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在獄中以盡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誣奐其枉敕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大怒遣吕文顯等領兵收奐斬之子彪及弟爽虨皆伏誅

王固 字子堅勸之弟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文帝時歷位中書令後坐禁中穿壍以居喪以孝聞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饗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南人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卒謚恭子

鮑泉 字潤岳東海人性警悟博涉史傳事梁元帝累遷信州刺史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帝數泉二十罪泉爲書責之以王僧辨代泉爲都督至長沙鎖泉牀下泉顏色自若乃啓陳淹遲之

罪尋復其任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耽酒自樂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遂殺泉於江夏沈其屍崔或東武城人逞曾孫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有才學早卒或善醫術性仁恕官至冀州別駕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累官司徒長史景哲子冏仕北齊官至太常卿

王顯陽平鄃人仕魏歷本州從事以鴻臚卿然嘗著藥方三十五卷

崔陵字長儒清河東武城人初爲魏武以建義功加驃騎大將軍尋以貪汚爲御史糾劾逃歸齊神武霸後文襄繼立陵竊言黃頷小兒多效累遷御史中尉百僚肅然堪當重任否崔暹聞之以啓文襄絕陵朝謁陵要拜道左文襄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乃出爲東兗州刺史爲寵妾馮氏厭蟲頗失精爽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陵與馮氏俱召付廷尉諸囚於都市陵以疾卒獄中斬馮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襲爵鉅平子景明初爲秦梁二州刺史坐掠人爲奴婢彈免高肇執政復起爲平南將軍班師夜中山有二徑引軍迷而失路祉便斬將副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祉性剛愎好刑名所經之處號爲天狗下卒賜死

崔寬字景仁清河東武城人祖彫晉時兗州刺史爲寵妾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陵與馮氏俱召付廷尉諸囚於都市陵以疾卒獄中斬馮

益曰景

祖西巡剖使寬送款拜寬還鎮京師未至病卒寬威遠將軍遣使與寬徵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

拜陝城鎮西將軍後解鎮還京卒

畢衆敬小名柰東平須昌人少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薛安都與密謀西從晉安王子勛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毋骸首散落衆敬疑纂所爲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荅及安都入魏衆敬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慕容白曜克無鹽衆敬乃以城降拜散騎常侍表朝廷聞纂燒死大悅後以篤老乞歸卒于兗州

李脩 陽平館陶人父亮為廳事以舍病人死者即就棺殯脩遵父業仕北魏遷給事中常侍禁中針藥多效賞賜累加撰藥方百卷行於世卒於太史令贈青州刺史

羊深 字文泉祉之子自司空記室參軍遷尚書駕部郎中後以平蕭寶夤薛鳳賢功爵新泰男永熙中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乃與樊子鵠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天平初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吳遵世 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見一翁授開心符遵世跪而吞之遂明卜筮魏武帝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終如其言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每宿輒令筮遵世云比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及即位授中散大夫所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高聰 字僧智北海劇人涉獵經史頗有文才族兄允嘉之言之朝廷拜中書博士太和中兼太子左率微習弓馬乃以將畧自許孝文南討託王肅願以偏裨自效故假聰輔國將軍及與賊交鋒望風退敗孝文怨死徙平州宣武初竊歸京師曲事高肇後加散騎常侍時趙郡叟倖聰傾身事之及循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及皓罪戮聰以為死晚明帝踐祚以其附高肇遂廢于家卒謚曰獻所作文筆二十卷

畢義雲 兗州人少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齊文襄作相令普勾僞官專以委義雲入北宮參審與元海等勸進然性豪縱閨門雜穢聲遍朝野治家尤殘忍為孝子善昭所害

徐圓朗 兗州人隋末為盜據本郡以兵徇瑯邪東平盡有之後歸實建德授兗州總管劉黑闥兵起朗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為大行臺元帥秦王已破黑闥遣兵經畧濟陰圓朗懼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數敗棄城夜亡為野人所殺

竇建德 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聞而太息遂解牛以給喪事鄉黨異之大業七年起兵據河北

自立爲長樂王更國號曰夏改元五鳳後爲唐太宗攻執被誅

乙弗弘禮 貝州高陽人隋煬帝居藩召見弘禮曰大王爲萬乘之主所戒在得而已及即位使弘禮相類陛下者不善終然臣聞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唐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弘禮曰君奴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以下曰爲方岳之臣其妙皆此類貞觀末卒

唐輔公祏 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祏擊之降其衆數千伏威遣使歸國武德二年封舒國公伏威稱忌之公祏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令王雄誕副之後游仙說公祏反會雄誕疾奪其兵遂僭位國號宋殺雄誕而以游仙爲兵部尚書數侵寃海州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討之公祏遁武康執斬之

蕭全昌 泗州承人祖德言爲秘書監至忠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中宗神龍初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反帝欲按之至忠泣諫不可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姦植黨至忠獨不詭隨唐隆元年至忠以后黨應坐時太平公主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乃參主逆謀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張錫 文琮子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許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釋味道錫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脩國史東都留守章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

崔元翼 博州人第進士遷殿中侍御史進中丞初中丞缺議者屬崔植元翼謬謂植入閣不如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翼果得之植恨悵既當國以元翼爲宣撫使辭疾不行植奏乃出爲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遷京兆尹收貸錢萬七千緡御史劾奏詔三司雜治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翼前造渭橋取工徒贓二萬緡

詔奪一月俸後出爲義成
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路巖 魏州冠氏人唐懿
宗時官至同平章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
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被黜出城之日路人以瓦
礫擲之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親吏軍中不
安坐貶新州賜死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
死皆令使者剔取其結喉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詎非報與

成汭 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襲歸州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使討荊南部將牟權擒權權取其衆又破其將王建肇昭宗拜禹荊南節度留後及乃復故姓名後爲淮南部將所敗投江死

康懷英 兗州人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降梁太祖得懷英大喜以爲先鋒屢破李茂貞楊行密兵遷保義軍節度使後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招討使爲唐周德威所敗詣闕請死太祖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復徙鎮永平卒于鎮

郭密州安丘人少事青州王敬武及其子師範斬尋盧洪破張蟾皆其功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遣郭襲葛從周於兗時從周將兵在外郭使人鑿油城中覘虛實出入之所得羅城水竇可入乃從水竇襲破之拜從周母抚其家以恩禮梁太祖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攻郭堅守外援不至副使王彥温踰城降守陴者多逸師範兵屈降梁郭始降梁太祖以爲元從都押衙累官左龍武統軍尋拜求平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莊宗入魏郭襲太原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郭大敗河湖皆入於晉後段凝譖郭酖之

房知温 字伯玉兗州瑕丘人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稍遷新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温賜姓李氏名紹英歷曹貝二州刺史明宗時拜太寧軍節度使懇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司馬李冲諫止之因勸知温入朝廢帝猜忌勞之封東平王知温在鎮厚斂其民積貲鉅萬卒贈太尉子彥儒獻其父錢絹金銀茶絲拜沂州刺史閻寶字瓊美鄆州人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爲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於晉拜

天平軍節度使梁晉戰胡柳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曰決勝料勢決戰料情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莊宗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卒贈太師

張全義臨濮人少事諸葛爽後與李罕之分據河陽罕之性貪暴全義勤儉都以民耕植罕之仰給後不能給因有隙相攻梁助以兵遂敗罕之於沉水後爲河南尹時黃巢之後全義披荊棘勸耕植數年人物完盛梁太祖刼唐東遷皆全義力也累拜中書令封魏王梁亡事唐莊宗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勸莊宗遣明宗討趙在禮明宗反以憂卒謚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馬胤孫字孝先棣州商河人爲人懦暗少好學韓愈文舉進士爲唐潞王河中觀察使後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臨事多不能決時號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及罷歸學佛周廣順中卒

宋

李成益都人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爲寶

徐休復字廣初鄄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累官摳密直學士知廣州休復素傾險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養術士屬韋務昇偵朝廷事及狀已具被詔與內侍閻承翰同按之遂抵延範於法端拱初遷給事中連知青潞二州休復先上言父藁葬于青願得領州事因營葬事至青州踰年惟事貨殖終不言葬至潞瘍生於腦卒

張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少喜學兵法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徙知富順監會夷人叛宗誨將部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御史王泌劾其嗜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泌假官舟買販朝論惡之歷知徐興鄜邠諸州事嘗事干謁其子爭之弗悛以秘書監致仕然性貪鄙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卒

錢乙鄆州人始以顱囟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疾有驗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瘛瘲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所以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復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

藥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又得東山狀苓以法啜之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

以病免歸卒年八十二

王古 字敏仲靖之子第進士應寧中爲司農主簿尋轉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定升祔禮出爲湖南轉運判官遷太府少卿奏使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貨於民古請出公錢爲之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不合乃徙兵部官至直學士以墮崇寧黨籍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卒

李孝壽 字景山迪之孫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佐呂嘉問鍛鍊上書人以希章蔡徽宗初得罪削秩蔡京以爲政以爲府推官累官刑部侍郎政開封尹庫吏呂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爲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掩繩之凡配隸四十餘人杖死七人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俄以疾罷

李孝稱 字彥聞孝壽弟以蔭登朝崇寧中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喬年以蔡京姻氏也有囚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孝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遷戶部侍郎爲開封尹陳瓘之子正彙上書告京不利社稷卻守蔡薿執送京師併逮瓘下獄孝稱脇使証其子瓘不可

燕瑛 字仁叔度之子以蔭補瑕丘尉縣人習爲盜瑛在嶺嶠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爲香燕後轉爲開封尹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致賊殺不辜罷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氛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爲亂兵所害

崔立 將陵人仕金爲安平都尉天興初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立性淫狡常思亂以快其欲乃與其黨殺二相及點撿渾屯阿里等立衛紹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尋幽之自立爲都元帥及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悉燒京城樓櫓以示其實降金故將李伯淵等憤立不道共謀殺立乃梟立首籍其家

元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之裔孫金兵南渡宋人迎珪爲帥呼爲太尉及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珪令麾下劉順直抵斯干城入覲太祖勞順且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思降後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仗劒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妻子於淮遂歸順歸元太祖授以山東諸路都元帥因破曹州與金將數戰糧絕臨陣馬仆被擒因至汴蒸殺于市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少讀權謀書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世祖即位有以文統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司之政監脩金史後李璮反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蕘與璮通音得其期反三書乃伏誅子蕘弁就戮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文統之功爲多

國朝

渠仲寧滕縣人精諳地理永樂間文皇經蹕召試之用晷天尺度地之物豫奏曰其下有石如虎掘之果驗乃授本科訓術

王泰濟寧衛人一目稍通明[illegible]靈異嘗遇一老媼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媼乃去泰由是屢發屢中人以爲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以爲何貴大人也公其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泰曰此去赴京必有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長隨于朝果被謫戍遠方泰又曰公至某處當有詔命仍理漕運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其神妙如此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三

流寓

君子不輕去父母之國重所生也故晉幽者楚其奏楚顯者越其吟古之人遷寓他國豈得已哉身世之所遭隨寓而安之矣山東賢聖名邦四方豪傑之士或慕而適焉仕而家焉徙而置焉羈縻而不能返焉則遂爲土著而其流風餘韻霑被茲土者固亦山東之文獻也已故志之

濟南府

周扁鵲渤海郡鄭人家於盧姓秦名越人受桑君秘術明醫道故曰盧醫過齊見齊桓侯曰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至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問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即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而疾作召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其過邯鄲爲帶下醫過洛陽爲耳目痺醫入秦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忌其能使人刺殺之所著有難經○按盧今爲長清縣

漢 郭巨 河内人寓肥城家貧事母竭力有子三歲能及子可共汝埋之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弗敢違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得取後葬母于孝堂山

晉 張忠 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清虛堅遣使徵之至長安請以野服入覲堅謂之曰先生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足敬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尚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謚曰安道先生

唐 李白 字太白蜀人唐宗室天才英特通詩書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客游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居徂徠山日沉醉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被召至長安帝賜食親爲調羹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

宋 范仲淹 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家蘇州幼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日煮粟米二升作一器晝爲四塊早晚斷齏數莖啖之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始語僧出金以給修繕先名朱說舉進士乞改今名世傳其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爲張禄名非覇越乘舟偶效於陶朱既迎其母歸養仍念朱氏顧育恩爲乞贈蔭報之仲淹性至孝好施寸少有大節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官至參知政事出將入相爲世

名臣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按舊志公毋嫁齊
居秋口去公讀書處百里公往來省視後知青州
優人戲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口到長山一百
公感泣下秋口即益都縣顏神鎮今建有書院**孫**
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
皆以先生事復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
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
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士也於是范仲淹富
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國子
監直講召爲通英殿候說書後終於毀中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
號安定先生微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
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
澗中不復展讀年四十累舉不第范文正公薦之
以白衣授校書郎改湖州教授置經義治事齋明
體用之學諸生成立者無慮數千人
嘉祐中爲待講遷太子中允尋致仕
趙伯深伯深之父
曰子洄宣和間爲隸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洄
被檄性塞上伯深時幼與其母張留居隸州既
而金人渡河伯深年始得南歸子洄亦隔絕建炎二
卒伯深尋訪其母二十餘年入蜀至瀘南乃得之母子
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
如飢渴然金末兵亂避居徂徠山後遷泰安之東館鎮故褊其齋曰魯齋先生從
姚樞及竇默游得聞程朱之學爲元名儒世祖甚
重之召爲京兆提學累官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頒太史院事卒贈司徒謚文正今從祀孔子
廟
李洞字凝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彊記善屬文姚
庭蔫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累遷至翰
林直學士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
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命虞集作文以記之
張祐
覃懷人寓居平原仕至中書省參知政事後
追封上谷郡公今有墓在陵縣東

兗州府

莊周字子休蒙人少嘗爲漆園吏學本老子嘗著書十餘萬言洸洋自恣雖當世宿儒不

能自解脫楚威王聞其
爲相周笑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不見郊祭
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入太廟欲爲
孤豚而不可得子亟去我寧游戲汙瀆之中以自
爽不爲有國者所羈遂隱於曹州南華山因名其
經曰南華經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賜號南華眞
人

范蠡 字少伯南陽宛陽人初事越王句踐竟滅
吳雪會稽之恥越由是遂霸蠡既反國以
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且越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
昇平遂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
于海畔居無何致產千餘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
蠡喟然嘆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
以給鄉黨而懷其重寶以去止于陶自謂陶朱公
復致貲累鉅萬蠡三徙三成名于天下卒死于陶

荀卿 趙人年五十始遊學於齊時田駢之屬皆已
死襄王時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卿三爲祭酒齊人或讒卿卿乃適楚春申君以
爲蘭陵令春申君死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
子卿嫉濁世之政士貪而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

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丁鴻 字孝公潁州定陵人父琳漢光武功臣封
侯卒鴻上書讓國於其弟不報既葬父乃
棄妻子卿嫉濁世之政士貪而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去因寓東海友人鮑駿遇之
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
掛衰絰於塚廬而逃去
鴻陽狂不識駿乃止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令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
感悟垂涕數息乃還

李善 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
孤兒續始生數旬而
其財產善深傷李氏
山陽瑕丘界親自哺養備嘗艱難續雖孩抱奉之
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
善與歸本縣條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
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續並
爲太子舍人後善
官至九江太守

南郡 **申鍾** 魏郡人申鍾曹孫北魏皇始初乃家
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南宋明

帝用爲兗州刺史北魏兵入懸匏申纂死守無鹽孤城無救遂見殺

温子昇

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寓居句爲學精勤博覽諸書文章清婉仕魏爲散騎常侍蕭衍使人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元僅作亂餓死於晉陽文集三十五卷又撰永安記三卷

徐遵明

字子判華陰人年十七遊上黨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至平原與田猛又毛詩尚書禮記至平原與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平原唐遷居之蠶室讀孝經論語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六年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乃永嘉舊本遂往讀之因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因家焉永安初元顥入洛同任城太守李湛舉義兵爲亂兵所害

張建封

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喜文章能辨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蘇悶建封請身往喻賊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由是知名後官至徐泗豪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

劉義

字不知所來少放肆爲俠行嘗避罪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貴不能俛仰貴人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之義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嘗詣愈見有人持金數斤謝愈文者義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笑與之復歸齊魯不知所終

燕峻

青州益都人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鄉遂家曹州子肅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喜爲詩能畫入妙品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

孫奭

字宗古博平人後徙居須昌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累官龍圖閣待制拜工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詳人物志

穆賓

字廷秀先河南人遷居里彌重熙寧初卒年七十三洛陽王壽卿爲題其墓黃庭堅跋

劉摯

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幼孤因家焉宋嘉祐中擢甲科累官至尚書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自初輔政至爲

相修嚴憲法辨別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所中

韓忠彥 字師朴相州人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累官尚書左僕射徽宗用其言數下詔邊逋負收用忠直之士與曾布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謫居濟州

元 孟祺 字德卿宿州符離人父仁先寓濟州魚臺後徙東平祺在侍值嚴實招試生徒祺就試登上選辟掌書記遷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從伯顏伐宋授承直郎行省咨議江南平陞授嘉興路總管以疾歸東平至元十八年卒謚文襄

王磐 字文炳永年人世業儒磐肆力於學東平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李璮亦以禮致之璮謀不軌磐走去挈妻子歸東平召拜翰林學士卒贈太傅開國封洛國公謚文忠

胡德安 磁州武安人父勵哀宗時爲禮部侍郎帝奔蔡城陷勵死之德安奉其母於兵革中渡河北至東平州養之時東平太守嚴實知其賢辟掌書記即就之資其有以事母遂上居鉅野

申屠致遠 字大用本東平之壽張世祖南征被薦爲經畧司知事累官淮西江北道廉訪僉事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所著有忠齋藁及釋奠通禮等書

夾谷之奇 字士常其先出女直加古部後訛爲夾谷由馬札領撒曷水徙家滕州受業東平康曄爲濟寧教授元初授行省都事累官贊善大夫遷翰林直學士吏部尚書之奇明於治體爲文章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張孔孫 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爲東平戶府參議生時夢謁孔廟得嘉果故名既長以文學辟萬戶府議事官陝西行省聘孔孫不應時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詔孔孫與樂師隸成獻之累官禮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善琴工畫而騎射尤精立朝讜言有可觀者

東昌府

宋畢士安 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父文林爲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宋

乾德中舉進士眞宗時與寇準並同平章事士安端方沉雅所至以嚴正稱年老目昏猶讀書不輟

辛贈太傅謚文簡

元

袁裕 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元中統初爲聊城丞累官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以其兄有鞠育恩推蔭兄子仁之子師念官至侍御史

千奴 玉耳別

里伯牙吾台民 世廉訪使後至同僉書樞密院事延祐五年致仕退寓濮上築先聖燕居堂於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

州府

閻復 字子靖平陽和州人金末隨父避兵高唐遂家焉復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時嚴實招諸生肄進士業復爲首選至元間以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世祖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累遷學士承旨進平章政事卒謚文康

周

臧武仲 名統魯大夫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統統爲立之孟孫卒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奔邾武仲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乃立臧爲統致防奔齊大夫一名完

陳敬仲 齊大夫一名完陳厲公庶子也桓公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奔齊桓公使爲卿其後陳氏始大於齊孔子寓齊聞韶敬仲來奔有傳焉

慎到 趙人遊齊與鄒衍田駢之徒俱爲稷下文學之士

漢

姜肱 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俱以孝行著聞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遠方就學者三千餘人漢桓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既殺陳竇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疾就醫遂羸服間行寓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始斷後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

趙岐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侈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

憚後爲宦官唐衡兄
弟所陷岐逃難自匿姓名賣
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識之載歸藏之複壁中
數年岐作尼屯歌二
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
獻帝時官至大常岐多所述作
著孟子章句三輔決
錄傳於時

成淹 字季文上谷居庸人祖昇遷家北海
父洪仕宋好文學有氣尚初亦仕
後歸北魏官至謁者僕射

楊弼 字世弼北平無終
人長於吏事北魏
青州別駕加輕車將軍杜洛周陷城弼隨幸宗
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弼因被殺

元張仁義 本東安州人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
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
猶爲金守主將知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國兵
圍信安仁義帥敢死士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
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
內附以平定河南功授管軍元帥幸賜爵闕內候
合剌普華 岳璘帖木兒人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
嘗漢曰幼侍奧敦氏居益都
而不學有不墜吾宗者乎父

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
之俾讀書李璮叛其母携其季子避地登萊間音
問隔絕合剌普華號泣徹晝夜繼從叔父撤吉思
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撤吉思深加器重言於
世祖召給宿衛累官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蕃
市舶後以征占城交趾爲賊所執欲奉之爲主不
屈遂遇害
謚忠愍

王用 其先萊陽海滄人後遷居壽光縣
斟灌城用少習武藝仕金以保障
鄉閭官至鎮國上將軍益州
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政
治登州
因家焉

劉思明 字伯庸其先台州人授承直
郎德州同知致仕遂家于此

曹安 字從父號父軒其先北平人授從仕郎般
陽路總管府事致仕
因居焉

劉佺 其先樂安人仕元官至驃騎上將軍益州
都府同知兵馬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政

登州府

萊州府

仙釋

蔡齊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方重有風采祥符中舉進士第一真宗一見器重之曰此宰相器也後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謚文忠詳見人物志

元 單從克寧 本名習顯其先金源人後徙置猛安累官至丞相帝深加器重拜太師卒謚忠烈東遂占籍萊州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畧通女直契丹字仕元

仙釋

仙釋非吾儒所道蟬脫羽化涉於誕空門覺路流於無其何以志君子曰觀煉術而得守氣之資觀戒律而得凝心之理尚可以劭吾之養雖小道安可棄乎矧高賢逸士或托而逃焉名是而實則非跡同而心或異者往往有之弗志將弗傳也作仙釋志

濟南府

秦 泰山老父 姓氏不傳武帝東巡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絶穀但服木飲水并作神枕法臣行之以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今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乃不復還矣

東方朔 平原厭次人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上呼東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著子此兒不良已三偷之矣又風俗通云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神聖能興伯王之業變化無常故世人以仙目之

穆丘君 泰山當擁琴來拜名見列仙傳

崔文

子泰黃山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作九轉藥有疫氣者飲藥即愈

唐 張鍊師 居泰山修道劉禹錫贈以詩云東嶽真人張煉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紫薇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着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秖擬乘鸞獨自歸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至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辭歸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携家襄陽尋奉使楊州途覲張子衣服洋槳李衰恤之張邀李同宿門庭壯麗儐從璀璨女妓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及散張呼持箏者以林檎擊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復至門館荒穢無復有行人跡乃詢鄰人曰此劉道玄宅已十餘年無居者尋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仙換持箏臨別以林檎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仙矣

宋 靳八公 長清縣靳莊人家貧市酒相傳純陽真人屢至其家飲酒八公出醇醲以飲之未嘗有厭意一日復至稱有篤疾卧于其家疾涎嘔嗽索食麵湯時值家無真人遂于葫蘆取麵汁和六年賜號高尚真人

郭志空 字超然章丘人號長春真人嘗遇異人秘傳真法遂長坐不卧善運氣或化爲靈風而通透關節或化爲神幻變化非止一端聞於朝賜金冠錦服

李笑 字子民濱州人生之日有祥異人授以法遂脩真勵行政和中詔浮慈寺見青衣道人林下斷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道人忽不見笑頓覺身輕如飛不復飲食後入蜀隱青城山乘雲而起

劉志堅 蒲臺人少精年入道戒行甚嚴號江月子

鹿皮翁 淄川人木工山上有恩賜金襴紫衣洞真大師

神泉人不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頂作寺舍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登其山俄淄水漲盡漂一郡後賣藥於市不知所終

元 李堅號麻衣先生

常以妙藥濟人或預告人吉凶無不應者歲木之側曰某日吾葬此也後其日果化去詳麻衣先生傳

張志純號天倪子

泰安州人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於道門不數年遂得真鍊生皮袋此隊樂然輕快百步竿頭進步蓬玄洞府

國朝 海上老人

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賜名王士能

兗州府

漢 孔安國

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按安國爲漢名儒今據神仙傳所載若此

鄒子訓

建安中客濟陰冤句嘗抱鄰家嬰兒失手墮地而死埋之月餘抱兒歸父母大恐發塚所視之但見衣被方信焉過榮陽主人車驢忽弊子訓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時有百歲翁言見訓賣藥會稽市後人於長安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嘗駕所乘驢見者呼鄒先生

王遠

東海人即方平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後棄官入山脩道既成漢桓帝連徵不出俾郡國逼載至京閉口不語乃題四百餘字於宮門皆言方來事削去復見後還鄉居太守陳耽家四十餘年舉家無恙一日忽語耽曰吾期運當去耽知其仙具棺衾斂之忽失其尸

于吉

瑯邪人精苦脩道忽衣冠不動若蟬蛻然感老君數降親受其旨後老君令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後嚢水轉瘥天大旱乃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得痼疾晨夕告天誠

殺之俄失其尸周旋人間又百餘年仙去

隋 徐則 郯城人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精於入大台山因絕穀養性所食惟松水而已後尸解

唐 子隣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咄嗤子隣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依東都廣愛寺凡十一年忽思覲歸寧父乃喪明母已三載矣因詣泰山祠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子隣曰母王氏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雞卵子隣悲號求免王曰繫縻有考放釋無由若往鄭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到句章山寺叩哀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宋 賈文 號曰成公臨沂人自幼深慕道教政和間嘗遇呂純陽與之遊自後能作詞章洞知禍福上召見賜以紫龜蒙之陽建殿宇聚徒衆後年七十四一旦雲鶴俄集庭除乃僊化今有祠在蒙山王虛觀

趙棠 曹州人隱居番禺沐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言人傳棠與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甄棲真字輒數日而達棠死值盛夏其身不壞道淵單父人舉進士不第遂志道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後遇許元陽授鍊形養元訣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北西隅自鑿壙室室成不食後月餘衣紙衣臥磚榻翛卒及乂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號曰神光子嘗與海蟾子以詩往還有養生秘術云

金 汪仙翁 大定間有異人來遊單父與惠冲作友汪姓君無名字後於沐京托任洪寄書曰汪先生致意惠冲書讀果親筆因發壙視之乃空棺因傳云呂仙易姓也

元 郝志隆 嘗因葦塚舊觀經營爲道院未集而尸解羽化之夕月色如晝祥風慶雲簫韶之音由西北而昇太虛見之者望空而拜咸驚異之識者知其爲真人也門人劉志淵繼而成觀曰太清觀

國朝 侯谷神 沂州道正貌古形臞酷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鶉衣道士入觀中少話間柚出丸藥一粒賜谷神啖之年逾八十有五羽化值時盛暑沐浴罷別諸弟子枕肱而逝月餘不聞其臭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真人得度祕術入瑯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有道士入菴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遂烹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高香滿室白鶴繞空者移日云

晉 賀欒 莊平人仕晉爲水部郎改名元與葛雅川相善授導引之術辭官歸鄉人稱爲賀欒先生人見其在東蒙山煉丹因名其鄉曰賀欒店

吳 猛 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行於時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至上有青鳥啣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急救驗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卽尸傍數日與令俱起晉寧康中白日升天政和中封神烈真君

宋 魏二翁 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筆時語人禍福里閈重之或制纊奉以禦寒盜夕至欲竊之二翁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徵宗聞其名遣使起之至其廬但聞鼻息鼾鼾如雷不見形影惟得頌武夷一章以歸宣和初忽尸解

王老志 濮州臨泉人嘗遇異人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政和間召至京師進緘書一封徵宗啓讀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語由是信之封爲洞微先生

金 蓋時敏 臨清人字志學號西村金末兵亂人多逃竄時敏生踰月父母逃急啼不止棄

之東郭外草中兵退十九日漸蘇尋而瘥之見其神色明潤木葉覆瘡有乳汁方知兎乳及長常以積善為務居家好施予年老如童一日無疾召集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云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是鄉故來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一事無但留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揮畢端坐而逝塋之日群鶴百餘盤唳其上葬畢始散

元 李志常 字浩然觀城人母聶氏夜夢神人授以玉兒覺而有孕及誕瑞光照室異香遠聞既長從離峯道人遊次海濱參訪長春真人脩煉後世祖遣使召至大都命志常為大濟渡宗師往長春觀一日忽召道衆付後事坐化有五雲見空中

廣恩和尚 本順德路洺水賈氏子鳳有佛慧元初祝髮為開元寺僧早得師承遊歷名山重為叅訪者數年戒行嚴潔元初遊方至臨清遂居焉兵馬大元帥路通與之談禪敬信之建淨土寺遠近人無分貴賤助貲以完其功數旬告成元主贈祖師謚國興理大師賈法宗大菩薩

國朝 任風子 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術修煉於安平鎮之眞武廟經旬不食蛙隆冬單衣行乞于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弘治甲子冬端坐而逝後有人見於遼陽意為尸解云

青州府

秦 安期生 居瑯琊賣藥海島秦始皇求見與語三日而去後千歲居於蓬萊山下廣州有菖蒲澗是所餌也

漢 李少君 臨淄人漢武帝慕方士少君學於安期生得神丹爐火之方以方見帝云丹砂可成黃金丹成服之昇仙天子甚尊敬之少君見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此齊桓公時故器常陳於寢庭帝驗其刻果然因知少君已數百歲矣嘗謂帝曰陛下不能去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

除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藥方與帝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有使者乘龍時節雲中來言太一請少君消息旦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及斂忽失尸所在 馬明生

臨淄人姓和字君實少爲賊傷殆死忽遇一女子乃太真夫人也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馬明生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有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以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生丹經神方入華陰山脩煉漢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俱驗遂

餌金丹白日昇天 郎宗字仲統

策陳災異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京師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耻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真誥云仲統占知火燒大夏門既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鈎弋夫人 齊人姓趙武帝巡行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見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即伸得玉鈎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鈎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鈎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詳見列仙傳

李清 北海人少學道多延方士終無所遇求之愈切隋開皇四年嘗入雲門山窟遇仙人授以書一軸甫半日歸視其城郭人民屋室皆變無一相識者訪其子孫皆云嘗入南山不知所終

時爲唐高宗永徽元年矣開所授書視之乃小兒醫方療之立愈齊魯之人從學者甚衆後入泰山莫知所終

王遠知 瑯琊人母晝夢鳳集其身因有娠生遠知少警悟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隋煬帝作玉清玄壇以處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其處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爲觀俾居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吾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召署少室伯將行即沐浴加冠而化高宗追謚昇玄先生

宋 賀元 瑯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蘇軾詩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菆水看燒丹

劉野夫 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往見君至晚德莊坐待不至俄火自門起德莊犯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異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營中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五歲

善道 臨淄人入廬山觀遠公遺躅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經入定七日報綽曰師當懺悔三罪綽乃洗心悔過謝道行化京師忽曰吾曾歸去至期怡然誦佛而逝

董京威 即衡陽董煉師也在蒙陰山脩道杜甫有長歌寄之

普和 蒙陰人姓李氏自童稚為僧頗異於衆及長有戒行初邑之西北堂阜社毒蛇絶路行者病之和挺身而前以手指之口念唵字者三蛇不能害即歸跌坐而去鄉人立堂祀之

張信真 號希夷子樂安人世以農桑為業其母卜甫六歲喜讀書聰悟過人既誕三月母卜甫一日駁鶴仙人現空中遂感而娠年十五從父參禮大通為師戒行精嚴祛邪治疾大有靈應後於天長觀問天師授正一盟威秘録賜號真人行年五十五當晝凌空而去

國朝 張三丰 永樂間隱於青州雲門山之陽脩煉洞中太宗賜號三丰後莫知所終今青州山有張仙洞

登州府

漢 王和平 北海人性好道術濟南孫邕事之從至京師和平病卒邕葬之東陶書卷藥囊悉以從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始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盧童子 黃縣人幼有至性九歲離俗居於縣西南盧山辟穀食茯苓後騎白鶴昇仙唐封號沖禧真君

麻姑

或云建昌人脩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政和中封真人元夷堅志云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官自稱麻姑乞此樹脩廟劉諾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又卧其前矣

禪鑑大師

登州人姓王氏法諱文宗幼年出俗投延洪院傳大乘戒脩恒誦法華開演京府重和初賜額曰顯異無不恭奉徽宗每宣入內對御講經賜紫金衣加號禪鑑大師登州曉初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善奉佛常供養真武專誠勤恪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刼奪其夜曉初得夢有警即發人告報巡司具兵甲到院設伏周應等數百人果至俱被擒捉不遺人詔特賜真武院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

重陽子

陝西鹽屋人也金大定中東遊海上往來東牟之間嘗棲息于府城南脩真觀府城中有畫橋高峻難登重陽子語人曰此橋逢何必壞衆意後必爲河水所衝蕩至大定二年何彦邦來守郡惡其不便因改造之其語始驗

馬丹陽

初名從義後改名鈺字玄寶陝西扶風人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先世因五代兵亂徙居寧海弱冠能詩文奇特不凡舉進士大定間遇重陽子教以仙術專務清淨後遊關東回道經芝陽山嘉其山形峻峭石洞清幽遂環堵爲脩煉之所因遊萊陽遊仙宮羽化其內加號丹陽順化真人

王玉陽

名處一東牟人金大定間侍重陽子居崑崙山煙霞洞脩仙重陽授以道法三十有六俱載顯異録

郝廣寧

名大通寧海人崑崙山後有墓存

譚長寧

名玉又名處端寧海州人遇重陽等俱以次得脩真顯異於世

希公戒師

姓張福山人金皐寺志行純潔聰明與遇遠近咸重焉

周真人

黃縣人年十五有道術往投師陸翁澗陸翁知之遂拜周爲師焉

張仙

初爲脩耘田若有神助後居羅山燈草澗脩養茹松栢絶穀食

三年脫殼仙去遺骸在羅峯絶頂人爲壘石掩之至今存焉

丘處機 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元太祖召見每言欲一天下必在不嗜殺人又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嘗禱雨及退榮惑皆有驗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池遂涸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推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國朝 禧果 本青州壽光人年八歲被元兵掠至沙漠遂投金山寺師僧勝迪甚器重之勝迪死南還洪武十九年至遼東官司異之送至京師備言明哈赤將士萬餘人皆有降心朝廷命宋國公徃沙漠招安果如所言上賚賜甚厚後與禧海遊至濟南住正覺寺永樂元年遷登州棲霞創法勝菴於縣東金山鄉九年八月一日無疾而化

萊州府

石垣 字洪孫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衣食麤敝人或有遺受而施人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見焉又能闇中取物無差姚菴之亂莫知所終

明淨 高密人少出家後南遊天台日至村中化食回羣虎皆張口求食淨以匙抄飯納其口明日復如之貞觀三年旱召淨至京祈雨大獲甘霖海內有年迺度僧三千以酬之後還義勝寺竟莫知所終云

徐問真 維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求去脩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者長八尺餘侯于道旁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筒童子遣回不知所在其中或同日共見焉

脩引氣愈足疾蘇輒試之亦驗

樂正子長 即墨人嘗遇仙於鰲山授巨勝赤散方告以此藥蛇服之化龍人服之長生長服之年逾百八十歲如童顏登勞山而去人莫知其所終

國朝 僧一菴 懷來人元末遊遼東觀東萊有秀氣卓錫大澤山中填澗谷立殿宇從者

益發禪行甚高能前知坐乳泉石下夜有虎守卧
晝則伏之洪武初設僧官選授之圓寂之前預作
偈曰生本無生滅本無滅太空浮雲紅爐點雪無

孝義

自王教弛而世無全德故曲士矯行足樹名於不朽匹夫抗義得自振於流俗揆之大道雖不足為訓而義理根諸天性之眞風化關乎彝倫之大要不可使之泯泯無傳也是故斷自

濟南府

劉興祖 人自父母世六喪不舉興祖不避寒暄傭力以葬及卜築墓洪武間請於上特

賜錢幣後知縣
楊成復請旌表
趙讓
於墓有虎夜至讓但悲泣虎避去有盜入墓讓告止有米二升為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
永樂中旌表
張思明
濟陽人性孝父疾祈禱無效思明割兩股肉煎湯假藥以進父服之
疾愈永樂
許進
長山人嘗焚貸券正統初出粟一千石救荒勅表其門復其家天順
間旌表
初歲饑出麥千斛賑民勅賜冠帶成化間歲又饑出粟二千二百石賑之都御史上其事璽書褒之
張昭
蒲臺人兩考吏部撥充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時天順復位石亨曹吉祥等自恃有
南城扶出之功遂責官到三千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饑不行賑濟復
上皆從之後
任江西南昌府司獄見學士張元禎謂之曰汝昔
兩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已篤入
金滕令名
高欒
鄒平人
無窮矣
墓成化
間旌表
辛恕
年父卒如之歷五年不還家

旌
初貞
濱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父雄被執賊
表
欲刃其父貞以身當之賊怒砍折貞右手二指貞抱護如故賊俱釋之戕濡其血
書孝子二字於垣而去至九年旌表
王廷輔
字大任德平人善騎射正德間流賊猖獗迁輔與宋玨
倡率得三百餘人賊將楊虎突至城下二人奮勇
郎之明年虎復掠西界縣丞王楷招往追之賊乃
反攻衆奔潰二人曰縣官與衆伏吾二人今走是
無衆矣於是下馬步射矢盡遂遇害由是衆得全
賊亦驚噗自是不復至有司上其事
諭祭其墓
宋玨
字廷輔同拒賊遇害
有司上其事
諭祭其墓
劉
浙
浙青城人為邑庠生正德間流賊入城父臻被執
請以身代賊怒父子俱遇害
間旌表
陳策
青城人正德間流賊至策守東門賊念其當
鋒故擁衆攻之城破策佯走反射傷賊數十
遂被害
間旌表
孫從善
齊東人父母俱亡家貧
有司上其事
諭祭其墓
韓五
齊東人父母俱亡家貧傭工得值葬之繼而妻
肉不御內又築墓建
室以為祭享之所

七誓不再娶永樂中結草舍於親墓傍居之築土爲臺祭奠於上

李端利津人父敬義宣德間任醫學訓科以罪充開平衛端時年十六擊登聞鼓上書懇以身代上嘉之曰這箇實是孝子准他罷代軍四十餘年思親衰弱令子鵬代後歸養親卒哀毀備至

張昶蒲臺人成化九年歲大饑取所逋券焚之好義樂施有尚義録

張茂濱州人母王氏有疾屢醫不瘳乃懇禱於神自剖右脇出肝假湯餌以進食畢病愈後官至兵馬都指揮使

任繼宗蒲臺人少失母比長尋之弗得一夕夢神告母居海畔辟纑衣縞者是也詰旦往求之果獲母迎歸養之

劉珂齊東人以直諒稱正德間流賊破城執珂及其幼子縛逼使導路珂瞋目應曰徧城中皆珂親舊豈肯重爲賊導自取罪辱汝寧殺我我斷不爲汝後賊大怒縛之坊柱并其子殺之焚其坊

田溫陽信人爲邑庠生母卒廬於墓日夜號泣至小祥抱墓哭一夕墓草盡枯都御史陳鳳梧命有司表其門

王紹貴霑化人正德七年流賊掠其村紗雺使爲盜紹貴不從二賊擄之妻趙氏窺見抱夫號泣賊怒皆肢解之

張得成長山人蚤孤事母孝母卒穴居墓側正德十一年歲饑衣食數爲群盜所劫不復歸因餓死

張俊濱州人由吏員任臨城縣主簿正德六年流賊入臨城俊多方拒戰力不支爲賊所破俊復率兵巷戰弗勝死之事聞賜子張三省入監後任長垣縣丞

王許介字嘉善濱州人居喪不入私室嘗出白金五百兩助脩文廟凡長無妻死無棺者助以材木衣幣每遇骸骨暴露者斂而瘞之

孟拳濱州人父卒廬墓三年形骸憔悴人皆稱其孝

呂韶字九成德平人母死廬墓三年又多財好施鄉中子弟無賴者與之貲本生理蠲折則焚券後子佑登進士人皆謂厚德所報云

許棠利津人正德間父卒廬墓三年後任寧鄉知縣以父曾欲造文廟禮器遂捐俸易銅冶器以成父志

谷珍濟南衛人[redacted]旌表

兗州府

李遂鄆城人父卒廬墓三年正統十一年旌表

錢通字伯達陽穀人爲太學生父母卒廬

及遠時遵避難別所聞之即出告曰達無子終達則父絕嗣矣願以身代之遂殺遵達得免　杜祥滕縣人居喪廬於墓側制終不忍遷齒德授冠帶終焉　宋徽陽穀人母疾遂終　何世臣字天職曲阜人與姪良翰良士俱補邑庠正德六年秋流賊至良翰與弟良士不屈良士死之十一月復至驅世臣暨良翰脅從良翰憤奪賊刃斫傷其手賊益怒俱被害

東昌府

趙岩堂邑人父母早亡岩因於墓側建祠祀之朱樂問旌表　**陳勉**冠縣人父卒統五年廬墓三年正旌表　**裴俊**聊城人父鏞任審理先卒事母孝謹母卒廬於墓終喪猶不忍離正統間

墓六年成化十六年旌表　**馮威**汝上人邑庠生親卒廬墓三年鄉閭旌表　**郭秉**鄭城人爲州同知父卒廬墓三年鄉閭旌表復其家　**孔承夏**曲阜人九歲孤家貧爲傭奉母母卒廬墓三年鄉閭旌表後爲本縣令　**孔聞諭**曲阜人父卒廬墓三年鄉閭旌表　**王景初**東平守禦千戶少喪父育於祖安事祖及母以孝稱從軍伍在京聞祖卒即奔喪弈廬墓三年鄉閭旌表　**宋淦**泗水人自高祖僎至父春五世同居正德十一年旌表　**宋雄**泗水人自高祖僎至父春而卒俱廬墓三年後任知縣　**張敖**壽張人正統十一年旌表　**張教**壽張人性孝成化間父卒廬於墓三年有白鸛旋繞之異人以爲孝感所致　**魏遵**魚臺人魏瑄養子事達賊害殺遵將

侯昱汝上人邑庠生親卒廬於墓鄉閭旌表　**孔**

旌表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幼失父家貧事母孝正統間舉進士歷福建右參政逝母就養疾卒元扶櫬歸葬廬墓三年旌表 賈貴臨清人母卒廬於墓三年正統間旌表 朱舉聊城人景泰間舉鄉薦母卒廬墓三年正統間旌表 許通冠縣人父卒廬墓三年天順六年旌表 房鎮平山衛人事父母以孝稱母有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及母卒廬於墓朝夕悲號天順五年旌表 李志華縣人父早卒刻木爲像每飲食必先獻之母卒廬墓三年成化六年旌表 王安聊城人景泰間舉鄉薦母卒廬墓三年成化十四年旌表 蔣寬平山衛人事父母卒廬於墓朝夕悲號天順五年旌表 孫昭華縣人母卒家貧無以爲葬鬻女治棺廬墓三年親負土成墳百石賑之正統間旌表 劉端臨清人父卒廬於墓成化十九年旌表 王弘恩縣人父卒廬於墓成化間旌表 李忱字信卿志之子父卒廬墓三年成化八年旌表 趙全華縣人事母孝及卒廬墓三年弘治間旌表

王佑臨清人太學生少喪母事父及繼母以孝稱及父卒廬於墓弘治九年旌表 梁瑾聊城人幼喪母父再娶瑾事之孝父卒廬於墓弘治間旌表 白濟華縣人正德六年流人性孝父卒廬墓三年及母卒廬墓如之弘治四年旌表 商獻夏津人正德六年流賊攻城馳至獻村居執獻見其驍勇逼使從獻斥之不從賊怒殺之 陳岩夏津人正德六年爲流賊所執岩嶷衣謂賊曰我本良人豈從汝爲賊遂拽城墮馬持刃斫之傍有數賊併力敵岩斃於亂刃間旌表 霍俊夏津人爲邑庠生父卒廬墓三年旌表 楊宗堂邑人父母卒廬於墓間旌表 王瓘堂邑人父浩任宿松丞卒於官尚質狀柩歸葬廬墓三年旌表 蔣欽臨清人事母至孝母疾醫云得青藤食可愈乃往南姑山求得之煎湯以進母食之果愈間旌表 常琴濮州人爲本府陰陽正術早喪父母孝母卒廬於墓三年間旌表 王禮朝城人事母至孝母卒廬於墓間旌表

孫良 聊城人爲郡庠生父卒事母以孝聞及卒廬於墓 間旌表 **郭綸** 博平人爲邑庠生父母相繼卒綸各廬墓三年正德間流賊入瑩考妣遺像祀之旌表 **楊宗** 境三年不至其家 人父母卒廬於墓負土築 間旌表 **王淳** 莘縣人母安氏雙目翳敲淳日爲母刮之夜則焚香告天母目復明父攢任南京提學卒於官淳迎櫬歸葬廬於墓成化間有司上其事 **葉蓁** 平山衛人父早卒事母孝及卒廬於墓知府李舉詣廬喻以禮制正德元年纂脩孝宗實録採其事 **劉俊** 博平人爲邑庠生成化間有司上其事 **宋顯** 莘縣人爲邑庠生成化九年母卒昱廬墓三年 **沈昱** 莘縣人母安氏雙目翳敲淳日爲母刮之夜則焚香告天母目復明父攢任南京提學卒於官淳迎櫬歸葬廬於墓成化間有司上其事 **葉蓁** 平山衛人父早卒事母孝及卒廬於墓知府李舉詣廬喻以禮制正德元年纂脩孝宗實録採其事 **劉俊** 博平人爲邑庠生成化間有司上其事 **吳琮** 范縣人父宏任京衛經歷母卒於官琮袂柩還葬廬墓三年後父歸家卒琮廬墓如之正德間父卒廬墓三年流賊猖獗過濮拜其墓顯章卒知州李緝立祠祀之 **童字文光** 濮州人正德間有司上其事 **吳瑾** 高唐人親終廬墓三年鄉人多其孝行 **高源** 觀城人父早卒養母孝母亡廬墓側負土築 **張謙** 觀城人嘉靖十一年暮歸得遺銀一袋比人家貧性孝父早喪母朱氏終身素服不葷酒 州有一人疑於市曰吾名王文昨領官銀三十兩秤粟輸官不自慎失之縱破產以貸猶莫之給有 **宋禮** 濮州人父卒禮哀毀遂遠之文叩首泣謝而去 **張鵬** 安丘人任縣丞母卒廬墓三年及以 **傳鉞** 臨淄人任縣丞母卒廬墓三年及父卒廬墓如初弘治十四年旌表 **張鵬** 安丘人正德六年流賊猖獗鵬倡大義募精銳協力拒敵身被重傷而死事聞 間旌表命給其子冠帶 **孫整** 樂安人太學生任教諭居父喪哀毀祖母卒廬於墓旌表 **華承學** 蒙陰人邑庠生

正德六年遇流賊欲劫行
將磔尸萬段我何汝從
賊怒遂支解之焚其尸嘉
靖間旌表**張旻**日照人邑庠生父卒廬墓三年正德間
旌表詔給冠帶後母卒復廬墓未終三
年而卒**劉紳**字佩教昌樂人初爲邑庠生**王滕安丘**
人正德六年流賊陷城母李氏蒋滕扶母避小巷餓有
數賊進揮刃欲殺之以身翼蔽其母泣告曰母氏
年老且病願以身代賊怒遂殺滕置**班言**臨淄人
母而去後滕父母俱卒王氏遂絶欲
廬墓壓於父不克終志及父卒遂廬墓側
三年歲旱邑中獨雨人或以爲班氏所兆

洪武二十三年母得奇疾弗
肯服藥以進母服之遂愈
任縣丞致仕母卒**孫英**招遠
間旌表

日這老漢膽大如是
殺之正德八年旌表**王湯臣**招遠人正德中流賊
猖獗湯臣與蘭萱邢

隋朝

萊陽人瞽力趫捷善騎射正德中流賊率衆
攻城朝射殺賊黨甚衆及城陷朝愈奮勇殺
賊三十餘人力疲尤強戰賊知其勇悍不忍加刃
衆壓使就虜朝怒目大罵自投塹中而死時同誓
不屈而戰死者壯士王寬于河姜勉仁王
琇接恩王用孟威孟瑞也正德間俱旌表**董鎮**字仲
威萊陽人父軾歐殺人法當抵命軾有三子鎮獨
幼時年十八詣官願代父死有司允之後遇洪熙
恩**于寧**萊陽人宣德初母病寧忍假寐夢人告曰
赦欲母病好須割肝食之寧醒即拜天割肝
煮羹以進母**王獻**招遠人父母卒廬墓三
子俱獲安年及壯築墳人以爲孝**浦德**登州
衛人成化間歲歉德發粟賑給嘗遨遊江淮遇鄉
人孫輅海運舟覆德輸貲以濟其還及與昆弟析

居產業器物各以
義讓鄉評重之
可容供飲食嘗取
瘡後皆根盤葉翠高
劉文萃 棲霞人邑庠生正德間母
衆禦之不勝被執賊欲脅之文萃大罵賊
怒殺之 翰鉞 文登人邑庠生年十八聘于氏正德中
流賊破城鉞與于俱被虜至城南寺逼
沈鉞嘗 糞壤之
萊州府
李文秀 昌邑人性孝少居戎伍家貧痛親葬淺土
每欲營葬力不給將鬻其妻妻乞與供給
事卒有成洪武
二十一年旌表 張信 掖縣人性孝母病求醫弗效
引刀於脇下取肝和麵湯以

食母母病遂愈事聞旌
表仕至尚寶司少卿 蔡顯 萊州衛指揮僉事善
騎射正德六年討流
賊賊勢已挫夯無援兵力窮爲賊所執被
殺一家死者凡四人
階萊州衛指揮僉事 張陞 字進
守維縣賊攻城城陷與賊力戰被執不屈賊殺之
懸其首於東郭樹下
詔其子襲指揮同知 戰正 字得義高密人父思
尋調閩之太寧思道獨往越二年病卒太寧令憐
之命葬於邑之山南覆二石以識之正長爲邑庠
生親抵太寧取父骨至則遍訪弗獲仰天號哭忽
一老人備告正求之骨遂破中指以血
瀆骨果滲入乃收以歸至渡江舟人忌之不許正
泣曰吾萬里求得父骨今不許吾抱骨入江矣舟
人感而渡之及歸與母合 孫惟中 字伯庸昌邑人
葬正後舉鄉薦未仕而卒 爲寧海州史一
年貢益都府會父卒及葬廬於墓弗御酒肉晨起
無火搠雪類面久之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而不
對縣令戴友諒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菴廬
惟中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爲戴歎息而去子

尚德爲禮部主事徐聰字亮聞平度州人預修永樂大典入太學卒業選監察御史母卒廬墓三年時人稱其孝行毛聚字德玄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秦老不能行聚侍弗去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嵛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跣走出山乞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兄柩在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斯忍棄之以圖生耶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磚殆盡聚買地瘞之推栗以濟鄰里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追還之鄉里稱爲善士戴翔字騰霄正之姪初爲邑庠生父復敬卒翔廬墓三年舉鄉薦母李復卒廬墓如初後仕訓導教人以孝友忠義爲本上疏論杜宦官之禍及罷官歸教授生徒八百餘人徐聰昌邑人富於財成化間歲饑聰發粟一千五百石賑之鄉鄰貸者稱是後歲檢有償之者聰笑曰事往矣何以償爲輒焚其券一無所受劉鵬昌邑人性好施弘治間歲饑餓莩相望鵬捐米數百石煮粥朝夕散之所活者幾數百人

列女

女師興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巾幗之體不辱童蓬之士何加焉山東聖賢之邦非獨士人景行雖女德化之齊姜孟母不可尚矣孝姬烈婦輝映圖史可勝述耶斯固禮教餘波之及亦國家首化之徵也作列女志

濟南府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渤海鮑宣嘗就少君父學甚盛宣不恍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

道人皆稱之

蒲二姑 蒲臺人相傳漢時蒲茂有三女因父無子誓不適人各擇地穿壙作屋其中爲臺其上請於父曰百歲後適何所父曰惟用吾馬以駕輀車任其所適耳父卒女如命至第三女所築臺下葬焉

元魏崔覽妻封氏 渤海人中書侍郎崔覽妻散騎常侍愷之女封有材識聰辨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封卓妻劉氏 彭城人渤海封卓官京師以事伏法劉忽感動知卓死哀泣不輟未幾凶問至遂發憤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詩頌之

平原女子孫氏 平原人爲人所殺男玉追執佻人杖殺之有司處以死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斷邸縣女子名男玉夫犯刑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荷金龍妻劉氏 平原人金龍守梓橦梁人攻圍金龍疾不能任事劉俯戰具率士登城拒戰戍副高景陰謀叛劉斬景及黨與十餘人城中乏水劉率衆祈天俄而雨澍人賴以濟後援至賊退朝廷官其二子

唐盧惟清妻徐氏 淄州人惟清往歷校書郎貶播州尉會赦徐迎夫至荊州聞夫已死二奴欲劫徐下江徐數其罪不敢逼取其貲去徐徒行至播迎屍歸葬刺史齊澣高其節作詩頌焉

元劉公冕妻蕭氏 濟南人至正中毛貴兵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永雪自持倘城陷被執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無何城陷蕭自縊死

李名節妻尚時中妻劉氏 章丘人泰定四年旌表貞節

劉聚妻王氏 章丘人天曆二年旌表貞節

游貞妻王氏 章丘人泰定年旌表貞節

馬榮妻晉氏 章丘人至正順二年旌表貞節

趙讓妻王氏 章丘人至正中旌表貞節

李午妻張氏 鄒平人午同從子靈戍福建張事翁姑孝

已而聞夫故泣曰吾夫暴骨遠土妾何以生爲乃卧氷上誓曰使妾能歸夫骨幸不凍死卧月餘無恙邦人異之爲聞于官給資遣之至見從子靈問悉所則已怠矣張氏號絕仆地幾死夫魂降于里指示其所遂得之召骸歸葬至止間旌表 國朝學士宋濂有傳

王德用妻張氏 淄川人旌表貞節

公孫顒妻蘇氏 淄川人寡居終老孫婦李氏亦有節操詔旌曰雙節

王婦胡氏 淄川人旌表貞節

張婦鄭氏 淄川人旌表貞節

温妻 氏 長山人至正中旌表貞節

柴文志妻孫氏 齊東人至元五年旌

王氏 長清人至元間旌表貞孝

趙野妻柳氏 蘇州人長清戶部主事趙野之繼室父賓叔尹博平以女許聘野未合卺而野卒兄弟自京師來勸之嫁柳峻却之未幾父母卒兄以計召柳會葬將留不遣柳泣曰人莫親於父母妾既不幸望門而夫歿萬一由此不克終是重妾不幸也遂不往感疾呻吟家人爲迎醫拒弗許曰得死幸矣奚醫爲終于

趙氏濟南張養浩傳

吕彦能妻劉氏 陵州人至正中賊犯陵州彦能與家人謀所往能有姊曰我喪夫久又無後不死何爲赴井死劉曰君往矣妾必不負君亦赴井二女子婦王氏并二孫女皆從之一門死者七人

姜善諒妻王氏 新泰人至正間夫卒自縊遂合葬焉

毛氏婦胡氏 武定州人至正中與婦胡爲賊所執義不受辱以首觸樹流血被面罵賊賊怒殺之旌曰雙節

楊貞妻趙氏 濱州人貞爲元帥府都事卒于濟南趙迎屍歸葬泣伏墓側七日不食卒

李五妻劉氏 渤海人早寡父母使再醮不從勇患疽劉爲吮血既愈親挽小車載舅詣嶽祠禱謝

惠高妻李氏 濱州人夫卒自縊

劉平妻

胡氏 渤海人至元間平摯胡暨二子戍棗陽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咥平左膞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十步許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柰何委裝車遂扶傷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抶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

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
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元王惲傳 馮母劉氏利津人至
治初旌表貞節 王相妻潘氏霑化人其舅王伯顏死節于
而死追封太福寧州城陷爲賊所執不食
原郡夫人

國朝

鄧瑜妻胡氏濟南衛人洪武間瑜爲指揮同知將從征蜀妻曰我爲人臣當
盡死節汝爲人婦能盡貞節乎胡許諾瑜竟殁于陣胡守節終身詔旌表其門 盧海僧妻
丁氏歷城人正統二年旌表貞節 王雲妻劉氏歷城人夫卒守節子允仕至布
政景泰三年旌表 張祿妻石氏歷城人夫卒自縊同窀旌表 申氏女名記
兒童丘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欲汚之不從遂遇害旌表 李進妻劉氏鄒平人洪武十
六年旌表貞節 楊煥妻王氏鄒平人年十八夫卒無子甘貧守節葬其祖翁姑及夫凡四喪旌
表貞節 韓傑妻滕氏鄒平人年十八夫卒無子成化十年旌表貞節 郗六妻馮

濟東人洪武二十六年旌表貞節 張珮妻盧氏齊東人從夫成京師生子昌二歲珮卒盧年十八扶柩歸葬紡績事姑及昌娶婦亦舉鄉試成化十七年旌表 王弼妻相氏禹城人正德六年旌表貞節 趙循義妻孫氏臨邑人弘治九年旌表貞節 趙信妻王氏長清人夫戍襄陽卒于軍王守節終身奉養舅姑旌表貞節 宋才甫妻趙氏長清人旌表貞節 苗可父妻邊氏長清人旌表貞節 楊雄劒妻任氏長清人旌表貞節 陳棠妻孫氏青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守東門拒敵死之孫收其

樂間旌表貞節 馬驄妻司氏禹城人驄舉鄉試及卒司年二十二子甫方一歲司守節事舅姑盡孝甫後亦舉鄉試成化十七年旌表 張綱妻李氏濟陽人成化十六年旌表貞節 李豸妻張氏禹城人正德十二年旌表貞節 楊天璽妻譽氏禹城人永

呂永乾妻裴氏萊蕪人正德六年遇賊逼虜裴大罵不受汚賊怒以刀碎其身旌表

陳瑀妻吳氏德州人正統十年旌表貞節

刁崇妻李氏平原人正統十年旌表貞節

王詰妾劉氏泰安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李恐致汚辱用刀割面賊見自殘遂劫財而去旌表

楊松妻高氏萊蕪人正德六年流賊攻城高被虜罵不從賊怒斷其首旌表

秀妻谷氏萊蕪人正德六年流賊至與夫潛匿山谷爲賊所執不從賊剖其腹而死旌表

王敏妻周氏德州人夫卒自縊正

丁鑑妻王氏陽信人嘉靖七年旌表貞節

李鏜妻光氏陽信人嘉靖七年旌表貞節

王貴妻桂氏海豐人旌表貞節

杜英妻王氏海豐人旌表貞節

張從儀妻李氏樂陵人旌表貞節

左達妻李氏濱州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

蘇銓妻田氏濱州人正德九年旌表貞節

王氏濱州人正德六年翁彬爲流賊所執欲吞仆地楊哀告賊釋之

李氏女名金玉濱州人正德六年拒賊被害旌表

安智妻張氏利津人正德六年翁彬爲流賊奉養舅姑撫孤煥及長娶

遇害旌表

翁婦俱得全旌表

屍悲號不食居數日自縊死合葬焉旌表

流賊入城倫與崔遇賊賊欲劫以從倫義不受辱賊將殺之崔氏泣求身代賊怒砍之俱重傷獲不死旌表

楊倫妻崔氏青城人倫爲邑庠生正德六年

王壘妻袁氏青城人旌表貞節

試早卒馬守節子東亦舉鄉而卒婦張氏訓子有姑之風旌曰雙節

邢端妻馬氏陵縣人端舉鄉

崔宜妻李

王恭妻蕭氏泰安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逼虜蕭持刀大罵被賊砍傷死之旌表

范思恭妻董氏泰安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旌表

李鉞妻董氏泰安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旌表

高雲妻李氏泰安

趙文

恭妻陳氏 禹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氏 陵縣人正德六年與子良婦俱爲賊所執欲污之不從賊怒將殺之姑婦用計投井而死有司葬祭之

侯英妻張氏 新泰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才氏 欲污之姑婦相抱且哭且罵賊怒俱殺之

益 德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死節 名桂英平原人存禮爲縣令禦賊被殺朱詣死所自縊有司給棺合葬

王氏 濟南衛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陳應奎妻孟氏 長山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妻崔氏 長山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有司葬祭之

崔瑞妻吳氏 濟陽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屈而死有司立石表墓

李氏女 名葉兒霑化人正德六年流賊至其家女時年十七潛匿草野爲賊所擒欲污之女厲聲曰汝本狗彘何以加我賊怒以刀碎其首

事聞旌表 濟南衛人正德六年遇賊

鄭氏女 濟南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扶之上馬女大罵賊怒支解之

死節 名自在長山人正德六年爲賊所

吳環妻丁氏 濟南衛人年二十七夫卒守節

郭氏女 濟南衛人正德六年遇流賊死

康鉞妻杜氏 歷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杜海妻馮氏 歷城人年二十夫卒守節

李氏女 名自在長山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扶之上馬女大罵賊怒支解之

陳應奎妻孟氏 長山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妻崔氏 長山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屈而死有司葬祭之

崔瑞妻吳氏 濟陽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屈而死有司立石表墓

楊宣妻田氏 臨邑人正德六年流賊至其家女時年十七潛匿草野爲賊所擒欲污之女厲聲曰汝本狗彘何以加我賊怒以刀碎其首

張禮妻劉氏 長清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馬廣妻王氏婦 才氏 陵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裴氏女 名春梅新泰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路璇妻劉氏 新泰人夫卒自縊

劉存禮妻朱氏 德州人嘉靖間夫卒自縊

劉氏女 海豐

人江之女正德六年遇賊投水而死李林妻殷氏濱州人弘治九年夫疾篤顧謂氏曰若之何殷以死自誓及林卒夜半以孝帶自縊而死孟氏女利津人年十六許適庠生襲章童溺水死孟時未歸即奔喪守制父母難之孟曰但容守制猶未晚養姑三年及期自縊而死王隆妻薄氏利津人許聘庠生王隆隆卒奔喪即墓樹自縊王相妻潘氏露化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王紹貴妻趙氏露化人正德七年紹貴爲流賊所執趙抱夫號泣賊怒支解之李氏女蒲臺人柰之女正德六年遇賊死節孫氏女蒲臺人羽之女正德六年遇賊欲汚之不從縱火焚其居女燒死彭氏女蒲臺人朝之女正德六年

兗州府

周僖負鼈妻曹人晉文公山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

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飧加璧焉文公受飧返璧三年晉師伐曹克之令無入僖負羈之里柳下惠妻柳下惠卒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勵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嗟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季敬姜卒文伯出學而歸敬姜昉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數之文伯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後文伯相魯退朝見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敬姜歎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淫而有禮矣文伯卒敬姜朝哭穆伯慕哭文

臧文仲母

文仲魯大夫將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也汝必施恩布惠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潛使人遺魯公書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召而語之曰臧子書來云爾何也母泣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矣斂不得食也於是以臧孫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公乘**

以 公乘以子皮之姊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之曰安之吾令嫁姊矣及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姒曰勿爲也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死

母師 魯九子之寡母臘月休作召諸子問曰吾父母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召而問之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返太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號母師使夫人諸姬皆師之

黔婁妻 黔婁先生卒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曰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貴其謚曰康不亦

宜鄒孟軻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
乎孟母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
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嬉戲爲賈人之事母曰此非
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
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孟子既學而歸母以刀
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遂學
不息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遂去不入婦辭焉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
堂聲必揚所以成人也將入戶視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
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
其婦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母問之孟子曰今道不
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無擅制
之義而有三從之道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
夫夫死則從子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
子謂孟母知婦道

寡陶嬰魯門女少寡魯人將求焉嬰聞
之作歌以自明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
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
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
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成行義姑

魯婦人齊伐魯姑抱幼子攜姪而走軍及之則棄所
抱抱所攜齊將追及之問故對曰所抱者兄之子
所棄者妾之子也全私愛如公義何齊將按兵而
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婦人猶知義而
況於朝臣士大夫乎遂不伐魯君聞之賜以束帛號
曰義姑

秋胡婦邵氏魯國南武城人秋胡納婦五日遊于陳五年乃歸見道旁有美婦
採桑悅之與之金婦不受秋胡子至家見婦即採
桑者婦曰悅桑下婦人而忘其母是不
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漆室女戰國時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
曰何嘯之悲曰憂吾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卿大
夫之憂也曰不然魯國有患君臣
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乎

漢孝婦竇氏東海郯人漢宣帝時少寡亡子養姑
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壯丁柰
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孝婦殺其母吏捕驗治
婦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
殺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辭疾

去太守竟論殺孝婦
笞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在
是千於是太守殺牛自爲之娶婦後皆
祭孝婦塚天乃大雨

張雨 壽張人張明之女嫁有
弟二人雨教之讀書爲
成善士縣令謝夷吾請于上復其家

晉 鄭袤妻曹氏 魯國薛人袤先娶孫氏蚤亡聘之
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舅紡緝以充
奉養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
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形於色袤
等所獲祿秩曹氏必須散親姻初孫氏瘞于黎陽
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
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也
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迎之聞者歎息

唐 鄭孝女 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
時母巳亡又無兄弟鄭時年二十四即
剪髮毀服護喪還鄉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栢
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旣是謝不嫁大中時兗
州節度使蕭倣狀于朝詔旌其閭

宋 董氏女 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李昱盜
陷女不屈遂斷其首劉氏欲亂之曰不從當剉汝萬
之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爲立祠

鄭臘兒妻康氏 曹州人夫爹卒康以死
從之旌曰貞節

焦花女 定陶人母病思食燎麥
時隆冬女哭於郊其麥即穗取以奉母而
疾愈今有墓在焉

徐順妻彭氏 東平人夫爹卒彭
以死從之旌表

元 劉洋妻史氏 嶧陽人旌表貞節

孝婦霍氏 金鄉人有旌表門在縣治西北石門集舊址尚存

節婦武氏 金鄉人有旌表門在縣治西北石門集舊址尚存

王宅妻苗氏 城武人旌表貞節

尹禎妻神氏 濟寧州人泰定二年旌表貞節

觀音奴妻羅氏 濟寧州人夫歿王事羅聞訃投水而死泰定州人天曆初旌表貞節

房天驥妻祝氏 鄒縣人至正六年旌表貞節

王德妻秦氏 濟寧州人泰定嘉祥人夫從戎

李鳳妻劉氏 濟寧州人泰定間旌表貞節

黃宅妻武氏 濟寧州人泰定間旌表貞節

卒武守節延祐元年旌表**郭三妻楊氏**東平須城人夫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慟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葬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縊死遂與夫共葬焉**禮**旌表**刺臺妻蒲察氏**東平州人貞節表碑在峴山**楊三妻張氏**東平州人名淑安大名人如忠爲山陰令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卒繼娶**馮氏**如忠卒兩月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聞訃相率來山陰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久之馮攜匿二柩於蕺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欲使更事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數息**劉玉妻王氏**陽穀人旌表貞節**張氏女**沂州人伯父之女適王氏夫卒前髮燬聲後旌表**韋雍妻蕭氏**沂州人元末兵亂雍被虜蕭坪雍曰願死於君前義不受辱賊斷其臂殺雍及蕭詔贈蘭陵縣君

魯王府鎮國將軍勝妾周氏曲阜人鎮國病卒周自縊以殉正德間旌表**鄧俸妻楊氏**嶧陽人正德間賊死節旌表**孔彥臣妻王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孔碧妻沈氏**曲阜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孔公田妻顧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孔公雷妻張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孔公楊妻尋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孔彥雷妻胡氏**曲阜人正德六年流賊猖獗傳投井而死旌表**陳思道妻孔氏**曲阜人正德六年流賊所逐投井而死旌表**劉拱辰妻傅氏**曲阜人正德六年爲

旌表孔德澤妻陳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鞏敬妻程氏寧陽人正統間旌表貞節 孔彦琳妻宋

超妻齊氏名淑賢山西代州人適寧陽許超舉鄉試及卒無子齊守節終身景泰間旌

表 霍氏女名羊女嶧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周氏女名歐氣嶧縣人流賊

刼之死節於柱子山旌表 孟孝思妻楊氏單縣人洪武七年旌表貞節 賓進

妻張氏單縣人夫溺死張自縊以殉旌表 趙鑑妻母氏單縣人嘉靖四年旌

表貞節 張謙妻趙氏單縣人嘉靖四年旌表貞節 楊眞妻郝氏單縣

人正德六年罵賊被害旌表 周彦實妻張氏城武人旌表貞節 王俊妻

高氏妾蔣氏城武人天順三年夫卒同縊于柩側三人同穴而葬旌曰雙烈 高位

妻陳氏妾王氏城武人夫卒同縊于柩側三人同穴而葬旌曰雙烈 高位

妻王氏城武人夫卒自縊于柩側旌表 李佐妻陳氏城武人罵賊遇害

正德九年旌表 岳氏女名城武人死于賊難正德九年旌表 郭琦妻劉氏城武人

旌表貞節 李健妻王氏曹州人健舉鄉試卒不食而死成化二十二年旌表 徐起

妻董氏曹州人嘉靖元年旌表節孝 陳九思妻曹氏曹州人嘉靖元年旌

表貞節 林輅妻王氏曹州人輅舉鄉試卒王守節旌表 唐倫妻葛氏

曹州人旌表貞節 許從政妻曹氏曹縣人洪武六年旌表貞節 徐憲妻

李氏曹縣人正德七年旌表貞節 郭憲妻趙氏名琇雲曹縣人夫卒守節正德

六年流賊入其家欲汚之趙曰吾孀居十八年矣今豈受汚辱按劒厲聲誘之終不從死于刃旌表

馬裕妻郭氏曹縣人正德六年爲賊所脅不從刃血流面不死未幾夫卒自縊于柩前

合葬焉旌表 郝信妻張氏定陶人洪武七年旌表貞節進士張壽齡傳 錢官

保妻孫氏濟寧州人洪武十八年十九夫歿于軍骸骨至日孫自縊死正統十一年旌表張衡妻仝氏濟寧州人洪武十六年旌表貞節解亨妻李氏濟寧州人天順五年旌表貞節李哲妻呂氏濟寧州人洪武十六年旌表貞節陳秀妻成氏嘉祥人正統十四年旌表貞節馬善妻謝氏嘉祥人正統十四年旌表貞節陳奉先妻王氏鉅野人洪武十七年旌表貞節于稷妻劉氏鄆城人正德十一年旌表貞節劉實妻張氏東平人年十七歸劉實三日而夫卒有勸其再適輒以頭抵壁事舅姑撫夫弟守節終身成化四年旌表丁大妻靳氏東平人夫卒殮之日潛盜于室正德三年旌表楊二妻楊氏東平人旌表貞節滑政妻袁啓妻劉氏東平人旌表貞節趙師曾妻張氏東平人旌表貞節袁啓妻趙氏汶上人嘉靖五年旌表張鳳翥妻龔氏東平人夫卒殮之日潛盜于室正德三年旌表趙目汝年少雖有女不可惜以終身慎圖之趙曰將死之方迷亂趙即縊死鳳翥復蘇家人語之鳳翥遂剚瞋目後合葬焉旌表劉馴妻徐氏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死董善妻周氏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被害旌表仝子明妻王氏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馬希昂妻魏氏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王諶妻丁氏壽張人弘治十六年旌表貞節劉讓妻馬氏沂州人夫早卒舅姑以其無子欲奪而嫁之馬截髮誓不他適旌表劉敬妻謝氏沂州人弟早卒遺二子時謝自縊家人覺而救之與馬氏同養舅姑終身天順三年旌曰雙節段永堅妻薛氏沂州人夫卒縊于屍側正德十年旌表陳寬妻曹氏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徐氏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王孜妻徐氏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張仲舉妻王氏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桑厚妻馮氏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年遇賊死節旌表

妻朱氏 費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傅十五妻王氏 鄒城人洪武十二年旌表貞節

秦懷玉妻李氏 費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王恪妻李氏 費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左禎妻李氏 曲阜人孔子五十七代孫忞之女適倫未期而卒遂自縊袖倫所嗜金鄉人正德間遇賊死節

表王倫妻孔氏 曲阜人孔子五十七代孫忞之女適倫未期而卒遂自縊袖倫所嗜金鄉人正德間遇賊死節

胡允靖妻楊氏 金鄉人夫卒自縊

吳憲妻李氏 金鄉人夫卒自縊

劉訥妻閻氏 寧陽人夫卒自縊

王通妻洪氏 嶧縣人夫卒書籍同棺而葬

張孟夏妻谷氏 金鄉人夫卒詣城隍廟自縊

陳鑾妻李氏 費縣人正德六年憲為流賊所執欲殺之李願以身代遂遇害

李天性妻劉氏 魚臺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

韓繩妻鄭氏 單縣人夫卒自縊

吳存禮妻蔡氏 單縣人夫卒自縊

李氏女 名梅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從被害

胡

氏女 名銀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景春妻趙氏 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聘儒妻王氏 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從被害

郭氏女 名金定陶人幼許聘

武達

趙澄女 濟寧人正

永安女 濟寧人正德六

韓福妻

氏

秦玘

李裕妻周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賈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韓福妻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恕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鎮妻賈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思忠妻蘇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趙澄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武達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永安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秦玘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沈旻妻段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斌妻謝氏 濟寧人夫卒自縊

張山妻蔡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洪妻劉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恕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鎮妻賈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思忠妻蘇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趙澄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武達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永安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秦玘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元 魏 房愛親妻崔氏 清河人性嚴明歷覽書傳多行修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所聞知授子景伯等經義學白其母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泣乞歸後果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

清 鄭善果母崔氏 清河人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既而誠亡於陳崔年二十抱善果守節自誓死不他適朝廷以誠死王事拜善果爲持節大將軍尋爲魯郡太守每出聽政崔母恒於屏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行事不當或妄嗔怒崔乃還堂蒙被而泣戒諭甚切後崔卒善果爲大理卿恣以無母教遂漸驕

趙元楷妻崔氏 清河人元楷攜崔過長安

妻梁氏 嘉祥人夫卒自縊

陽妻梁氏 鄆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宋玉妻馬氏 鄆城人夫卒自縊

司氏女 名孝娥東阿人淵之女母疾割股爲羹以進遂愈清平張天瑞傳

司文政女 平陰人正德七年遇賊強逼女不屈死之

唐大亨妻燕氏 陽穀人正德七年遇賊投井而死

陳泰妾劉氏 壽張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

孟洪妻劉氏 壽張樞務

馬驥妻劉氏 鉅野人夫卒自縊于柩前

尹龍妻魏氏 鄆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徐潤妻丘氏 汶上人夫卒自縊同棺而殯

田志高妻李氏 壽張人正德三年未合巹而夫卒李自縊

唐大亨妻燕氏 陽穀人正德七年遇賊投井而死

陳泰妾劉氏 壽張

孟洪妻劉氏 壽張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

劉璽妻房氏 沂州人夫卒自縊

夏時妻高氏 鄆城人許聘張壽未

劉氏女 鄆城人許聘張壽未

至淦口遇盜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欲汚之崔特刀大罵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唐

賈孝女

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前詣有司狀論死女赴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并免之內徙洛陽

宋氏五女

貝州清陽人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文若莘誨諸妹著女論語十篇若昭爲傳疏節度使李抱眞表其才能德宗召入禁中留教后妃與諸王公主自貞元至大和中秘禁圖籍詔誥咸諸女所裁悉拜宮職歷朝呼爲先生

宋

趙氏

貝州人父嘗以學究舉賊王則反聞趙有殊色使人劫致欲爲妻趙號泣嫚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紿之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我賊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後賊果具幣乘輿來迎趙潛泣登輿而去至麟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矣

宋居讓妻王氏

臨清人天曆二年旌表貞節

馬英妻王氏

夏津人英卒王誓不再醮寒餓而死旌表

國朝

高晟妻于氏

堂邑人旌表貞節

周銘妻閻氏

堂邑人正德六年遇賊死旌表

胡鉉妻蕭氏

堂邑人嘉靖四年旌表貞節

王易妻張氏

堂邑人嘉靖四年旌表貞節

李茂妻王氏

堂邑人弘治間茂同吏焦讓輸稅京師讓誘茂飲酣夜分殺之匿其屍王聞馳至京擊登聞鼓訴之嘉靖四年旌表

吳旻妻張氏

博平人都御史張勸其再適張一慟幾絕長子世長舉鄉試正德之女夫卒張守節養姑或問旌

劉氏女

名美玉博平人生員劉俊女正德六年與父俊同遇賊四十餘騎賊殺俊女以身翼之賊磔女罵曰恨不殺汝以報仇賊怒亦殺之有司給葬祭詔表曰劉氏雙節立石旌善亭

敖顯妻崔氏

莘縣人夫卒守節子山仕至提學副使成化十二年旌表耿

好古妻楊氏 莘縣人宣德二年旌表貞節 **張庸妻陳氏** 莘縣人庸舉鄉試早卒陳守節終身正德五年旌表 **義妻賈氏** 清平人旌表貞節 **董智妻王氏** 臨清人正統七年旌表貞節 **王璣妻閻氏** 臨清人正統七年旌表貞節 **楊昌妻張氏** 臨清人旌表貞節 **司隆妻管氏** 臨清人正德九年旌表貞節 **郭維貞妻侯氏** 館陶人旌表貞節 **高資妻温氏** 館陶人旌表貞節 **王安妻梁氏** 高唐人成化九年旌表貞節 **孟氏** 高唐人成化九年旌表貞節 **劉七妻郭氏** 高唐人成化九年旌表貞節 **劉氏** 名崇梅高唐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執孟欲汚之詬賊曰欲飲水投井而死旌表 **女** 名端兒高唐人正德六年被流賊所執欲汚之遂裂于亂刃事聞旌表有二貞碑記莆田陳琳撰立于旌善亭 **張安住妻王氏婦畢氏** 恩縣人洪武十三年夫卒王誓不再適孝養翁姑撫幼子緣由長娶畢氏畢亦早寡守節如姑旌曰雙節復其家 **李資妻孫氏** 恩縣人山居齊河正德六年同夫回家遇賊被執欲汚之高罵曰寧死不辱於鼠狗賊怒殺之旌 **梁謙妻劉氏** 武城人謙舉鄉試卒於會試文塲之次劉聞訃痛悼守節終身正德二年旌表 **王鳴鶴女** 武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女被驅極口罵賊賊怒以刀斷其三指而死旌表 **魏山妻高氏** 夏津人山居齊河正德六年同夫回家遇賊被執欲汚之高罵曰寧死不辱於鼠狗賊怒殺之城人謙舉鄉試卒於會試文塲之次劉聞訃痛悼守節終身正德六年旌表 **女** 名端兒高唐人劉罵曰死則死豈爲賊所汚遂裂于亂刃事聞旌表有二貞碑記莆田陳琳撰立于旌善亭 **張安住妻王氏婦畢氏** 恩縣人洪武十三年夫卒王誓不再適孝養翁姑撫幼子緣由長娶畢氏畢亦早寡守節如姑旌曰雙節復其家 **李資妻孫氏** 恩縣人山居齊河正德六年同夫回家遇賊被執欲汚之高罵曰寧死不辱於鼠狗賊怒以刀斷其三指而死旌表 **魏山妻高氏** 夏津人山居齊河正德六年同夫回家遇賊被執欲汚之高罵曰寧死不辱於鼠狗賊怒殺之旌 **梁謙妻劉氏** 武城人謙舉鄉試卒於會試文塲之次劉聞訃痛悼守節終身正德二年旌表 **王鳴鶴女** 武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女被驅極口罵賊賊怒以刀斷其三指而死旌表 **魏山妻高氏** 夏津人山居齊河正德六年同夫回家遇賊被執欲汚之高罵曰寧死不辱於鼠狗賊怒殺之旌 **梁謙妻劉氏** 武城人謙舉鄉試卒於會試文塲之次劉聞訃痛悼守節終身正德二年旌表 **王鳴鶴女** 武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女被驅極口罵賊賊怒以刀斷其三指而死旌表 **齊齡妻李氏** 武城人正德六年流賊被驅李投河賊以亂矢射之浮沉再四竟得登岸賊異之舍而去旌表 **武淵妻丁氏** 武城人淵爲吏正德六年流賊所擄丁號泣抱持賊以刃恐之丁自若賊遂釋淵旌表 **姚氏女** 名玉果山西定襄人父廷玉爲武城主簿正德六年流賊入境玉果與妹玉香俱被執欲汚之女罵曰狗虜恨不能坎汝賊露刃驅之出西郭逼登渡濟河至中流皆投水玉香以救得不死事 聞旌表令

河西有玉果墓許記妻張氏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名妻李氏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古仲連女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安府妻崔氏濮州人嘉靖三年旌表貞節

知妻宋氏濮州人夫卒自縊于樞側嘉靖間旌表

邢隆妻孫氏范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劉原妻張氏女留女觀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母子罵不絕口俱被害事聞旌表有貞烈碑今在縣治東

郝榮妻田氏朝城人旌表貞節

以未旌表

王氏女名石榴博平人許適庠生王彌未醮而卒李遂自縊人適莊平李璽正德十三年璽爲驛吏卒于濟南郎聞訃身往扶櫬歸空于已東嶽廟後璽父母早逝郎服闋祖姑奪而嫁之郎沐浴更衣以紙裹項自縊于夫冢樹下時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命有司貝地合葬題其墓曰貞烈具實奏聞訓導冷儒宗撰碑

蕭奉妻高氏茌平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彭氏女衢州人父思雲許聘衢州千戶軍清平李成因成征交趾未婚成妹議先娶彭以養父母後成陣亡彭年二十三遂守節誓不再嫁李氏感父母無子亦不適人與嫂同居親亡負骨歸葬清平俱以壽終

王堂妻賈氏臨清人歸數日而五年鎮守太監俞慶上其事

薛忠妻王氏館陶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俊妻王氏丘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杜偉妻王氏丘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杜純妻楊氏丘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家相妻劉氏恩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氏女名小四恩縣人嘉靖十年許適人正德間夫卒自縊于岳天衢未合巹而夫卒父剛欲改嫁之女不從自縊

王氏女名大兒武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有司爲立祠

宋

顯童妻辛氏 濮州人 夫卒自縊
知州李緝立祠

馬隨妻楊氏 濮州人 夫卒自縊

崔氏女 名殿兒 濮州人 正德六年 賊投水死

崔氏女 名斗兒 濮州人 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

郭氏女 濮州人 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

于質妻卞氏 濮州人 夫卒自縊

陳汝爲妻李氏 濮州人 夫卒自縊

李 濮州人 夫卒崔縊于林中 遂合葬焉

張氏 濮州人 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

彭紀妻王氏 濮州人 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

崔盡忠妻王氏 濮州人 夫卒自縊

青州府

齊靈仲子

宋侯之女齊靈公夫人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仲與其婢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

齊義繼母

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二子立其劣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不能決言諸王王召其王問故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將死時屬妾曰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子雖孺獨謂行何王高其義皆赦不殺號曰義母

傷槐女

傷槐婧乃造晏子之門而請曰妾聞明君之蓋不爲六畜加人民今欲以槐也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加人民今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恐鄰國謂君愛樹而賤人也晏子入言景公廢傷槐之法出狐槐之囚

杞殖妻

名杞梁齊人莊公襲莒其夫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十日城爲之崩莊公使人弔之妻曰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公乃弔諸其室

田稷母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母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今

君設官以待子厚禄以遠忠矣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

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宣王聞之義其母赦田稷子罪而以公金賜母

孫賈母 賈事閔王淖齒之亂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出而晚來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賈乃結市人四百刺殺淖齒

晏子僕御妻 晏子將出妻窺其夫爲相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氣恂恂思念深矣今子爲僕御而洋洋自足妄是以去也於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問其故具以實對晏子賢其能納善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遂顯其妻爲命婦

蓋偏將丘子妻 顏子之後幼許聘李氏未亡憫舅姑之失養也往事焉遂汲新泉以供姑嘗誠感神明泉湧於室內潛以績籠覆之家人伺其出發其覆籠遂流成河故名籠水河孝婦河事見績述征記并靈泉廟碑

漢緹縈女 臨淄人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恃於是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言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其道無由願沒身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爲除肉刑

唐房玄齡妻盧氏 玄齡微時病且死謂盧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一目以見志會玄齡愈禮之終身

五代王凝妻李氏 青州人凝爲虢州司戶參軍卒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不許其宿牽其臂出之李氏慟曰吾爲婦人而此手爲人執耶即引斧斷其臂事聞官爲賜藥封瘡而笞其主人

宋 母邛妻馬氏 安丘人母邛父母死擔土築墳氏
進士周完 從泣三年不衰火香于臂元豐初
寘銘其墓 陳公緒妻劉氏 海州朐山人紹興末金
人犯山東公緒倡義來
歸劉偶歸寧惟摯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官劉留北
方音問不通者二十五年或語改適劉曰吾知守
吾志而已嘗緯蕭以自給公緒
亦不他娶庚寖長遂迎母以歸

金 進士張庭榮妻王氏 壽光人至大德九年旌表貞節 張嵓妻丁氏 益都人夫爨卒
欲逼其從王大 守節毛貴兵陷
罵遂遇害旌表 元 秦江妻馮氏 益都人至
元間嵓從戍卒丁 誓死不嫁旌表 楊和卿妻尼氏 益都人夫卒
益都人大德九
年旌表貞節
益都人夫卒皆守
節至正十七年毛
貴兵亂相
繼投井死 劉朝綱妻段氏妾宋氏 益都人綱為山
東行省理問卒

二氏自
縊以
殉 陶國賓妻許氏 臨淄人至元五
年旌表貞節 牟處士妻
耿氏 臨淄人至元
年旌表貞節 焦士廉妻王氏妾杜氏 博興
人至
正中兵亂與妾杜氏俱被執告求一養姑不從乃
紿曰我家墓有埋金及至曰當殺我實無有也俱
遇害 楊富妻崔氏 高苑人
表貞節 王仁
卒劉守節之門 聶貴妻劉氏 樂安人至正
表曰孝節之門 聶貴妻劉氏 樂安人至正
間旌表貞節 尚成妻劉氏 昌樂人夫
從軍南征
妻劉氏 樂安人旌
表貞節 蔣恒妻劉氏 樂安人旌
表貞節 徐進妻
田氏 壽光人旌
表貞節 張婦作氏 壽光人旌
表貞節 掌谷稅妻劉
氏 壽光人旌
表貞節 朱行義妻赫氏 壽光人旌
表貞節 蔣婦毛氏
壽光人旌
表貞節 朱原方妻相氏 安丘人年二十二夫
卒自縊同葬旌表 崔
立妻紀氏 諸城人至大元年旌表貞節 王瑀妻鄭氏 諸城人至
大三年旌

表貞節鄒惟新母徐氏苕州人夫鯊卒子幼貞而能教後惟新以延祐間登狀元第至大中旌表暗都剌妻張氏華亭人夫爲苕縣監縣卒于官張自縊死

國朝

王政妻趙氏益都人正統六年旌表貞節蕭宗輔女樂安人正德六年遇賊被害旌表劉汝嘉妻王氏益都人正統六年旌表貞節劉眞兒安丘人少許劉眞兒未合巹而夫卒時年十六謂父母曰烈女不更二夫今不幸夫死吾豈忍背之遂奔喪事舅姑盡孝凡五十餘年旌表楊天祿妻張氏諸城人洪武十九年旌表貞節楊忙歡妻邊氏蒙陰人洪武初旌表貞節宋文美妻王政妻鄒氏苕州人正統七年旌表貞節毛信妻張氏蒙陰人成化七年旌表貞節李夢鳳妻韓氏兗州韓旭之女適蒙陰李夢鳳年十九夫卒無子韓自縊于後園旌表王經妻潘氏沂水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孫氏女名桃梅沂水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王氏女名九栗安丘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高貴女安丘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劉成妻徐氏沂水人正德六年旌表王信妻張氏苕州人洪武二十七年旌表貞節黃昱妻王氏沂水人旌表貞節子震舉鄉試孫氏女名明達益都人性至孝父母沒終身不嫁曹氏女名明達益都人性至孝父母沒賊所驅投水幾死旌表

登州府

元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貧鯊寡姑犯風疾不良于行林旦暮扶持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卒姜思敬妻閻氏寧海人年二十八夫卒守節姑多病方善事之及姑卒行喪盡哀如儀撫四十年旌表貞節林貞婦方氏名友弟寧海人年二十八夫卒守節姑多病方善事之及姑卒行喪盡哀如儀撫四

子可傳可企可任可信俱成立年八十二卒有學士宋濂所撰墓志銘

國朝

李義妻楊氏 萊陽人旌表貞節

宋子榮妻姜氏 蓬萊人成化二年旌表貞節

信妻劉氏好直妻李氏 蓬萊人旌表貞節

徐尚忠妻王氏 名淑芳招遠人洪武二十一年夫疾篤氏守節誓不再嫁以育諸孤詔旌表徭役

楊芳妻孫氏 萊陽人成化十年旌表貞節

董讓妻劉氏 萊陽人洪武二十一年旌表貞節

閻鴻衍妻孫氏 招遠人正德十二年夫疾篤於柩旁舅姑合棺斂之旌表

史鏞妻趙氏 萊陽人嘉靖六年旌表貞節

徐進妻呂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旌表貞節

于旦妻宋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董朝佐妻姜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姜得仁妻高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張信妻孫氏 萊陽人正德十二年旌表貞節

曲溥妻閻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賊入城執閣欲汚之不屈被鎗仆地已而聞夫被殺遂自縊旌表

王儀妻高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高尚妻王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李經妻王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從被害旌表

劉氏女 名三姑萊陽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欲汚之不從被鎗而死旌表

王麒妻張氏 寧海州人夫靖海令及卒子軒甫三歲守節教子後舉進士成化十四年旌表

王相妻林氏 寧海州人正德間遇賊死節旌表

宮課妻劉氏 文登人正統二年旌表貞節

邢和妻

畢氏 文登人弘治十年旌表貞節

那欽妻江氏 文登人弘治十年旌表貞節

裴琴妻宮氏 文登人旌表貞節

曾妻曲氏 文登人旌表貞節

趙通妻于氏 文登人旌表貞節

陳鑑妻卞氏 登州衛人于室有司歲祭其墓

衛琮妻葉氏 萊人以貞節嘉靖八年奏聞

王氏陳氏喬氏 登州衛人許鑑男一早卒婦陳氏新寡鑑再娶王氏及婦陳氏二氏誓不從數年陳氏之子大經亦卒婦喬氏號慟嘔血死王陳喬守節終身人稱一門三節

康斌妻李氏 福山人成化十三年斌爲戎于京道病卒李時年二十二聞訃不食更衣迎夫骨至家閉門自縊

劉啓妻于氏 萊陽人啓爲邑庠生疾篤謂于曰我疾不起矣汝善事後人于號慟伏地遂自縊後三日啓亦死合葬焉

孫積妻于氏 萊陽人夫卒守節正德六年遇賊恐遭汚辱呼其女同縊死孫春亦被執見其母妹俱死遂罵賊被害

萊州府

周孤逐女 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死女造襄王之門而見焉王與之語女曰大王知國之杜乎相國是也夫杜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相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王曰吾相可易乎女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妾用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稱治

王氏女 平度州人相傳女家貧從夫秦友築朱毛城負舂插畢糧以隨夫亡女乞棺葬之剖心以殉時人哀之爲立祠今州南六十里有貧女臺

宋 王氏二女 膠州人靖康中金人南侵二女從姑氏避難爲虜所獲二女紿虜曰放妳還當從汝虜放姑去二女投海溺死家人得屍葬海岸今有僊女塚

金 相琪妻欒氏 掖縣人琪爲掖縣司吏貞祐間紅襖賊陷縣及子誘欒將妻之欒氏夫婦及子皆被掠賊敗復爲賊所汚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曰莊潔李欒奮起以頭觸賊曰我豈爲犬彘所汚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曰莊潔李

英妻張氏 濰州人延祐三濰州人入其家張盡以財物與之猶逼其上破馬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頓坐不起曰我死則爲李氏鬼豈爲虜夫人耶遂見殺追封隴西郡

元 王實妻傅氏 濰州人至正四年旌表貞節

韓敬妻周氏 濰州人至正七年旌表貞節

章妻王氏 高密人皇慶二年旌表貞節

國朝 解叔道妻盧氏 掖縣人至正大四年旌表貞節

田婦閻氏 膠州人至元七年旌表貞節

李義妻王氏 平度州人勸爲青州總管弘治八年旌表貞節

車勸妻王氏 平度州人勸爲青州總管早卒王氏誓不再適子夫昇亦早卒婦陶氏守節如姑洪武三十二年旌表

張約妻宋氏 即墨人至正間旌表貞節

李錦妻 掖縣人旌表貞節

尹璋妻宮氏 平度州人遇賊死節旌表

欒越妻石氏 膠州人天順間旌表貞節

楊氏 平度州人正德六年

劉倫妻趙氏 名錢兒膠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其家趙氏搗衣奮杵擊賊被害旌表

潘堂妻欒氏 名翠蘭膠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王山兒妻李氏 高密人正德六年旌表貞節

官子隆妻劉氏 高密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以刀斷其髮憤怨而卒旌表

王氏女 名喜兒高密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以刀斷其頸而釋之旌表

李氏女 名德兒高密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以刀斷其髮憤怨而卒旌表

表邊汝禎妻王氏 灌縣人靈山衛指揮柳奇之妻也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欲犯之大罵觸石而死旌表

崔氏 靈山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投海死旌表

王氏 昌邑人正德七年遇賊死節

唐鉞妻史氏 靈山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投海死旌表

唐麟妻董氏 靈山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投海死旌表

唐潛妻 膠州人夫亡自縊子未

匹夫而爲君子之行婦女而有丈夫之志非其性資近道力足以勝之未有不沿于物者可不謂難哉可不謂難哉是故忠孝義烈章女賢也載

旌與耀寵榮也旌未及者附焉所遺孝義貞烈宜不止此弼死于鋒鏑沒沒無聞者又何失之耳君子曰名之傳不傳善之過也搜遺以備典章後之君子哉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五

文王作卦辭謂之
象繫辭上下文言序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相承
以傳至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
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田何以
傳易著名以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
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
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
氏學嘗立博士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
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
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
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
於世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
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
魏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而田何遂
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爲註亦用卦
象相雜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
中者自費氏始自晉之後弼學獨行○子夏易十
卷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式決非卜子夏之
文又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作爻辭孔子爲彖
說卦序卦諸傳謂之十翼

陳氏曰稱王輔嗣弼易辯一卷其論也又言弼註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録藏於祕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云○王弼易註十卷晁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説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畧例通十卷○王弼注周易略例一卷○王肅注周易十卷肅魏將軍○崔浩注周易十卷浩後魏司徒○孔穎達正義十四卷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談干志寧等同撰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採諸説附益之○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晁氏曰鼎祚不仕唐人集解經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安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同侯果獨才翟玄韓伯劉巘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石徂徠易解五卷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説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晁説亦誤記耳

尚書 孔安國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訓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尚書大傳三卷漢伏勝撰凡八十三篇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鄭玄注暢訓一卷伏勝撰○牟長章句本歐陽氏之學○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亡闕始

顯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破之類是也又曰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宋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所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古文尚書九卷 鄭玄注 ○今字石經尚書八卷 鄭玄注

○尚書緯三卷 鄭玄注 ○尚書中候五卷 鄭玄注 ○

撰

尚書釋問四卷 魏侍中王粲撰 ○尚書駁義五卷 王肅撰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政爲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焉嘉運駁正其失未徵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

詩漢藝文志古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頗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詩序釋文舊說云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

魯詩詁訓二十五卷 魯申公撰○毛詩詁訓傳二十卷 鄭玄爲作箋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貴毛學表明毛言認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揖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雖未必如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毛詩故訓二十卷 毛萇撰 鄭玄箋○齊后氏故訓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故訓二十卷 漢齊后蒼撰○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按后孫之傳其云巳又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鄭玄箋諸家音十五卷○毛詩譜三卷 鄭玄撰○王肅註毛詩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 王肅撰○毛詩奏事一卷 王肅撰○毛詩正義四十卷 邈等撰○毛詩音十六卷 梁徐

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譏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晁氏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

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或以爲卽左丘明所撰魯人也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飜唐因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鼂氏曰國語二十一篇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誇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鼂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爲多

○春秋繁露十七卷 鼂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擧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本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有七十八事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穀梁廢疾三卷 何休撰

○公羊墨守十四卷 何休撰

○春

秋漢議十三卷 何休撰 ○公羊傳條例一卷 何休撰 ○駁何氏漢議二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荅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其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 ○王肅註春秋左傳三十卷 ○春秋外傳章句二十二卷 王肅撰 ○公羊違義二卷 晉太尉劉寔撰 ○春秋條例十一卷 劉寔撰 ○春秋公羊集解十四卷 孔衍傳注 ○春秋左氏傳義十卷 崔靈恩撰 ○春秋經傳解六卷 崔靈恩撰 ○春秋序一卷 崔靈恩撰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徐邈撰 ○左傳音三卷 徐邈撰 ○穀梁音一卷 徐邈撰 ○春秋由先儒傳論十卷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增損之今二十九篇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爲詁訓然衆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宋孔淮等奉詔是正 ○春秋論 崇文總目宋秘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裨經旨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宋王沿纂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夫聖人之意乃集二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

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宋山孫明復撰晁氏曰史臣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見治亂之跡故得經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也○春秋總論三卷孫復撰禮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褒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

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一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缺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始是後馬融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禮記二十卷晁氏曰漢末馬融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録中庸孔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

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儀禮注十七卷晁氏曰儀禮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爲儀禮鄭玄注西漢諸儒得一卷子夏所爲其說曰周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録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復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鄭玄注周禮十二卷晁氏曰漢武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失冬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厎列著于録略爲羣儒排棄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六藝論一卷鄭玄撰○儀禮音二卷鄭玄注○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禮緯三卷鄭玄注○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撰○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阮諶等撰○叔孫通朝儀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說上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起朝儀觀之上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十年長樂宮成行之○曹褒漢禮漢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上許之褒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王肅注禮記三十卷○凶禮一卷孔衍撰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儀禮十七卷○儀禮音二卷王肅撰○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撰○王肅注禮記三十卷○凶禮一卷孔衍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
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閎深有名前世云○喪服世行要記
十卷 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 齊太尉王儉撰○
喪服圖一卷 王儉注○禮論要帖十卷 王儉撰○禮儀答問八卷 王儉撰
○古書儀二卷 王儉撰○弔答書儀十卷 王儉撰○婚儀 崔靈恩撰○
祭儀二卷 崔浩撰○周官禮集注二十卷 徐邈注○禮記音三卷 徐邈注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頴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疑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樂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爲勝今據以爲本其不備則以熊氏補焉○五經要略 顏真卿撰○刊謬正俗八卷 顏師古撰○續今古謚法十四卷 唐王彥威撰○元和曲臺禮三十卷 王彥威撰○禮樂集十卷 顏真卿撰○集注喪服經傳二卷 齊田僧紹注○演聖通論三十六卷 胡旦撰○禮論答問八卷 宋徐廣撰○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 徐廣撰○禮閣新編六十卷 王皞撰○禮纂例一百二十卷 宋張行簡撰○閤門儀制六卷 梁顧撰○車服雜注一卷 徐廣撰

經典徵言五十卷 宋孫奭撰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鄭玄注古今論語十卷○王肅注論語十卷○論語釋疑

三卷 王弼撰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
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
家之說與孫邕鄭沖曹羲荀顗集諸家訓解爲之
大學 經一章孔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雜於小戴禮中其
間頗有錯簡程子始表章之復爲之更定其
章次朱子因而重訂正焉爲之章句行于世
中庸 子思撰舊亦雜于小戴記中
程朱表章之始盛行於世
孟子 趙岐註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
爲四十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
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答問著書七篇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
故得不泯絕 ○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孫奭
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
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太中祥符中書
成上于朝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
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
等採唐張鎰

疑滯備闕遺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
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
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
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
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
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古文孝經一
卷 古文爲異
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卷崇文總目漢待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
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
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
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孔光注孝經一卷
優請與孔
註並行 ○王肅註孝經一卷 ○王元感注孝經

一卷○孝經義疏 孔顗達撰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註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朱子曰爾雅是取傳註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小爾雅一卷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莊子爾雅釋文 宋孫奭奉詔撰

黃帝內傳一卷 晁氏曰序云昔錢鏗得之於衡山石室中後至漢劉向於東觀校書見之遂傳於此藝文志以書之記國政得失人事美惡其大者類為雜史其餘則屬之小說然其間或論一事若一人者附於雜史小說皆未安故又為傳記類今從之○漢官舊儀三卷 陳氏曰漢議郎東海衛宏撰或云胡廣按宏本傳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不名漢官今此性三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時本書否唐志亦無官○漢書音一卷 諸葛亮撰○論前漢事一卷 諸葛亮撰○漢書音義二卷 崔浩撰○漢紀音義二卷 崔浩撰○漢尚書十卷 廣陵相孔衍撰○後漢尚書六卷 孔衍撰○魏尚書八卷 孔衍撰○漢春秋六卷 孔衍撰○國志鹿五

秋十卷 孔衍撰○春秋國語二十卷 孔衍撰○疑獄二卷 晁氏

曰五代晉和凝撰篆史傳決疑獄事
其上卷凝書也下中卷凝子嶠所續○漢書注一
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劉昭補註後漢志三十卷晁氏曰宋
范曄撰後漢書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
誅儼悉蠹以覆車梁劉昭得舊本因補註○宋書
六十五卷齊孫嚴撰○王元感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隋紀二十卷呂才撰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晁氏曰唐太宗詔房玄齡
與許敬宗敬播同修起創
業盡武德九年貞觀十七年書成○唐典七十卷王彥威撰○匡繆正
俗八卷崇文總目唐祕書監顏師古撰采偏及
當世之言參質訛繆而矯正之未終篇而
師古歿其子始上詔録藏秘閣○南部煙花録一卷晁氏曰唐
煬帝時宮中祕事僧志徹得之于
館閣筒筆中一名大業拾遺記○史記音義

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漢春秋一百卷胡旦
撰○漢春秋
問荅一卷胡旦與門人
郗羽問荅○晉紀四十五卷徐廣
撰○
唐餘録六十卷晁氏曰宋王皡奉詔撰皡嘗五代
舊史繁雜之文採諸家之說倣裴
松之體附注之以本朝當承漢唐之盛五代則閏
也故名曰唐餘録實元二年上之温公修通鑑
亦取之○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起
梁訖周○五代史闕
文一卷晁氏曰王禹偁撰録五代史筆避
嫌漏略者以備闕文凡一十七事○建隆
遺事一卷晁氏曰
趙普已罷爲河南節度使盧多遜亦是
太祖太平興國元年始除平章事今云上
將晏駕前一日召趙盧入宮其謬甚矣○嘉祐
時政記一卷宋北海吳奎與趙槩歐陽脩記立英
宗事并賈易論韓琦定冊疏附于後
○呂忠穆荅客問一卷宋宰相濟南
呂頤浩撰○張忠定公

語録四卷晁氏曰張忠定公詠守蜀有善政其門人李畋紀其語論可以垂世者○

王沂公筆録一卷陳氏曰沂公弟皞録公平生國以來雜事凡三十六條○王

沂公言行録一卷沂公言行凡三十七事○王魏公

遺事四卷魏公旦相眞宗其子素録其事凡五百條○魏公語録一卷

陳氏曰與別録小異而實同別録分四卷此總爲一篇先後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則別録所無姑並存之○魏公別録四卷晁氏曰其門人王嵎叟記其言論事實然以國史考之其歲月往來牴牾蓋失之誣也○孔子編年三卷晁氏曰宋孔傳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東家雜記二卷晁氏曰亦孔傳撰孔子七代孫纂其家舊聞逸事及孔林古跡○傅

獻簡佳語一卷陳氏曰不知何人所記傳堯俞所談○呂忠穆家傳

一卷逢辰記一卷○遺事一卷陳氏曰記建炎中事孫時問刻之廣德軍○劉忠肅公行年記一卷宋丞相呂願浩元直撰

○聞見近録一卷宋宗正丞三槐王鞏撰○先朝政範一卷

宋直集賢院祖徠石介撰自任將至悔過凡十二篇○青社賑濟録一卷宋丞相富文忠公弼青州救荒施行文牘也○祖宗官制舊典三卷陳氏曰直

龍圖閣東萊蔡惇撰大雖號正名而流品混淆爵位輕濫故以祖宗舊典與新制參稽互考○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陳氏曰自

魏李悝漢蕭何以來三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天聖編敕三十卷宋天聖中城武龐籍與宋庠受詔政修唐令參以今制而成晁氏曰凡二十一門官品一戶二祠三選舉四考課五軍防六衣服七儀制八鹵

簿九公式十田十
闕市十五捕亡十
九喪葬二十〇海潮圖一卷宋龍圖閣學士
雜二十一 青州燕肅撰 〇闕
里世系一卷晁氏曰宋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
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
藏譜雖曰古本止敘承襲者一人故多踈畧宗翰
元豐末知洪州刊牘紹興中端朝緒之止於四十
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僖傳及太子賢
注與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于卷首
〇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臧榮緒撰
〇齊乘六卷元兵部侍郎益都于欽撰欽奉命山
東周覽原隰詢諸鄉老旁考水經地
記歷代沿革著書六卷名曰齊乘
五卷畫跋五卷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東平董逌撰
以說及於諸子而止蓋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爲之論
其本意專爲經設也〇金石録三十卷陳氏曰東
武趙明誠

子

乾鑿度二卷晁氏曰右舊題蒼頡脩古籀文鄭
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〇
坤鑿度二卷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天
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〇黃帝素
問二十四卷晁氏曰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
之問猶言素書也唐王冰注冰謂漢
藝文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七卷
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先是第七云逸冰時始獲
十一篇分二十四卷今又亡刺
法本論二篇冰自號啓玄子醫經之傳於世者多
乃詮次注釋凡八
矣原百病之起痺
者本乎黃帝辨百藥之味性
者本乎神農湯液則稱伊尹三人皆古聖人也〇
八五經一卷晁氏曰序云黃帝書八五謂八卦五
行雖後人依託而其辭亦馴雅相
書也呂才葬篇以
葬巫所欺忘僻踊
茶毒以期徼幸由是相
壟依

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
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〇君臣龜鑑八十卷李及
之撰

官爵擇時日規財利誠哉是言也○靈樞經九卷晁氏曰王冰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内經十八卷之九也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内經會公論中抄出之名爲古書也未知孰是○脉經三卷晁氏曰題云黃帝撰論診脉之要凡二十一篇○明堂鍼灸三卷晁氏曰題曰黃帝論人身腧穴及灼灸禁忌○甲乙經十二卷○唐志秦越人注○流注脉經一卷○九十一難經二卷○靈經十二卷○内經明堂類成十二卷楊上善注○内經太素三十卷楊上善注○傳太素脉訣一卷○黃帝岐伯鍼論二卷○鍼灸蝦蟇忌一卷○三部鍼灸經十二卷○陰符經一卷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王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中誡經一卷陳氏曰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假托也○以上皆黃帝書○岐伯精藏論一卷○太公金匱二卷書載武王太公問答之辭或曰金匱語未純疑多後人假托○六韜六卷晁氏曰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曾孫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始著録分文武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也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今習之虎七書云○曾子二卷晁氏曰舊稱曾子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子思子七卷晁氏曰魯孔伋子思撰○荀子二十卷晁氏曰魯孔汲冢撰漢劉向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荀子十六卷魯宓子賤撰

校定除其重復著
其書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災祥尚強覇
之道論學術則以
墨翟惠施同詆焉
與伊尹孔子同稱
不能醇粹故後儒
周撰郭象注按漢
合爲三十三篇內
號南華眞經○莊
爲漆園吏古南華
縣在今曹州○管子二十四
卷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
齊管仲撰杜祐指畧序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
管仲將沒對桓公
註頗淺陋恐非
先於申韓稱之唐
今麻沙刻本繞五
秋十二卷晁氏曰
行事及
諫諍之言○陳氏曰漢志八篇
但曰晏子隋唐七
卷始號晏子春秋○慎子一卷陳子曰趙人慎到
撰漢志四十二篇
漢志十卷滕輔註
五篇固非全書也○尹子二卷晁氏

曰周尹文撰仲長氏
下學於公孫龍龍稱
書上顏師古謂嘗說
孫龍客于平原君相
汲已四十餘歲矣則
書雖專言刑名然亦
蓋鮮豈若龍之不宗
賢聖好怪妄者哉○鬼谷子三卷晁氏曰鬼谷子撰按史記
戰國時隱居陽城之
身蘇秦張儀師之故
之術凡十二章○淄川縣東十里梓橦山有鬼谷洞○孔叢子七卷晁氏曰
撰仕陳勝爲博士以
其先仲尼子思子上
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公侯政術十卷崇文總目魯人名
初不著其姓○數術大略九卷陳氏曰魯郡秦九
未詳何代人○漢志皆屬曆譜家要之數居六藝之一故今解題
列之雜藝類惟周髀經爲蓋天遺書以爲曆象之

冠此書本名數術而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爲詳故亦置之於此秦博學多能尤窴曆法凡近世諸曆皆傳於秦○范子計然十五卷高氏所言得失亦悉著其語云子畧曰計然卷十有三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盪之所以候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孫子一卷晁氏曰吳河西薛公注也○相牛經一卷晁氏曰高其一至魏世高堂生又傳晉宣帝其後祕之細字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序畧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武所著深矣○司馬法三卷晁氏曰齊司馬遷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司馬穰苴撰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爲武書數十家言魏武削其繁劇筆其精粹成此書云其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亦少褒矣穰苴爲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難經五卷晁氏曰秦越人撰吳呂廣黃汪唐楊玄操演越人渤海人家於盧授桑君祕術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以其爲趣深遠未易了故名難經本玄操編次爲十三類○扁鵲子午經一卷晁氏曰題云扁鵲撰論鍼砭之要成歌詠蓋後人依託者○脉訣一卷○偃側鍼灸圖三卷○肘後方三卷○靈樞金鏡神景內經十卷○以上皆扁鵲書○黃石公三略謂上中下三計乃圯橋所以授張良者○黃石公素書一卷晁氏曰黃石公令有廟在東河縣穀山上○東方朔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十洲記一卷陳氏曰東方朔撰二書說誕不先傳○張茂

經皆假托也漢書本傳敘朝之辭末言劉向所録
朝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言朝之談諧
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而後世好事者因
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朝故詳録焉史家欲祛妄惑
可謂明矣○靈寶經二卷晁氏曰漢東方朝撰又云張
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顔幼明
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敘歸來子以爲黄石公書
豈謂以授良者邪按南史載從南來遺我良財寶
貨珠璣金盌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辭○仲長子昌言
三卷崇文總目漢仲長統撰按本傳統論説古今
及時俗行事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
萬言隋唐書目十卷今所存○易傳積筭法雜占
十五篇分爲三卷餘皆亡○條例一卷陳氏曰漢京房撰詳已見易類世所傳
京氏遺學不過如此而已今世士者世
應飛伏納甲之○釋名八卷陳氏曰漢徵士北海
類皆出京氏劉熙成國撰序云名
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
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

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京氏易式一卷陳氏曰
以釋義凡二十七篇晁説之
撰○中論二篇晁氏曰後漢徐幹撰幹鄴下七子
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
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
太宗稱幹著中論二篇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
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
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太平經一
百七十卷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臣前上
琅邪宫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言
前者宫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
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
行故國亂不興初順帝時琅邪宫崇詣闕上其師
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
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
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天機子一卷晁氏曰凡二十五
二十四機諸葛亮撰其詞旨殆
李筌所爲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琴經一卷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崇之甚或曰魏武城崔亮撰○馬隆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文總目謂其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馬隆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曰永嘉薛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五十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其寫陣圖於後○小學篇一卷王義之撰○老子畧論一卷晁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于老子而老子淺深之效可見矣○詰幼文三卷顏延之撰○纂要六卷顏延之撰○顏氏家訓七卷顏子之後北齊顏之推撰晁氏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辯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筆墨法一卷顏之推撰○崔浩注急就章二卷○述異記二卷晁氏曰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爲祖同所作誤也○顏師古註急就章一卷晁氏曰急就章漢史游撰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綴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顏渰鑑源三百六十卷顏真卿集○陰符元機一卷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筌雖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酉陽雜俎十卷晁氏曰唐段成式撰自序云縫掖之徒及怪及戲無假於儒詩書爲大羨史爲折俎子爲醯醢大小二酉山多藏奇書故名篇曰酉陽雜俎分三十門爲二十卷其後續十卷○廬陵官下記二卷陳氏曰段成式撰爲吉州刺史時○遁甲萬一訣一卷晁氏曰題云唐李靖所纂黃帝書按遁甲之書見於隋志

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國家之凶吉通其學者以爲有驗未之嘗試也○廣濟陰陽百忌曆二卷陳氏曰唐呂才撰有序按才序陰陽書其三篇見於本傳曰禄命曰卜宅曰葬書掃世俗拘滯之論安得復有此曆本人固已假托後人附益尤不經○撥沙經一卷晁氏曰唐呂才撰里書盡山水之形成圖蓋依託者○大博經一卷呂才撰○格言五卷晁氏曰僞唐韓熙載撰熙載以經濟自任乃著書二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干李煜首言陽九百六之數及五運迭興事其駢雜如此門人舒雅序○鑑誡録十卷晁氏曰後蜀光遠撰東海人唐證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山東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野録七卷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撰本名閫眞宗御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取經明行脩進士也○洛陽縉紳舊聞記十卷陳氏曰承相曹國張齊賢撰所録全義治洛事甚詳○澠水燕談十卷晁氏曰王闢紹聖間撰澠水其退居之地也關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傅公嘉話一卷晁氏曰傅堯俞之子孫記堯俞之言行凡四十餘章○刻漏圖一卷晁氏曰燕肅撰肅有巧思上蓮花漏法常知漳州有石刻存焉洛陽宋君者增損肅之法爲此圖○德用注難經五卷晁氏曰演甚失大義因改正之經文隱奧者繪爲圖德用濟陽人嘉祐末其書始成○產育保慶集一卷陳氏曰濟陽李師聖得產論二十一篇有其說而無其書醫學教授郭稽中以方附諸論之末遂爲全書近時括蒼陳言嘗評其得失於三因放發醫杜荾者又附益之頗爲詳備○金碧潛通

一卷晁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按邯鄲書目云芋參微集其序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隱人莫測劉

眞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蓋不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托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碧落云疑即參微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還

丹歌一卷

晁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李氏書目云海客李玄光過玄壽先生於中岳○正法世譜王質撰自序略曰其書始授此未詳玄光何代人○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爲正其間諸宗師世譜倣史記年表列之○法寶標目十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三槐王古撰以譯藏諸函隨其次第爲之目錄而釋其因緣凡佛會之先後華譯之異同皆是著之吉旦○

後六帖三十卷

宋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傳宪州曲阜人○

廣象戲圖一卷

濟北晁補之撰自序曰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

廣〇禮經一卷

徐廣撰自序略曰志怪之書甚多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嗜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不能釋閒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其名仍爲夷堅別志辨於鄱陽也

夷堅別志二十四卷

王質

集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算屬文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記二十餘篇與○

江淹集十卷

晁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爲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

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之行於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何遜集二卷晁氏曰梁何遜仲言觀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能雲見其文嗟賞曰鮑清濁適中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二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今亡逸不全○儲光羲集五卷晁氏曰光羲魯人唐時為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僞署賊平貶死○玄部通義十二卷梁張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講周易老莊而授教焉○孟豬集二十卷陳氏曰唐尚書吏部郎中琅邪王綝集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李洞詩一卷洞滕州人僑居濟南晁氏曰唐魏文貞公故事○唐魏鄭公諫錄五卷咸同文撰號堅素先生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為詩銅鑄其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誚其僻澁不貴其奇峭唯吳融稱

之○韓熙載文集五卷晁氏曰僞唐韓熙載北海人後唐同光進士南奔江淮李昇建國用為秘書郎○孫晟文集三卷晁氏曰南唐孫晟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穆參軍集三卷陳氏曰泰州司法參軍東平穆修撰門人祖無擇為序○胡周父文集十卷胡旦字周父渤海人進士第一終秘書監○鬼繹先生集十卷晁氏曰魯顏太初撰東坡序略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鬼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晁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為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自為序○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昭德新編三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耄智餘言二卷

○理樞一卷晁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徙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張乖崖集十卷晁氏曰張詠字復之濮州人爲文尚氣不務雕飾自號乖崖公文集二十卷東坡序曰文正公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行事一寓之於詩○徂徠集二十卷丞相龐籍撰司馬溫公序畧曰公之勳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於詩○徂徠集二十卷晁氏曰石介究州奉符人篤學有大志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之○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晁氏曰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皆師事之○傅獻簡集七卷傅堯俞撰○晁無咎雞肋編七十卷晁氏曰公諱補之字無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在杭州作文曰七述敘杭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李文叔集四十五卷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高雅條暢有義味在晁秦之上○樂靜集三十卷陳氏曰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晁氏景迂集十二卷晁氏曰諱說之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公爲人自號景迂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晁氏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

十五卷 晁氏曰崇元符中上書居邪等廢斥二十年以朝請郎奉祠崇福宮而終故以名集○晁氏封丘集二十卷 晁氏曰世父封丘府君字伯宇黃魯直薦於蘇子瞻云晁伯宇謹厚守文從游多長者願一語教戒之子瞻荅云晁伯宇詩騷細看甚奇麗乎其家多異材也○晁忠肅集三卷 陳氏曰待制濟源傅察公晦撰堯俞從孫也周平園序其集謂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温純○呂本始末甚詳○雲龍草堂後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參政鉅野李郎撰前後集一百卷今惟後集蓋皆南渡後所作也朱文公爲之序○二近齋餘錄 宋朝奉郎知信州王從撰從文正公五世孫有詩文四百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錄○海門集八卷 陳氏曰渤海張重撰有上蘇子瞻內翰詩又有張伯玉遊鑑湖晚歸詩伯玉知越州當嘉祐末而東坡爲翰苑之同時○竹友集七卷 晁端友撰東坡序晁君成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乎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撰冲之在羣從中文黨禍既作超然獨往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者是豈叔用之志也哉以詩鳴○晁氏具茨集三卷 陳氏曰晁冲之叔用素之子東坡序晁君亦有才華而獨不第紹聖以來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然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有治世之音其言

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然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知其人之淺也○晁無咎詞一卷陳氏曰晁補之撰晁嘗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然二公之詞亦自有不同者若晁無咎佳者固未多遜也○閒適集一卷陳氏曰晁端禮撰熙寧六年進士兩爲縣令忤上官坐保甲事中以危法廢徙晚乃以承事郎爲大晟府協律三閱月而卒○傅獻簡奏議四卷傅堯俞撰○嘉善集五十卷宋張昭撰○文心雕蟲五十篇劉勰撰○綦北海集六十卷陳氏曰翰林學士北海綦崇禮撰工於四六○白蘋集四卷陳氏曰單父龐謙孺撰莊敏公籍之曾孫也嘗客居吳興故集名白蘋○徐孝穆集一卷傅東海徐陵撰本傳稱其二十卷今惟詩五十餘篇○許

表民詩十卷晁氏曰許彥國字表民青社人周邦彥稱其寬平優游中極物情惜乎流落不偶故世人知之者或寡也○雪巢小集二卷陳氏曰東魯林憲撰初寓吳興故集名白蘋○雪巢小集二卷陳氏曰東魯林憲撰初寓臨海其從徐度游後爲參政賀允中子恢孫婿寓臨海其人高尚詩清澹五言四韻古句尤佳殆逼陶謝梁豁尤延之誠齋楊廷秀皆爲之序且爲雪巢賦及記余爲南城其子遊謁至邑以家集見示愛而録之及守天台則板行久矣視所録本稍多然其暮年詩似不逮其初徃徃以貧爲累不能不衰索也○王季夷北海集二卷陳氏曰北海王嵎季夷撰紹淳間名士寓居吳興陸務觀與之友善○雪山集三卷陳氏曰富川王質撰質游太學治詩有聲仕爲樞屬嘗著詩解三十卷○審齋詞一卷陳氏曰東平王千秋錫老撰○王臺新詠十卷陳氏曰陳徐陵集且爲作序後村劉氏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惟賴此書畧見一二○羣書麗藻六十五卷陳氏

曰按三朝藝文志一千卷崔遵度編中興館閣書目但有目録五十卷云南唐司門員外郎崔遵度撰以六例總括古今之文一曰六籍瓊華二曰信使瑶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鑾五曰絳闕藥珠六曰鳳首龍編爲二百六十七門總一萬三千八百首今無目録合三本共存此卷數斷續訛缺不復成書當其傳寫時固已如此矣其目止有四種無金鑾藥珠二類姑存之以備缺文按江南餘録載遵度青州人居金陵高尚不仕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六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七

遺文上

夫彰往詔來非文不備孔子傳闡幽盡賾非文不備曰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矣山東聖賢名邦文盛以繁諸志所不盡録者總類于兹所以繫齊魯之名跡識海岱之勝觀搜帝王神聖之逸聞陳絃歌禮樂之遺化者斯志庶乎其足徵也若夫辭體裁嚴去取文必精其選兹又所不暇云

御製類

元帝敕諭東平王手詔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

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嬌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王太后詔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東平王太后朕有詔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託於太后以是之故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明帝荅東平王蒼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宜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送東平王歸國手賜國傅詔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章帝告東平王手詔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瑕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

動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

昔仲尼殂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棲棲遑遑皇皇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好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以奉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食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高宗封禪泰山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厲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亥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竊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幸曲阜祠廟詔

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于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成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蘧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虞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上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徽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大師庶年

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形茂實其廟宇制
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
祭褒聖侯德倫既承亂
異常流其子孫竝免賦役 遣祭先聖文 維神玉
靈開四肘之源金鼎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
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
六藝宣創九流毒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
哀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鍾鼓之音
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
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
杼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
練徒有生蓼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
不已爰贈太師堂宇畢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
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
同比肩而爲友聿陳菲薄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松
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
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饗

玄宗封泰山玉牒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
上帝天后李氏運興土德高
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
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
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
封祀岱嶽謝成于天
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追謚

孔子爲文宣王詔

朕聞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
道啓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
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
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
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
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梵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
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
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
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
持節冊令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

宋

太祖御製孔子贊

吾豈瓠瓜
東西南北

睿宗御製孔子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
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
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

無位哲人其
萎鳳鳥不至

眞宗幸闕里詔

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久懷先
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
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
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
廟內外量設黃麾仗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
陪位加謚玄聖文宣王詔 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
總百王而致治不變人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
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
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
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
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
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餗駕數仞之墻躬謁
遠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眞獻以惟寅
用稽簡冊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
嚴奉之心備物典章不墜不朽誕告多
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加封叔梁

紇爲齊國公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詔 朕以祇
魯甸永懷宣聖之德躬謁闕里之庭眞獻周旋欽
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
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
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
廟精虔祭告 追封伯魚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詔 朕時
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惟
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屬
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亓官氏
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祭告 加
泰山懿號詔 敕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推
長盛德在木實萬物之資生惟眞宰
之斯 蓋靈篇之攸紀青帝眞君職司煦育道叶
冲虛贊玄化於高明庇羣生於溥率眞祠夙建方
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爰秘封之成禮式瞻神舘
輿沐宸休祇舉典章載揚懿美奉 而昭薦旌
帝廣生帝君觀宇特 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
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遣尚書兵部員外郎邵[redacted]華告于青帝廣生帝君伏以[redacted]功不[redacted]誕彰陰騭之仁神化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眞之攸館[redacted]喬嶽之靈區屬以祗奉元符躬陳[redacted]報仰繄景貺克舉[redacted]儀式昭之稱以表欽崇之禮合伸致告用達虔誠謹告

元文宗加啓聖王詔

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承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奭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于以惇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啓聖王太夫人者施行

成宗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詔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纘承丕緒敬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矣盛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生者施行

國朝

太祖高皇帝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

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敕祀東嶽廟記

洪武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皇帝制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故祝曰泰山安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人君者何敢預焉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

泰山文

太宗文皇帝御製孔廟碑

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

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
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耳故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
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
也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
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
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也朕
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
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并建廟學徧賜
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
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縣令立學
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學
正宏遠壯觀
皇考太祖
皇考之所以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
皇考在焉道統
攸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
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
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
有可用之才以贊
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
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
系以詩曰巍巍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敬祀有嚴
鼓鐘喤喤磬筦將將我
皇考定
禮樂孔修我
皇考崇
儀文孔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
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
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堲
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
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
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
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學
正宏遠壯觀
皇考太祖
皇考之所以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
皇考在焉道統
攸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
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
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
有可用之才以贊
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
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
系以詩曰巍巍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敬祀有嚴
鼓鐘喤喤磬筦將將我
皇考定
禮樂孔修我
皇考崇
儀文孔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
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
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堲
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
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
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
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學
正宏遠壯觀

應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
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
有可用之才以贊
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
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
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
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
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
有可用之才以贊
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
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
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
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
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
有可用之才以贊
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
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
系以詩曰巍巍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敬祀有嚴
鼓鐘喤喤磬筦將將我
皇考定
禮樂孔修我
皇考崇
儀文孔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
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
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堲
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
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
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
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學
正宏遠壯觀

過兗賜魯靖王肇煇詩

皇考定

普我

類世有才賢右我

大明於萬斯年

過兗賜魯靖王肇煇詩

皇考定

普我

類世有才賢右我

大明於萬斯年

疆理分茅胙土封諸子維持

宗社萬年安世世

命居魯邦兗州之野氣厚

相承永無已爾父承

庥生爾有德賢且良雍容文雅恭以莊妙年惟以

善爲樂稟性温淳況資學講明理道慎修飭遵倣

禮法遠佞薄昨者迎我濟水濱周旋進退儀彬彬

別來念爾不少置夢中見爾宛若眞我思骨肉本

疆理分茅胙土封諸子維持

宗社萬年安世世

命居魯邦兗州之野氣厚

相承永無已爾父承

庥生爾有德賢且良雍容文雅恭以莊妙年惟以

善爲樂稟性温淳況資學講明理道慎修飭遵倣

禮法遠佞薄昨者迎我濟水濱周旋進退儀彬彬

別來念爾不少置夢中見爾宛若眞我思骨肉本

同氣視爾猶子情意均見爾操履謹以循我心慰
悅逾歡忻東平河間古所稱期爾舉躅相等倫非
徒我心忻以悅亦足上慰　皇祖在天之聖神錫
爾以福永無極子子孫孫保邦國河山帶礪作維
城益勵精志懋脩德龜蒙鳥嶧高崔嵬翠屏千仞凌雲開善聲揚著永不泐屹立宇宙同悠哉

宣宗章皇帝賜尚書張本喜雪歌

天氣肅肅當嚴冬大地凜冽號朔風扶桑曜雪韜曈朦屏翳太空霏花糝葉何丰茸六出巧自造化工覆纊敷編遠近同綴瓊貼璐緣墻塘輕盈宛轉穿簾櫳千門萬戶光玲瓏積平坎窗增丘封凍合溝瀆流靡通林沼幻出銀芙蓉遂令松篁失青葱翰飛蠕動寂斂蹤萬幾之暇坐九重豈不自足鮮與醲一念所黻一色浮鴻濛斯須素景搖甲防虜戎況復懷此爲冲冲維時頒兆年歲豐滋潤牟麥消螟蟲騰歡溢喜畎畝詩以賜之曰五雲晴護蓬萊咸農四年又製花朝詩憲高一覽六合閒萬象澄明島瑞彩繽紛動瑤草春意好融融佳氣藹檜檜栢翠浩蕩紫杏丹繁綺羅燕語鶯啼滿清聽

禹飛魚躍總天性輕車駿馬赴年芳奚虞壺漿樂
游詠三農耕稼皆舉趾東阡西陌雞鳴起丁男把
耒婦女饁齊力欲教田畯喜況值新年風雨時百
穀豐穰眞可期邊隅靜寧民物遂嘉與臣庶同娛
嬉翠殿彤臺白晝長花繞龍池清水香瑤箏齊唱
錦瑟和鸞金酒泛紅玉觴花晨廣筵春似海君臣
遭逢實千載豈但怡情共令晨一念華勛待元凱
聖王致理循時令自古明良協恭敬陽春德澤生
光遲延佇嘉
謀輔仁政

憲宗純皇帝御製孔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
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
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
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
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
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
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
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

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泰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

孝宗敬皇帝御製孔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惟孔子爲然蓋孔子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

實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知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

太祖高皇帝紀其實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

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葺修之至是卑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於戲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蓋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

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益有不能易者眞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一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顧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有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汎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邊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益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已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敕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司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顚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我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皇上御製敬一箴并序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爲

元后受　天付託承
一動一　政一令實理亂
不敬則此德豈能純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
惟恐拂於人情至於
之不容思我之德何
究夫至理惟敬是持
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
民懷之仁澤覃及於
自諒德惟寡昧勉而
乎一德其先務又在
德爲之匡輔敷求善
道以坐致太平雍熙
焉乃述此以自鼎云
之惟德是據敬焉一
弗聚元后奉天長此
怠純駁應驗頻殊徵
爲民之主德或不類
固畏天勤畏不遑寧
恭誠朝嚴孝趨肅于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
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
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
惟恐拂於人情至於
之不容思我之德何如
究夫至理惟敬是持
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
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
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
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欲驅除邪逸信任耆
德爲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
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
固畏天勤畏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則
恭誠朝嚴孝趨肅于閒居省躬察咎儆
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
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
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
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
德既脩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
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
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
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拳
拳希聖庶幾湯

賦類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并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
程姬之子恭王餘之
孫底于嘉靖　賜刑部尚書趙鑑致仕詩　仰惟我
聖祖稽
古重六卿朕茲纘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寇職惟重
託卿甚丁寧慎以恤元詳以彰幽囹副予欽哉
訓惟卿公且明資之弼五教倘毗須老成忽爾乞
休退懇辭出衷情朕弗拂卿志顧念其精誠特命
馳驛還以遂卿之名餘
年備福祉勿負綸言旌

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𡾋𡸖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峵崱繒綾而龍鱗汩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泰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炾以爣閬飋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靄靄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蹰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秘屹鏗瞑以勿罔屑䆿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岹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垝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旁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踈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梲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

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以蜿
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
遶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
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蚺蛟以齗齗却
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眽眽而狋狋胡人
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猥以鵰䀝鴟顤
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
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窻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
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
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
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
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
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
三后婬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
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
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
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
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
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
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

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
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
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
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
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
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
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
彤靈宮巋嶵穹崇紛龐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崰嵬
駢龍從兮連拳偃蹇崘菌踡嵼旁欹傾兮歇欻幽
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蔥翠紫蔚礧碨瑰瑋含光
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
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齊都賦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
附其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
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
蒼莞菰沃若䰟禽異鳥羣萃乎其間帶華蹈縹披
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翩靈芝生乎丹石發翠
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駁蚌含璫構厦殿
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桷山岳雲牆其後
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脩龍

楊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璨日既夕而西舍乃反宮
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玄
眸而微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翻其輕迅王乃乘
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旃
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旌咸
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皐藪

劉楨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
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巇嶮峗北崇金
揚暉於溝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巍其層秀干
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梗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
圍高徑穹皇竹則塡彼山垠陔彌阪域夏蕩檟包
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凰攸食水產衆彩各有彝
倫須首華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鮮且觀
其時謝節移和族緣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
清眸顏若雪霜揷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瑙舞
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眄風長歌飄乎焱發
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若
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
國于水游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游
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巉其
高囅聽迅雷於長徐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
駢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
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典師落幕
包括連結營園毛羣殞殪羽族殲剝塡崎塞䀜不
可勝
錄

唐李白明堂賦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
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輯
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
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
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伊皇唐
之革天剏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電發以首
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渙開混茫景星曜而
泰階平虹霓滅而日月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
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頹綱淳風汋穆鴻恩滂洋
武義烜爀於有截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
興拓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
見既應天以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
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天后勤勞
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

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
彩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
攢雲梁磐玉石於隴坂空瓌材於蕭湘巧奪神鬼
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
而永固兮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
突兀曈曨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巃嵸頹
沓若嵬若業似天閶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峩以
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騰
文窣忧惚以洞豁呼嵌嵓而旁分又比夫崑山之
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乎結構乎黃道岧嶤乎
紫薇絡勾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啓扉崢嶸嶒嶷棊
宇宙之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埏漱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
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
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
月雷霆之所鼓蕩晃星斗之所伾抗峯金龍之蟠蜿
挂天珠之肆砆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
根摩天倪而創規模敵虧珍樹翠草含英揚芬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
之參差擁以禁扈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
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
壯不及奢麗不及素曾檐屹其霞矯廣廈鬱其雲
布掩日道過風路陽烏轉景而飆飛大鵬橫霄以
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層乎碧光之堂見
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駮星錯波泐甃蕭寥以颼颼
宵陰鬱以絲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
室窈窕五闈聯絲飛楹磊砢走拱奮緣雲榴立岌
以橫綺彩棆攢巒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
欄汗漫沓蒼穹之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
絕垠跨皇居之太虛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條幽訛而
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條幽訛而
晷換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
虻蟠梯徑通天而低垂女攀星直上俯長河而下
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窻
於網戶金娥納月
翡翠而銜霓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絓而罷躋要離
欸矓而外喪精視氷背而中迷亘以複道通乎掖
垣坌入西樓實爲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
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崢嶸
彤庭煌煌列寶鼎敲金光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

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
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採時順方其圖閾也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
而蠼跪青龍承隅天閨而蚴蟉其深沉奧密也則赤標
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叶光權陰坤斗主土據
乎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
異模勢若飛動暻晛晻昧政典滅表賢示愚於
是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鸞蒼螭
鴈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旁瞻神臺順觀雲之軌
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昭鑒維清緝熙崇牙
樹羽煌煌蕤蕤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張龍旗
琛帛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璧獻
嶽容疊跡乃縶俎醢修粢盛眞三
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
之隱轔張鈞天之樂鏗鎗鳴弧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
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益聖主之所以孝治
天下而享祀宜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
庖造化爲幸殽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
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

八荒會咙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
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日極于天
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奥推陰
陽之荒下明詔班旧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
卑宮頹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
親於郊桑棄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蓁蓁
蓁鳴玉鑾之鈌鈌遊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
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
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
之勞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粟陸而包陶唐遂邀
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
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黜滋味
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穹崇明
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
堂倚天闕兮巃嵸鴻濛搆瓊材兮偃蹇塊滂邈崔
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眞所謂
嵬周流碎雍岌兮
聊蠻王化恢鎮八
考休徵兮集賢才
極兮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
儼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劉允濟萬象明堂賦

祿以作久攄元命之振而時成括閭陽與泰階襲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龜書至地以河觀而龍圖出擁神休導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玄天享神祇以稱秩願畢宮而自處惟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嫄訾而法營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修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綜乎舊典經始乎玉律紹先志以高興匪矜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表臣而審其議焉以爲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表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經欽修宗祀非夫爲已者也安可已乎粤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穆四門可納四氣明明八窓均調八風靡金靡玉靡磨靡礱去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爲工思承天以接神故峻相乎皇穹處乎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宋蘇轍超然臺賦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

既得請高密其地界於濰海之間風俗朴魯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蝗逐捕盜賊廩鄙饑饉日隱陋無以自放乃增治其城上之故臺日與其寮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之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澤安以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塲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三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名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之曰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凌空兮溢晨景之潔鮮幸氛翳之收霽兮建朋友之燕閒舒堙塞以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潔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淒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掎軒楹以長嘯兮聊神解於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

漫漶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其滿前懷故國於
天末兮恨東西之險艱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
其西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沙於海堧苟所欲
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被世欲之私已兮每自
于於曲全中變瀆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洗濶誠遠
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
常勤苦以終年蓋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
雖盡日其猶未足然兮竢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
相命兮霜凝磴而蹋蹋馬躑躅而躅躅鳴兮左右翼
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狙清夜之既闌惟所
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

國朝趙弼太白酒樓賦

濟城之巔有樓蹁焉檐阿謝涸濁於埃壒煥兮悄蓋太白昔所登臨而盤桓者也粤惟濟郡唐爲任城雜舟車於水陸紛人物之俊英俗尚詩書而民勤稼穡夫豈他邦可與抗衡于時四明狂客適宰茲邑温恭克脩儼碩有立訟庭閒其虛閒聊遊衍乎原隰爾其長庚真人興聖孫子薄遊東魯寄

家於此邇近之閒亶其樂只想夫二賢之登斯樓也形忘兮有終心超兮無始藩五嶽兮張屏隱三由兮列九輿天漢兮爲將舉斗筐兮作七左浮丘伯喬以振衣右安期羨門而正履豪吟吐萬丈之蜆醉吻涸三江之水人寰之風雨眼空四海氣蓋千古風流豪邁直使人精神飛越欲凌風而遐舉也爰有濠梁趙子博覽好脩倦遊湖海養痾林丘棄休暇偕朋儔攜濁醪昇芳羞而相與登茲樓仰天宇兮嘐廓俯山川兮氣蕭瑟翁歟號鳴兮悲窮秋撫而明滅南則野蔌蒼蒼河流湯湯濤靄波霍歟注昌渠微神禹之疏鑿民何由而奠康北則平原滃漫一望無極泰山巖巖遠露秋色顧汶泗之縈迴知發源乎其側周覽既畢逡巡就席浩歌起舞痛飲盡石客有襄侯太白不云乎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

昔人安在登高望遠但見山青青而水瀠瀠而況吾儕小人皇皇朝夕汩汩塵埃死與草木同腐不亦可哀也哉趙子遁爾而笑舉酒觴客而謂客曰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故由今而眡昔則既往之日焉窮由今而眡後則方來之日未嘗徒以區區百年之身欲與之計錙銖而較尋尺良非惑與吾聞之也君子命舍聖哲吾誰從故遇則伊尹周公道行於當時不遇則仲尼孟軻言垂於無窮彼死生得喪如蜉蝣蚊之過乎前曾何足以蒂芥乎胸中且夫夏蟲不可與語冰井壈不可與言大非達人之大觀其孰能邈圜方而無外也客於是黯然而歎飄然而饋洗觴酌酒焉太白之酹已而長揖暮於林薄明月出於東山衆客皆醉興盡而思還矣履霜磴之滑挾天風之高寒各扶攜而雲散及清夜之未闌念茲會兮不偶獨喟然而永歎也

楊守陳張秋賦 駕舲艎以南邁兮經齊鄆之故疆何石堤之巍巍吾目兮夔千里之垂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兗郡之張秋曩河決于此兮奔滄滇而橫流漫黍稷之方疇兮奄千頃爲一壑渺風濤其洶湧兮舟楫沉淪嗟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川兮吸濟流而吞汴漕渠寢涸而將湮兮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以蒲比兮悉膠柝於坳堂壅萬國之經絡兮撫兩京而揣其吭堯以洚水爲警兮咨伯禹其焉在共輿鯀而相承兮幾精衛之填海捷石笘之鉅萬兮付一髮於熔爐役夫纘其荷鍤兮皆化而爲魚河輿歲而偕逝兮公與私其同窘日篳篥掊克以蠹民於流亡兮有人心其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築斯堤其若墉乃售僞以叨榮兮自詭纂禹之神功若強敵之負固兮師老財殫而弗克俄大龜之自殞兮溢刑誅以爲[illegible]嗟彼僞之一售兮志搖搖其益逞再售而邦其殆[illegible]兮卒自歸於陷阱歎世時之每下兮紛售僞其日繁戮懷中之赤子兮謂剪狄而平蠻朝捷書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秋之一築兮蹋至今其猶剛吾恐衆僞之滋售兮將百祀之莫救尺良非惑與吾聞之也君子寨兮潰千仞之長堤倚危檣以曾思兮涕潛潛其

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奚歎

詩類

晉 師乙歌 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遂行師乙作歌送之彼婦之口可以出兮可以敗

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窜戚叩角歌 淮南子曰窜戚困窮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寡婦哭黃鵠歌 婴魯門之女少孤紡績爲業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婴作此歌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鳴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成行

晉 陸機齊謳行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懷東表桓后定周頌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歡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梁 沈約齊謳行 東秦稱右地川隰固夷秋層峰駕蒼雲濁河流素壤青丘艮杳鬱淄宮信疏敞王佐改殷命霸功繆周網

梁孝元和劉尚書明堂齋宮詩 質明攝上宰言早乘車軒四圭邸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鳳凰樽貂冕交揮映珩佩自相宣微風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愧能論

隋 虞茂奉和望海詩 清蹕臨滇澨滇漲巨海墜滔滔十洲雲霧遠三山波浪高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藐姑射庸藻冠風騷徒然雖觀海何以効涓毫

唐 駱賓王兖州餞宋五詩 淮汜泗水地梁父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樽綠

蟻空柳寒凋密翠棠晚
紅別後相思曲悽斷入琴風

楊師道奉和春日望海詩

春山臨渤海征旅轫晨
憤鄉洪波迴地軸孤嶼映雲光落日驚濤上浮天
駭浪長仙臺隱蜃駕北鴻水府汎龜梁碣石朝煙滅之
罘歸鴈翔北巡非漢后東幸異秦皇羣旗羽林客
跋踄少年場電擊驅遼水鵬飛出帶方將舉青丘
繳安訪
白霓裳

蕭楚才奉和展禮岱宗途經濮濟詩

拂漢星旗轉
將追會阜跡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岸獸鼓震河
庭葉箭凌寒矯烏弓落望曉驚已降汾水作仍深迎
渭
情

薛克構奉和展禮岱宗途經濮濟詩

龍圖冠晉陛
非煙起濟浦綠字啓河汀畫裳晨應月文戟曙分
鳳駕指云亭
星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奉萬歲竊幷偶
千
齡

高適汶陽道中詩

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
日出見闕里山平知汶陽

送李少府宋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
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
孤帆遠路繞梁山疋馬遲此地
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悽其

宓子賤神道碑

吾友
吏茲邑亦嘗懷宓公安知夢寐間忽與精靈通一
見興永歎再來激深秉賓從何逶迤二十四老翁
於焉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愧色行人感遺
風坐令高岸盡獨對秋山空片石勿謂輕斯言固
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形勝駐羣
目堅貞指蒼穹我非王仲宣去矣徒發蒙

李白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詩

朝策犂
眉騶舉
鞭力不堪強狀愁疾何何處角巾微服堯祠南長
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沙潭笑誇故人指絕
境山光水色青於藍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
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

繡轂徃復迴簸林
白鷗歷亂長飛雪
錦湍深沉百丈洞
綠珠潭水流東海
滿園今日曾無一
落騷人哀遂將三
前一笑輕九鼎魏
牖爾聞其聲但揮
一杯酒酒中樂酣
令皐縣擁箑橫八
眞瑣瑣山公酩酊
雄筆安足誇堯祠
爾向西秦我東越
藍田太白君可期
別杜補闕范侍御
壺送行駐金驄歇
上亭曲度神颸吹
各萬里涘
然空爾思堯祠宴
我覺秋興逸誰云
落日去水與晴空
歌鞍憩古木解帶
夕鴈沒青天時相
送吳五之瑯邪堯
秋興悲山將
宜魯酒白玉
挂橫枝歌鼓川
失
堯沒三千歲青松
古廟存送行眞
桂

酒拜舞清心魂日
倒芳樽馬蹶俱醉
杜甫醉別復幾日
金樽開秋波落泗
遠且盡
手中杯魯郡堯祠
有如張公子骯髒
人擊筑向北燕燕
爲鄰送族弟覃父主簿
却廻棲霞山留飲贈之
鞍馬月橋南光輝
山羣花散芳園斗
由
攀送范山人歸泰山
至天門日觀近可
山望不及此去何
十里雪滿原野白
登高丘兎起馬
色促歸人連歌
起分首更何言魯郡東石門送
送族弟凝攝宋城主簿至鄆南月橋
吾家青萍劒操割有餘閑
徃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
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
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
客抱白鶴別余徃泰山初
行若片雲杳在青崖間高高
攀雲送族弟凝至晏堣覃父三
戎裝出盤遊揮鞭布獵騎四顧
馬足間蒼鷹下平疇喧呼相馳

逐取樂銷人憂捨此戒禽荒微聲列齊謳鳴雞發晏堨別鴈驚凍溝西行有東音寄與長河流魯

中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彦裴子含清貞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衆臥盤石斧水漱寒泉三子同二疾時時或來與往往云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庸輕衣簪昨宵夢裹還雲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寄東魯二稚子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長晚洞桑

視五藏無全牛趙叟得秘訣還從方士遊西過丘念別復懷古潛然空淚流

五月梅始黃蠶凋桑柘空魯不及仕學劒來山東人重織作機杼鳴簾攏顧余思慇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箭書能取酬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歸去直道落日昏陰虹此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携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鰓呀呷鬐鬣張蹙剌銀盤欲飛去嘖兒拂机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飛爲君下筯一餐飽醉着金鞭上馬歸

覃父東樓秋夜

從爾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士牛滯東魯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柱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與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伯留離放遼海折翮

翻飛隨轉蓬聞絃虛墜下霜空聖
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早秋單父南樓**
酬竇公衡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別君若俯仰
春芳亂秋條泰山羞戴夏雲在疑是白
波漲東海散爲飛雨川君獨坐青軒下此時結念同
書幽簾清寂在仙居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
娉婷綠荷花旖旎紅魚遊華益底人在鑑湖中太
白招春酒輕衣浸晚風龜蒙與皃嶂片隔片雲東
別中都明府兄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
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
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
雲取醉不辭留夜月應行鴈斷中悵惜離羣**登魯中都**
東樓醉起作昨日東樓醉還應倒接離
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杜甫與季白同尋范十隱居詩李侯有佳句往往
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月同行更想幽
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昂
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
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對雨書懷走**
邀任城許主簿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
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
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秋水
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
吏逢隘壁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皇甫冉館陶李丞舊居詩**盛名天下挹餘芳棄置
終身不拜郎詞藻世傳
平子賦園林人比鄭公鄉門前墜葉浮秋水籬外
寒皐帶夕陽日日青松成古木秖應來者爲心傷**戎昱同辛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詩**暮角
發高
城情人坐中起臨觴不及酌分散秋風棄雖有明
月期離心若千里前歡反惆悵後會還如此焉得
夜淹留一回終宴喜舊遊復牽役
重湖水早晚泛歸舟吾從數君子
韓翃送崔遇歸淄青幕府詩平陵車馬客海上見
旌旗舊驛千山下殘

花一路時春衣過水冷暮雨出**送故人歸魯** 魯客多歸
闊遲莫道青州客迢迢在夢思
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惹馬蹄輕秋草
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覯[redacted]後少婦下機迎

韓愈將歸操 擬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
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
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鬭兮無應龍求

龜山操 擬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望龜山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
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
伍周公有思兮嗟余歸輔

宋王禹偁經城武詩 釋褐來城武始知爲政難每簽遜戶狀羞作字人官古砌
綠苔徧荒城草木寒官情消已矣時夢釣魚灘○
釋褐來城武徒勞自感傷位卑松在澗俸薄菜經
霜遲擁寒莎綠門横古木蒼冠纓塵已滿未敢濯
滄浪○釋褐來城武經春自愧多晨炊猶接續時
雨未滂沱拂榻驚巢燕陳書起蟄蛾惠民無政術
尸祿竟如何○釋褐來城武間思應舉時投人天
下[redacted]瘦馬雪中騎秋卷何年中中春愁到處隨如今
名已遂爭敢話官卑○釋褐來城武携家別故鄉
北堂微祿及南畝舊田荒籬菊飛秋蝶
庭莎鬥夜螢無人慰孤寂窓月自凄涼

歐陽脩曉發齊州道中詩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驛白草原鴈入寒雲
驚曉角雞鳴滄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
無聊歲已昏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消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三齊舊富閒人行桑下路日上海
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潁夢先過
穆陵關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州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美獨
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
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東州負海圻風物
老依依歲熟鵶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
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閒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
酒青春終不換頹顏惟慚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

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鷥喬木成陰百轉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留題南樓二絶 倫得青州一歲閒四時終日面屏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醉翁到處不曾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曾鞏離齊州後詩 雲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還扣沙行已去齊州一月程千里相隨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文犀剉剉對紙窓明○畫船終日玉觴誰對七橋今夜月有情千里不相忘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寞船窓秪自知

穿林筍翠玉田田出水荷正是西亭銷暑日却將離恨寄煙波○將家須向習池游難放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荷氣夜涼生枕席水聲秋醉入簫幃一帆千里空回首寂寂置春風邊塞柢蕭騷辛夷

王安石發舘陶詩 促轡數殘更似聞雞一鳴春風思衣裘寒始輕稍知田父穩燈火閉柴荆永濟道中寄諸舅弟 燈火勿出舘陶回看永濟日初高似聞空舍烏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路光陰真棄置春風邊塞柢蕭騷辛夷樹下烏塘尾把首何時得汝曹

黃廷堅過宮邑寄耿幾父詩 呼船凌太河驅馬踏平沙道旁開新邑千戶有生涯四衢平且直但綠槐陰縣衙閒誰作此邑耆舊對予嗟前日耿令遷民出坳窊始遷民悽愴去邑土異端極紛孳既遷人氣和草木茂萌芽桃李雜無言春風滿城花陵陂青麥煙雨潤桑麻自非耿令君大澤荒蒹葭白頭妥起飯襁褓語嘔啞自非耿令君漂轉隨魚鼈豈弟民父母不專司斂賒令君兩男兒有德必世家問今令安在解官駕柴車當時舞文吏白壁強生瑕令君袖手去不忍試虎牙人往惜事廢感深矣至昏鴉定知循吏傳來者不能加今爲將軍客軒

益湛光華幕府省文書醉歸接離斜懷寶仁者病偷安道之邪勉哉思愛日贈言同馬謁

蘇軾青州道上大雪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詩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絶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綠窻朱戶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劒眉君不是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閉門飲羔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行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朧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騣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攲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飲甕

途中次韻膠西

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驛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夜半寒聲落畫檐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噫劉乂

玉盤盂二首

雜花狼籍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裝成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尋舊畫圖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將白酒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彝負郭相君初擇地看羊屬國首吟詩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祭常山日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茆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兎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京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陳無己東阿哭毌詩

慟哭東阿縣傷心莫與論却思當痛日敢忘此身存舉目

人將毋回頭影乎魂更
堪悲手足孤稚滿船船門

楊廷秀蘭陵令詩

蜜雲兮終風健順閑兮罔寸蹊
之通喟葵丘踐土而述熄兮矧
巽方岐山之與逢草堂谿以鑄兵兮靡遺蒲於董
澤燕簉無趾而造齊公
周兮楚貢而不國嗟若先生兮雖知時
一說兮微儀衍之舌而疾晃兮鬻洙泗之敝裙乘方輪
之不如儲唐虞之故墨王兮中都若蘭陵兮聖人徒
與折軸兮欲先鞭而人棄兮載之萬世之亨衢伊素
征九伯而佩六印兮睥睨二邑宰而不得俱儻不欲
以天球玉磬而貿康瓠兮嗟爾後死者其舍諸

文天祥過平原詩

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
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
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
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
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賊臣牽制
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鈎舌心歸朝廷氣不折嵚崟
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
白首竟稽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

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
土公死于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

汶陽路遇雨

積雨不肯霽行路如涉川青氊繚我後白氊覆
我前我欲正衣冠天昏雨手如糾纏飛沫流流被面代
我泣涕漣鴻鴈分南翔遊子入北燕平楚渺四極
雪風迷遠天昔聞濟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

至鄆

地乎古蒼蒼煙男兒
欲了事長虹射寒泉
非風雨輕打人泥淖飛
上衣目力去天短心事與時
違夫子昔相魯侵疆歸自齊

過濟州

昔爲大河南今爲大河北屯雲四萬里平原望不
極百草盡枯死黃花自秋色時時見桑柘青青雜
阡陌路上無人行煙火渺蕭瑟車轍紛縱橫過者
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霜蹄破叢棘江南寒未深銅
爐獸花赤焉知行
路人鐵冷衣裳濕

發東阿

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
煙秋雨桑麻地春風桃
李天貪程頻問候怯勇緩加
鞭多少飛檣過噫吁是北船

宿高唐

早發東阿縣
暮宿高唐州
哲人達幾微志士懷曙
天地空悠悠孤舘一夜
宿北風吹白頭

來平舘

悴憔

江南客蕭條古鄆州雨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萬
里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坵

發鄆州喜晴 烈風西北來萬竅號高秋宿雲蔽層
空浮潦迷中州行人苦沮洳道阻路
且修流澌被鞍韀飛沫綴衣裘昏鴉接翅落原野
慘以愁城郭何蕭條閉戶寒颼颼中宵月色滿餘
光散衾裯余子戒明發飛霧靄郊丘微見扶桑紅
隱隱如沉浮身遊大荒際海氣吹蜃樓須臾劃當
空六合開沉幽千年厭顏色蒼翠光欲流大陽經
天行大化不暫留輝光何曾滅晻靄終當收嚴霜
下豐草長歌夜悠悠明
日東阿道方軌驟驊騮

元學士虞集奎章奏對回至李溉之學士宅得鎮紙玉蟾詩 聖恩深念曩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
詔先令修古廟彤庭即日遣皇華閣中
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偶
爲傳宣到書閣就牀拿得玉蝦蟇

米與誠高唐道中書事詩 野橋西望見高唐城上
依稀塔影長方朔古碑

埋蔓草晉文遺廟廢殘陽依依遠樹秋煙斷漢漠
平沙故壘荒笳鼓東來知候吏一聲驚起鴈行行

趙孟頫孔道輔擊蛇笏詩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
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
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
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凛凛含風霜
子孫守之愼寶藏
絶勝象牙堆滿牀

烈婦胡氏行 婦濵州人 客車何焞焞夫挽婦爲推
問君將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
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內
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毋與虎生嗚呼
兒取刃力與爭虎死夫活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
此萬歲千秋可以奉明主馮婦下莊安足
數嗚呼猛虎逢尚可竄成竄成奈何汝

太白酒樓 城迥當平野樓高屬暮陰謫仙何俊逸此地昔
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望眼百
里見
遙岑

張養浩登泰山詩 風雲一舉到天關快意平生有
此觀萬古齊州煙九點五更滄

海日三竿向來井處方知隘今後巢居亦覺寬笑指洪崖詠新作滿空笙鶴下高寒

樓何處登臨思不窮城千層外人在丹青萬幅中景物相誇春亘野占

今皆夢水連空濃粧淡抹孤岑未許公

遊華不注

山冠古今翠羽刺雲天倚劒白頭歸第日揮金攀援直欲窺危頂歌舞休教阻盛心星月滿湖歸路晚不妨吟棹碎清陰

登歷下亭

童年嘗記此遊遨邂逅重來感二毛翠繞軒窓山陸續撼秋濤恐岸摧每過塵懷為瀟灑斜陽欲沒未能回

段輔題李太白泰山觀日出圖詩

岱宗鬱鬱天下雄諸侯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為斯世開鴻濛釣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玉女為斂容却視五嶽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蟲當年咳唾留絶峰至今樹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國朝劉基過東昌有感詩

夜發高唐濟旦及東昌將落仰觀天宇清平見杳漠漠但見荆棘蔽白骨翳寒籬聖道懸日月斯人非虺蜮教養既迷方欲熾性乃鑿展季骨已朽清風散蔡霍絃歌滅遺音蘭絲盡籠絡鴟嘯翻翻一變姿化為跖與蹻況聞太平象表裏相倚着賑卹行東水旱荐為虐飢氓與暴客付群吏所務惟刻削征討乏良謀乃反恣剽掠坐令羊秋租登行止稍有託付群里可作歌詩附聖謨誰藩宣有童寄胡不慎遠略往者諒難追來者猶

騎舟車舍兩京沿洄
未能往俱是重王程
丘林簷際瀉懸瀏空
氣浩暢發冲襟餘色
李時勉巖巖亭詩 岱
立當山趾亭前芳草
花拂檻無人採獨鳥
紫一杯遥見滄溟水
白雲起聖賢大道誰
氣象難爲喻誰遣名
隨處登臨訪遺跡想
何極
黃福過濟南詩 往年
塗今
人無
臨清贈馬姓僧 一
雲丘

井皆臨牌郊原四望平横峯
連岱嶽分水向彭城箭鼓屯千
酒
贈行軍司馬樊敬 輕風解寒
沍初日麗
丘宗磅礴不可擬翠色横秋幾
峭石嶮巖倚天外孤亭屹
早沒路岐古砌荒涼苔蘚滋幽
鳥時鳴聽者稀晨露浴日千峯
昇元觀裏曉鍾聞岱嶽祠前
由乾坤闔闢同周流泰山
脚登開彼岸舟一笻攜向白
君去薇垣有閑日
逢未久俄相別不識

情有
偈不
沂州道菴松 老
罷舞
青天
東昌喜雪 清陽
船來
營田〇積雪盈畛尚未稀凍雲挾雨又霏
霏今冬膏澤沾如許來歲豐登定可期
曾參在平早行望泰山詩 我欲登泰山憑高望八
難得今晨馬上忽見之屹立東南半空碧想當洪
濛時二氣相欝蟠大堤戲黃土莫能識其端圓靈
降崖嵎坤后孕峯巒一朝天地劃開闢但見千丈
萬丈高嶸屹乃知造化神置此奠坤軸巨靈挽其
巔六鰲戴其足愚公不能移長房不能縮天工經
營鬼斧鑿削出千數百峯青立玉自從上古來南
風吹不平日月出華彩星宿揚光晶寒崖積冰雪
陰壑馳風霆雲霞炫明晦草木發精英上浮金銀
氣下潛魑魅形巖巖魯所瞻作鎮朝百靈崑崙以
爲仗四嶽以爲兄匡廬峨眉乃其子此外培塿皆
雲仍齊魯青未了此語何足憑其上萬里天亦借
茲山青秦皇漢武巡遊遍玉檢金函重封禪風雨

莓苔往日碑煙雲松栢當時殿由來五嶽秩三公況爾巨鎮山之宗鍾靈毓秀杳莫測磅礴下土專其雄我
一舉平安南再舉清漠北車駕時巡過泰山望祭
築壇陳玉帛小臣幸此奉宸遊一見茲山愛山色
雖無涓塵補河嶽頗有詞氣填胸臆他年載筆頌
神功刻盡泰山上石

薛瑄過嘉祥詩 使旌兩駐獲麟臺秋色蒼茫積雨開一帶青山連縣郭幾家茅屋接高桑山川自昔曾呈瑞鄉邑於今豈乏才邹郎愧白頭巡歷徧使人寧不重徘徊

過古滕薛 繞過古滕國還瞻舊薛城分封遺壤堞列爵但虛名冉冉春煙淡悠悠野水清望中今古意信馬獨含情

滕州道中 數點青螺海上山參差樓閣海天寬行臺五月不知暑只覺侵人海氣寒○六年三按古滕東兩見榴花五月紅却憶端陽霑賜扇曾陪鵷似翔觀飛龍○早從高密過滕東攬轡初看海日紅正恨一春無雨澤夏深方許靚雲籠○重淵陰渺漸侵陽樹色猶含海氣涼細嚼遺言有深味餘甘常溢齒邊香○雲山海內出層巒始信乾坤許大寬自是傍人看峻絕何嘗六月有霜寒

許彬爲衍聖公賦詩禮庭詩 共說趣庭處全勝閉道菴寸心知景慕尚理事幽探豈但聞三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

崇恩堂 東魯素玉孫青年觀至尊宮袍須錦繡王食賜盤飧自是宣尼裔偏承聖主恩河間華偏在光彩照乾坤

程敏政德州道中詩 出逢漕舟去聯檣密於指我舫無着處沿流或相妨百訴亦難徹如操江師擊撈還散聚摧篙與折纜往往繫愁慮平生凡幾出苦口或徒御忍後莫爭先寧緩勿求遽今茲畏簡書刻日觀當宁而況河防嚴來冠重相懼危坐欹戍晚少寢驚逵曙蕭蕭傍水村隱隱隔城樹緬懷古賢哲高卧得深趣悅此行路難推逢賦長句

尼山高贈孔公伯 尼山高高嶙峋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新

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韋布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荏苒于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朔風吹地才一日先生笑坐開芳辰戲綵兒孫行遶身勞壺陸續來親賓嵩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姻新詩在眼酒入脣先生陶望然岸烏巾家山喬木色不改百歲願作無懷民

闕里

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掌故藏心口自懟還自語進脩何日敢升堂

硯尾溝

一泓泉聲出硐長千金猶帶墨痕香源流色正分玄武刪述功深仰素王湘水有魚還識字滎河無馬復呈祥稽疑款借圖經看斷港褒迴文夕陽

寄衍聖公昆弟

不見王孫已數年每過東兗即茫然蒹葭有奉陪雙玉范藻還　直幾錢良夜有情應下榻薰風無計可停船魚箋一尺憑誰遞濟水東流月漸圓

登泰山詩

五岳誰爭長東皇萬物先晦明分日月呼吸變雲煙厚脉中盤地神功上配天云亭問封禪千古竟茫然○石靈朝拱北空籟聽琅璈地扼中原勝天臨下界高雲山雙老眼江海一秋毫欲訪蓬瀛去從誰借六鰲

昊覺謁宣聖廟詩

林立穹碑蝕古苔廣庭端拜啟門開玉封高並東山峙聖澤長盈泗水洄已冷沆灰科斗出未行綿蕞太牢來只今老樹成連抱天遣森然愧宋雕

謁顏廟

魯人有東家顏氏非西鄰陋巷帶智井千載猶荒村古屋自增光累代加褒甄繼昔心不違至今里稱仁賢哉充復語後生庶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道非樂貧我昔過其里桔途籍居人是時屬炎暑蕭索如初春老樹盡摧折周垣半頹壇入祠重瞻拜瓣香贄明神終退見[redacted]者疑爲原憲孫泗水清浣漾尼山翠嶙峋落日無以薦悠然歌采蘋

題青州先賢祠

汴宋人才無古先東方作郡總名賢朝廷擇相多從此州縣勞人豈信然隱隱故疆分海岱堂堂遺像照山川只今新廟煩虛位莫道前修美獨專

濟寧夜泊

鳴鳴畫角語城頭暝色蒼茫倚舵樓古戍煙生人已散長河月落水空流異邦信美非吾土他日重來是舊游千里鄉心孤枕上可能今夜夢刀州

李東陽新廟告成詩

巖巖岱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署○新廟既構其輝孔炤如輻斯輳如樾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惟天降嘉贊攸是崇惟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御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牲用祝于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啟止聖靈降監饗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屯如貞游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周廟

于庠薦于廷坐于廟堂孰使我冠裳兮○或飽而腴或㛹而舒或佚而娛孰安我起居兮○孔道之傳兮周祀之綿兮魯封之存兮昌以不忝年兮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煙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巳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望嶽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嶽峯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縈婆沽嵐濕青瀟潑黛濃長原隨迤邐高樹叻蒙茸幢節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煙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混沌天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書禹貢壘域紀堯封恠淺臨滄澥憑虛倚蓽嵩行尊宜作丈名重合稱宗外歛神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像植古大夫松圯闕身長繫東軺境暫逢崖蹟愁日觀谷嘯想風從聖主齋心切儒臣樂事慵饔飧慙驛廩輿從惆官備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顒一笏誰共手雙節日月蹉跎易溪湖限隔重奮飛輸鳥翼飄泊信萍蹤濯熱思晞髮凌秋憶盪胸酒闌多爽氣涼思晚惺鬆

王守仁泰山詩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揮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飄送天衣峯頂動生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冊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決漭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儒奉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頹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泠然

馭涼飈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窅匪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嶕峭傾側臨崆峒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闇闇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塵網苦羈縻富貴真不遊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濤露草不如駟白鹿東游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濤雲來作天門曉遥見碧霞君翻隔繆縵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遥見碧霞君翻翻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昧末了傍有長眉翁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我才不救時匪材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巔昂然遺下界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匪虛杳洒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咲即吁怪吾亦不強語惟復咲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泰山高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倫可計尋文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倣嶷試作泰山高但恐近埜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

難具狀扶輿磅薄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衝北恒西有華俯視偪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作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冊梯霏靄劃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州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遂谷襞積隱埋虫中有遯世之流龜潛雖伏飧氣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淙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虫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如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留其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閟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遥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群蠻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尚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于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躡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何景明東海太守行

腰下組綬無一尺
千石漢家盜賊滿山東十城九城荊杞中玉食常
懷股肱郡蒼生久慕循良風況君兄弟皆甲第出
入光輝無與比兄飛仙爲宰王畿弟握侯符長千
里四世五公自此始

樂陵令行

山東郡縣一百八
一城無戰場有
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
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
十四城見賊走杭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
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
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嗟乎平原太
守樂
陵令

李夢陽草堂雪霽爲樊敬題

郭城日出海雲殘積
雪光搓列戟寒侍立
泥中皆帶劍咲談堂上盡裘冠新朝故假威權重
儒將從教禮數寬一代英雄餘慶在百年圖畫使
人看

邊貢登獄詩

岱宗山秀石靈芝壁立煙霄萬古存
霞標日觀青松麗雨化機盤地軸上青直氣接天門
頂石逢萊東眺海雲昏○王皇祠畔一憑欄絕頂
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
清雲迴隔三千界白日平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
幽壑鳳笙聲

九日登千佛山

南山空翠崖野老倦
裊珮珊珊
霄萬里心夕陰逈積水風葉下長林短鬢新來白
黃花不可簪○窈窕寺門敞蒼蒼山徑微風輕不
落帽雲近忽凝衣刺嶺毋捫直垂岩洞雜峯詩
紫菊肥晚途喧鼓吹輿醉出林霏

登千佛山

層峯入溪遍曲澗開八年千里夢七日兩迴來古
壁留煙色荒蹊疊草萊登高賦搖落懶悵宋生才
○出郭始朝飯入夫傭立馬看群峭開樽對兩松誰能囿白日延
山聞暝鐘自憐衰病久敢恨僕且從
容

尹臺夜集

憶共尚書飲蘭舟漾渚風芙蓉開
月下簫管入雲中鶴唳煙沙遠螢

流水閣通重來值摇落無復徃時同○晃晃氷上
月稜稜沙際風寒星動木杪遠火露煙中城鄣千
峯對園林一水通興還野酌留賞夜深同
王廷相浮亭宴集詩
戒鰷泛澄湖窈窕靚湖涘古
已邈逝亭館麗未已我來夏候變清覽紛可紀群
水鬬葱蒨列岫獻蒼紫簷風既洒寇花露亦泫几
拳爾小逢丘宛在水中沚風颯颯大雅吟朋僚況文
史伊人昔當路衡準一世所特勳代茲烟燼世華
何駛朗鑒無留形空美山公啓形神竟乘化今曩
利濠梁稱達士幽哉湖上磯吾
豈殊理舞雩協聖符寤
欲鈞清泚商河聞鴈
鷁風遡急漸遠影終沉旦卑陰霞低宵
浮明河臨噫噫思南洲奕奕度楊林適志洞庭浦
矧羽衡陽岑返往豈不嫌霜塞亮難任崔子厭玄
菟梁生匿山陰避地古有然達變
智所欽傾聽入寥天因之動遐心修金鄉舘中作
肅孔融薦禰衡表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
弘祖葉疇咨熙載群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岳降神異人間出竊見處
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
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雠聖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
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者歎詰朝勑官奴斧鉏又以刪三徑忽爽嵓清勝
西階偏延蔓蚰蛻除鮮脫分憂患即裛簷際風復
稍城隅煙比跡君子行蘭洒挺孤騫企聖三
損逐協道群邪捐籍茲俄頃力竟豁虛靈閑岱嶽
五嶽俱神峻茗蒿泰伐馬絶頂俯雲
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躔蓬萊疑咫尺直恐礙
飛仙登濟南城樓齊山木葉下海氣已驚秋故國三
弘羊王孫萬古愁青雲心日邈白
壁道難酬鼓角風
塵際懷鄉獨上樓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說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富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騄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晉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九月九日魏郡太守遣無丞張含齎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祇竦不知所裁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取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嶽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家曠溘臣獨何顏

倪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蔇爾之生尚不足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蠭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忼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施紫退就散輩感恩推咎五情震悼蹐天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揣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冊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奉枯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舍吝所宜忝竊非臣敢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歎

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東身奔走稽顙
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
表以
聞

唐文本勸封禪表

伏願順萬國之歡心膺三靈
服以巡遊五嶽齊列六
瀛里爲一息詔卿士延
宗而報上帝班瑞以朝諸
帝王之盛節俾夫山
無窮楊鴻
徽於來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

伏願
闢繕
璽誥激彼天波徵萬
江茅而陳鄗黍飾蒼
接九重而巍美使編
疑禎蕩浮華於石磕
靈義深
聲踴

李百藥勸封禪表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
大川饗禮無輟而告
和六宗五帝禋祀惟永名山
馳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
宗具斯盛禮聽萬歲
逸響紹十載之遐蹤
之

朱子奢請封禪表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
位者上玄豈可不對
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
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
驟之迹以殊損益之
梁父張樂介丘增類
燔繼蹤韶夏
豈殊道也

白居易撰賀平淄青表

元和十四年臣某言伏見
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氣廓
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
干經天殛神誅李師道
惡稔衆叛親離未勞
師徒自取擒戮伏惟
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罪盈
皇帝陛

下文經天地武定清晏四海會同升平之風實自茲始臣名忝共理職在分憂忭舞歡呼倍萬恒品官守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踴躍之至

柳宗元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霆聽廓清天地貞觀率土高燕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既得廟謀必滅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悉平無俟取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之俗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千歲之統實繫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忭躍之至倍萬常情

宋姚鉉遷移鄆州謝表

臣鉉言三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朱慶至奉宣詔旨賜臣遷移鄆州碑一軸使令書石者鳳篆嶽鞏雄文飛動自天而降闔境爲榮臣鉉誠感誠忭頓首頓首

首臣聞建萬國而親諸侯莫大乎立制度鎮四夷而附百姓莫大乎列都城考王制則五等有差稽春秋則百雉爲大平流行下民昏墊昭天鑒而俾無逸口揚聖謨而動有成功亦猶晉遷新田獲水土十世之利周卜洛邑得天地四方之中鴻猷允播於無疆翠琰是書於不朽伏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勛命光啓瑤圖放勛之文所以縣諸日月有虞之孝所以通乎神明寰區克致於泰寧蠻貊盡同於文軌式遏亂略則四海宅心寵綏黎元則百王讓德將舉告成之典重地積水爲患辭生失寧加大河決防洪濤浸壘將就晉陽之禍咸思瓠子之歌宸機一決於九重喜氣四充於千里修移城郭直疑遊仙人之宮殿創室廬皆謂入華胥之國審方正面而盡舉興利除害以孔多不有大功孰識乎睿知不有鴻筆孰振於禁林寶軸俄頒於近扉英辭煥發駭龍蛇之變攄妙翰優柔睇鵾鸞之翔集貞珉已勒盛德長新粲然與日月爭輝邈矣將天地齊永吏民相慶潘閬有光臣無任屏營之至

范仲淹知青州謝表

臣某言奉勑就差臣知青州
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
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
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竊念臣賦才寡
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
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靡未
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
退藏伏蒙陛下天量庇全聖恩收采改此劇藩之
守假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處分旰昃體
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蒼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
五日到任上訖者登
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聞臣

蘇軾知登州謝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
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
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
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
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
捨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
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陛下
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旧將四海明

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
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
及非才仰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
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國朝程敏政代衍聖公謝修闕里表

伏以文教誕敷離照普臨
千海宇儒宗大慶鼎新復見于宮牆成千載之偉
觀匪一家之私幸光覃鄒魯遠陋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備中和志鉤謨烈乾綱獨運闢四門
以廣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宮以隆孝治登延耆俊
弁兵異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
恢邦計加崇釋奠重行舍菜之儀以正師表百王
之功常御經筵究
刪述六經之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
期載念先皇舉斯盛典屢勤大吏督被群工出
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克輸作禮庭中起視昔
有加寢殿相高於文祖增俎豆之輝文星遠應乎
壁奎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奐之休臣嘗與上公身叨
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
構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嵩嶽

以祝蕃釐載申徽恒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于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亨有道之長於萬世

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牋類

楊脩荅臨淄侯牋 脩死罪死罪年載豈由

之情深耶損辱嘉命敦日若彌須臾不復過此若仲宣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令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恢目聽者傾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若此矣是以對鴈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疆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爲皆詈耶君侯志聖賢之縣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衍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滕腹誦誄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爻荅浩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陳琳荅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並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然異禀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爍絕煥炳譬猶飛兔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緑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不能謹罷續玩眺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疏類

漢 東平王蒼乞歸職疏

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須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固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庳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諫明帝校獵疏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省約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遙徜徉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唐 柳宗元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疏

今月三日進奏官某某起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魯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聞涯岸之阻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外怛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是以未及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搢紳諸生遠覩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爲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竊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際慙無尺寸之功閒無任憤激羿營之至扑舞歡慶倍百恒情賀分

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疏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壞旣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達已肅澄清之政黑無夜動鴞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卽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恭以相公慕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幷躍之誠倍百恒品

書類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疵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疵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者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射桓公中鈎慕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弁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戮後世無稱非智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爲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萬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漢王吉諫昌邑王書

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恒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辜焉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甘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恩至庶不伐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轡身勞乎車輿朝則胃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寒風之所襲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撽之間哉体則倪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芥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明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仰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潁之效憂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懷眷而不已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弁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校印釋鞮朝夕侍坐讚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酒酣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惟幙毋侍側斯盛德之所蹈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篪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而無聲情踊躍於鞍馬謂可比懾爾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襜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啓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牡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騁巧若不攻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質白

宋歐陽脩代曾參荅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

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者夏也祖述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之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上規聖明下敘淪壞垂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之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馬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荅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本之子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而鄰其容貌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恃其位如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嘗聞之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幽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

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茍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盡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元

元好問上耶律中書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譬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榰拄麤桷雜出於榆柳槐柘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

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年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閻下之力使脫措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閻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閻下萬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隋仲孝俊撰脩孔廟記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摧於

禮樂天生大聖是曰王之位膺期命世寔厄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偃武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代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宰邑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憲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寶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翫滿月之明越劍潛光

每動衝星之氣爰降
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
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
災化之所行牛馬不繫鼉魚夜放早彰漑釜之篇
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
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
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覩洋水而思歌尋靈光
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神明粉壁揔塗丹楹
刻桷可謂誠之所至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
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朴散淳離世道
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
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
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
潤茲茲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
爲令懷之以德道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
還名賈兒多字鄭妍雄窻伏賦役平均心吾儉素
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
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
遂歌美績共敬穹壤

廣平自任城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秦之
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
當咸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於頃公三十四代
遭楚蕩滅國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
三年廢高平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要衝東鄙
卿邪西控鉅野此走厥固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
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
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明漢則名王分茅
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
才雄自高小人則鄙野蕞治況其城池奕愷邑屋
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
而不去其雄麗埃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方
綿歷寶泉貨之素觴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
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
三千三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
克脩儼頌有立季野之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
才撥煩彌閒剖據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乃一
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韋弦適中一之歲肅而
教之二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
矜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畿村

和鳴緻罕頻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
縱暴之心黜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
併於重輕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魯
道其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有
取焉遂書之於壁垂之將來
牌後賢之操戈知賀知章云

馬總鄆州刺史廳壁記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
育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
熙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二月丁巳平臣寇復
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總授節分閫撫安舒衆
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灌沂俗人既
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夭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移
旃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
干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
考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
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
徒與阜隸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
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大州郡廳事之
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記者不啻備
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
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
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
魯之滭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
德中爲總管府亦爲都督府而將曹戴濮兗五州
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
就高爽也自逆師攘據闔滂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
兼鄆州刺史御
史大夫焉總記

令狐楚刻蘇源明二文記

大和五年春三月兗海
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
本府書幣脩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
明集中小洞庭瀟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
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諜詢訪耆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

髣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問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絓鋒摩刃以戰鬬爲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髽嗜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之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李阜撰黃石公祠記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亲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圮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嵗夏六月旱既太甚遍走群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潔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蒭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開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逐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祗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祐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坯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與有圮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人之際備興亡之端予殷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乘人謀協贊觀釁而動極深研幾發八難銷六國敵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粮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效社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其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天寶三年立

宋孔道輔五賢堂記

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所以鎮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絲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不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聖人之道擁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令陵祥巫祝之弊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泪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圮缺楊子惡諸子雖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聖三王之迹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楊之力也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征之風蕩然無華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遶譟或欲攘其法戕其教臻其途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諸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脩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況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皐陶伊呂之爲臣功濟於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蔽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中正[redacted]于帝皇幸不見黜而與進葉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以訓傳功象設於祖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能跻及又不及亂缺執甚焉因建堂收五賢所著事圖其儀敘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肅容知聖賢

之道盡
在是矣

歐陽脩撰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
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
爲宣義軍節度使以
天福二年始贈太師
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
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
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
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慷慨顧
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讒亂五十年而
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
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
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
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
善惡惡之志至於公
史殘畧不能備公之
來此求於滑人得公
史其記德勝之戰尤
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
公欲自經於帝前公
見廢又言公五子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
梁兵盡屬段凝涼師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
往者亦皆非也公
以三日破敵梁之
三日是時莊宗在
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
其神哉今國家罷
將連四五年而攻
奇取勝之議而歎
或笑以爲狂或忽
讀公家傳至於德
奇然後能勝然非
速在果此天下偉
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一年予復
來通判州事歲之
公畫像而拜焉歲
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善用鎗當時號

王鐵鎗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鎗之爲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完之復可百年矣

存不存也而寻猫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寻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蘇軾密州判官廳壁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言語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寻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泫然長思而一嘆也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福而辭福夫求隘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余自錢塘移守膠西繹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之畏余既安于拙也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圖之比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厮役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敢爲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後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頎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嫵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翟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齒

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

嘎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邪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一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絶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世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亦莫及皆

金党懷英撰修孔廟記

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深仁厚澤以福斯民奥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留神機政革其所當興飭官屬俗建學養士詩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於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祠久不加葺且甚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緡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後而期於有制凡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廡舍以崇垣至于樓座欄楯簠橫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二分其役四因舊以全加葺者十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春踰年而土木基架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徨望易之又明年而衮功告畢冏有遺焉上既加恩闕里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芟生於林域及尼山鄒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芟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至廟成之日宜有

刊紀敢請並書于石又廟有扈閣以備庋書額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挈功計功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叙上所以褒崇之意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不得其傳而夫子載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代治蹟嘗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者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階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鎖首浮漚諸錢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繪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學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惟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曉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效功隘者以宏庳者以崇崇焉有制宏焉有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惟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後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楊奐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旣而請謁閼里迨丙午迺命監脩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翊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林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沐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憂卿范陽盧武賢

叔賢亳社李禎周鄉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
仲敬濟陰江綏孝卿梁園李紱綏卿華亭段弼輔
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
上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
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
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
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
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山
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
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吁二三千
里之遠令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
之內者不亦異乎已酉柱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
泗河地頗高敞南望出汶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諮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而
斷者其魯城歟歟薾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
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穆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閶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
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
諸子弟姪迓于廟之西相與却馬鞠躬趨大中門孝經大中門之北入齋聽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庶戊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者吾聖人之力也何貢於魯也後之何貢於魯者獨不思之邪今日有國有家者獨公爲然無何日蓊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弗備歌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緜亘百世之下自

兩株在贊毀之前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篆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東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吕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林在壇之南楸槪無復子遺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特勑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龔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此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視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

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而月之癸舉出於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子詩書道彙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後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僞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奚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次西而東向者孔中丞道輔文中丞道者也於宋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齋廳賓王九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遄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泯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慄英書壇之北蓋石之屬也夫所謂勇於義而世傳子路捨丁石書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匡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

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視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兎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褚不以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故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視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訢者是也廟北雙石梁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故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徂於貪侈之心之所徹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爲之矣福何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厚四尺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龜趺十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

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入東門館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廉君冢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院觀達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穆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則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爲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竹倩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磉斷足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脅溝村拜聖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壠莫

考齋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翺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道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曰東南行幷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即昔之所謂坼其頂者是也廟廢毀久而規模猶可見大成殿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也其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廚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亭也兔礫中得一斷石蓋前

進士浮陽劉燁夾廬辦故辨正之夾廬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壑洞石角濺濺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掌持火曳綆而入比二數丈忽豁然有光睹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燁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飭巳西南行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傳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西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此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村又十里由石經埠下寅正朔飯後出南門二十里里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宅之還晡時子中葷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蠅紙校達嶧山循山之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圖指顧若仙橋之巨

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絶所至派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綫數弓逼入縣復逼由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于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携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于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毋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矍相圃會公有感于懷憂得元措之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叔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餚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憂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憂得元措之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齋廳已未辭先聖於啓聖殿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鳴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鄭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强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吳澄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者吉安永豐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裔孫當西漢末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按南豐之曾子之後未豐之曾則漢都鄉侯六世孫撝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牒尤明益以子翰林直學士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命其子萬載縣尹雷順曰吾鄒國公之系由周以來中兄弟相後先入翰史兵部侍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歷官御史宋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其父宋國學進士歷官御

至于今被吾道之澤
誨宗黨奉先祀小子
尚幼涕泣而識之謹
爲館職遹追先志貽
路儒學教授如圭裒
院長程公鉅夫移集
孫說教授中書平章
元公明善侍郎張公
擇曾氏賢者主領教
下之郡郡撤至宗人
儒學正志淳掌其教
以明年戊午春二月
巽申分地其燕居門
德裕如圭協力焉歲
秋仲丁四孟初吉舍菜于
先聖先師以及祖禰
他姓俊秀之子弟咸
官吾郡相好也比應
歸故山遠來謁記予
說者近年諸郡縣所
耳有之靡所益無之
出所爲請于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
至厚責之至重矣豈此諸所增者譏焉襲取其名
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
之學本之誠篤必孝必忠信傳習由是而建
之國家天下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
章之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況道
統乎澄於聖門所頗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子孫
勉武城伯諱睎顏學者稱東軒先生曾氏族譜具
別碑于燕居左廡世系堂之南云泰定三年二月
新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記

揭徯斯撰濟州會源牌記

牌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
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
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
城縣爲濟州以臨濟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
以會其源置牌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
河埭于臨清地降九十尺爲牌十六以達于漳南
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牌十又南入于河北
至奉符爲牌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牌一以

節泗水而會源之牌制于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脩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牌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士崩石泐災不可特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即功大政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衆材撤故牌夷拘泓徒其南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壘視其地無有所鑄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殺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間于北之二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石防以禦水之洄狀衡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鏊犬牙相入咫以白麻固以劣鐵厓削砥平混如天成以石膠磨礱剸礫關以飛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群僚宴于河上以落之工徒感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鍾決竭觴擢啓鑰水平舟行伐鼓讙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者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徂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廣厚皆倍於舊鬻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廚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牌三之視故牌倍之其出于縣官者鐵若廚木十之十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闢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扼其藻荇使舟無所碍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趾脩其石之岩陡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羸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閑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鋤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絶者通之鬻者漸之

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
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庄三牐之署以嚴
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
尚書李奧魯赤中書斷事官忻都祠三以迎休報
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
遇流殍則男女異瘞之饑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
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
克果于兹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
天清地寧羣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
勞垂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
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之
遇也惟兹牐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
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
辭曰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
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工寧從萬世是資
朝飄夕檣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
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既滌既疏濟牐攸基先雞
而興既星而休觸冐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櫝之奚
有饑渴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匆亟匆遲十旬之間
遹續于成智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
逵舳艫相銜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
自南顧盻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
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供于千萬里
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
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
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
截其牐有莞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
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
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
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
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爲防以節之水溢則
縋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
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
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
導閼滞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
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
其官且周知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

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徇私毋怛勢怛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未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險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丞丈之室制千里之政俟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官群吏何所聽令鄉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禀政荊揚徼絶域朝貢之使何所爲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益兗豫數千里供億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荒右庫整密峻完前列吏舍濮三後之肆于重門之內後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庫充牣次樹洛魏曹濮内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于兩廂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内堤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逵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惟公罔私故後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内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兹者鮮不著勤悼勞載于簡書而侯之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侯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侯之孫治元年其月日合内外之庽餘八十楹是歲九月記

司居敬撰尼山孔子像記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立學官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躋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掌簡蜀守寫倣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爲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舍于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顔習于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庽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顔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傍殺之領緣袪皆緇黑褾於是倣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奉天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三者而已曰冕者大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綖旁有紐貫之於衡前後垂繅旒加玉十二者五玉玄黃朱白蒼貫以衡之左端加之綖上復繅於衡之右端繞於綖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二章日月星辰山龍以等尊卑以武以等統纊瑱纊皆冕之制次者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綾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玄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華蟲以下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圜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巳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東以革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純以素純謂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蠙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

子朱卿大夫青士緇有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爲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笄紘纊瑱纊皆冕之制次者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綾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玄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圜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巳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東以革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純以素純謂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蠙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

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辟首毕九章素帶終毕
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
爲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紂衣裳帶韠佩綬如冕
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
如冕而服弁者通服玄端焉端身四尺四寸袂亦
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玄端上士玄裳中
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曰雜有韠如裳之色
帶佩有等黑纁玄冠深衣可也圭蔥之而已既蔥
精舍孟子像于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
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候好禮者有取焉

國朝解縉紳擢後樂堂記

聖天子尊臨大寶記
年永樂臣縉當筆署詔
奉天殿中聖天子若曰
以暑詔記年大哉聖言
三王之盛心也斯世斯
二帝三王以是存心此
下至嗇夫阪尹皆同此
有心者莫不同焉雍熙
太和土下一體何其盛哉
亦感應然也聖天子作於上寧無翕然應於下
者乎北京刑部尚書黃公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
舉於鄉入胄監事
聖天子首擢工部
太祖高皇帝歷官至工部侍
郎尚書謂今官永樂四年師
征安南受命先次廣西鎮遏調餉給之絕明年
安南平總治交趾布政按察司又明年盜起海上
師復來征兵民事劇
旋以體
聖天子之盛心平定安輯之俾同其樂周
無異於圻甸之中肇載之下也是以竭其心思勞
其耳目盡言而極論早作而夜思揣摩盜賊之情
而惟恐一事失其機度量任使之器而惟恐一士
失其當身體黎庶之却而惟恐一物之失其所此
其心無時而不憂也頤以後樂名其所居之堂而
謂予記之且曰予有莫乎范文正公之言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嗟乎文正公雖以
使相出鎮立功西陲而仁宗夰究其用故上視周
召有所未及者今
聖天子所以任公者過於仁
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文正公者乎雖然其言即
茲南交尋復綏靖公歸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
周召之心也其心即
聖天子所以任公者過於仁
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文正公者乎雖然其言即
茲南交尋復綏靖公歸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

聲暗干羽之舞公之樂也以卿相之樂有庭闈之慶里門下車命服稱壽亦公之樂也夫是之謂後樂也若夫世俗之所嗜好而矜誇者豈公之樂哉然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廢幾聖賢之樂者歟是將以名其家居之堂也豈不可以垂示其子孫哉公今所寓扁舍也亦將大書揭其間俾後之人知其樂之所自而詠歌之聖天子永樂之治於千萬年

吳訥撰有恒堂記

粤若昔永樂初訥祗命訓文臣于禮部部貳卿高密儀公以德學輔導景陵于孫宮休沐之暇迎于至其有恒齋指齋扁曰制自東髮讀書暨登仕版以迨于今茲一惟有恒是式蓋人一心全具天理惟有恒者不貳其心故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凡忠君孝親善兄弟夫婦朋友以及應接事物何莫非是理所推乎今吾年已耆艾諸兒悉令歸耕惟季子銘留侍茲幸親覩席望以是訓勉之銘字子新少于僅十歲嗜學閑怠未幾于以病免歸子新依依不忍爲別洪慮更化于承乏六察子新給事黃門特詔贈公太子少師謚文簡于與子新咎晤未嘗不以公

言爲勉也後于陛典郡御之五年已未歲于以老病請閑懇求納祿得請曰先生榮還有恒之義望筆則庶克綿先公之澤而幸書以授於是乎書

列聖鴻恩于無

許彬撰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大夫司居敬徙置于孟子暴書臺西與孟毋斷機祠隣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寶又徙置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對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今邑者得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構材儲工經營弗懈木斷而已不加雕墻圬堊而已不加飾礎階以石窆窓

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已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堂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錄克寬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尚前賢嘉惠後學異乎世之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若日星與天地相爲攸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兹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劉翊撰修孔廟記

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俱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俱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有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有功於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贖牟雜土木之妖栝矢驗鑾夷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貿貿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耶隆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戎狄之君無不是矜是行焉迨我

祖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海隅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器數樂舞有加無已況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廡門庭齋厨黌宮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褻位於正殿者皆礱石斲木爲龕位於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闤路皆

任昉送王文憲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内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吕虔歸其佩刀郭僕誉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延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昂宿垂苦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王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滄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棄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絶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久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奬風流增益標勝耒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析棄於

鞏以輶石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甬霽泰岳雲開則重檐疊拱丹青耀日月之光短欄修楣金碧焜煌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克守趙公蘭佩來徽言翊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餙事事咸備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役者官銜姓氏具列于碑陰謹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宫殿宇巍巍霄漢中古來天開此勝地木鐸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弟替道無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常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憂倫攸序教化弘尊尊卑卑有定分萬事萬物咸斡樂響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往俱顓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内天無功坤厚彰德出獨異林木不棘詔靈蹤森森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白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趙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螽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

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辈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揔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紐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父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啟七畧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叅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憮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廣列宿之表圖緯著五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鼎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頹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卻分司廬欽兼掌舉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冊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儉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憂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冊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胥然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次之

義穆若金蘭又領太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申六年又申前命加
中書監猶叅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
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
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
茲技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
式典春秋三十有八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
舍皇朝軫慟儲絃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
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
義豈非功深礪道遠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
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
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素於造次室無姬妾門
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
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
善誘最以冊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
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
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
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孳競爽
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旋服請罪遠
夷慕義宣威授指寇穹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往事
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謏笄愛憎
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
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
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
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朗練庶務鑒達
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
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累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
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若有神服道豈非
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擇才無異能
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爭於西山一
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
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
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
直彫章繢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
楚趙群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
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治世
範爲如干帙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

一家之言不朋於集集録如左

唐蘇源明小洞庭五太守讌籍序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

守扶風蘇源明鯈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閩閩肯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摠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廈潭阻殘暑於是有膳鹿腶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龍冰之以寒水瓜剖鈲刃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而羣后之絪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潔鐏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蠆尾右遺吾山倒岷岫於波際指梁於林缺移揉敵豁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焯態目成以留客嫮容色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連絶崆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並曲淑兮護輕橈蛟龍行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滄而閟悵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蘂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泓洞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蹤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表廣載酒于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茗相里子同禕過如巍陽敎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坐皆故人也徵饌新鐏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

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遥川后禮兮亹亹冗橈橫增沃兮遂遷延川后福兮易尋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長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手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扃扃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序

宋曾鞏雜詩石刻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昔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亦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善良未期囷囷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著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生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

嘉祐六年二月己丑序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橧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橧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顗顗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孫是爲文昇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恐死扶柩歸葬遘病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衰不能渡歸溫州既又娶于漂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爲漂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

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温自温而建康自建康而漂陽凡三徙矣其視温之族已若温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發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此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之又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六世紹江西宪世之志勤載以譜系爲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爲浙西廉訪掾云

揭傒斯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紹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寧孔子者後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懼遊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七百有餘歲天下至今誦其書講禮樂識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寵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楊士奇送李求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儲君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槖槖道傍拾草實以食而膝與鄉先生儲君憫

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旣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鬢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歲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偕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旣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蹇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illegible]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誠若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illegible]道二守之[illegible]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且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詣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薛瑄撰魯義姑詩序

魯義姑者今魯之寧陽人也當春秋時齊兵入境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所抱抱其所攜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婦人對曰棄所抱者子也抱所攜者姪也妻迫於兵懼子姪不能兩全故寧抱姪棄子將割私愛而於

全公義也齊將義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於齊君遂還師魯得免於兵因訪得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義姑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乎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能權天理之宜寧割愛子之恩以全存姪之義遂致義感齊人卒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溺私恩者平時尚然況顛沛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賢遠於人矣順天府尹王公惟善實爲邑人讀書而好義於義姑之事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欲表白之以勵俗乃求士大夫之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凡若干首皆得比興之體諷詠之間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於世教不爲無補因屬余序書其事於卷端

王守仁撰山東鄉試録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有如古人者生其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及其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與試事於兹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士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之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之弗得是蔽才之過也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而已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卞將冉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抜自提學副使陳鎬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烏乎是三千有奇者其皆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其亦有卓然而顯如顏閔游夏之徒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

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守仁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之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亟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自今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八

遺文下

文類

秦始皇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鄒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彊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

戰曰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
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
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
經紀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
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
德昧死言臣請其刻詔書金石
刻因明白矣臣冒死請制曰可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
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
上農除末黔首是富黔首之下專心集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
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
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
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
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改制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和
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
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
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
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信侯馮
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御史李斯卿王戊五大夫
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也地
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
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
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
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
爲表經
登之琅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陽春
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
之黎臨照於海從臣嘉
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
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
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
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
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
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
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

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辭曰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彊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撝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絶息永寧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

聖烈請刻之罘

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

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

述聽者風聲紛綸威熏塵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詳論器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龐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易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禹稷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汩滀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靖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狹游原遐濶泳沫首惡鬱沒閼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於沼鬼神接靈圄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傀儡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
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
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
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
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
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
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
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
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
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
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
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
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
掌故悉奏其儀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
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
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
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
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定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
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
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曾有宛宛黃龍
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煒煌正陽顯見覺悟黎
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
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
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
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唐 駱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文

圓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
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旣
輯玉帛云亭業紹禋宗必奄金下日觀伏惟皇上

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于帝期海薦四神奉冊書于王會瑞開三春祥洽五雲既而緝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翼軑移玉輦于梁陰若月承輪祕金繩于岱巘臣等質均芻狗陰謝彖榆辛屬莽鏡多輝昭餘光于運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摐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封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峰豈可使稷下遺甿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奏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而三舍望雲紆素叫天閽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託仙閭以相驩就水殘軀遊岱宗而載躍

宋曾鞏泰山祈雨文

維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入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辭奔走群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巳兼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裁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顧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蘇軾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聾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聵者可以使抉耳以轟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照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于

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絶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饗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國朝李東陽弔顔魯公文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胡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先幾復潜鋒于外攘練周兵于丘甸峙魯遂于芻糧方其開筵亨士灑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為雙當是時也飽宴安之酖毒嬰富貴之膏肓釁起寢妲禍延金張爭射利以賣國孰扶顛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違于蔽旒足迹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譎使疆藩脅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河山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在想英風之末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魯之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高原兮蒼蒼

碑類

漢禰衡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膚哲崇高足以長世寛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懸周道之廻適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二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朔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聦彼靈祗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資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科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抱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振芳風配聖饋圖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冲秀不實雍紀德行昭罔窮之高蹤紹虞氏之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於無文順天時以奉孔子之道存三代之禮彝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大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悶焉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修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備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而歎曰大道哀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自魏哉若乃紹繼徽絕興修廢官而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徽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鍾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

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三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蹕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韶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假神祗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按碑梁鵠隸書

唐 崔行功撰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途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聃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取依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叅起諜箕服傳妖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上哲降生地運理接化先德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迹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雷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玦王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與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爲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唯孔大師乎太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鄹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若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筐隆其濬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茲恭諭乃臣之鼻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邑原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傅說巫

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郊臨巨迹鬱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遥均万宇之慶龕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枚勳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産皐陶徵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辯其多能神關異表性與道合時初冠冕已訓魯卿年未衰嘗先窺周室循且學期上達樂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雀養弘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襄憂辯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集懸驗遠飛李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隂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筌蹄得及其鼈笑求不可以象測也聞曲阜南宮展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士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淩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怨於王風絶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帝興憂問津匪倦狙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耕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火荷蕢徵者翻蹉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孤而在斯興感用輟悽遑狂簡斐然爾蹉穿鑿旋除舊館掃筵闕里杏壇居寢緇林趙幽知十稍微得三承妙科蚪所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箄遍詳雅什河漢靴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聞厲物伯夷餒死循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憂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食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俾易簡是知逢掖乃兼濟之塗華衮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辯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最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儉楹將萎傷其遠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沉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懋遺之誄蜓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準廣席間初閒已幷微言入室且分端垂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

剪元封有述殘缺載戰陳甘露嗣縱搜揚復起春陵
受命先訪於膠庠譙
南渡泉鵝北飛鴈入
原剪覆東序南雍鞠
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
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輯寧劉舟劉浮芳藻
之詩先遠戎衣初捲羽篇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
而膺寶曆夏啓掘其光光姬誦
而撫璇圖以文明而
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丘展責壤田薦
睬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籀寘庠殷墊
廣宴麗叟蓬嶺石渠明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想虛
旒纊以永懷至於大道寖微小康遂往矞雲幾紫色
謬踐玄門劉風白金徒尊高里黃初王始時多間
然建武永平業并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
畢陳有孚載顒觀下之訓隨設肆類羣望考享之
儀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
玉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鵷共羽翠華享
昇秸席虛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
會氣九皇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
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銷風過大庭以
省方捴泳上而觀藝宣
於荒噴讖攙檀於古掾
必祀言敷典訓廣命好
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時
載即鼓封之元年也揚
晉霍王元軌大啓藩紱
肅承綸誥北徙揆日蹈閑
蕃遠接泮林之舊遺制
喬木而韻流嚶伐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頼紫
旆絢黼黻飛文省拱重
閣懷煙几仍度室席
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
其衡軛將謂布衣黃屋名嗇則殊卷頒素王感召
宜一顏子侍側以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間妊興浮
海之說西華東帶尚以要賓言偃揚袪猶為得禮
避席延其不敏捨瑟晞
奧歲時蘋藻復雜菖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
一德聿隆三善搏望邀袒肅成講義發揮鎔造幽
賛事業而以周穆之籌王母尚勤西弇漢帝之展
穆丘因書東岳遂延
思建隆碣上聞天衷言由國
本理會中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頒玄堂

闢兮神靈儁揚教思
堯可履兮舜爲佩書
萬代其詞曰赫赫上
大寶循性稱教率性
畫先啓律呂創陳禮
業尚日新繹無聲臭
華周廟傷禾殷墟悲
記言支離方旭白天
悲家承跨龍運舛振
振鐸宜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
廣訓三千徧于七十
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
社齊聞與邑接輿自
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
迺幾羊因魯觸鳥何
陳飛鄘傳頌管編照書韋卜
商承絢頹子叅微堯
心靈泛獎德配乾坤
則不追昌赤遂往名
業暉辰象教潛發
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
仰三統昌日千齡聖
時邁神緘孝思絳螭
承軏羣鳳翻旗
上浮龜蒙遥
集鄒魯翹勤真跡
惆悵今古舊塋迷
綸賁宗師詔組靈
宇虹梁野構羣翼林舒
雕攏
桷圓井方
浴早洋
烏鳴初姐豆
沂童
如墨檢
詣
遺轍於昭邁訓允歸聖烈肅

穆仁祠陰沉像設隨四序
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

韓愈撰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
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
十七八紹爵三年
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
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念之自
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祭酒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餐薾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
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
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
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剡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
無乎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招鎖擴門悉棄倉實與
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
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
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嗤娟不能出氣誣以過犯
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
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
臧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乘魚坦坦施施即貶

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
使將國良往戍衆良以武
黜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
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於
良義長乞降納鼠遁退王
五百里抵良壁鞫其門大
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
棄部隨送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盟崇義反
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
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舉兵著職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
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一取
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
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
再按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
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潁東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
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而
平物估賤欽貴出民用有經一吏執民使令家聽
戶視姦究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
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民馬曩將慎將鍔將潛皆盡
其力能薦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史隨唐陸徵爲少
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
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
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
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
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太
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絶遷零王黎公不
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祓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
疆鄙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曠王
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
取瀆似刻詩其碑爲示無
止

宋楊億撰大中祥符勑建天貺殿碑

臣億聞玄天之覆[illegible]也陰騭而無私上帝之臨下也高明而有赫倬[illegible]回而成體其聽孔卑杳寂寞以希聲厥應如響[illegible]周書紀其輔德羲易載其益謙百祿咸宜于以降其永命庶徵時若于以降乎嘉生斯皆自我民而聽明表其道之貞觀者也至乃秉陽而健垂象於目星得一以清成章於雲漢東壁列位主圖書之祕文晛寶論精握河洛之命紀藝乾之縕至顯矣天之文有爛矣聊覿太古鋪觀往諜三五之世德化醇茂故伏犧受龍圖以作八卦軒轅得龜篆以朝萬靈放勛獲玉泥青繩之文帝舜膺赤文綠錯之瑞夏商以降道用昭明故大禹夢蒼水之符帝乙拜玄玉之字西伯之赤雀止戶武王之白魚入舟皆盛烈通於神祇茂勳格於穹厚懸是奇物譎詭以効質珍圖炳煥以告休宣純禧而奮景炎形寶訓而示靈眷斯固殊尤絕跡曠千載而罕逢卓異倜儻爲百祥之稱首不然者又何以運契於中和之極長發乎至治之期雜霸已還寂寥而無紀合符之盛啓廸而必先者哉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之御天下十有二載也纂二聖之丕基舉八紘之鴻緒中道底定庶邦協和玉燭陽明珠躔執道頌聲載路■風播流百工惟時五兵有試仁風衍於無外洪化馳而若神品物茂遂而由儀群黎富庶而知教徽纏之刑幾措絃誦之聲相聞人自謂於羲皇家悉爲於鄒魯行葦勿踐忠厚之性成天網彌疎寬大之德著淳源載復治具畢張皇上方端居穆清之中獨運陶甄之表執粹精而思道宅清明而在躬極深研幾淵默雷震揚鞶絢景輝光日新固已濬哲之懿升聞惜怛之愛敦洽金玉其度追琢而惟精雲日之表既望而無祈當其夏景長至陰魄下弦斗城覲深虎閣宵簇建章萬戶管籥之有嚴衛尉八屯誰何而載肅銀漢左界玉繩西傾挈壺之漏屢移厤席之對云罷方將凝神於蠖濩寧體於清閒靜慮合於希夷未應過於眹鑾俯及乙夜閒乎嚴扃煥發靈光勝若白晝乃有真官降於霄極臚語示乎休徵將求衣而起對忽乘飈而滅跡天子於是申以齋戒致其精明爰及獻歲發春之初祇受大中祥符品錫九賓宿設親拜於廣庭八神前驅奉引於

黄道寘之恭館藏於東序乃復肆眚於緜寓易號
於初元惠賚浹於五營爵秩加于群后均合飲之
澤以尚齒推給復之典以貴農狗東人之勤請考
乾封之舊章將以陟分丘禪社首奉符而行事刻
號以告成揚二聖之休光爲天下之壯觀列城除
道有司講儀龜策告循雲氣呈瑞三神眷懷萬邦
和會而靈心昭若玄應杳臻以爲庶人靡常猶畢
星之好雨群小多辟或夏日之疑冰皇上復夢神
人諭以諄諄之意期以來月錫符於泰山於是竇
發懷音申儆執事有依類託寓之異當殊置飛馳
以聞粵林鍾紀辰銅渾[redacted]度肇白初吉以至生明
惟茲巖巖之[redacted]荐發穰穰之瑞祥光夜燭成丨輝
之姿卿靄朝躋結九葩之狀是月之六日也忽得
黃素於灌莽之上其文有皇帝崇孝育民壽曆之
言周章震駭亟以白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
福郎共捧持以詣封禪經度制置使臣欽若緘縢
載嚴騎置來獻皇上罔旋欽翼夙夜齋明驛傳云
至詔蹕出迎羽衛星陳官師景從弁冕端委親拜
受于苑中玄圖秘文復徧示于群下先是陰雲待
族大雨濯枝需泥治道之是艱霑服廢禮之爲懼

是日也佳氣鬱若紛郁垂文五絃之風載薰九光
之霞成綺神人胥悅戩穀來同瑞乃綿蕞之儀素
已草具翠荷之駕乃先啓行既備物以告蹕俾有
司而翊衛載以威輅入于應門天子方復弭鑾旗
而稅龍馭撫氈案而坐帷宮既而步自閶闔率先
群司納之殊庭是爲秘寶且復討論前載追求遺
範煇景大燭奉既作時珍瑞云獲漢亦赴宮其後
因輟蹟而增崇建名稱而不朽者非可以悉數也
乃詔魯郡申飭攸司爰兹靈道茂建清宇授規於
哲匠董役以廷臣模斵前施暨塗咸備法大壯而
取象曾不日以克成置寘門[redacted]之庭鎮阿閣神
房之蘂雲封崛起迴對於軒檻泉流之洄清載環於
階墄栶若天既表以徽名既而禎揖靈辰揭之題
榜乃有玄鶴集于雕甍清唳久之隆羽而去斯又
九皋之仙質千歲之純精挺貽化之姿告壽昌之
兆者也及親封泥檢載揚禋燎降台陰道禪于方
丘會朝明堂肆覲東后故天澤及于四海神仙馳
于六幽天子乃撫節盤桓憑軾游豫周爰溥覽以
眉于兹瞻層構而改容臨清流而發歎金爐朱火
陽至德以升聞羽蓋清塵彰徒行之不息旋軫飲

至天成地平言時計功金相王振且以爲古之哲
后歷紀端命方績所述建武可徵至若甘露黃龍
標於年曆芝房朱鵲
緝經以論著詣所以
臣頌茲徽烈恭惟紫
大者也靈宮真宇列
有邁雄之博物通辭
曹王之氣質又曷
金石之刻流乎億
命之餘燦吻惟勤
潤寧企於前脩銘
治斯文闕如三五
圖書岐周發祥鳳上
眷諄諄赤符焜煌金
曠絶靡常惟皇建極
測清夜戒期曉容斯
崇峨天帝之孫泉源
靈有赫雲篆騰晶水
樵蒸牧成蓼蕭慶治
號式昭鴻禧福應之
盛煇光在茲魯邦奕奕秦觀

巍巍封雲謇蔚淵井漣
漪嶠然宏構永鎮芳祇

闕復曲阜孔子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
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
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
平文明之治粤昭元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
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又至是乃
復申命有司制考疫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
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
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闥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
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
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
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廡
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毀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
盡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
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
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
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

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敭
帛幣萬緡儼翁然助之修
儒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
於山掄林於野束棟櫨栱
水渠暖積石數百石堅斲
陶鍛冶冊艧縣漆以至工
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
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
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
中止藏事於五年之秋不
凡以屬基繚以修廊大成
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水
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
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
浙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
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
輻輳衆瞻顒千禩祖庭頤
治遺其子曲阜令思誠奉
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
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
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
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
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述在
洙泗立言垂敎惟明堯舜
之主莫不宗之廟貌和敭
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
無斁於祀禮之隆殺夫尊
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
惟聖元神武造邦大兵而
傳沐戎事方殷不忘存敬
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廟
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
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
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
寮敷文來遠衰矜庶獄惠
鮮鰥寡由天縱之聖於博
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
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
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
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洋
水如阯靈臺子來之衆至
矣哉觀文化下必一時寔
宗社無疆之福也定始於
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
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
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
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
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
兵越沐周禮在魯承
終緩遂臣萬方肅肅魯廟
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
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

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洋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
如翬斯飛邊豆靜嘉閟宮有侐烝事孔嚴世爵以
延酒掃有戶桀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
皇明登三咸五泰有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
萬斯
年

元明善撰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皇帝嗣寶曆御宸極拜大司徒柏柱爲中書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瓦答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賜碑額曰元勳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同東平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達衙敷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亟念功臣宣忠之烈當執筆謹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祖是爲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乃蠻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太祖皇帝起兵旗孛斡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追兵及困乏絕食忠宣殺其肉啖太祖太祖馬備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爲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术博爾忽赤博爾术張馬鶻蔽太祖卧且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太祖從三十騎行澗谷間遇群盜突射忠武三發三殪除徹馬鞬障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主可罕忌太祖厳兵襲我我得其謀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銳迎擊主可罕敗走諸部以次服太祖即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戶二乃以忠武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荊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行逾南盡委經畧金主奔沐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十年間無後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殺禁剽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於聞喜遺命以未戚金亂爲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曾祖也歸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

甲首數萬禽大將塔海詔分諸功臣畫門功第一
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都帥師圍全坌窮出降山
東安戊子三月薨於鴈山子七人塔思嗣國王忠
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曰大丈夫受恩明主
要須決機兩陣之間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
先烈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
斬守將從戰金師於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
完顏合達樞密移剌帝肆天功建鴻業諸國悉皆臣妾獨爾東南鴈張一隅朕欲援將弊衆親繫孱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然奉天子威靈汎掃淮浙取彼山川歸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躡踵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卑濕之地上喜曰塔出南征掖宋棗陽侵鄂渚憲宗崩內難方訌世祖以武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覇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形勢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於燕故有此吉未幾薨於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弘吉烈氏昭憲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國王女二人長適國戚木薛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寵太夫人起奏曰妾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也田必求魁公論天下事未嘗目一輕淺謂然也以是上默四年又者平問曰朕欲悉死此黨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反側上驚曰小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千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藏爾宋竊號江南方宏聖畧奮神武以臣繆膺宰相獻笑三方宋孱生悔上政容有間曰熟思無以踰卿其勿辭

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
議中書事衡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
及還籌思累日不釋卧
未熟善左右之卿所陳
識聰敏推有定操稽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竭
愚誠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竇三人可議中
書省事上曰此董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
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
以虛名奪其實權也一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
兵伐宋先規襄樊廟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
省宣奏如制其大政令聞令尚書臣遠詔徑行
爾自專勅尚書如前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饑
盜熾若不顯戮無以威衆奏曰盜犯彊竊當罪重
輕一切處死法何以立罪人死者待報從之十年
奏以王冊王寶上皇后弘吉烈氏以王冊金寶立
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勃奏
阿合馬欺國害民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
官阿合馬奏擬非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

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出鎮北圍遂留極邊
十年不與朝廷通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
召入勞之留語卧內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
書右丞相進金紫光禄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
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不能忘也去者丞相安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
慶咸望復膺柄用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
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
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拜中書條上世祖所爲掊克
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掊克在位倚
諸事詔皆罷之奏潛司諸官上曰平章右丞固取
朕裁餘皆卿事顧欲
奏曰此覺聖意欲倚近習爲耳目者臣猥列台司
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柰何近習伺間擠
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
曰準勅施行臣謂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
必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甚是妾

奏者入上其名二十四年上决意立尚書省奏曰
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别相賢者猶或不至
雪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
省憂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上掌環衛三十年
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
有九上悼惜久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
良輔詔重臣監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
歸葬只闌禿之先塋忠憲王巋然若山莫捫其高
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
秋其溫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
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
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實學士
默尤傑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
禮樂剗除苛雪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
是朝廷清明海內寧一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
嘉之曰安同爲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
經畫典制贊理樞機以宗社奠安爲已任以民物
阜豐爲已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致而
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閣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
治道評品人物得失亹亹應接不倦而請謁絶跡

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廁或諸創兩廡粗備燕處
乃曰身足以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
敬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又
薨不介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有失
聲者曰賢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
集賢諸儒請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令爵封
謚及父武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兀
都台嗣掌環衛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
徒領太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
有一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婦篤思
剌氏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郎令丞相女孫一
人適淮陽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
僉樞密院事相嘉頤利丞相幼從大夫人鞠育稍
長兼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武宗
嗣掌環衛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
遷榮祿大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
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
事六月陟百揆自初仕介特不阿剛廉有制衆已
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聖主下率群僚恪司

燮憲一夠至心明嚴峻潔苞苴自絶方爾謙叶八
座道卽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論曰忠
憲襄累葉之勳抱絶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
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
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
以成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
得展能專理期之致寧牧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
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潔德爲高宗臣若忠憲王
者有立於前或承於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
謂社稷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
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
卽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
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乎清白可跂而睹忠憲
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若
夫紀竹帛銘鍾鼎光在邦家不可騰實同里而垂
休華夏播烈蠻夷來必不在斯文其辭曰正統天
靳不永以畀猗維帝元
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師陸梁走北之楚諸
部大人崩角啓處倀倀忠武秉鉞專征薄伐遼瞀
至於海城戮頑植愿百邑告寧乃趙乃魏自燕南
兵齊魯歸明血戰晉弁斬關入秦咸鳳莫京取厥
鈇鯨鯢俱不驚金人扼河蹋踏偷生有螻上游帝
建九旂有開輿圖帝撫八川於穆世皇曠出東方
爰相忠憲抒誠進良兩相一十年萬彙皆昌徵
四馳元老奏康更褒迭避無材不揚文物其章化
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公而守也正
巍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誰力忠憲之
職世皇之德緊今丞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
有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已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
安物阜海寓晏清佈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
維孫儀形在嶽之貞在
帝光輝接日勳庸蓋世維元世萬維帝葉千維無
窮年尚徵相賢尋河可源凌岱可嶺苟稽高遠靡
跬方邊景行其全不在斯鐫笑永夫傳質之自天
風雲與宣文鑾
賀石炳耀山川

虞集撰曹南王世德碑

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兒以其
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陛
下入正大統道沐梁命山

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魯大父撥
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多
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
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
運功臣榮禄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
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
封曹南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
遠功臣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
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
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敎故光禄
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
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曹南王政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列母
脫端潤潤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
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
著文於碑臣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扎剌兒台氏太
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
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
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
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
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又
爲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
非篤慎謹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
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狗戰掠地著功受賞太宗
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龍北陝西之役攻城
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
以天下馬步榮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摠領諸翼
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
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
帥察罕效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
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
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
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
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
不哥阿藍鴈鬼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

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璮以山東叛發兵討之阿剌罕揔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郢州泝江陵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揔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揔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及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丞相伯顏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台溫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illegible]其軍獲秀王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所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尉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内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最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天子從之乃賜玉帶弓矢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發馬旣殘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揔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旣致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泰定二年進昭武大將軍昔以萬戶揔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令太保伯顏公方

鎮沭將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
兵大集土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
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行庚戌進平章政事
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萬戶九月庚
申同知樞密院事仍領都萬戶壬申皇帝即位大
明發建元天曆明日拜
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
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
通州令也速迭兒帥諸
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
巳卯哈剌赤渾都帖木
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
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
之兵悉已敗衂撤兵者
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
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
已亥拜榮祿大夫知樞
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
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
敗獲撤兵者也先帖木兒
爭而西南諸郡以次告
樞密院奉勑散諸軍行
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
舊官復舞山東河北蒙
月上之都也速迭兒
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
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
二月丙寅以所統兵置
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
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
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
以其居臣之契深宗社
定於兒聞而愛敬之誠
我行氣決志憤以能成
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
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
者深阻遠矣今上皇帝
奮名義以致討凶逆應
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
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
中興之大業以孜孜真
潘受軍民之寄福祿之
稽首而爲之繇詩曰昔
大祖受命自天聖子神

孫師武用宣世祖赫赫
世績忠定之與承國基乃執干戈乃奉鼎鼐不
寧方來先後奔奏盡瘁
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
臧兼弱攻昧我師我督
以終厥我國殤克繼父
皇是輔肅肅南征絕江
世皇御天於蠻如日式
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戟兵迎江
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
悔旋指江東建師合攻關
捫兒嬉孰當吾鋒斬將
於城之下變變羣醜
朝既定既越成功來告
歲成位以亨入覲天
彼海商爾相予左帥士
天不慭遺亟賓將星忠
絡齊魯梁宋鼓旗間
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
其將之不二之臣彼豐
寶王鷹馬還長其鎮
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
今王三世之祜豐碑列
忠勿
忘

歐陽玄撰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

相定住公自居平章首
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
中潛治舊規抑塞新弊水
佐一日具其實蹟請于
以貽永久曰國家之置都
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實
制盭導昌平白浮之水
等諸泉滙爲七里樂東流
潭又東注宮墻環大內之
白城東水門又路河之
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
聞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
乃接運糧提舉司車戶
治其事聞興橋初置以木
仁宗皇帝延祐中易木

以石次第而械之命闡戶學爲石工以至攻木鏤
鐵煉至皆習其技歲械一闡工與費若干有司會
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閒皆石一切
工後取其闡戶不擾而集近年有司擅以闡戶抑
配各驛以給驛置至元延祐以來良法美意日就
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郭士英若干戶餘
州縣之侵軼者悉禁絕之故得水利不隳漕法不
滯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遡滹西南涉
瀛博之埜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壖過壖而南爲會
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
江而止三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若京城西之
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
莫制守堤吏與閘戶晝夜分番邏視不贍則借兵
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脩閘戶之復丞相
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乎玄聞其言乃攷古而
徵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初西漢太
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丞武
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
河堤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
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

宇文周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
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
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遼宋
爲都水監置判監同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
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捍筏之筭兢司
其征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蓋征其入
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損厚費以利天下
而秋毫不征其貲視都水有不可同年而語者且
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
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洛入
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
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淯瀦以上皆爲國用水政之
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禹治水土益治
川澤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玄職在
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祖乃
父三世宿位遠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多積
功伐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揚歷臺閣三十
餘年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章及居台揆雅量鎭
浮坐突大政不徵辭色否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
焉系以詩曰國置水官象天玄冥都水有政治國

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湖方秉令太一並放八荒乃據析津迺建神州壤括萬派衡從其流東瀆白浮遵彼西山創是天漢流甲卯間酉抵綮宮南出皇幾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瀆天池若爲我潴給我灌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潛不征捐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戶習服習礪捷木膠室措不煩戶籍先正昔命閘各程其藝循甲及乙諸閘偏械歲修閘衆藝甲來制水有閘通道咨梁息耗有則啓閉有常大何閘戶伻役驛廐是求善書遽掣之肘相君入告閘戶乃復每歲鳩功群匠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在國血脈在身百體輸津五官嗇神相爲股肱利寔興榮衛不疑股肱宣能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樊垣有力斯定有量斯寬燾調雍容歲不溢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淪渠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贊罔倦哲輔專美於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敘惟歌作太史太史作歌載以龜蚊者

國朝胡翰孔氏家廟碑

一年而薨門人魯葬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六帝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郡邑有廟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遍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仲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宰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邕踵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于郡東北菱湖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兵元氏改物至元間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占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嗣徽之洙入朝罔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柘廟故書犧其制非寶祐之舊魯兵革益圮攲不治

己亥王師取獨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趍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修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特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盛德之美翰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 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圮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履弁舄裳衣陟降庭所黍稷鏞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

言念伊始

徐一夔撰齊王蠋碑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爲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爲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爲齊守畫燕人使人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爲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耻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矣敘而銘之銘曰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失金石也衆反顔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

迄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王鏊撰安平鎮治水功完碑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咽喉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祗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陵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潛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人船滅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決口奔猛戧莫敢越或謂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知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決口屬之河於是艄艫相銜順流畢發權聲載道事聞璽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中

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頴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頴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時向冬水且落槽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東吏戒丁勵奮牌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湜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二百餘里以防盜潛道復通後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為束六十三萬餘二百二十萬次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興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詩曰翼翼皇都致此三昆受命單車上荐灌輸東南艨艟來浮黃河奔溢勢如萬馬遂齧黃岡溢於鉅野 帝咨夏汝銳汝興協謀合力績乃用登三昆受命單車來屬廼相廼謀乃築維既堤黃岡張秋乃築維

天與時維人効力神謀鬼[illegible]隤林菑石昔事之始訛言懷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斂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失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屹屹安平新廟孔度四方攸同于萬斯年

重修顏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並唯顏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子思孟子而顏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以垂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並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絕開來學之述厥功大矣顏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蚤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為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且粹矣故以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又況不遷怒不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為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為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即所謂陋巷者歲久也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季五十代孫博士公鉉奏乞修治詔可之正德十二季告成前為復聖殿後為杞國公殿又為顏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庖廩庶罔不繕治公鉉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 上以命臣鏊延拜手稽首為之詞曰周衰道墜聖唯孔作有睿唯顏乃見其卓陋巷簞瓢以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於皇 孝皇嚌嚅道真既崇闕里陋巷亦新宮牆禮樂籩豆斯陳顏雖云夭其存者長薦之清廟斯道之光

頌類

漢 班固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仍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龢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崔駰東巡頌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倫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華抱實

逌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此神人之所庶幸海内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祖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間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褒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

馬融東巡頌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揺光若時則運璣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群神遂發號群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南征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棫樕燎增構烈火燔燃暉光四煬炏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挂璋峩峩犧牲絜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弧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

遺歌魯衛

魏 曹植孔子廟頌

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内光區域外被荒遐

晉 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唐 蘇頲撰封東嶽朝覲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臨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戊戌帳殿齋於岳趾淵默以清繹思而照將紀功布度順斗承天精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開闔高臨建鳳萬隊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二藩后四髦士密侍信臣高位扈封臺列升陛不下五十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誓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荅

生無疆之慶朕之慶也古則秘之何哉屬寒馳迅
颷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而巳庚寅天官次籙
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嗣高宗以陟之冕裘立
珪璧序絜罍俎調鍾呂偁勾於箕簴戞擊手柷敔
寶騈瑞兮物焜煌空薄霄兮音容與則纖塵不動
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爲之門揚日大光謂小天
下昭以抱戴見之鄉靄郁郁紛紛喜氣烜熅當芝
檢引紫熏大紫洞而三辰接鬱蒼擢而萬歲開自
下達上後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晬聖之門
至尊辛卯有事于社首以泰折如泰壇於穆我虞
宗侑而作主莫獻鳴唱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
勛於祖禰石碱藏美於乾坤戒咸秩則司存癸巳
載大旂合大樂三陔嵒以惟抗四亞鏘而輅止朝
群牧燦千官厎邦賦數庭實華蟲辦等車馬來覲
周人隨人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拱于
著執贄奉璋顒顒昂昂靡敢怠遑乃建雞笙伐罍
皷帝命出皇恩溥揚巽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
宥法罪除頗類須湧洋溢周流黜霸不崇朝而遍
者與此山俱疇翳而不援胡徹而不鋪也亦旣稱
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效古之刻石臣遹稽首再
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各聯聦明之睿聖
邁種之謂德天若曰依于巨唐易姓者李王於中
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我唐祚之興昌符
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
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筆罔有不俾
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群后抗詞曰臣聞先王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陛下得天
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三
才以爲政孝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令三
才貞萬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
刑清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清明在鼎志氣如神之
慮者君也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有物
有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教於後僉
往歲邦危中否天討內難陛下提三尺之翊黎闓
閭絕勾陳趋北軍正北辰然後翼翼乾乾尊尊親
親立我蒸人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蹈汾昜之
清塵唐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
穀先事也我是以奉太原祭汾睢耀金中肅邊鄙
虜馬讋而不敢南何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成
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爰佐五畤郊

天以奉時愛崇九室祫祖而敬思昭格遹遵神人
允釐無何籍三春盛六種不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
山則委曷月而秘豈非享物降嘉司火也立渾同
庶在曙也陛下姑謂之薄臣所未諭且管氏諾齊
帝王凡八十九湮淪鬱沒孰若致笑高宗勤
甲子正六十眇鄰蕞薙故能應期我神武惟維繼
代奉業塘高保鴻鈌子中何也卽先后以權鼙阻
于運二宗紹復未遑厥功神闇之契不在諸子而
當聖船固不可辭者審矣帝曰俞畏德之不稱而
左輔右弼雜紳鴻碩之倫抱蘊懷書蒸雲吐霧
方集贊內政講議前席以論之傳不云乎君子勤
禮敬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作樂豫以動也愼矣
哉禮樂之爲用故執禮者具瞻則質宜之自我
變樂者理去商何害謙以爲臣二者洽而三讓之
制曰可始嚴鹵簿騰七萃啓禁闥迴九重以聽乎
鸞鼓之雍雍匪徐匪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讚華夷觀
駪闐總撙羨漫半散出成皐踰榮波憑滑臺眺洪
河遂並昆吾之墟倘佯乎大舜之澤瀕四濟二濟
入于兗徑九二三齊喬於岱推二旬有六而頓行
在莫不皤皤華皓如蘆頹陽或牽以簫或捧之鵜

偃僂乎康莊一以神武之今日一以感軋封之
舊章迺籥歸之鮪鼉之慈且惠而與之驩沸渭頡
頏剋國鄒魯家洙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
而頌鼓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
者之厲車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宿之應巖巖所
瞻宗神曰天齊土加一等於三事尸二十供王祀
環十里禁人樵採也大禮旅之數重褒成之祿福
遺毗賜之復帝曰吁夫顓難繁王業佚咎牽人事
況天監之殊祥典也不自滿而虔翬干位朕
寶臣曰軋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
之舞振木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天子聖
今天孫崇祭以封今嘏以功受命再惟蠱代天之
左右丞相緊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遂
弘天封煥天章篆介丘而旋德場大饗乎群方程
資人所載士馬山嵯戈矛山峇禎符山難靈響山
答天與人合我鋪衍兮長粹清太元朗兮太乙精
休光光我之慶成舞四
朝而禹萬國莫之我京

張說撰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
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
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
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畧因時而欵起與運而
紛落淟涊沒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
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恒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
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
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闕畧聖之典訓
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
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畧有七七者何傳
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
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
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
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知天何言
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臯陶稷禹
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周秦之
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
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禪之日淺
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
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

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讓也無放夏之勲武
也無代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德有格天漏
泉蒸雲需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
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鑿無外而宅心百有八
年于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曆宗而纘舊
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
族敦叙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珪以
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
四時六官著禮并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
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
經之聖謩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納
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
論於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明翼乎鵷鸞之刻在
庭毅乎貔豹之師屈鄙人和旁感神賓沓至乹符
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
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
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
歲祀圓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
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掃路望翠華之來上
帝儲恩侯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覆舊勛群

臣固言勤帝知罪至
崇天道俯率嘉話恐
之儀求封禪之故餘
而輯天姥練日兩師
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
冬仲旬乘輿乃出千
飛燄揚精原野爲之
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爛
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
省謹俗問百年舉百
室家相慶萬方縱觀
千里如堵城邑連轂丘陵聚人
舞其中垂白之老樂
之事堯雲往舜
乾封之間是月來至于岱
覽將欵太乙議夫
總人靈之府自昔立
惟七十而有五我高
盛時酬德曠代遵閣
封也累封疆於高岡
龔辰陛十二咸秩衆
鏞鼓宮懸於重壇之
於四門之外代國重
輦金轂翠胃黃屋夾
之於端路庶
官百辟龜夷
鑾

貊襄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旄頭弩
牛鐵馬金鍭介胄如雲旗幟如火遠市於清禁之
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
留辟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
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汎洚宿巖巖赤霄
可接白雲在下庶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
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晃袞登壇奠獻俯僂
吟金奏俯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
將信公奉斗布慶懽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假乎未
毖讓災乎未萌上下傳鄙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
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
忠誠之上達若憑熛而駕炬日轡方旋神心餘眷
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
翼日尊釐宗衛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
國風推儺無黙幽酋之誅王澤惟新有眚災大
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
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祐室迴玉鸞於上都煌煌乎
貞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鄭者也于斯之時華
戎殊俗異音同歡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
舉百萬之師越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

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首之要惟孤哀喪事問吊訊之以悚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恬君賢三老而禀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漏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右則陶唐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敷膳在御不解而懸而四表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鳴琴湯湯宓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漆雕革而爲勤繙繙黃髮謂陽鱗革而爲化淳霸俗致王誰謂不然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洞游泳孔門取人士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悄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

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俎先后非禮與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無可也且夫柴瘞外神崇孝無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勛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濮也故令千載職未光聆絕韻咀其實救勞潤爛玄妙之至精派不已之淑慤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揉彼輿人之詩曰大論何先生道蔚其蔵業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哀思夷狄竊於位號于戈亂於原野則我舅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簡易之體大繹徵旨而徵遺克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貢至撰宓子賤頌

貢公

閻親丹表貞
石頌聲惟新

李陽冰撰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

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頌之姑無其能就紀其繆議者爲庾公之政大矣公初告群吏曰昔孝宣憂元元以爲經國致理先乎令長乃擇郎官御史出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擔務整蘇疲人祇先明命乃崇禮讓省刑罰紓力儉示德潤作時雨和爲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都督兼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redacted]枉職之暮吏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redacted]出乎群英之表百城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貢宇文明其先頴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兗州別駕王佐曰元主爲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接武大曆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政務之大咸願刻石褒美申于元戎元戎允荅縣人以陽冰與公同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有愧能文辭山於穆庾公宰守之良化治百里風播一方邑老上請願言頌大曆五年九月三日建

孫逖撰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昔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決決大風千載不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焉馬于公古之良吏曹也東海祠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苟非其人爲不偽玄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爲政有異能矣初公以甲子歲秋八月莅於是邦祗遹明命弘敷令典教之訓之養之育之俾大闔境之內肅清風漸膏雨醉純德飽話言若下筵之簽之定乎如草木之允殖用克畏慕外于大縣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於皇時邁乘雲旂千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域數圻吹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擇利而行慮善以動函白于陽臺谷東晉千長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驛闢野爲兩傾除道爲九達域總咸猪咸

薪或櫍或爨或篩或橦或糗糧之踖踖積之栗栗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偕先之以方畧偹之以生豢
因吏禄之寄龐雜官用之餘羨通變合度豐省中
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縣邑無征令鄉無斂法
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狎其野而安其
業人所謂勤而不德施而弗費雖小必濟不亦宜
乎抑又聞之居簡則易於德綏處煩則難於柔克
夫抵昔是其誰不然公始自知供迨于卒業不難
一卒不貫一吏繩責勿用鐫讙無施禮以生其恭
悅以盡其力役不兩令事無後期雖予文治宜之
舉叔敖城沂之政類能比德曷足稱多洎金興文
旂旌別淑慝監頭史劉曰政勸農使瀘怡並奏公
理行第一議者以為當矣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
决諸郡有聞皆侯詔到莫敢興役害■滋甚時公
以為執事誘上者非奉公之法也便文自營者非
盡忠之計也亦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卒籍
於人荷鍤者襁屬負圖者麕至從公于邁祁祁
雲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餘
不致鮮寢不處館蔬食以同其烹餌野次以同其
燥爍版築競勸鼛鼓弗勝克畢而成匪亟而速以
浹旬之役興首倍之利澹災華弊人到于今賴焉
古之所謂敏則有功豈虛言矣公之方在河上也
有執訊者傳詔命公為宣州刺史公悼其功之不
成且懼人之體急未即宣布周之密之公撫巡如
初食厲不輟及堤役既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
出次啓篋見書莫不懼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
也嗚呼曷歸乎乃大矣既而幢棨就國千旗守途
野有輟耕巷無服馬男女以辨號泣相望或觴于
郊或踐于境扶服遮道沮攔駐車莫肯旋歸殆過
信宿夫所居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為有德君子
之遺風猗嗟袁公蓋有之矣公名躍卿字渙之河
東聞喜人祖某皇朝亳州鄭縣令父守貞皇朝成
寧二州刺史贈晉州史又贈州都督偕受祉必大
垂裕不朽彰徹簡冊布昭令聞其緒業有如此者公
之昆友故冀州刺史子余等六人俱以儒行達天
下之人謂之六龍公之自出令毛田員外郎韋述
等七人俱以才名進天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旋姻
有如此者公覃訏有聲髫丱克類公侯表於龜筮
詩禮成于小孝八歲神童擢第則已殊於公路矣
下髦之後尤邃於文長安中則天首命有同考試

謂集之士而第其詞高下公以甲科受祕書省正
字異其對也睿宗之在藩邸精選僚屬公爲典籤
兼掌文翰愛其才也其藝文有如此者頃之遷國
子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丞曹參公考功員外
郎除有司兵部二郎中自長安令臨此郡自宣城
守改授冀州公歸爲政不移於故迹延壽理人丞
登於高第入拜戶部侍郎今爲左庶子其閒閱有
如此者若乃邁德由已全誠自衷出入孝弟周旋
禮樂幅利以儉蓀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倨微
妙析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亨茲具美
可謂大賢其庇身也弘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敷
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如
是欲辭福祿其可得乎方當彌綸帝績豈徒潤色
吏事而已盧縣父老某[redacted]等懷公之惠不可彌亡
私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代以于國之史臣也學于
春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
徵拙于我事詳實言多遺恨著循吏之傳願守文
翁述野馬之詩慙非史[redacted]詩曰瞻彼濟矣湜湜其
沚有斐君子令聞不已帝省其方和鸞央央務穡
常布敷惠[redacted]工我聖旣謐我民旣恤成之不日有
嫓有孚黃髮番番飲公之
和伙詩不多維以遂歌

宋 王欽若撰社首壇頌

洎瀨御歲應鍾旅月國家建號四十九偶皇帝紹統
十二載燔柴喬嶽成禮於勤封迴蹕方丘薦誠於
厚載人神交感祥祉來宜爰命下臣式揚茂頌與
自聖明御極懷宇大和民知教而措刑俗致理而
偃武熙熙庶彙如陟於春臺惕惕宸心若臨於秋
駕玄德上達乾文下垂方紀報以謙膺故至神而
合贊見於乙夜同日星之揚輝告以先期若寒暑
之不忒履端之月成魄之辰書爰勑傳朝曦未耀
仰蒼龍之內闕覩黃素之奇文豈必玄龜負圖而
出洛何須赤雀銜書以及豐上沖虛內增寅恭外
積克勤精意仰答靈心感應冥符禎祥不絕雲成
五色表嘉瑞於太平星見離方薦殊徵於萬壽由
是索前王之令躅按祀典之無文思大饗於季秋
用昭告于上帝咨爾之謀將戒於有司俟予之謐
爰與於東土鄒魯之士海岱之民竭乃一心若律
呂之相召來於千里如符契之不愆述盛禮於元
封獻露章於魏闕以爲有唐之季天步艱難朱梁

已還寓縣雖析薪塗炭兵甲日尋鷹紏無仁義之誅鈇鉞肆虐劉之患上天悔禍肇啓於昌期百姓與能勤興於明主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炎靈應統綠錯膺圖奉唐侯之固辭避陽城而罔獲克安九服成不陣之功祗事百靈受無疆之福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大明繼世至德在人文教以懷柔武威而震讋憲章號令俯洽於殊方文物聲名仰踰於往古宗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禀粹二儀鍾靈五運紹成基於累盛荷景則於重熙通於神明錫類之孝格于上下廣覆之仁若乃弋綈爲衣書囊爲帳恭儉之至也汎章于市扇唱于塗慈惠之隆也次席掄才支受訟聽政之勤也齋居議刑弛懸決獄慎罰之深也至若恭默思道斷夏求賢賦恤惇樂詳詢讜直存徽五典昭明百官祗無大而不揚情無小而不遺道彌高而思彌下業愈盛而志愈微故得鳥獸可窺水火不奪萬民以治五教在寬天降之祥物究其所謂集玄黃之景祐攬步驟之上儀者也夫登岱宗禪梁父對越天地嚴配祖宗祭王以禮神刻石而紀號千八百后其道皆同七十二君其蹟可視矧夫盛德大業巍乎若斯天端人誅昭然如彼誠宜答三靈之祐順九域之心考時日於曆官詢制度於宗伯肆覲群后懷柔百神瘞璧以祀天貍犢以祭地發維新之大號受不已之麗禔豈獨一方區區之誠實亦六合顒顒之望上於是臨法座而延見命詔者而喻旨嘉其將順之心示以惕厲之意以爲禎祥申錫但荷於洪休封禪告成難居於盛美故當徐議無復過談莫不聽珠旒伏文石期於得請然後[redacted]克議之詔雖行敦執之言益固於是鈞衡之元輔帷幄之碩儒三臺之具臣五營之列校郡國之上計庠序之横經班白緇黃之儔椎髻文身之衆相與集闕闕趨鈞陳述庶民後后之談叙歷代不刊之訓且曰天高地下大禮生其中君令臣行百度尊其治罔蹈道而無復罔失政而無[redacted]道莫大於奉明神政莫隆於興茂典故邃古而下方冊所標未有長發真源求孚休命歷數在已美利及人而不宗祀昊穹昭亂祖禰奉符東岱展采仙閭者也而況巡狩之文毛舉於虞典登封之義囊括於周詩六經著其讜言百王以爲盛則

袞世思之而罔克治世避之而不能非晉武旨文
其讓也正世祖玄宗其修也宜陛下尙邁羲農俯
視舜禹天鑒厥德赤伏之符既膺后來其蘇東人
之念方積觀民展義今也其時錯事增高辭之豈
獲雖輿情可却宸慮難迴其如三神之景命何一二
聖之盛烈何優詔不許者四封章固請者五於是
荅玄穹之顧諟徇黙首之勤求俯而從之益不獲
已乃頒明命戒有司曰自天之休既鍾于列聖累
治之慶復屬於冲人若乃登名山朝萬國雖盛德
之事其何以當而率土之情復無以拒嵩將申於
大報敢云告厥成功咨爾有位之臣暨于藏役之
者犧牲玉帛禮於神則極其豐王幹旂常奉於吾
則從其儉委樞近之佐以先置密授其成謨聚文
儒之士以撰儀洞稽乎舊制其令也至當故下無
以干其工也不繁故衆思自勵德音一發民望如
春誠感上通神心若契至乎聖賢之祖述禮樂之
沿襲或有舊史失傳精義莫續群臣靡究其端厥
旨[redacted]其理凡所刊正二十餘條於是[redacted]常遵爲
彝訓又若祕牒有一信冊有六燔瘞府[redacted]追琢難
成將以貞珉代乎溫玉雖復有司固請俞詔勉從

在乎宸心惕然罔措果於內府訪得其真蓋往古
之所營僅朞月而乃就取之琢刻用於神祇克集
厥功靡愆於素足以見先聖有開迪吾君善繼之
孝也且天天之臨也不貳天之監也至明聽之無
聲吉凶見乎象數而降命善惡基乎人盛德之輿
巍巍乎其莫述鴻休之至紛紛乎其無窮當夫撰
日有期鳩工在始地不愛寶吐素夜以流甘龍飛
在天騰卿雲而絢彩神葩焜燿珽秀而朝敷瑞氣
氤氳揚輝而晨暎晄日鷙獸匿蹟空山螫手毒蟲
潛形蟄戶在井之鮒絜百鍊以成鱗繞樹之禽凝
六出而挺質汶日漲海既過其驚波航葦巨河復
導其故道九穗兩岐之秀四犢一角之竒或騈實
而共枝或先秋而告稔斑虎褢丈之蘭蘯雲共帶
之瓜玄鶴群臻聽笙鏞而自若慈烏獨嘯見斤鍤
而有常瀼瀼流瀣以如飴趯趯明視而呈素中天
之月露煥發之重輪曲沼之泉澄相鮮之麗色一
封使者告慶交馳六藝書生頌美載路蓋已無得
而踰也矧又甚於斯焉昔者五老告期但聞一至
兩騎受職豈復重來未有眷佑彌昭殊休再降巍
然岱嶽密邇悲泉頒綠字之文述蒼元之意於是

備時乘之駕迎寶命之符是月大雨霶霈密雲叢
鬱潤甫田而雖洽治馳道以方勤及乎瑞諜爰來
乘輿將出則煩陰並散杲曜徐昇紫氣覆於離宮
白雲映乎廣庭時億之福豈易測乎於萬之年必
可保也瞻言南域舊產靈芽方志雖存郡人罕識
乃夫詔書採擷者老嘗求絕世之珍故蕃殖而久
發不貢之責方寤寐以爲憂遽生三脊之奇用資
五天之籍夷吾囊記斯實同符開元舊文諒多愧
色既而協良日薦虔誠寅奉靈文祗見祖廟謝會
昌之純錫告配侑之崇名于時人集八方塵飛九
陌齋明之夕澍雨以清皇衢裸鬯之辰喬雲以覆
世室霏煙騰野瑞日流空肅肅金飆龔星罕而徐
轉翩翩王羽扈河圖而群嬉二后在天降鑒於至
治百世觀德協慶於無垠猶自謂文雖蒐於闕典
慮未盡於至誠乃復屈黃屋之崇高習泰壇之薦
享恭畏之色罔異於奉祠闕疑之文並從於析衷
官師聳屬神鑒益歆既而令旦戒辰鳴鑾遵路百
工承式七萃啓行八校止蹕聞蕭蕭之鳴馬九游
時動見習習之祥風鼓吹不喧率由舊則金石咸
振肇自聖謀至若念封禮之方陳矜嚴是務慮有

司之弗給簡易爲先乃損屬車別名鑾駕虛大輅
以安舒簇見奉天之誠御步輦以出國都形愛民
之志連[redacted]感忭接壤歡謠四望則衣袂成帷中塗
則壺漿若市豈資諫諍已罷乎從畋何待討論動
歸乎至順輦茹咸却誠王食以齋心草木不傷法
蒲車而育物若乃次舍所設菲薄攸安棟宇之基
未嘗改作開闔之勢罔或增新唯玄幕以周或
下昜而躬處須秖之虔在邇接神之[redacted]諸壇屬夜
漏之未央視晨光之欲見瑞驗流璧祥協[redacted]乃
命庶官陟群望專功后土別祀九宮禮瀕海之諸
神饗射牛之列帝所謂聞皇獻於磬宇昭上德於
億年者也暨夫屆廣魯瞻岱宗應民望迎門不率
舞東后來覲群有後期八表之民駿奔競至未名
之寶攔此咸臻壇壝以陳簠簋以具申誠於百執
必信而必誠昭感乎萬靈有嚴而有翼越以孟冬
之月陟成之朝望泰之高峰睇奕而陟此黃之大
典次日而脩其或俯層崖履危蹬慮人之勞也乃
辟蹕焉及乎款雲封望齋室想神之在也亦躍步
焉依御綴登岡逢乎驟雨羽衛成列俄息乎終風
呼祝以爐下觀旭景聲將地接動與天偕澄宸慮

以杳冥望祛象而髣髴於是被玄衮搢大圭神六
變而來思色[redacted]歆而彌厲侑以宗祖換乎天經丹
書載陳表儲休於上帝玉牒不秘示無[redacted]於下民
而又饗彼群神于茲山下隼圜丘之式伸偏祀之
心謹晷度以合時望煙燎而交影衣冠在列笙磬
同音是夕也天門之巔士虞載滑甘醴忽滃無源
自登日觀之上人莫能升明神斯臨有儀可象[redacted]
此又感召之彰灼休嘉之殊尤也望日禮皇祇禪
社首方澤之形太折廣樂之音八成象其色則黃
牲昭乎絜則玄酒獄鎮海瀆靡不狢思墳衍郵壥
罔不咸在春乃坤元之德甄乎柔克之尊立植群
倫包涵方夏廣亦博厚所以養材流謙居貞於焉
載物伸茲大報莅乎至虔肅若奠獻之儀祗率穹
昊之制勤恭嚴禋盛典由是無違雜遝紛綸柔靈
以之薦祉清蹕將至倏振鸞綱冕服纓升儀爲彝
景權[redacted]之景邈在雲霄登歌之聲散於峒野唯誠
明而足蝟忘陟降之爲勞於是昭仁心從物性遂
[redacted]所貢羽毛之衆莫不出於苑囿放之郊原次復
詔秩宗修五禮三帛二牲執贄以見右賢左戚辨
等而居既而布十八令均渥恩禮高年脩墜典[redacted]塾

咸秩密綱並蠲采詩察俗遠協於夏書納貢觀民
式遵於王制興廉舉孝崇德報功錄寡卹獨之流
罔不咸恤律度量衡之法由是得中復除之恩浹
於四極酺醵之惠際於九圍當其御郡樓宴鄉老
有在沼之介族附游童之衣裾色奪金英狀微榆
莢壽蓋踰於千載祥實冠於四靈昔者聞韶而鳳
來附石而獸舞言其善應豈復殊塗羆能衆燕之鑣
觀貴龜陰之贖土襁負相屬畚畚盡開至于邇想
古賢緬懷神道增文憲昭烈之稱謂伸仁聖炳靈
之封崇以爲列上清而監官者真仙故加保生廣
生之號育良材而利用者疊嶂故脩靈巖廣禪之
祠惠洽於人雖小不捨新玉文之像是也福流於
物雖大必營創會真之宮是也猶且杜星旄降二
軾幸闕里祀孔堂琬琰之刊載揚芬德璽綬之薦
用益徽名棱飭廟庭增脩禮器出幣帛以賜宗黨
頒經史以聚學徒下自諸生咸膺其進爵上既先
正肇荷其追封好賢之心周於百世尊儒之道形
於萬方豈止序門人以陪祠躋齊毗而給役也昔
天寶以治平在運崇五廟之洪名大中以恢復成
功加二宗之尊謚而皇上孝思不匱至德潛符展

禮太宮歸尊偉號始以寶冊親授三公拜手而遣
蕭祗之至也復以蘭薌
之積也足以薦乾坤之
之感伸明發不寐之
志尊順美之前訓增可
旋曲成而俯受蓋大法
乾剛而覆下是謂儀天用
玄默以居中故爲尊道
昭上封而河嶽效祥章
光軒曰徇齊彼何尚也
紀錫符之辰建慶之
土庶縱游用樂乎神運
止乎刑辟古今之盛節
學乎舊史遇乎昌辰敢
鑠窮再拜而言曰在昔
商始於卨宗周建邦本
堅而伯益既典朕虞亦
窮故我聖朝集茲大統
萬齡者焉洪惟陛下纂
之甘實具慈儉之馨香
河流載湛里社方鳴列
綿集於降婁三統在乎

關暨夫丙歲果誕真人
物泰寔兖州之鎮爰土
生發生豈非運屬文明化
牛宵法從臨於洙泗祀
受命之列既也御辨之
嗣統之丕祥也夫感人
王道而致雅頌無尚於
之常禮則成帝之避馳
通制則高宗之在諒闇
陵則顯宗之伸永慕也
則文皇之召至和也寬
輕之典則高帝之約法
覽壽星之祭則孝文之
功臣之子孫則武王下
毀尚方之獵具則成湯
周宣之治兵也三郊告
令閱車徒因三時之閒

臨便座幸上庠較藝以論材談經以興學時文之化也蓬閣羣飛牙籤雲直視簨簴躬聽笙竽新甲令之群書聿脩之美也親祖以慕工師製升歌以詠訓述作之大也絶域之民留滯未返側然軫慮豐給而遣仁及於懷士也司貨之吏掊尅爲能渙乎出令寬政爲先道濟於溥天也紀祥符之寶歷元狩之故事也新儀衛之庶僚大微之燾制也明昭於前古觀其失而不揚德之盛也辭高於往代有其善而不伐謙之至也孝德著矣仁聲洽矣積是純懿發爲茂功則巨禮之行殊禎之應由天意也非人力也矧夫兩漢而來建都於雍五嶽之地皆在於東古今國家宅梁宋之域當穹壤之中禮得其宜事歸於正故可以仰遵五典高繼九皇抑又贏秦上登僅至中路天有所不祐也漢武恥不示群臣道有所未廣也旬於王撿力有所未豐也高武欲其速成將黨封於房禮有所不肅也玄宗建宗黷茲巨典接神以祕祝議在物輔臣殊志出魯侯始庶尹與言人有所未名也若乃篤天祐逅神聲遠邇協心七下交泰惟今日之備也又不以功成而自大治定而自弛所乾文號神嶽仰懷天貺不敢以怠違俯述世功用歸乎德美此實歷代之所未有上聖之所獨運下臣不佞恭獻頌云惟天祐聖惟聖奉天寶命隆基乃疊矩建大中乃奉符錯事本反始爲民祈福示至公

贊類

陸機孔子贊孔子獻採神寶酬發懷周興言謨老靈睨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冊書有造

湛方生孔子贊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圍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

中葉道映周季

夏侯湛顏子贊知微體深研幾酬象介石量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

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忝慕子騫立體忠正平保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左丘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遂雖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戴逵顏子贊 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歸契彼玄造冥若影響

孫楚顏子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左九嬪孟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魯敬姜贊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嘆萬代遺馨

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諸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辰逢時險屯天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唐】**柳宗元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諫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吡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箴類

【漢】**楊雄青州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維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室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

文武牧臣司徒徐州箴
青敢告執矩
有蒙孤桐蠙珠泗沂
姓絶莆田氏攸都事
本在萌芽牧臣
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箴
既導雷夏攸處
淤絲紵濟漯既通
亳盤庚北渡牧野是
厥事遂緒高宗厥後
伊奔走致
三仁既
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
人殃箕子歎欽厥居
堪牧臣司兗敢告執
古之哥縣令箴洛爾
寬則不濟猛則不安
用亳未至著禍既有
鑠物人不自知從諫
貨生災縱慾禍速勿
小人蜂蠆有毒勿
大車可覆勿謂剛可
柔者耶剛強有時
不恕而明不如不明
行毋逆善名保此中
同情如山之重如水
刻之利如鏡之明如
弦之直如秤之平
哪城縣
治內

銘類

周太廟金人銘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事多患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之哉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歇歇弗臧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漢幸長撰麟臺碑銘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

通理合冥數普歲道剝喪民開攸歸於是文王以
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又故鳳鳴于岐洎
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
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月於魯周公之所封用四
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
代之禮樂遺風故典彝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
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
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司刑賞庶生民權不得以
是天將喪斯文也而未喪斯民也乃綴絕緒申舊
章變其禮文配爲典憲臨學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
觀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
執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
盖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
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之柄爲舟航權褒貶爲篙楫乘
橫流之波窮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
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
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隣薛之土得二家之
衆興我王澤熏及蒸黎民則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
出其郊得其所矣豈
況則周室之亂不極鴟梟滑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也於其時則名蔑於郊廟
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靈瑞之
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
者曰有麕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徵以滑之從事使乎
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
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
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箴命聖與時合化行
位尊苟或垂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
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寖廣
追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
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
秦封益侯牆初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
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麕出非其時麕鹿同群孔不
自聖麟不自神吁
嗟麟兮夫復何云

石介撰孔道輔擊蛇笏銘天地至大有邪氣干

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爲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貞武像下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以爲龍舉州之人內外遠近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觀恭莊肅不駭奔於門以觀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吾民亂吾俗敎無敢以手扳擊是蛇不亦誣乎感其首遂斃於前則幽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殺時爲指使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遂鱷魚文爲段太尉擊蛇笏故使人去惡聽少正卯不誅笏今爲公擊蛇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

戮孔法舉罪趙看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斬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徒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之良器敢稱德於公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性正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蘇軾撰雪浪齋銘

盡木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湍流

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飜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入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元黃溍撰濱國張文忠公祠堂碑銘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

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水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歷三閱月而薨於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薦事饋奠惟謹以溍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溍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彊讋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

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勵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非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關右荐饑以荒政爲己任有禱於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鄉典之優異先帝憫悼深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書兩持文柄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令閽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譔著施於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滋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

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議論存乎淑艾之彬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不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緊復爲銘以系焉公

閻序

國朝李濂雪壽草堂銘

漢房馬之在唐王文正蔡文忠張忠定吳文肅之在宋皆齊魯之產也濂忘其凡陋叨從大夫後聞長者論國朝人物其在山東則亟稱少保昌邑黃公福少師武城吳公中太子賓客東阿張公本行軍司馬鄆城樊公敬豐功峻烈照耀琬琰副使雙巖先生嘗述其魯大父司馬府君當宣廟時鎮撫齊卑往來故里闢草堂而憩焉偶值雪霽因以名扁歲久堂圮此即故址而新之且屬濂曰昭先德示後昆不可以無銘於是濂不揣寡昧行見雙巖之勛澤與諸公相後先而並垂聲光于無窮也銘曰海岱炳靈篤生俊英邦家之楨簡注

文皇禁闥春坊納言廟廊出將擁兵鎮撫齊宇密邇鄆城乃搆草堂故瀧之陽叢桂修篁絳時名晴雪霽景明駐節怡情緗蚓無塵萬戶同春臥雪何人戒暇而過載詠載歌醉舞婆娑昔禹石君下車里門旌施雲也裴公在唐建綠野堂桑梓輝光司馬憩鞍鄉人聚觀故舊三槐式換方來魯孫嘉臣豸冠嶙峋襲芳播芬家學範模冰檗同符終始靡渝聿新斯堂貽謀允臧子孫永昌

議類

唐 高郢撰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

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懷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宜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兼數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餞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毁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

宋濂撰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祀郊禘主禴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雖欲尊於周公豹制禮樂增土未易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祿何今之人與古異禮則無福祿何今之人與古異

祀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視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脊祝盥于洗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尸進尸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送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師南向三處宜皆西面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處宜皆西面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之蓋求神於陰陽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祭也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婦地而祭也今用熏鄉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歿而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文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

學者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

士婦及賓之義也今慢
可乎哉嗚呼學校者得行之其
禮之所自出倘河瀆之宗瀛
海也倘山嶽之祖崑崙也倘
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
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
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之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
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
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
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爲道統之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
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
先王天子公卿所官師式也當以此秋祀天子之
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
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泥於堯
師太公不孥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
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
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
王廷相上巡撫陳公治礦盜議曾觀既之爲盜有
侵漁於外饑饉迫

也學校既廢天下莫
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
先賢雖七十二子之
廢幾弗悖禮意今也
性惡楊雄之事王莽
行杜預之建短喪馬
不知拱爲何說也古
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先不窟宋祖帝乙鄭
而不講顏回曾參孔
孔鯉父也列祀廡間
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
其下顛倒彝倫莫此
古者士之見師以菜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
也今則襲用魏漢津
亂世之音者也其何
存其儀注皆不可知
節文爲祥所謂三獻
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酳主人

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爲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
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爲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
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爲之哉良以上無政故
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之
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
樂生之心不憚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懾其放曠之
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爲治者不務乎安
輯保育之勸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激而群聚
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勦之功而良
民荼毒亦慘矣豈爲政之上策也哉邇者竊礦之
寃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爲寒心此正平定安輯
之特不宜深求過計以激其反側而與其擾攘也
何以言之戡定亂畧之後而循督捕之急可以致
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可以
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
夫郡縣之吏皆望觀於上司之意向而爲之也使
一賊之尅而功賞之頻加一策之得而類色之遷
及由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趨恐後
佼劍卒衆四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虛日矣况乎
盜賊橫行之日爲之殊可以立功而安定之後寔

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
盜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
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爲急則刑罰清
明良惡區別彼故不得緣之爲奸一或偏重而惟
賊之是得則死生眞僞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搜檢
財産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
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眞民斯安矣聞風而
捕者無爲盜之實妄攀而捕者無可據之賍挾讐
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况鷹
鸇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
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祗憑巧文不知欺蔽眞
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犴狴如海玉石俱焚貧
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得
其死者多矣治盜之要殲其渠首解宥黨與不直
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大道也
令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静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
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
連蔓結窮極瑕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
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款色之意已駭
翺而不下矣况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

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亦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遁莫可蹤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一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之隙彼何所利而為之故旨當而已使洞無可入之利而散故曰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簡為之惟填巨石於洞口繼以小石補鏝而已故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為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為保保有長十保為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而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妄有司乃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擿警覺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

緣為奸而礦洞文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間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為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民之為盜困於饑寒而吏不以時巡察以提擿避為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為良時鋤耰者勿問於是吏民所謂以不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

保察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間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為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民之為盜困於饑寒而吏不以時一旦值有冦盜之警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冦盜之警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既禁而得以恣行良民所謂以不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況民之窘束而又以受禍今之為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為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無所不為矣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挾弩矢便帝下共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為禁者為盜

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爲之者大妍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誅服是弓弩長鎗之禁便於劫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如此嚴令禁之似所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于機緩急輕重毫未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幾也若夫詐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方幸甚謹議

論類

展禽爰居論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寧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柈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一笑

高貴鄉公顏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諭敏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慇懃至於此者聖人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瞻之焉爾

沈約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宋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貴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緣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誰來世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胥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辯類

陸龜蒙象耕鳥耘辯

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墾欲深獸之形貌者無出於象行必端稷必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稷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

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啟之使洽於道以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宋

洪邁有若辯

史記有若狀似孔子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已而果然後當有五丈夫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知此非子之座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讓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了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宜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乎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竝等此又可笑也

九

羅泌歷山辯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一曰首陽臨河與太華對峙即謂歷楊雄所云登歷觀以遲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嬀水汭水嬀南汭水北然後魏興地圖上作城西南四十有潘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刘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會子恒言舜耕歷山漁雷澤在濟陰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爲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爲嬀水而遷就之大河中乃帝

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
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敗
之子列子云舜耕河濱陶河濱陶河陽書大傳云舜耕
歷山漁雷澤其說未
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
舜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
止四哉信都之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
執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寧宇記在雷
澤縣東十三里歷山
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北有小阜屬
池因稱姚墟邵謚總
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
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爲舜
城有舜井有歷山
堯二祠元和郡志謂是
兩帝南巡所至而
一山多杵因謂歷山而以具區爲之雷澤以其中

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
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
是今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舜所生此而世
本亦謂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
今長沙縣有溈水舜井其
西阜號爲亭山山下一漏澤方
十五里指爲帝之所漁不知此自姚墟謝息之所
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大康地記爲避丹
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寧宇引
縣又有溈水俗呼姚姜水原有姚英之廟水原山
上有帝堯祠下開大穴爲之舜井堯之泗源又有
尚書釋言謂在震澤
舜漁在此澤今在震澤若陽城漢濩澤縣墨子則言
陽城西北十二寧宇記爲爲鷄
陶墟亦有舜井其
切矣郡國志言邑西北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
陽岳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
所都而述異記去
志爲二妃之迹泠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
舜之祠藍山更有
十五皆有姚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

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父辭莫不以爲虞帝之居豈盡信邪充濟辭予既證三說今古未折夏書洸水東流爲江而充濟截河之濟入于河溢爲滎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充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絕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洸出王屋入河始鑿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實苹鄭樵董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未不不相屬對曰充濟伏而出曹濮之間流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于汶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時衆流湊泛濟不言合漂漂驅而絕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益亦本孔與河並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疑後世夫水無復滎水泊出滎口者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以一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伏

郭緣生於河上源遇書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洋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分水過則合世無山過山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道洸水數句說經不通誤此書生之竝疾也林之奇以爲脫必以爲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瀙水金鐵皆漏廊延之江日夜流腊弱水弱毛寫角畔怯脩手蓋亦謂之無哉寫桑辭空桑在陳窮蒼入極之既張乃有義和是主日月職出入

以爲晦明蓋指嶋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太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之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空桑魯北孔子魯南山穴之說正自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華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産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祠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古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古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古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古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古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古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

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

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子既言之拾遺遂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毗空桑也

國朝宋濂撰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詁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謂如穀梁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

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歲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爲調人之言曰襄公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戊戌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二年而又謂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在五月之十二日已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已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王戌歲上遡已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曰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干支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釐徂徠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啄也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傳類

李商隱撰齊魯二生傳

程驤字蟠之其父少良徙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逋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士貨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

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蠻
連滑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
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
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
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
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
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
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鄉
死喪斷魚肉葱韮禮拜盡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閒
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
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
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
日不食乃悉散其財給新木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
與鎧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
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士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
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爲鄉帥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
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
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捷雜什

此近用度費耗了不數
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
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閒
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
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
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性
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
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
旦居盧公孟郊之上樊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
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
膂魯义之行固不在聖
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
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
張公臨至元間由丘園
白山中因以自號至今
者爲狀元張憲臣中丞
數十人與父幼育外家
及鬧長白公遺風濡染其

元 楊維禎撰鮑孝子傳

孝子山東鄒平縣人名與
字雄飛姓鮑氏其外太祖

流澤以奇童稱長掃除貴家子弟綺習勑身修行以讀書問學爲務至正間隨父宦遊浙上值兵變潛難於淞輒詭名謝資求名醫每喪一文人不堪其難三年左右侍置大緩舟一具摒擋家物共載父隨寓爲浮游湖海因取先裔玄真子漁家公名隱字起之柴虛漁樸主者鐵史曰陶朱公端木氏皆用世之才不幸仕亂世有不能周身者輒退而積居與時逐然未聞二子孝而克養其志於父者也史氏載貨殖具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斷鮑孝子之仁豈直施於貨殖而已哉

揭徯斯撰鞠園先生傳

鞠園先生廬陵永豐人也其先萊蕪侯曾點居魯南武城西漢末十六世孫據不仕新莽舉族過江家吉陽唐咸通間徙上陂永豐之曾同祖常侍先生常侍十二世孫也祖克寧風流文雅倜儻好義交游簿隸尉子三人先生居幼諱志淳字亦程年未弱冠簿尉捐館事二凡循循自飭出入起居同其欣戚奉兄如奉父無有一毫拂其意者天資頴悟博物洽聞上派孔孟之淵源遠紹韓歐之統緒姚情之以仁義澤之以道德爲文章操筆即書宮倡羽和金石鏘鳴大篇短章春容富贍流布於世往往膾炙人口游學湖湘間商確古今辨析是非論廢興決可否馳騁上下發擿要妙出人意表四坐聽者津津然而喜所爲歌行序引傳播遠近一時士大夫欽慕先生之所至止屨盈戶外湖南宣尉趙公辟先遂溪縣儒官秩滿上之行省遨遊武昌與提舉龍公仁夫交好毋調全之清湘縣儒官麟淵龍公贈詩云南樓拭目挹秋光傾膽炙人口游學湖湘間商確古蓋他鄉詰故鄉吾道非耶耶將五嶺先生升矣向三湘江城幽酌離筵薄水驛傳籤去棹長田畝青原文獻今相期努力繼前芳清湘之士樂聞先生之教仝守耶律侯禮爲賓師每事諮焉瓜代而歸攸調賓州學正以道遠未赴會其姪翰林學士德裕翰林應奉異申請于朝建武城書院中書下之江

西行省俾曾氏自推儒而賢者主領教事於是族黨僉議共舉先生爲書院主領教育同宗之子弟及鄉里之俊秀長育成就皆彬彬然爲時令器薦名春官者亦有焉先生所居有山林之勝晚節優游宅傍多種菊學者號稱鞠園先生其子南式莊肅温粹尤篤孝敬業文有聲嘗授徒金陵學者稱爲翰畦先生其諸孫先聖林廟司樂秉彝嘗從予遊屢從秉彝見先生鞠華園舊藁十卷三復不厭仰而嘆曰先生之文得歐蘇之趣歌行有太白長吉之風今欲強起先生而先生老矣其孫用先拜于於豫章芳年妙質才俊氣清佳子弟也仍至元庚辰先生以考終壽八十有二嗚呼先生之德之才之美未究其用大其有待乎論曰萊蕪侯之後盛於魯西漢之世尚書列侯太守將軍往往有之王葬篡位舉族過江始家廬陵子孫翛翛暨晉隋唐宋以來咸以儒顯衣冠蟬聯迹其忠恕之澤儒林之福祚非淺鮮也謂其夏后苗裔豈不然乎秉彝斯言躬祭廊國公墓創建書院上之中書請列學官訪問旁近咸無曾姓蓋南遷之故也翰園先生編廊廟公輔之器發冠冕珮

王之辭曾未施之於事惜哉然以斯文之興京在其後云

王惲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掣朝泊二子南戍襄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咥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抹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咥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敦哉

國朝宋濂撰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

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還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類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問師韓泰亨帥閭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向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誣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過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擢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童也易之明夜遁悵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蘆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嘷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與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良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為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思覓蔘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跳走出山乞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惡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毌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鐵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邪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綎皆好學紘今由國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楨同官相友善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為難治禹書春

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
習俗古今論邪語曰可稱矣其子孫
始將有昌者邪

程敏政撰慕青餘民傳

慕青餘氏名均人生而盎厚端愿不苟讀書務明理乐口耳之學元中統癸亥益都守臣强之仕力辭不受令徙嶺南橫州均用即日就道怡然抵橫卜居州東衣錦坊手自結竹以居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越數年橫州路達魯華赤庶其學行薦爲儒學提舉均用泣下再拜曰某無似不能爲更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以養殘喘足矣今辱以儒官舉豈其志哉事乃已因號慕青餘民蓋以益都古青州也皇慶壬子于橫壽七十有九妻吳生良興良興生敬嚴敬嚴生上容士容生章國朝天順丁丑舉進士歷官禮部主客郎中上距均用二百年矣當時父老漸盡無能言其事者而敬嚴之妻陳嘗畧聞於其姑梁則舉以告章曰汝謹識之章以子職史氏請補爲之傳論曰元中統壬戌李璮以三齊歸宋元使史天澤復陷之以董文炳經畧山東三齊士民稍有材藝者無不樂爲之用而樂君獨以此時竄身嶺南其耻于北面事虜不啻可知自號慕青餘民可悲矣而亦因是可以想其風節之孤峻較諸當時背宋竊富貴者雖得志一朝至其子孫或羞道之矣然則士豈可以夷狄患難而易其所守哉

雜著類

漢東野環撰東野氏世系

昔吾先祖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后稷生不窋失其官守竄於戎狄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克修先業徙邑於豳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太王徙都於岐太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文王作邑於豐文王生魯周公生伯禽伯禽襲封至國伯禽以成自養魚生宗世居東野因以爲姓宗傳至質計一十八世矣時當戰國遭楚

滅魯幸而天意不絕惟質得存以免禍自竄東吳至秦末而還魯於是懼其綿遠失其眞傳特命環考訂譜牒編爲世系俾本宗支庶秩然不紊爲後世子孫者奚可不知所重耶

唐 牛僧孺撰齊誅阿大夫語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愬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援印於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此吾所以藝不愧晃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程晏撰齊司寇對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嚴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馬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尹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愉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李甘撰濟爲瀆問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無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張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瀾氣奪別河

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
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
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
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景
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
埶事豈以大爲賢乎侯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
水所羞也
子侯默然

柳宗元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右伏以逆賊李師道
克就梟擒已其中書門下狀賀訖其忝居末屬特
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
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
成宣王復古之勳吳敦耿光武配天之業此
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
豈若閣下挺拔英氣蓮越常流獨契聖慕以昌鴻
業廟畧初定異議紛然諶訕盈朝萋斐成市閣下
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有之兇則下車而授首
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況師道惡稔禍盈鬼
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
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豹
狼感化梟獍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

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大平之理盛德大
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
輝映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勳
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
倍萬恒情

孔温裕請修孔廟狀右
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
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
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
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
瞻數仞之牆繞識兩楹
而揖讓頗紊於奠章遂
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
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
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
餞就兗州據廟宇傾毀
扵州縣所需獲遂幽艱
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
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
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
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温

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明以
弘教牆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
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奬餘
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勑故牒

劉禹錫為裴相進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
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
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
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
獻至於繢畫窮自指撝微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
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
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逈深抱疾已久望陛下
吉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窮之年身恐不見
疲羸知際感激殊深前件圖謹差集官某乙謹詣
光順門奉
進謹奏

李坑生徒擢塵判 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欲祭遺門令生徒顏恭炊飯及
有塵落甑中官召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容借恭
於失禮公云不知將祭州符罪省斷雪[illegible]曲阜境
帶龜蒙地鄰鳧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
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業宗詞
林黄金滿籯白珪無瑕泮宮剛羽方宣鳳德之儀
沂水騰鱗再起龍躋之教壇花啓杏設絳帳而擴
經市葉抽槐據緗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
之規龍見而雩大備嚴禋之禮顏恭躬參胄子跡
齒顏門叨承俎豆之間竊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
乃肅粢盛方就爨於吳樸忽飛塵於范甑師仍未祭
餕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合
貨於嚴科無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洲司忽罰顏
涉深文臺局寬
刑寔尊不曲、

蘇俛着服六年判 兗州人平辨受業於田才才亡辨着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
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遂友上策
稱究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illegible]田才地君鄉魯家
習文儒業擅籯金道光珍席鳳瀓升堂之教蚕傳
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教得詢疑請益還
如北海之前函丈擁衣夏似西河之上平辨雩川
童子闕里諸生常因閑尸之勤頒受顯門之業庶

祈榮於青紫希夔彩於朱藍日就月將間水之恩
何極陵谷徙頹山之痛已深舊宅凄清空閨絲
竹遶壇寂寞無復奏歌奚賡方思重服用表深
哀一對松楸六遷檀柘曩今二物之長牧顧百
時儒肆喜遇祥鱗今日凶廬悲逢弔鶴論情雖
於寧感據理未允於通途剌史職在宣風政乖
導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
以徇寃伏奏雅叶於雞鳴大使以紂惡彈豪正
於準擊即宜録奏伏聽宸裁【同前】不學牆面先哲
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範孔丘要道逐湯震
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玄而東去田才地鄰鄒魯
俗富詩書水按沂川家傳禮樂白珪無玷孤標席
上之珍黄金可輕獨貴簪中之寶平辨服膺道術
企足風猷訪顏子於奄中得田生於稷下葉抽棁
市鼓筒而錢緇惟花發杏壇整襟而趨絳帳一登
閫閾幾積寒暄知十之業既弘在三之敬尤重專
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負杖人歌梁木由其遽壞
荒階積雪徒窺東鄂之蹤逝水驚波無復西河之
氣師資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卉木葺茇
廬於墓側製麻服於筵前檀柩遷移葭灰屢變墳
抽細草撫書帶而增悲牖挂殘絲撫琴絃而永慕
刺史褒惟魯國剖竹雩壇憑熊軾以宣風樹集澳
而振化以爲非禮將作異端不樹小堂之陰翻行
叢棘之酷昔門人子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
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釋於禮稍乖三載錮身在
情何忍但以事符公冶故行獄而多年命彼縲縶
仰鳳闈而長吁應使郵星整俗驛傳宣威正冠
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女既陳情使又彈非霜簡
載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既發覺一面何所逃刑宜降末轄用直丹筆

陳子良撰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蕭平仲字
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都陽王之曾孫也鄱陽嗣王
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派清瀾於天潢分春枝
於若木君降生昂宿挺質珪璋孝友温恭仁慈亮
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眸思羣書研精墨藝
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稱領
袖故可以坐擲朱紫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
馳與灌絳等列泊有陳矢
敬西遷下隋而兄弟十
人白眉斯在棠棣之詠事

等妻胎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朝有道咸序縉紳乃拜吏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澄政能官咸慝廢績所在遺愛置立言成範至如纓綏之士莫蔡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雲萃飡德音而風趨李膺賢智方之蔑如也適應入踐曩號楷模玉商昔稱賢知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盛忒我明哲春秋五十有五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舍嗚呼哀哉

囚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既同翫於書尚有鍾儀之操誰謂吉奄遂隕駒嗟乎盛年何珠促之如此也嗚呼哀哉昔之絕絃輟歎聞笛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愴是知身歿名存寔由著述況復故人景行何能已耶固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猷有陳幸逢隋德逾班沐鹿民青蓋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悽悽入秦梁亭之郊忽傾風劃結廬伊鳥穿池憑霧兄弟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綍特預銓衡龍樓振藻司冠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擢美舍香趨奏事禮承祀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既臨鄗城是面視民如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淮盬能官企彼前哲顧比非難余之室人君之從姊妹加以篤敬頗蒙提誨銘之在心沒齒唯佩契闊隴連翻冀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琴臺兼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別後忽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訃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冥難窮黃泉寂寂兮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蠹嗟古人兮神交念徃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尚感聲有止而哀無窮宿草哀哉凝秋露白楊慘兮生悲風痛魂遊兮安在徒釃酒兮招空哀哉

宋王欽若修孔廟狀 京東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僧

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羣望豈可泮宮遺烈教大靈祠頻闕修崇久成廢祭仍令講論之地或爲置對之司混播撻於絃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聿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勑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權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止所貴斯文載揚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

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𩣡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以軍政不肅擘畫奏乞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登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卻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執分弱以啓戍心而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登海四指揮兵士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顏真卿守平原說

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歷試人材亦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至中世

重內輕外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不如寺監撫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爲鑒戒

孔宗翰請增林戶狀

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墓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作數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哲宗遂詔如舊

元 羅泌魯郊禘昊地諸侯

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而成王之禮告神考說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爲所主非常之禮非常之吻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益以繆大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借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爲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爲可抑瞽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駈而魯之牛白牡此果魯之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爲禘六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爲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爲得正無譏書用禘爲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無褻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春秋不儻而享祀之不忒乎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駈義駈義非自牲矣駈犅犅亦春公羊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矣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又駈犅犅乎日月之常有交龍交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

工記弧旌矢以象弧韜弧韜以龍旂承祀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
而實常魯之爲制固已無
可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
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
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
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
書牛死乃不郊則宅歲牛
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
上辛有事上帝先生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
玖則魯固十月郊矣毋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
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
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
郊天而配以稷此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
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大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
尊其祖而以夏吾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爲重也彼
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爲祈農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家以來郊皆正月
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
其說

慶集題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
爲津吏詗止食於道旅之
府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席
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
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
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
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所
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置
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
推擇當責所有者主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
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
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
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
壯無狠鬬即有訟令親詰
問即攝牘置案上一一不
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
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
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鈐

民爲訟使爾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已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今去稍稍復來矣既而寧甥悉而大小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卿正入賦者隷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

國朝

楊榮題崇恩堂卷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

為無窮者歟我

朝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

品雖仍前代之舊而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昭

皇帝即位

兩致縟禮多儀具

崇之盛莫論於今日

魯王殿下親書大

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童

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況其子孫乎

兄

帝王於先師之

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重道今親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

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師

孫焉有斯言然則帝王之知所本乎興時書

之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為書之以系乎諸

作之後

宋濂撰王宗器字辭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爲沉毅

而學問精密洪武 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

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

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

肄業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進者凡十有七人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

祿寺給饍饈酒饌每當食青宮暨親王迭爲之主

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

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臺

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上說謂近臣曰文華

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望之

重如此璉嘗從予學故來以字辭爲請余因序璉

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

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宗廟

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

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爲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

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上卿文章外

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爲何度

紕亮發爲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

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聽以融以達其秉

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

矣蚤夜孜孜唯道求矣冠巍山峩巡行洛河貪夫

夜逃良士肅歌君子之爲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

畫斯善辟諸行塗足不跬跬百里至千所見逾遠

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笙罔爲鏞豆難克邊規模乎

狹世則病施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

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勖焉庶幾不器

徐有貞謁孟廟辭巍巍泰嶽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寔生鄒孟維孟繼孔孔爲我先師

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中

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於洪流夫子拯之功與

禹侔一則曰仁二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

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

去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

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其敢怠遑先師

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道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

觀來游爰暨藩參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苾芬

浩然之氣凜然如在

尚畀予明傳心千載

李傑弔手植檜辭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閼里

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掇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頴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旧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爲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聳乎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盧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直嘉種特異兮林艮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脈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車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欝而蘊精迨靈甫之既零兮萌蘗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朽

楊守阯撰許東魯哀辭

嗟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爲許靈宗以國爲氏兮世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清揚好脩姱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騖於義路兮夕翱翔乎書圃扈江籬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若芷擢秋桂於軒窗兮撫春華於隔林既離疏而釋褐兮金馬詄雲漢而分天章兮光陸離其上下紬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統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之欽恤牲豐飢於枯骸兮燭幽室之典有虞之三禮惟夙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矩時國步之屯邅兮皇與徂鑒兮恐霣情之叵測衆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顓脫而出兮折片言於衆口返曜靈於虞淵兮吾與羲和而爲御既弭節於中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 帝心之簡在兮啓黃閣而召余陟宗祊而兼內相兮俾參贊乎樞機許身自比於稷契

兮欲致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兮暮余出而陳謨念重華之濬明兮固衆芳之齊茂吾滋蘭使充庭兮又樹蕙之盈畝冀嘉禾之蕃廡兮逝將去其根荄彼黨人之偷樂兮貪天功以爲已力怙隆寵而恣睢兮偭規矩而頗僻既植擬以充幃兮又緝艾而爲戶不先時而稟獄兮恐其潰臭於終古歷茲情以陳詞兮惟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兮孰君節其寵而全其生解兵權於杯酒兮又何怨讒之能輿寋余言之難入兮孰能信而爲余聽衆嫉妬而謡諑兮阽余身之不寧朝發軔於燕臺兮夕余駕乎南畿羌中道以改轅兮指西陝以爲期旌搖搖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廬吾固知喑默以爲容兮恥而不能爲也將悤得而患失兮乃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合卒盡言以流亡兮昔彼君之渥洽苟余情其亮直兮雖棄置何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藏吾結幽蘭以爲室兮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入戶兮雲霏霏其承宇朝憩長松之清蔭兮夕飡秋菊之落葉怡觴詠以陶情兮日徜徉而容與及黨人之既敗兮諒曲突之初言俄 君命之荐至兮返初服之繽紛耿余心之既白兮雖九死其無尤矧渥寵之頻仍兮將圖報之何鄙白日忽其西墜兮雲黯漠而曛黃悲風咲脟以鳴條兮羌哲人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兮遣巫陽而招之窮下上八而求索兮魂迢迢而不歸羅茲芬以致奠兮酌桂酒兮椒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辭曰

已矣哉生何自兮逝何爲兮吾將問乎大文約典刑既不可得而見兮聊寄哀於斯文

王鏊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既爲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

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
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
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大鵬退飛鵒鵒來
巢多麋有蜮攴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
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
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
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兹其麟之
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
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
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九

災祥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也山東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驗之災祥者代不乏書可弗志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人事之脩天變之應有不可誣焉圖政者觀此或有得云

濟南府

漢高帝三年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在危三度危齊分也

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水二星合于危

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天
漢二年泰山琅邪賊徐勃剽掠郡縣遣繡衣使者
暴勝之等追捕斬之

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
旁是年僵柳復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
符節令眭弘以爲石陰類下民象當有庶人
爲天子者坐妖言伏誅後宣帝起於民間

宣帝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

元帝初元四年濟南東平陵王伯之祖墓門梓桂
卒生枝葉上出屋按伯莽之祖王皇后之魯祖劉
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彘焚其巢郡人孫通
等聞山中

群鳥蔽雀聲往視見巢焚盡墮地中有三彘斃燒
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京房易傳曰人主
暴雪鳥焚其巢其後趙飛燕姊妹
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殺其母

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食在危八度

○五年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耿弇擊富平賊徐少
獲索賊師古于平原大破降之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未鳳凰集于肥城二月辛
未幸泰山黃鵠三十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翱
翔升降

安帝永初四年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
攻厭次殺縣令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元初三

年春正月丁丑東平陵樹連理三月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蔕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女子外屬之象是時閻皇后等共譖廢太子立濟北王○延光三年二月戊子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大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悅之異也○三年九月辛亥濟南歷城黃龍見

順帝永建四年棣州淫雨傷禾稼

桓帝永興二年十一月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殺郡縣長吏永壽二年七月復寇青兗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延熹三年九月泰山琅琊賊勞丙寇掠郡縣御史持節督州郡討之十二月泰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縣尤來山判解尤來山即徂徠山○八年渤海妖賊蓋延作亂未幾伏誅○九年四月平原河水清

獻帝初平二年十一月黃巾賊張角寇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復寇渤海公孫瓚追擊大破之

三國

帝禪炎興元年十一月司馬小君聚衆反於平陵齊州刺史討擒之

魏

明帝景初元年正月山茌縣黃龍見

晉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按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泰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人君虜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咸寧三年八月平原泰山郡隕霜害稼五年二月白麟見平原高縣高縣即今德平○大康二年二月隕霜于濟南傷麥五月濟南雨雹傷禾稼六月泰山大水按泰山水流三百家薇六千餘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五千納之後宮○三年閏八月己丑白龍二見濟南歷城○四年十一月白兎見富平富平即今樂陵五年七月平原雨雹米霜傷稼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樂陵國○永康二年四月彗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明年復敗成帝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濟南平陵城北石虎自移於城東按晉史後趙石虎時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移在東南蓋石溝上有狼狐千餘隨之跡皆成路虎大悅以爲已應又有石燃于泰山八日而滅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濟南朝陽王道護白兎青州刺史段宏以獻按宋書云白兎王者敬耆老則見○二十七年六月白雀見濟南郡薛榮以獻○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司馬順則據梁鄒城號齊王八月討斬之

孝武帝孝建三年閏二月白兎見平原○大明元

年五月白雀二見渤海○五年五月白雀二見濟
南劉道隆以獻十月白雀見泰山○六年八月辛
未嘉禾生樂陵刺史劉道隆以聞
順帝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長山縣
齊和帝中興八年四月長山縣獲異龜按長山王
目一頭腹下有棋 書惠獲龜六
歡字并有卦兆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二月濟陽野蠶成繭
魏太武帝神䴥元年二月白麏見于樂陵因以改
元○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孝文帝承明元年八月濟州獻嘉禾○太和六年
八月平原大水蝗害稼十四年五月司馬御惠自
稱聖王謀破平原郡被獲伏誅
宣武帝景明元年五月濟州山茌縣太陰山崩有
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九月濟州民柳世明聚
衆寇濟兗二州討平之○二年三月濟州隕霜殺
桑七月濟州獻嘉禾八月甘露降于新城縣○四
年十一月濟州東清河郡桃李華○正始二年三
月濟州大雹雨雪四月濟州隕霜六月濟州獻嘉
禾○三年三月濟州獻白雉○延昌二年五月濟
州獻白鹿九月甘露降濟州○三年八月辛巳泰

山崩湧木十七處
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齊州蚘生○正光元年
齊州濟南郡靈壽山木連理○孝昌元年魏郡人
房伯和聚衆反會赦散去三月齊州清河人崔畜
殺太守董遵廣川人傅堆執太守劉莽皆反青州
刺史王鑒討平之○二年十一月平原人劉樹劉
蒼生聚衆反州軍大破之樹奔于梁
孝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齊州人趙洛州據西城
反應爾朱兆刺史王蕭賛棄城走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武定六年四月泰山郡甘露降
北齊宣帝天保九年夏四月龍見齊州後堂
齊後主武平四年將祀泰山郡大水
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致像于神祠未至
火按帝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象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猥起燒像盡滅時帝信讒猜忌勝王瑳失志而死功臣多被夷滅後此太子勇被廢○十九年十二月星隕于
渤海渤海今濱州
煬帝大業六年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摽掠
齊濟之郊十二年王世充擊破之○九年正月平

原李德逸濟北韓進各聚衆數萬劫掠山東郡縣
十月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貢郎將費青奴
擊斬之十月渤海賊格謙孫宣雅等僭王擁衆十
餘萬山東苦之○十二年山東劇盜魏刀兒自號
歷山飛劫掠燕地武貢郎將王辯擊破之

唐高宗永徽元年秋齊州大水六年十月齊州黃
河溢○上元二年八月齊州大水○永隆元年九
月濟南大水溺死者甚衆
武后長壽二年五月棣州河溢壞民居二千餘家
玄宗開元十年六月河決棣州○十三年十一月
戊子雄雉馴飛泰山齋宮內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二十五年五月淄州棣州河清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丙申富平大風拔木千餘株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午有彗星在危長尺餘西指南斗
宣宗大中八年正月丙戌朔日食在危八度○四年秋淄州德州大水○五年夏齊德淄州蝗蝻害稼
僖宗廣明元年無棣洪覇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其將王敬武擊破之

太祖建隆元年齊州大旱生蝗大饑十月棣州
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三年春二月
戊午朔厭次縣隕霜殺桑四年八月齊州河決○
五年德州民趙嗣妻一産三男○乾德元年齊州
饑○二年七月泰山大水○三年八月淄州河溢
壞鄒平縣民田○開寶二年淄齊二州大水○六
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墮于北城門樓有物抱東
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
煙痕爪跡三十六○七年春齊州野蠶成繭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八月淄州大水孝婦河溢○
端拱元年齊州徐美妻一産三男○淳化元年七
月淄州棣州蝗○二年十一月壬辰填星與熒惑
合于危○至道二年七月歷城長清蝗
真宗咸平三年七月棣州嘉禾合穗○景德四年
九月德州獻嘉禾○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王欽若
判兗州上言泰山醴泉出按乾封縣有民王用田
數十爭取之錢墜石鏬因發石有湧泉二十四眼
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湧泉二十五眼一眼出
層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
實流出似李差小味甚甘制置使王欽若貯水以
獻六月詔建亭賜額靈液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
言泰山醴泉出天書見得靈芝三萬八千二百五
十本夫欽若欲成封禪其詐誕類如此
封○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變

紅紫色○二年七月淄州大水○五年河決棣州
聶家口十月濱州河溢于定鎮
仁宗景祐元年淄州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德州降紅雪雪盡雨血○五年六月流星過
虛危星有尾跡明燭地是後英宗以濟州防禦使入承大統○至和
二年十二月六塔河決齊棣淄濱諸州民多溺死
○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五百一
穗
神宗熙寧九年七月渤海禾異壠同頴○元豐元
年章丘河溢壞官民廬舍○六年五月歷城縣禾
二本合穗
哲宗紹聖三年九月戊戌日犯歲○三年齊州禾
異畝同頴合秀九穗
徽宗宣和元年二月淄州獲黑兎穗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壬午夜白氣見西南方出
危入昴
金世宗大定二年六月濱棣二州大熟
章宗明昌二年秋山東東路旱大饑
衛紹王大安二年四月山東東路大旱○六月淫
雨大饑斗米至千餘錢

宣宗興定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

元世宗中統三年夏五月濱棣二州旱九月濟南郡大饑○四年八月濱棣二州蝗○至元年濟南郡大水○六年正月丙寅濟南鄒平縣進芝三本○九年九月泰安州淫雨河水溢圮田廬害稼○十五年夏四月濟南無棣獲白雉以獻○二十二年秋濟南路大水○二十五年夏四月蒲臺縣饑○二十六年五月丁丑濟南棣州隕霜殺菽○二十七年五月棣州厭次濟陽大風雨雹害稼○二十九年二月壬辰山東廉訪司言棣州境內大旱六月濟南般陽蝗○三十一年七月棣州陽信縣雨雹大風拔木發屋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安州奉符等縣大水戊申濟南路歷城縣大清河溢○大德五年六月般陽濟南大水十月濟南濱棣泰安等州霖雨害稼○十年冬十二月山東饑遣尚書武鼎賑之

武宗至大元年濟南般陽泰安大饑四月般陽新城濟南泰安厭次大風雨雹九月泰安大水○二年四月泰安德州濟南般陽蝗七月德州霖雨害稼般陽大水

仁宗皇慶元年濱棣德三州蒲臺陽信二縣旱○
延祐元年三月般陽泰安州霜雪三日○七年四
月乙巳濟南蒙古軍饑六月德棣二州大水
英宗至治元年春般陽饑○三年五月濟南無棣
厭次齊東霖雨害稼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濟南般陽蝗德州淫雨八
月濟南霑化利津霖雨害稼○二年六月德州歷
城章丘淄川蝗○三年夏四月濟南路饑免郡縣
租稅
文宗天曆元年泰安州大水○至順元年泰安饑
命有司賑之
順帝至正二年五月濟南山崩水湧六月癸丑夜
濟南大水○六年春二月濟南歷城德州泰安奉
符長清般陽大饑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七年三
月山東地震有聲如雷○十年正月棣州隕石一
空中有聲其聲自西而來距州二十里隕于地化
爲石其色黑微有金石星散布其上有司以進遂
藏之司天監○十九年濟南鄒平二縣蝻生○二
十一年八月壬午棣州夜半有赤氣亘天○二十
三年濟南大旱六月庚戌星隕于濟南龍山入地

五尺○二十六年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
居民漂溺殆盡
國朝洪武六年秋八月河水暴漲自齊河潰商河武
定境南巨浪七十餘里
末樂年浦臺妖婦唐賽兒率寘鴻等攻安丘樂
安指揮衛青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十五年武定
城西南隅井中龍見
景泰元年濟南德平饑○七年青城德平大水民多
避居鄒平山麓當時有詩云竈底
惟聞蛙鼓吹庭前常見鯉投梳
天順元年濟南德平大水饑人相食○八年青城

縣甘露降于學宮○成化六年陽信縣陷石一○七年武定龍戰于野
大饑○九年三月四日濟南長山鄒平臨邑等縣
晝晦○十年濟南大稔斗米七錢○十三年魚臺
大水壞民居○十六年九月鄒平地震○二十三
年三月德平地震○二十一年二月三月泰山屢
震遣官祭之
弘治五年濟南大饑河決黃龍岡○七年濟南大
稔○八年德平城濠水忽溢于野○十七年武定
州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九月

正德元年鄒平王府產芝二本○二年秋八月德平大雨雹○六年流賊劉六等攻掠山東郡縣都督劉暉等捕斬之○七年武定大蝗蔽空六月濟南州縣民言黑眚見至冬乃息時老幼皆擊銅器以自衛通宵不寐○十年冬十月德平縣李梅實○十一年秋七月德平不雨○十二年六月德平霖雨害稼○十四年武定大疫○十三年章丘大水

嘉靖二年九月武定大雨雹○三年三月武定大風起沙害麥○五年秋七月武定蝗大水害稼○七年夏新城無雲雷震○八年濟南郡縣蝗秋

蛹生○十年濟南復蝗

兗州府

魯隱公五年九月螟○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安國曰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繼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桓公元年秋大水○三年冬有年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五年秋大雩螽○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有三年夏大水○十有四年春正月無氷穀梁曰時燠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伐魯魯君臣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

終其天年者也劉向以爲御廩粢盛之所藏時夫人挾逆不可以奉宗廟之戒

莊公六年秋螟〇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安國曰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覇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絶威信淩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〇十有七年冬多麋〇十有八年秋有蜚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〇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〇二十有八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〇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有八年冬大無麥禾〇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〇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〇二十有四年秋大水冬大饑〇二十八年春無氷

昭公三年冬大雨雹〇四年春正月大雨雹〇十有九年夏邑邾地震〇二十有三年秋八月乙未地震〇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陽居陰位臣侵君象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

宋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粱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應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象則刑罰不中之應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
董仲舒劉向以爲此外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
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反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
其邪說滛于女樂云
奢僭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
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五年夏季桓子穿
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井土缶中得蟲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災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
以爲桓僖親盡而南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
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諂瀆事神則神亦不享
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
焚其廟也○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
社也武王伐紂
命諸侯各立亳社以戒王國故魯有之○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按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
尼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耳孔子曰
麟之至爲明王也非其
時而見害吾以是傷焉

戰國

五色雲覆孟氏居而生孟子孟子生時其母
泰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
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漢

孝惠帝二年春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
延東里溫陵井中
武帝元光三年夏河決瓠子
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四年夏

五月山陽濟陰大雨雹十月大司馬霍禹
成帝河平四年夏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宗族謀反霍氏廢
朔○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于東郡八○永
始二年二月山陽郡鐵官奴蘇令等黨與數百人
殺長吏叛太守嚴訢捕斬之
哀帝建平元年濟陽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十二月
甲子光武生於濟陽縣舍其夜赤光滿室按漢書有武父
鄉左傳桓十三年盟于武父縣北有武父城縣東南有戎城縣都鄉有行宮光武生○四年後二年王莽擅朝
四月山陽湖陵雨血貴戚大臣多放死
淮陽王更始元年東平爰魯肥城劉翊起兵于盧
城頭寇掠河濟後降漢拜魯東萊守翊濟南守各
令罷兵
更始初東海人刁子都剽掠徐兗更始拜子都徐
州牧
章帝建初元年春三月甲寅東平地震○二年冬
十有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
和帝永元二年春正月乙卯金木俱合于奎丙寅
水又在奎辛未水金木在婁○三年夏四月兗州
蝗○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甚大起婁
順帝永建四年兗州淫雨傷稼

桓帝元嘉元年夏四月不雨任城饑民相食冬十有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爲鳳凰○二年秋八月黃龍見濟陰句陽○永興二年泗水泛漲逆流東海兗州之域○延熹四年五月有星孛于心○九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靈帝中平元年夏濟陽濟陰冤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葉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

三國 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九月兗州滍雨水出溺殺人漂失財產時帝崇飾宮室以害農戰觸情慾慾水不潤下之應

晉 武帝咸寧二年春孛星見于氐○太康五年夏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七月任城雨雹暴水隕霜傷稼○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于魯國

惠帝永寧元年魯國雨雹○光熙元年冬十有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變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

東海王越殺諸葛玫○元康七年五月魯國雨雹○太安元年七月兗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懷帝永嘉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復震時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蘭陵蝗害稼○三年夏四月
甘露降琅琊費縣
成帝咸康二年夏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
青赤光燿地出奎中沒婁北
孝武帝寧康二年太白晝見在氐○太元十五年
秋八月兗州蝗大水
安帝義熙三年春二月癸亥土火金水聚于奎婁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二年冬十一月丙辰白烏見
山陽太守玩寶以聞○十四年夏五月甲午白雀
集費縣貤外散騎侍郎顏敬獲以獻○十七年秋
七月壬申甘露降高平金鄉富民村方三十里徐
州刺史趙伯符以聞○二十年夏六月白兎見高
平方與縣
孝武帝大明四年兗州大水○六年秋七月甲申
地震有聲如雷兗州尤甚魯郡山摇者二
齊和帝中興二年春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
村丁邨騶虞見東平郡壽張蘭陵民濟伯生於六
合山獲金璽
梁武帝太清元年兗州旱疫
孝文帝承明元年夏四月辛酉兗州等處大風雨

雹○二年春二月丙子兗州地震秋八月兗州大
水蝗害稼○大和四年蘭陵人桓富聚黨緂其令
與泰山盜張和顏等寇掠淮陽王尉元等討平之
宣武帝景明元年秋七月兗州等處蚘生大水
○四年秋七月大雨雹○正始四年夏四月兗州
獻白狐
孝明帝熙平元年夏五月濟州獻白鹿○正光元
年夏四月濟州兩獻肅慎三足烏
孝莊帝永安元年滋陽人萬侯醜奴僭號置官至
三年雍州刺史爾朱天光擒斬之

東魏靜帝興和元年冬兗州濟陰郡宛曲縣濮水
南岸有泉湧出色清味甘病者飲愈○四年夏五
月濟州獻蒼烏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二年
十有二月兗州大水 水陰也象小人之肆時和主
開元文遥趙彦深等專
所沉溺
隋文帝十有五年兗州曹州大水民饑帝命蘇威
等分道賑給○十有一年曹州等處大水居民多
煬帝大業五年齊魯郡饑○九年濟北人韓進洛
孟海公甄寶車各聚衆反後咸討平之兗州人徐

圓朗反號魯王歸劉黑闥後爲總管任瓌敗殺之

唐太宗貞觀三年秋鄆州沂州大水○四年秋兗州蝗

高宗永徽元年春正月濟州河清○五年夏六月濟州河清六十里○永隆元年濟陰琅邪大水

中宗景龍元年夏五月乙巳曹州大雨雹○三年春二月辛未曹州大風拔木

玄宗開元十有二年秋八月兗州大水○二十年兗鄆州大水○天寶四年劉光期爲壽張令麥秀兩岐蝗不入境

德宗貞元十八年烏集滕縣啣柴爲城（中有白烏一碧烏一）

憲宗元和五年曹濮等州螟蝗害稼○六年春三月戊戌日晡天忽陰寒有流星大如斛鼉隕于兗鄆間聲震百里野雉皆鳴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十一年六月李師道起宮室于鄆將謀亂既成火○十四年晝有魚長丈餘墜于鄆州市（魚失水而墜于市敗滅象也）春二月鄆州從事院前隕血丈餘

穆宗長慶四年鄆曹濮三州水壞州城民居田稼○五年夏曹鄆濮三州螟蝗害稼

敬宗寶曆元年兗州大水
文宗太和二年兗鄆曹三州大水○四年曹州鄆州大雨壞城郭廬舍稼盡○開成二年夏六月兗州蝗○三年夏曹州大水○五年夏兗曹鄆三州蝗蝗害稼
宣宗大中十有二年秋八月丙申兗州鄆州大水害稼
昭宗景福二年春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五尺餘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

奎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兗濮爲水所漂溺兗州奏河水東流濶七十里
太祖建隆三年夏五月鄆州濟州大旱○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宋史韓樊載傳奎主文章國太平之符也）○開寶元年夏六月龍出單父民家井中○四年夏六月曹州大風壞濟陰縣廨舍及軍營○四年九月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

縣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六月曹州大風壞濟陰縣

阿縣民田○端拱元年閏五月辛亥丑時有星出奎如半月北行而沒是月鄆州風雹傷麥○淳化元年六月單州魚臺縣風雹害稼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言（應當在齊魯分）○三年河決鄆州者三○大中祥符元年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薦芝於孔林（欽若上言得芝五株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冕之狀是後祭謝復得芝四本六月瑕丘縣民宋圃于堯祠前得芝九本連理者四是後甘露醴泉之降不勝其書矣）○二年濟淄青三州大水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蚜蚘生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七月單州禾異畝同穎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神宗熙寧元年秋八月鄆州須城東阿地震終日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水害稼○三年九月沂州地震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乙巳兗州龔丘縣槍生花如蓮實○宣和三年二月淮南人宋江（或曰鄆州人）寇掠京東知州張叔夜降之○七年張萬仙寇掠京東諸郡副使李孝昌招

降之

高宗建炎元年劇盜李昱攻剽滕縣

金 世宗大定元年五月河決滑沒曹單居民廬舍殆盡○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境

宣宗貞祐四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北九十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歲星晝見于奎百有一日乃伏○興定元年夏四月戊午單州雨雹傷稼遣官諭農改蓺秋田復給其種

元 世祖中統三年夏五月東平州旱○二年秋八月丙寅濟州進芝二本○至元十有四年六月濟寧路曹濮州雨水平地丈餘損稼○十九年夏東平東阿陽穀等處大蝗○二十六年夏五月濟寧東平淫雨害稼免其田租

成宗元貞元年夏六月曹州濟陰兗州滋陽大水○大德元年冬十一月辛未曹州進嘉禾一莖九穗○五年夏六月濟寧東平大水○七年夏五月濟寧等處蟲食麥

武宗至大元年春二月辛卯濟寧東平大饑三月癸巳遣山東宣慰使王佐同廉訪使覈實賑濟○

二年春三月巳酉濟陰定陶大雨雹○三年夏五月癸巳東平大饑賑米五千餘石○五年秋八月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兵搗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

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濟寧隕霜殺桑○延祐元年三月東平曹州大水害稼秋七月濟寧大雨雪

英宗至治元年夏六月東平曹州大水害稼秋七月濟寧大水○二年冬十二月濟寧蝗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六月東平濟寧蝗曹州淫雨水深丈餘漂沒田廬秋七月曹州河溢

文帝天曆元年春三月定陶饑夏五月沂州饑賑米二萬一千餘石○至順二年春三月鄆城等縣有蟲夜食桑晝匿土中人莫能捕大爲蚕災○三年夏六月乙丑濟寧大水害稼秋七月滕縣饑糴米二萬餘石賑濟九月沂州濟寧魚臺曹州楚丘大水

順帝元統二年東平濟寧曹州濟陰大水饑夏四月東平路旱○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至元元年夏四月東平路旱壬子分遣西僧祈雨秋八月東平曹州大水○四年六月東平蝗災

免其絲科冬十二月東平東阿陽穀汶上等縣地震○至正二年夏五月東平東阿雨雹如馬首○四年夏六月濟寧單州金鄉魚臺定陶楚丘曹州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大水害稼人相食○五年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曹州被害○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河決東平壽張郟城漂溺死者甚衆八月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二十六年夏六月丁卯沂州山崩秋八月濟寧路黃河水溢漂沒百有餘里○二十有七年夏六月丁卯沂州東蒼山有巨石如屋崩墜聲震如雷

國朝

洪武元年河溢曹州徙治安陵鎮○二年河汝安陵鎮徙治盤石鎮○七年鉅野縣河水溢流高四丈壞居民廬舍田疇

永樂六年白雀見滋陽縣○十一年五月騶虞見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

宣德七年兗州護衛總旗妻劉氏一產三男

正統十年曹縣饑○十三年沂州雷震城西門○十四年兗州等處飛蝗蔽天

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產芝一莖千文昌祠之

東○三年曹縣定陶大饑夏五月壽張河決築堤以護之

天順元年夏平陰縣蝗○二年平陰復蝗○八年秋八月芝產于曹州治東廂

成化六年曹州曹縣定陶縣大旱○九年春三月兗州晝晦踰二時乃霽○十有九年兗州黑鼠食苗旬日入水自死夏四月兗州鉅野等處地震有聲如雷

弘治五年春三月河決黃陵岡淹沒民田數千頃○六年濟寧饑○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雨雷電有火自宣聖廟東北起焚毀殿廡一百二十三間○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二州被害○十七年秋九月金鄉地震越十日復震

正德三年單縣河溢害稼漂溺居民廬舍殆盡○六年八月流賊楊虎率衆數千剽掠陽穀壽張等縣○九年春正月定陶雷電大雨雪二月兗州有星如斗自東北徑往西南如彗天鼓響應如雷○十年十一月沂州地震

東昌府

漢文帝十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

武帝元光三年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水所汜及兎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成帝建始四年河大決於館陶東南流東郡金隄皆被害（先是清河郡都尉馮逡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堰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靁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衆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可復浚屯氏河以泄暴水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果決今清河縣西有黃河故道疑即漢時與屯氏河並流者）

更始二年銅馬賊數十萬入清陽博平光武擊之於鄗追至館陶大破以降

桓帝和平三年九月東郡茌平人侯毋辟兄弟聚黨爲盜竊印綬自稱將軍後討平之

獻帝初平二年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寇掠魏郡曹操追擊濮陽大破之

晉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尤州刺史令狐愚以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

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

懷帝永嘉二年八月乙亥鄄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越卒以陵上受禍

南北朝 魏孝明帝孝昌三年春二月東郡人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號都督魏將元斌之討斬以平之

孝莊帝永安元年光州人劉聚聚衆友于濮陽廣州刺史都督鄭先護討平之

隋 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

唐 高祖武德四年貝州人劉黑闥爲漳南自稱漢東王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斬之

高宗永徽二年秋濮州水

玄宗開元十四年濮州大水人死者千餘○二十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京房易傳曰天子親征則馬生角）四月

濮州雨烏雨雀雨鸛鶴同巢

穆宗長慶四年夏四月濮州雨水壞州城民居田稼殆盡

文宗太和四年夏五月濮州澄雨害稼○開成五年濮州等處蝗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馬牛甚衆

懿宗咸通十二年七月辛巳濮州地震

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于長垣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爲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

宋太祖建隆元年臨清縣雨雹傷稼○二年五月濮州蝗生

濮州蝗○三年濮州春夏不雨○乾德四年澶州濮陽縣田麥秀兩岐至四岐各五十木五岐三十本六岐五本○開寶二年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

壞民田廬○四年四月河決濮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澶濟鄆曹濮等州大水○六年七月濮州河決郭龍村

太宗淳化二年八月臨清縣民國忠妻一產三男○天禧三年河決堰陵故城

真宗咸平三年夏津縣民趙替妻一產三男○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泛澶濮鄆濟境

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濮州蝗○寶元二年六月濮州復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

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以回河道遂以仲昌提舉河渠歐陽脩三上疏力諫其不可後塔河成復決

英宗治平元年濮州大水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辛巳京東濮州河北旁大風

百姓警悪○九年恩州武城縣大風壞城郭及官

民廬舍○十年秋七月丙申河決澶州曹村北流

斷絶河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灌郡

縣四十五濮鄆被害尤甚○雍熙三年秋七月鄄

城蝗

哲宗紹聖元年濮州大水害稼

徽宗大觀中芝草生于武水講武亭

寧宗慶元六年四月癸巳熒惑合于室

金

章宗明昌中恩州西五里產嘉禾一莖三穗

元

成宗大德四年館陶嘉禾生一莖六穗

成宗至大元年澶曹濮高唐等州蝗

仁宗延祐元年濮州大雨水○六年三月曹濮二

州霖雨害稼

英宗至治元年濮州等處雨水害稼

泰定帝泰定元年濮州等處霪雨深丈餘○致和

元年六月濮德泰安等州九縣雨水害稼

順帝元統五年濮州鄄城等處饑○至元十四年

濮州雨水沒禾稼○至正二十六年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皆被害

國朝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濮范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堤以達于海（濮工部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決口始塞）

景泰七年春三月河溢漫流博平茌平二縣墊溺者甚衆

成化九年夏六月濮州博平旱大饑○十一年春二月莘縣災○十四年春莘縣大水饑○十九年秋冠縣旱饑人相食○二十一年秋莘縣等處旱

人相食

弘治五年春正月東昌府等處旱大饑夏五月濮州地震○十年春三月冠縣大風墮魚于市○十五年秋九月七日戊時濮州等處地震湧水出沙居民傾壞者千餘壓死者五十餘人一日三十餘震

正德四年茌平蟲○六年流賊劉六等寇武城等縣遊擊許泰帥師抵臨清擊破之○七年六月濮州清平博平蝗害稼○八年夏四月夏津縣大雨雹○十二年冠縣冷井山鄉人張敏糾聚黨爲盜知

府侯宜正擒討之○十三年莊平旱蝗生○十五年八月夏津縣地震

嘉靖元年冬十二月武城縣西城樓角南有孔出白氣如煙七日乃止○三年觀城地震○八年武城觀城等處飛蝗蔽天○九年秋七月河決武城縣○十一年春三月武城不雨至于夏五月六月淫雨

青州府

周 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故也

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當齊分時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讓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讓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赧王三十一年齊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時襄昭王代齊齊湣王出奔爲楚將淖齒所殺

漢 文帝元年四月齊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孺子嬰居攝三年琅琊海曲縣吕母招集亡命數千攻海曲執縣尹殺之

新莽天鳳五年春二月赤眉賊琅琊人樊崇東海
人徐宣等起兵于莒攻掠青州及泰山諸郡莽遣
王匡擊之至建武三年降漢復謀反伏誅獨宣赦
免
光武三十二年青州蝗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張伯祿寇掠沿海九郡刺史
龐雄督州兵討破之級之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
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桓帝永壽元年白烏見齊國○永興二年六月東
海朐山崩
靈帝中平五年冬十月青州黃巾賊復起
三國 魏明帝青龍三年春正月乙亥隕石一千壽
光縣
晉 武帝泰始五年青州大水○六年白龍見於東
莞○太康六年二月齊郡臨淄等四縣樂安等八
縣隕霜傷菜麥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
頁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市至漢城陽景王祠中不
見

明帝太寧元年後趙寇青州陷之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五年秋七月白鹿見東莞莒縣太守劉玄以獻（按宋書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二十五年冬十一月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出有影謂之地鏡

順帝昇明元年四月青龍見齊郡六月慶雲見益都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四月青州人耿翔據膠州殺刺史青膠大使樊子鵠同大都督蔡雋討之

海陵王延興元年九月青州高陽人封辯聚衆千餘自號齊王爲亂州軍討平之

隋文帝開皇十年十一月樂安蔡道人舉兵反陷州縣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於虛危及虛婁齊魯之分

唐太宗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高宗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漂民五千餘家齊淄等七州大水

玄宗開元十二年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虛初度

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枉矢墜于虛危

憲宗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遞晦冥空中有若旌旗之狀屋瓦上如蹂躪聲○十四年夏四月淄青二州隕霜殺惡草及荆棘不害嘉穀

昭宗乾寧三年十月客星三犯虛危一大二小乍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鬬經三日而二小星沒大星後沒

五代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冬十一月彗出虛危

宋 真宗景德三年八月青州大雨壞城敧樓門壓傷者數人

仁宗慶曆六年三月戊寅青州地震

神宗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爲麪○七年十月青州芝生二十一本

金 東海郡侯大安三年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金僕散安貞討之

元 成宗大德九年春三月般陽益都隕霜殺桑害蠶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丙申朔大名路抵青齊一方有赤氣照耀千里○至元四年冬十月密州安丘縣地震○至正四年八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六年二月益都路益都昌樂壽光地震三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十八年五月益都雨白氈秋八月蒙陰縣大饑○十九年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大疫○二十三年六月益都臨朐縣龍山有星隕於地

國朝 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魯分按聖政記命徐達攻沂州扼之呂密等州皆降時金火二星會于守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遣人踰其守將老保不聽因急攻之乃出降

成化十五年莒州大稔麥一莖兩穗穀一莖六七穗

正德二年冬十有一月益都縣朱良店北有鸛鳥數萬集于故潞州知州李同仁殯所詰朝翔集始去○八年益都窩駝村淳于髡塚中有聲如牛鳴半日方止

登州府

漢 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繭收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和帝永元二年夏四月登州蝗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正月白麕見東萊黃縣刺史王方回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秋七月乙未白麐見曲城縣獲以獻

魏孝文帝太和十有九年春東萊之牟平虞丘山陷者五

晉齊王開運三年六月登州文登縣地內湧出金銅佛像四

唐武宗會昌元年秋登州雨雹文登尤甚破屋害稼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二月登獻芝五莖

太宗端拱三年七月至冬登萊旱大饑○淳化元年文登牟平饑

仁宗景祐元年春三月登萊二州饑○慶曆六年三月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屢震徹海底有聲如雷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浮海而出者三千餘

高宗建炎三年山東郡國大饑人相食○紹聖三年八月登州大蝗

金太宗天會六年登州大水○十一年登州水旱免其租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九月辛巳登州蝗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寧海文登大水○三年寧海牟平獲白鹿于聖水山以獻○太德元年七月寧海州文登牟平等縣饑八月丁巳寧海州大旱○五年五月寧海大水○六年六月寧海等州饑賑穀粟一萬六千石文宗天曆元年登州大有年○三年寧海州文登牟平等縣饑○至順元年寧海州文登饑賑粟三千餘石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登州招遠萊陽寧海等處蚜蚘生○二十七年萊州招遠縣大社里有大鳥自南飛至遺粟黍稻麥是歲大稔

國朝

正德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文登縣始皇廟內鍾皷齊鳴少頃殿宇遂爲瓦礫神像顏色不改是日流賊數萬攻入縣城

萊州府

成帝永始二年黃龍見東萊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三年六月東萊北海水溢出漂沒人物○六年冬十月東萊雷○光和五年冬十月木火金合于虛相去各五寸如連珠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二月群盜王彌等寇青徐殺東萊太守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淳于邈獲白兎青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正月兗州人王伯恭聚衆起勞山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平之

唐文宗開成二年二月彗出于危長七尺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甚盛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萊州奏即墨縣民王友家生芝草一本三枝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七月濰州蚘蚨生

仁宗皇祐元年二月丁卯彗出於虛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

元順帝至正三年十二月膠州及高密縣地震○四年夏膠州高密縣旱○七年濰州昌邑膠州高密地震

國朝永樂戊戌高密縣產紫芝三十五本

山東通志卷之四十

雜志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誣孟放淫詞而載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唐而存之足以藏往事有詭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棄焉矧夫志方輿而辨土俗又何嫌於稗官埤雅之弗經齊諧燕語之並録邪

濟南府

泰山洞獸泰山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狀如豚而有珠名曰洞洞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江

山海經 醴泉神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

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者也

明鏡厓石 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厓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有漆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房家園池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聳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君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海神鐵鎖 齊郡歷山上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匝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

華泉赤血 華不注泉齊桓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下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臨濟妬婦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方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杜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沙彌二桃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鍾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峴聽鍾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魚腹金針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相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弄囊遂墜於水囊中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長白女郎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羅什弱冠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

曰女郎須見崔郎衣通問曰女郎平時府君先行故欲相見遂與什温凉室內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於魏事悉與魏史符合

杜林水厄

平原縣西有杜林南燕時邵敬伯居兩河間夜忽大水敬伯坐一牀至曉着岸下看之牀乃一大龜也世傳杜林有河伯壕

儒墨言命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並有命邪言命者曰命當弱故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聚於平原

設奇激主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愴然遂赦之

長山腹狸

長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捕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狸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三狸雖相苞懷而掛於屋後其夜有群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

白縣白殪

玄宗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縣至潔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

臺城蒲箭

臺城東南有蒲臺臺高八丈秦始皇所登處在臺下索焉至今蒲生猶索似水楊而堪爲箭

泰岩若泣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而泰之岩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泣三日今泰山石遠望之若人泣

玉策探壽

代宗上有金人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後壽如讀曰八十

彥穎女妖

宋乾道間彥穎女章丘暨彥

顙省親臨濟回托宿邸店倦憩房內一女子推戶入問爲誰密對曰我南鄰京氏處女知爾臣此窮相就暨喜留宿因隨歸里情好轉篤目曰京娘歲餘出遊野外見墓祭者大慟曰未知我父母爲我添墳上土否衆駭而叩之不背言晚歸語暨曰我實非人死未久但精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君有風契得諸伉儷玆暫別明年今日當再會面於縣郊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秦寧牛夢

陳知縣在秦寧日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言曰莫殺我覺而告妻子曰今日詞狀須有來判憑者縣故凡遇開剝病牛者必投狀乃許之蓋欲防私宰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耕牛染瘴病死乞行開剝陳怒叱之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爲一其人駭愕不能對卽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乃依法真于罪怪魅斂袂

萊蕪人王直夫性剛介不媚鬼神黨友或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虜亮正隆元年變怪驟興正晝鬼見形於中庭窺戶嘯梁移牀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遑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也家人意少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斂袂言曰王翁眞正人某等猶恐色厲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自是無敢循舊態矣

堅志

好勇啖肉

齊人好勇而相幸西鄙一人居東郭一人居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呂氏春秋

平原尸異

顏眞卿既沒於賊縊者收瘞之賊平眞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輭髮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

雷擊逆居

宋德州平原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兄新構瓦屋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繞其居折柳盡髡剝毀屋瓦其夜鄰家聞門外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孝感織女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貧不能葬乃從人貸錢壹萬約以身作傭葬畢當還錢主令織絹三百疋以償甫一月而畢辭未去道遇一婦人求爲妻未與俱

曰我天上織女也緣君孝上帝命我織縑償債言訖凌空去噫其果然耶天地浩蕩事固不可曉者豈求孝感鬼神故遣怪物相助托言織女理或然也若曰天果有織女則不可〔舊志〕

黌山蠶穀 黌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數年一次出曬種於地回頭即穗黃謂之回頭黃又洞中仙人養金蠶蠶後常有拾金蠶者故名〔淄川縣志〕

兗州府

雷澤神跡 燧人氏之世有巨人跡見於雷澤庖羲氏母華胥履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遂生庖羲氏於成紀蛇身人首〔史纂〕

蚩尤冢旗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闞鄉城中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名爲蚩尤旗〔博物志〕

尼山毓聖 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顏氏婚配 叔梁大夫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以上祖庭廣記〕

闕里玉書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本傳〕

群鵲培城 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誕俄有羣鵲數萬啣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十六國春秋〕

鯷魚爲異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夜有人長九尺皂衣高冠聲動左右子路戰于庭仆地乃大鯷魚也孔子歎曰胡爲乎來哉吾聞物老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搜神記〕

異人石跡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瞻拜先聖於廟門外跡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

仙人脚次年金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
有旨修廟 **雲鶴翔鳴** 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
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
廟學正塘泊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
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野老無不見之 **懸甕素書** 漢鍾離意爲魯
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入廟拭几席劒屨有男
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
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於前其堂下床首有懸
甕意召訢問荅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
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者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屨發吾
笥會稽鍾離意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以
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以上孔庭纂要** **顏墓石楠** 曲阜
城有顏回墓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
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 **魯城朽門** 魯城
門朽頓欲頹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
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 **以上述異記** **鄰**
盜化良 曹州于令儀長厚不忤物一夕盜入其家
諸子擒之鄰子也令儀曰汝素豪悔何苦爲盜以千錢與之既去呼之曰汝夜負錢以歸恐
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人稱
于爲善 **丁昭儀墓** 漢建平二年哀帝母丁太后崩
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送葬
定陶王恭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
丈吏卒以水潑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
子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
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又周棘其處以爲
世戒時有羣鴈數千衛土投于丁姬冢中今其墳
冢巍然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什
二世謂之丁昭儀墓又 **離魂會喪** 東平府東阿關
謂之長陵陵 山鍾離修仕僞
齊爲萊蕪丞單車到官歲餘爲父在鄉里病篤欲
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曰我於某日亡矣寤而痛
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至因憂念成疾伏枕冥
冥卜日將叢厝修忽奔馳而來
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葬日莒麻跣足至冢之所
事畢迎魂輿還舍修行於前步武輕駛化人莫能

追攝迨到家倏失所在舉族罔測急走僕兼程審訊正困卧綿劣夂乃漸愈蓋向者愁思之劇離魂會喪孝心精誠所格耳

邑宰漁夢　曹州定陶縣北有陂澤居民多采螺蚌魚鼈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女直人阿失里爲邑宰夢一客緑袍烏帽皂鞾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族居治下爲細民捕殺將使無噍類願潰慈憐少加禁止失里夢中諾之明夜復夢莫知所謂迨春暮澤邊人什百爲羣脫衣入水綱箕羅取數倍常日忽曀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尺狀若鮫螭噴薄雲煙摧壞岸滸人皆棄所獲爭赴平地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衛淵嗜酒　衛淵鄆州東阿人嗜酒成疾盛夏醉卧牖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沉湎國入寇居民散走淵倉忙伏竄暨還家盡室皆遭俘掠獨行山間忽遇故人閻中孚李亭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且曰過此數里有酒肆盍共訪之淵喜到市淵先酌一卮別一叟執器愁慘淵詰之叟泣曰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賤餘瀝崇積殃咎死則積其骨髓而爲之乃引入後室傍有百餘人裸坐兩大鬼持戟以次叉置槽内大石壓醉人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癸上夷堅志

方與妖兒　漢哀帝建平四年方與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日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方與今魚臺也水經注

王導夢異　導長子悅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及悅疾篤導憂念至不食忽見一人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因求食遂噉數升食訖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遂卒本傳

亡兒慰母　琅邪王凝妻謝氏頓亡二男痛甚忽見二兒並着械慰母曰兒並有罪謫宜作福於是母止哀而勤爲求請幽明錄

號王鐵鎗　五代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事梁太祖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古今合璧事類

雷震負義　唐史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眞爲友無畏貧窘從眞家富假以千緡貨易由是無畏射利江淮歲餘已富從

眞繼遭焚藝及罹劫日之困第不思千緡之報可相濟二二百千無畏拒之曰若言有貤但執券來從眞怨恨詛之未幾雷電皆至霹靂一震無畏變爲牛朱書腹下云貤事而奏焉

會昌無頭

得一王羊哀公甚懼孔子曰聞水之精爲王羊井二月不得泉精爲羊此羊肝乃土耳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

魯井王羊 魯哀公使人穿

蘭陵金鳧

蘭陵昌慮縣郚城有華山上有井井不可測有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圍翅此鳥見則大水井竟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顏畿復生 晉咸寧中琅邪顏畿

得病死家人迎喪旒繞樹不可解乃托夢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手爪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息稍咽飲食開目不言語者十餘年而後死

傳

好獵受禍 唐方山閒曹州城武人善弓矢每好射殺無數貞觀時死經一宿蘇云初死時被二十人引去上一山三鬼引山開登梯而進忽有一白鷹銕爲嘴爪攫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銕嘴爪攫右肩而去至山頂引見一官將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死未若且放令脩功德官人曰善令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又下山見一坑被二人推入即蘇面膊爪蹟宛然

居厚誅降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拱又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之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聯令急救我我在此秖是理會鄆州一事耳

葬親感 宋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瓜暮復生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全鄉魚臺遂得充葬

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複槨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

水患至矣汝於其時禹巫去可免也嫗既覺於是日問之知其故陰以朱塗於獅之目嫗見其赤不知其爲朱也遂巫走焉既去數百武回視之則州境果爲巨水浸矣

五龍 天順末州人集東嶽神廟賽禱有優人以五龍王劈生分子爲戲其一人問云生分子何在一人荅云在張家樓飲酒時州判易緯之子方宴於張家樓適爲暴雷震死與優人語合人爲驚異

以上曹州志

沂州漏陂 沂州境內舊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

以上重開誌

呂翁鶴草 呂仙翁既去邑人於城東北隅立祠州人包九成心慕仙翁乃於四月十三日精誠設醮致禱曰如仙翁復來願示靈響至四日果有白鶴四隻從西南來翱時方去自是每於仙翁誕日遂泯至今猶顯其異

以上單縣志

心假此匆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葬之

以上兗州志

黃巢童謠 唐僖宗時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中和初童謠曰黃巢老翁後皆爲黃巢之應

棗公鬼妾 寇萊公有妾舊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走秦山東死在翁家曰妾前世師事僊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爲世主者闇浮捉王也公不久亦云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闇浮捉王交政也

石人符讖 元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賈魯治河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宋瀛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石獅朱目 洪武初曹州境上有老嫗遇異人指州治前石獅語之曰此獅之目若赤則曹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

優戲

濮水新聲

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受之於是也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雷裏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高唐海市

歐陽文忠公奉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土人謂之海市

鳴石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於岩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遮執訣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飢

巫祝召怪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劉徙于北郭富有貲箱之積性好鬼神謹路遠近事大小必叩諸神然則已又酷信巫祝叩淫祠尤謹敬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懈怠之心生翻成毀悖嘗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傍忽聞訶叱聲注目凝視見數少年黃衫小帽玉帶綠韡振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衆悉至所覩儼然皆驚走出外少年者舟舟騰空駕雲顧從吏以線一縷繫遍紅炭一挺長三尺置于屋上其去稍遠聶愁疾竟不起

濮州鳥異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開元二十五年卒於伊闕庄張寢病有鳥止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毋乃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死鳥遂不見

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爲旱書書就暴卒後縣申旱狀州司馬不從百姓胥怨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旱邪其夜光遠忽乘白馬至謂

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遂詣司馬宅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厲矣言訖宜速成之不然當剋與百姓辭去其年旱成 廣異記 雷震墓棺 唐大和中濮州軍吏裴用年六十二病死葬旬日雷震其墓棺出百許步其家重葬之用鐵索繫其棺未幾震如前復重瘞不旬日震復如前而棺柩灰燼不可得而收矣因設靈儀招魂以葬 廣異記 華歆讖 華歆未仕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兒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欲驗其事至二尚故住問元消息當爲公 列異傳 酒僧省驢 宋武城東支曰籍當定奈何得行共拜曰當與幾許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栗已死歆乃自知 普光寺僧元暉嗜酒得疾困甘忽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所苦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視之乃驢尾自皮膚出出明日長尺許遍體生毛首面省驢數日蹄鬣備哆吼悲鳴家人議殺之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十年方死 婁夢捕盜 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將佐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稍多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盡盜去至歲暮其妻夢周具陳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清陽 清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一家俱疫死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謀議欲殺續以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奉之歸本邑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治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伏地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廣異記 甘泉通海 華縣有甘泉邑父老相傳昔有領命取東海水引藥以療疾者限期甚急道經本縣夜宿城東邸店愁懼不已夢寐間有神告以此

處有甘泉其源通於海可取之以復命明旦果尋至井嘗其水味甘美殊常遂取之以歸後疾果愈

靈廟護兵

靖亂道經埇拒帝屢被其挫帝夜夢復與奮戰又敗急忽見一長鬚大漢自西南騎白馬持大刀聲言救駕卽斫平都司馬倒帝得脫難問其姓氏曰臣莘縣城隍既覺帝深疑之至旦復與平都司戰其始末果如夢中事後特加封焉 以上縣志

高唐雲甫

宋元豐元年王闢之調博州高唐令往別監察御史黃夷仲口占一絕詬之曰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望雲雨只應愁殺楚襄王此雖詬談亦足以辯輿地之殊也 以上舊志

白雀繞城

堂邑城名白雀以城訖時白雀馴集故也迨今時或見焉且真武廟爲元白雀觀址以掘得石刻所識如此則城之命名有自矣

師懽先識

晉師懽荏平人居家富裕尚義并州大飢東賣以充軍實勒亦被掠賣與師懽爲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本武鄉羯人有膽力既得免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成都王頴既廢河北人多憐之頴故將公孫藩自稱將軍起兵趙魏間衆至數萬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令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後勒降漢劉淵以勒爲謁漢將軍漢主曜封勒爲趙公太興二年勒自爲趙王改號建國咸和五年稱皇帝召懽欲用之懽辭曰處濁世以求富貴寧甘貧賤而死丘壑耳遂變姓名而隱勒敗懽始歸鄉 以上縣志

青州府

東海魚錯

東海中有半體魚其形狀如牛剥其皮縣之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又蛟錯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又有物狀如凝血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煑食之 以上舊志

北海龍馬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菇之可以長生唐玄宗命臨淄守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一翁叩馬告曰君侯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

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齊魯之間邕命駕以後乘遽亡邕大異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往求之二十九年果得於北海郡民馬會恩家其色雖毛兩脇有鱗髻尾若龍日馳三百里獻之

天火逆居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以上宣室志

祖洲仙草

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長三尺許人已死者以草覆之復生

祖洲記

水伯波臣

海神巖橋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驅石豎柱始皇感其惠求見神神曰我醜莫圖我形常與帝會始皇從橋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畫其像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遂崩僅得登岸今見成山東海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石橋又有石柱二乍出乍沒或云始皇渡海立此石以爲記

博物志

宗岱禁溼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溼祀著無鬼論甚精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脩刺詣岱與之談書生振衣起曰君絶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得相制矣言絶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

博物志

劉熾草藥

青州劉熾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踧然而起熾密録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北門巨蛇

劉熾草藥

導水

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於市中人悉觀自北門入山神導水至畢耳之谿十里闇然止瞠然視授弓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見有偷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矣齊桓公拜曰仲父之聖此寡人之私罪也又矣

五龍望氣

廣固城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攻曹嶷疑望氣者以爲滹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攻陂龍十旬不拔塞城而龍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舊基猶存誠宜修築裕遂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腳弱病者太半起遂出奔爲晉所擒

魚腹得書

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於齊

還金歸女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攻城破獲處女三人彥賓處以別室後父母羅泣謝曰願公早還金歸女父母持金請贖公所願壽終耳後踰六十果無疾而卒

識録

東海鬼域

東海島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云一抹龍芻化爲龍駒

紅絲石硯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鎚者尤發墨多錯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淄石佛

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餘在田野間宣和五年春忽自動搖晝夜不少止邑民遠近通競來祈拜日不減萬人邑宰惑衆集里保丁壯擊碎之明年營新第於北郭既成百怪交興白晝出沒煙氛蓊蔚人紛紜往來偃肆自若遂滿

枯蟹爲怪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

術者施法攝治不効有狗屠范五素以凶悍著請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半西廡下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朱衣形體充腯兩手扣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藐記其處明旦發土壤獲一枯蟹投諸水其後帖然

白衣二命

宋紹熙時河南邵徐靖寶者爲之甥虜立賞格捕之下邵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柿根奇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百餘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裂至根中有奇石長亥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爲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洎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

主矣又

救蛇獲報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廟棟上一蛇役夫縱去是夜子春夢一人云被人壞所居欲憩此境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立祠後夢一州相報月餘魏襲朐爲南青州刺史

盜死報

宋青州益都尉老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至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尉曰吾有絹二疋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其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鸛鳥翔墓

益都縣北四十里朱良店之後有孟嘗君墓墓前有知州李雲山墓正德初突有鸛鳥萬餘宿於衮

次明日雪中盤飛柩上葬畢向西南而逝【續齊諧記】

登州府

海渚禺䝞 東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名曰禺䝞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

流波山獸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以上山海經】

閬風玄圃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面各五千里金玉琉璃之宮又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水經注】

管寧渡海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舟人危懼皆扣頭悔過寧思念向曾如厠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藝文類聚】

嶽神降嗣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宋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隷猶見黃雲後果生男女【自警編】

開元漁者 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煙霧濛籠人衆填雜若市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伸悉無所覩惟拾得青黛數十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太平廣記】

海市應禱 蘇軾至登州欲見海市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軾到五日當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詩【蘇文忠公集】

文登奕者 黃旦者登州文登縣村民也未嘗學奕自幼即能之既長挾藝行游遂無與爲敵呂辯老在平原且往依投因留止外館主簿閭丘天用好奕品頗高每以暇日詣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落

天用考試從呂輟旦偕行夜宿旅驛幾忘寢寐迨至忽死貢院天用爲買棺斂葬而以書告呂呂失聲歎息又數日客從京師來持旦與呂書考其日時乃其在既死之後天用猶未開院及出得報絶驚異遣人發其殯則棺空矣

朱蛇化兒

宗立本黃縣人爲行商無子宋紹興間與妻販縑帛往昌樂塗遇小兒可六七歲遶拜語言獰利問所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兒拜泣遂收育之名爲神授兒性警敏能體能以自給後二年至章丘逢一胡僧指兒謂之曰吾妻實生之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方尋見之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嘆立化爲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中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以上

夷堅志異記

海畔石龜

登州海畔有大石龜相傳魯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登州即萊陽縣東北有廬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鼇魚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美男子後爲雷電所擊此塘遂乾

夷堅志異記

萊州府

三山陸蒼

傳敞字次張維州人爲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東室

忽還家登陳牀曰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六歲鬼至便病月餘而死

落索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悼已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

臼因名已所生子曰鐵杵

恣意行暴鐵臼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死後旬餘鬼

疾病與我遭苦時同

家人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

許云甲政娶陳氏凶虐志滅鐵

海涂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

有殯宮問爲誰僧云敦歲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于此敞憐之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敘踪跡與僧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旦敞以告邑宰遂遷葬于官地至七月敞赴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二日題目蒼悉之謹奉告宜勿泄敞寤而精思屬蒙泊應試盡如其夢於是高揭薦名小珠遺卯

隼好鷹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隼性好鷹遂之界山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峰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鑒爲園頂窅虜正懸屋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嘴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隼接取內鍰雛以外卽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制其兩臂北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縶鷹而歸

以上太平廣記

左伯妙紙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邈不可追

青白萊石

萊州石色青黯透明斑剥石理縱橫無聲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土人取巧鐫礲成器甚輕妙見風卽勁或爲鍼銚久堪烹餌有益於銅鐵

以上異聞錄

濰州瓦

濰州石末硯皆瓦硯也甚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州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天下矣

以上貴耳集

貴田女鷹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忽謂監試官曰門外喧噪詬我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卽歸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爲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爲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閈與一倡妓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爲女厲所困竟至夭死

夢妾告變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當在齋內使愛妾治髭忽有烏噣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爲戲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爲枉橫君有天道當令官知後數見妾來訴然俄而出爲雍州刺史性漸狂異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共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眞敕恐爲姦變奐納之便分布手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先數日奐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校勘官

歷城縣儒學教諭王僎　江都縣人貢士

曲阜縣儒學教諭釣奇　彰德衛人貢士

訪採官

濟陽縣儒學教諭和清　平定州人貢士

武城縣儒學教諭寇學禮　洛陽縣人貢士

青州府儒學訓導許淵　縣縣人監生

青州府儒學訓導張昇　壽州人監生

青州府儒學訓導何綸　錦衣衛人監生

長清縣儒學訓導錢穗　滁州人監生

分纂生
濟南府學生韓旭張汝桂
歷城縣學生劉忠薛梅
章丘縣學生周居魯杜孟芳
高唐州學生王祐崔岱
青州府學生王翰王從龍
校勘生石琚李時暘
濟南府學生魏宗芳胡士毅
歷城縣學生戴崇恩徐承祖
陽信縣學生姜禧劉一陽
德州學生呂廕董邦政
萊蕪縣學生孫相段尚義
東平州學生梁紹儒
高唐州學生劉垚于魯
曲阜縣學生李玉郭希周
供事官党淳顧松

山東通志附録終

濟南府經歷司經歷 魏寶 深州人 監生